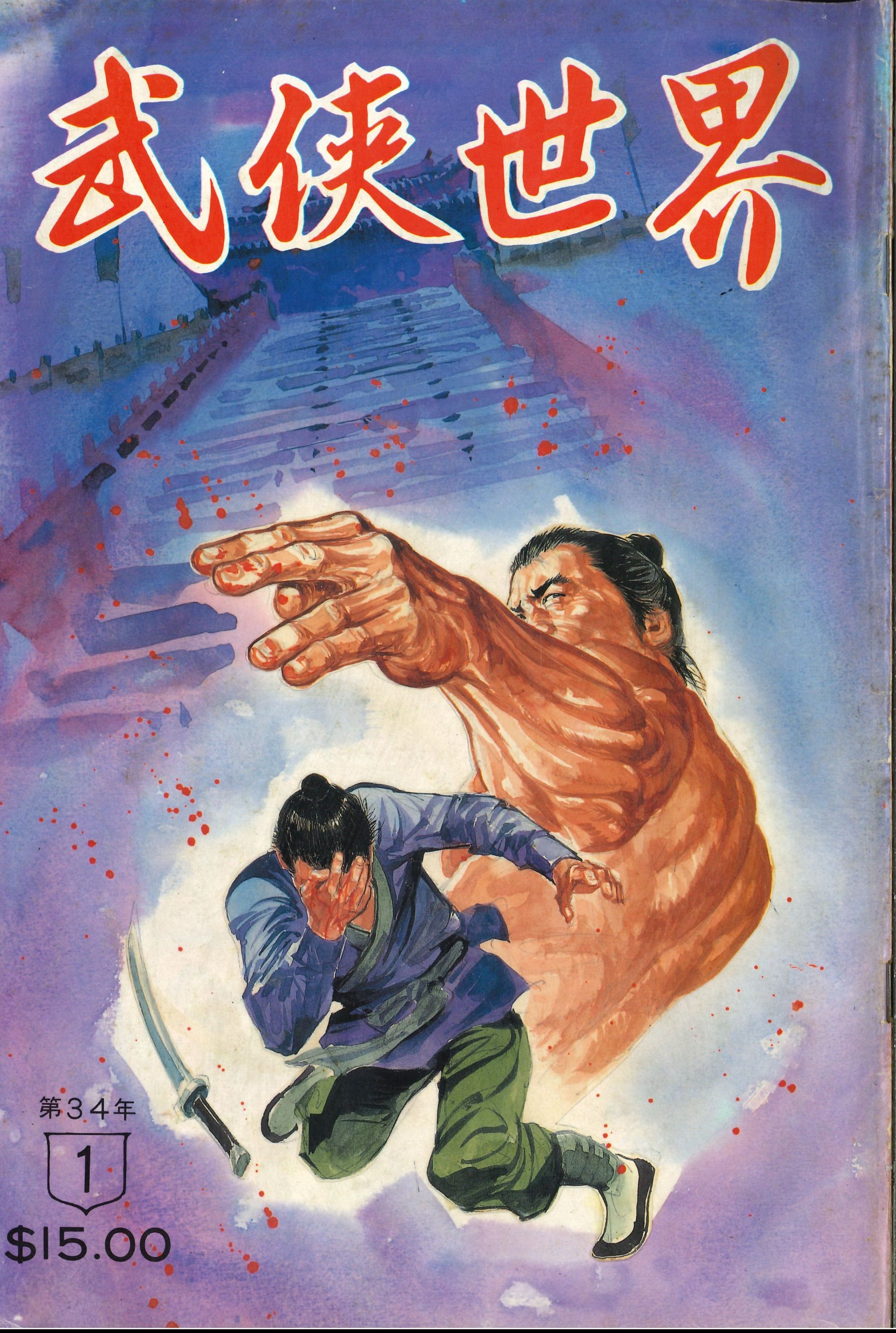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1
$15.00

編者話

狄心先生所撰著「香城浪子」在今期和大家見面。警員沈奔在任職期間屢獲上級好評，當他即將升職前夕，接受好友石自豪、鄧威邀請上夜總會耍樂，不料當晚出事，在醉中誤殺了人，被判入獄。坐了六年牢獄的沈奔，甫一出獄就遭人追殺，更因追殺中發生車禍，導致胡惠子雙目失明，沈奔深感內疚，時常去開導胡惠子，兩人漸而擦出愛情火花……沈奔多次遭追殺，自感自己素未樹敵，不知欲殺他者是何人，在好友以及警方協助下，終於眞相大白……故事情節曲折離奇，峯廻路轉，香艷刺激兼而有之，不容錯過！

* * *

今期猛稿連篇，西門丁先生所著「丐幫少爺」由今期起連載刋出；司空羽先生繼「霧夜快刀」之後，另一新作「頭痛人物」也於今期起和大家見面。更有巴人所著「情俠希夷故事」之「綠野俠踪」；上官蓮所著「金劍玉女」，多篇佳作展現在你眼前，包你滿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金玉明所著「石頭復仇記」。

81.5.4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1期
（總號170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香城浪子

探員沈奔　生命坎坷

一座高度設防的監獄，大閘由獄警徐徐打開，沈奔由大閘步出，然後獄警把大閘再度關上。

沈奔步出赤柱監獄大閘之後，亦即表示他從此重獲自由了，因此不其然地深深吸了口自由的空氣。他隨即回想起當年自己大好的前途，後來却在這座監獄受了六年漫長的牢獄生涯，想起往事，感慨良多，不由長長的嘆了口氣。

只見這沈奔年約廿八歲，外形也甚英偉，經過六年牢獄生涯之後，把他磨鍊得成熟、穩重，從他臉上看來，留下了不少風霜，也留下不少懺悔的味道。想起前塵往事，雖則往事如煙，但一幕幕仍歷歷在目，是那麼的清晰，一切就彷似發生在昨日一樣。

他步出赤柱監獄之後，拖着沈重的腳步，在馬路旁的行人道上慢慢前行，雖然面前是一條大道，但對他來說，自己的人生道路會是康莊大道嗎？他這樣前行有目的嗎？目的在那裡？

這一切，他似乎都不知道，也好似從來沒有想過。

他漫無目的向前行，雙眼無神的望着前方，此時，一輛電單車向他迎面駛來，這本來是一條公路，有車輛來往並不奇怪，所以他也不以為意，仍繼續向前行。

那輛電單車駛到沈奔身旁忽然停了下來，那騎者的頭盔裝有茶色的面罩，所以看不清其樣貌。

沈奔見那電單車停在身旁，有點奇怪，因而也停下了腳步。

電單車騎者把車停在沈奔身邊後，在懷中取出一張照片，原來照片上的人正是沈奔，祇是照片上的沈奔較年輕，而且神采飛揚，與今日的沈奔簡直判若兩人。

騎者看看照片，又看看沈奔，好似有點不敢肯定的問沈奔道：「你就是沈奔？」

沈奔道：「不錯。」一皺眉頭，道：「你是誰？」

騎者並不答話，開動電單車，「呼」的一聲，便從他身旁掠過了。

沈奔感到奇怪，何以一踏出監獄門口便有人找自己？那人是誰？又為什麼顯得如此神秘？身上又何以懷有自己入獄前的照片？

他正感到奇怪，不其然的扭轉頭一看，這一看，登時吃了一驚，原來那輛電單車並未離開，而且就停在自己身後不遠處，騎者正以手槍指住自己。

沈奔立感不妙，連忙伏在地上，就在他伏下的同時，電單車騎者向他連開兩槍，也幸而他下伏得及時，否則已連中兩槍矣。

很明顯，電單車騎者証實沈奔身份後，作勢駕車離開，然後在離沈奔身後不遠處停車，再拔出手槍向沈奔再從後暗算，但幸而沈奔不其然一回頭，把騎者的舉動看在眼內，然後作出防備。

騎者兩槍落空，再發兩槍，沈奔慌忙在地上打滾，那兩槍只射在地上。

騎者好似非要把他置諸死地不可，又向他連發兩槍，沈奔不慌不忙，仍在地上打滾，因而騎者那兩槍又告落空了。

那騎者連發六彈俱告落空，心有不甘，見沈奔仍躺在地上，又向他開槍，但發覺子彈已用盡，連忙收起手槍，扭動電單車馬達，便向着仍躺在地上的沈奔急速衝了過去，沈奔見狀，慌忙爬起身來，並馬上走到行人路上躲避。

騎者見他走上行人路，便越過行車線向他追去，但此時，迎面同一行車線上忽有一輛開篷跑車駛來，騎者連忙扭軚避開。

只見那駛來的開篷跑車由一個戴着黑色太陽眼鏡的少女駕駛。

那少女見同一行車線上忽有一輛電單車正高速駛來，登時嚇得花容失色，手忙脚亂之下，把軚盤胡亂的向左一扭，跑車便衝上行人路，並且發出一聲巨响，整輛跑車登時撞向路邊的一條燈柱。

電單車騎者技術精湛，而且也很冷靜，在千鈞一髮之際避過了與跑車相撞。

沈奔見那跑車失事撞向燈柱，無暇理會車上少女，見那電單車騎者正想離開，連忙快步從後追了上去。

電單車騎者見殺不了沈奔，又發生交通意外，且見沈奔正怒氣沖天的追來，他也不敢逗留，一踏油門，電單車怒吼一聲，便如箭般離開。

沈奔見電單車已逃之夭夭，恨得牙癢癢的，想起那跑車上的少女生死未卜，連忙折回跑車失事處。

沈奔回到失事現場，只見跑車上的少女滿面披血，而且雙眼明顯受了傷，且不斷流血。

沈奔第一個下意識感到，此少女之所以發生事故，是因自己而起，心中極之不安，也心中吃驚，搖着少女身體，急道：「小姐，你怎樣了？」

那少女卻全無反應，沈奔更擔心，伸手探她鼻息，覺得她仍有呼吸，只是人事不省吧了。

沈奔不知那少女傷勢如何，更不知有沒有生命危險，他知道若果打電話報警，再由救護車送少女進醫院，這起碼要相隔一段時間，他恐怕拖下去會危及此無辜少女的生命，情急之下，救人要緊，他不理許多，打開車門，便把少女抱起，並且拿起她身邊的手袋，然後等候

車輛經過。

剛巧此時有一輛計程車經過，沈奔連忙把車截停，匆忙抱着少女坐上了計程車。

上了車後，沈奔急得滿頭大汗，忙道：「司機老兒，馬上去就近的醫院。」

這個情形，相信不用言明，司機也該知道應去什麼地方了。

然後沈奔要求司機透過通話向警方報告交通意外的正確地點。

計程車以高速行駛，不久抵達一家醫院，那少女馬上被送往急救，然後沈奔向駐醫院的警員講了事件經過。

沈奔對警方說自己行經事發地點，忽見一輛電單車超越行車線，剛巧受傷少女駕車駛至同一地點，傷者爲了要閃避那輛電單車，因而把車剷上了行人路，再撞着路旁燈柱而失事受傷，而電單車在事發後不顧而去。

沈奔向警方隱瞞了被人狙擊的眞相，是不想事件擴大，更何况自己入獄前及受刑期間與人無怨無仇，竟然有人要殺自己而覺得事情有點深不可測。

警方錄取了沈奔口供之後，再檢查受傷少女的手袋，在手袋內發現傷者的身份証，因此沈奔知道了那女傷者名叫胡惠子，廿二歲。

警方根據傷者身份証上資料，然後通知傷者家人。

＊　＊　＊

急救室門上的「手術在進行中」的燈箱仍亮着。

胡振東夫婦急得滿頭大汗在等手術結果，且顯得坐立不安，沈奔則呆呆的坐着，他內心極之不安，因爲自己甫一出獄，便惹起了這宗「交通意外」，雖然罪魁禍首不是自己，但可以肯定的，自己絕不能抹煞這個責任，所以胡惠子是生是死，對他來說是極之重要。

若果胡惠子不幸死去，他將會一生也不安樂，她父母失去女兒，或許只是傷心一段時期，但沈奔會一生受到良心責備。

胡振東夫婦就是胡惠子的父母，約莫五十歲年紀，夫婦兩人同樣身軀略胖，看外表，已知道是富有人家。

胡氏夫婦當然已知道身邊的沈奔就是送女兒進醫院的「好心人」，但他們還沒有心情向沈奔道謝。

胡氏夫婦不知道女兒的車禍是由沈奔引起的，因爲沈奔沒有講，沈奔大概也不會把眞相告訴他們。

他們也不知等了多久，手術室的門終於打開，一名醫生步了出來，胡氏夫婦及沈奔緊張得連忙站起身來，並一同趨到醫生面前。

胡振東聲音顫抖地，忙道：「醫生，怎麼樣？我女兒怎樣了？」

沈奔的一顆心急得在猛跳，也神情緊張的在等醫生的答話。

那醫生神色甚嚴肅，道：「幸好得及時送進醫院來，若果再拖一會就很危險，現在你們可以放心，她已脫離了危險期。」

胡氏夫婦登時面露笑容，一齊向醫生道謝，沈奔也暗暗鬆了口氣。

胡氏夫婦還覺得，女兒的救命恩人除了醫生的努力搶救外，沈奔才是女兒的眞正救命恩人，因爲若果不是沈奔及時把女兒送到醫院，後果也不敢想像，所以夫婦二人也向沈奔連番道謝。

沈奔感到啼笑皆非，但也與他們客氣了一番。

醫生見他們喜形於色，面色有點沉重的對胡振東道：「令千金性命雖然無礙，但恐怕會雙目失明。」

胡振東夫婦聽了，仿似一記焦雷打在頭上般，頓時耳中嗡嗡作响，燦爛的笑容刹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踪，人也呆立當場。

沈奔也整個人冷了半截。

醫生又道：「令千金戴着太陽眼鏡，汽車失事時，頭部撞向前，把眼鏡片撞破，碎片因而插入雙眼。」

胡太太的眼眶濕了，顫着聲音道：「她雙眼可以醫好嗎？」

胡振東也急道：「醫生，我們夫婦幾十歲了，就只有一個女兒，你無論如何要替我把她雙眼醫好。」

醫生道：「暫時很難肯定她雙眼會不會復明，相信要觀察一段時間，你們最好找一個專業的眼科醫生替她檢查一下吧。」

醫生說完便離開了，然後胡氏夫婦兩個人都呆住了。

沈奔的心一直往下沉，內心極難過。

這時，一名青年以急速的脚步奔了過來，此青年年約廿六歲左右，樣子也長得不錯，但有點花花公子的味道，只見他手執一束鮮花，神情有點緊張的來到胡氏夫婦面前，一面情急的道：「世伯，伯母，惠子怎樣了？她傷得嚴重嗎？」

胡太太在抽泣，青年暗吃一驚，追問道：「到底惠子怎樣了？」

胡振東語帶責備，道：「漢龍，你明知惠子駕駛技術不精，連駕駛執照也沒有，你爲什麼把你的跑車借給她玩？」

那青年無暇解釋，仍追問道：「現在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到底惠子情形怎樣？」

胡振東長長嘆了口氣，好似已成定局，不想再提一樣，胡太太則仍在飲泣。

沈奔見那青年情急，插嘴道：

「放心，惠子她已渡過了危險期，生命無礙。」

青年隨即鬆了口氣，望着胡太太，道：「伯母，既然惠子無事，還哭什麼？」

胡振東又向青年指責，道：「都是你不好。」

青年有點委屈，道：「世伯，我一直都反對惠子駕車的，但她偷偷把我的車匙拿去，把跑車駕走了我也不知道。」

胡振東又搖頭嘆息了一聲。

青年望了望沈奔，對胡振東道：「這位先生是誰？」

胡振東道：「幸好這位沈先生及時把惠子送進醫院，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青年露出感激神色，上前與沈奔握手道：「多謝你，我名叫李漢龍，是惠子的未婚夫，先生怎麼稱呼？」

沈奔道：「沈奔，奔跑的奔。」

李漢龍道：「我那輛跑車是新買的，撞成怎麼樣了？」

沈奔見他關心自己的跑車比關心胡惠子還甚，心生反感，但仍答道：「毀爛不堪。」

李漢龍聽了，樣子感到很心痛似的，無奈搖了搖頭，回頭望向胡太太，見她仍在抽泣，上前好言慰解道：「伯母，惠子吉人天相，別再哭了。」

胡太太邊抹眼淚，邊道：「醫生說，惠子可能會雙目失明，你教我怎不傷心？」

李漢龍頓時呆了，喃喃的道：「惠子長得這麼漂亮，從此雙目失明，那如何是好？」

胡振東道：「漢龍，難爲你了，我們都老了，惠子以後的日子就要你加倍照顧啦。」

李漢龍身不由己的一點頭，夢囈般道：「我會的。」

沈奔覺得再沒有逗留下去的必要，趁他們不留意之際，便悄悄而去。

＊　＊　＊

一間格調高雅，氣氛和諧的餐廳，程子風獨個兒坐在一角，看樣子似在等人。

只見這程子風年約廿七八歲，樣子斯文，穿一套筆挺西裝，看上去有點風度翩翩。

他故意選了一張面向餐廳正門的枱，一雙眼不停的望着門口。

過了一會，沈奔走入餐廳，程子風已一眼看見他，頓時面露興奮神色，連忙向沈奔招手。

沈奔也看見了程子風，同樣面露興奮神色，便向程子風的枱子走了過去。

程子風已站起身相迎，二人甫一見面，竟忍不住互相擁抱起來，兩個大男人此舉，立時引起了其餘顧客的奇異眼光，但他們一點也不介意。

二人心情有點激動的擁抱了一會，然後程子風叫沈奔坐下來，接着程子風向侍應要了一瓶拔蘭地酒。

程子風又道：「沈奔，我今天太忙，沒有時間去接你，不要怪我。」

沈奔苦笑一下，道：「既然你當我是兄弟，爲什麼還說這些話？」

程子風笑責道：「你也不對的，當初爲什麼不登記我的名字，好讓我去監獄探望你？」

沈奔又苦笑一下，道：「你是個好青年，且大好前途，我不想你和一個殺人犯扯上關係。」

程子風有點不悅，道：「爲什麼說這些話，我根本沒有當你是犯人，當年你殺人，只是你的槍走火而已。」

沈奔呆木的道：「但我始終是個殺人犯。」

程子風更不悅，正想說話，此時侍應把酒送來了，便改口道：「以前的事別提了，今天是新開始，我們喝杯酒慶祝你今天重獲自由。」說時已斟了兩杯酒，把其中一杯送到沈奔面前。

沈奔拿起酒杯，怔怔的望着那杯酒，眼神有點呆滯的道：「我本來就不懂喝酒，六年前的平安夜，就因爲喝了幾杯酒，所以才錯手殺了人，從那天開始，我什麼也完了。」

程子風見他好似對前途蓋上了灰色，好言慰解道：「聽我的，別再想從前了，當年你是個頭腦精明的好警察，憑你的頭腦，你還有大好前程，爲什麼灰心？」

沈奔呷了口酒，改變話題道：「有沒有見過鄧威和石自豪？他們怎樣了？」

程子風喝了口酒，放下酒杯，道：「很久沒有見他們了，自從你入獄之後，我們四兄弟已各散東西了，但鄧威和石自豪合股的生意聽說做得不錯。」

「你很少跟他們聯絡？」

「他們兩個都是天生的生意人，現在已是成功商人，滿身銅臭，說話三句不離本行，每次與他們見面，總是格格不入，倒不如不見。」

「大家始終是好朋友嘛。」

程子風笑道：「幸好他們兩個當年挨不住警察學校的嚴格訓練課程而中途退學，否則他們當上了警察，社會上就少了兩個成功的生意人。」

沈奔道：「可能這就是人各有的際遇吧。」

程子風道：「也許你說得對。」

沈奔忽然低沉着語氣，道：「有沒有見過伊麗？她怎樣了？」

程子風嘆息一聲，搖頭道：「別提啦，她就快結婚了。」

沈奔心中一痛，頓時愕住了。

程子風勸道：「忘記她吧，這世上女子多得很。」

沈奔一臉失落，嘆道：「從我入獄的第一天開始，就料到有此一日。」

程子風道：「但你也不能怪她，當初你被判入獄九年，有哪個女子會等你九年？即使後來你在獄中行爲良好，六年多後獲釋，也不能讓人等你六年的。」

沈奔心情更沉重，道：「我沒有怪她。」

程子風道：「你知不知道伊麗要嫁的人是誰？」

沈奔搖頭，在等他回答。

程子風道：「是你的好朋友，石自豪。」

沈奔沒有甚麼反應，道：「我入獄之前，叫自豪照顧她，可能這樣他們就日久生情吧，自豪爲人不錯，而且事業有成，伊麗能嫁他，也是伊麗的造化。」

程子風道：「今後有什麼打算？」

沈奔把一杯酒一飲而盡，然後搖了搖頭。

程子風知他心情不好過，同時聽見心愛的人要另嫁他人，心情就更爲惡劣了，只好道：「暫時住在我家吧，日後的事日後再打算。」

沈奔道：「也別提日後了，今天我剛踏出監獄大門，就有人要取我的命。」

程子風吃了一驚，道：「有這回事？」

沈奔便把一切情形說了。

程子風聽後，道：「對方會不會認錯了人？」

沈奔道：「不會，當時對方拿出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人相信是我，然後對方問我是不是沈奔，我答是的，對方就從後暗算我。」

「對方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殺你？」

「我根本沒有時間去想，事後只顧救那個汽車失事的胡惠子。」

程子風道：「當年你當警察時，抓了不少犯人，會不會是這些人找你報仇？」

沈奔道：「我不敢肯定。」

「當年你殺了黃貴，會不會是黃貴的手下知你出獄，所以找你報仇？」

「六年前，黃貴這個專放高利貸的吸血鬼被我錯手殺了之後，他的手下早已樹倒猢猻散，相信沒有人會爲他報仇吧？」

「這些江湖恩怨有誰能保証？」

沈奔又把一杯酒一飲而盡。

程子風搶去他的酒杯，不讓他多喝，又道：「倒不如報警吧。」

沈奔好似不當一回事般，拿過酒杯，又斟了一杯酒，然後又一飲而盡，程子風勸也無用，就任由他飲下去，讓他一醉暫解憂愁。

* * *

程子風獨個兒居住，沈奔出獄後孑然一身，所以程子風的家，理所當然是他棲身之所了。

第二天，程子風一早起床上班去了，屋內只留下沈奔一人。

沈奔獨處一室，不其然想起被自己連累交通失事，仍住在醫院的胡惠子。

對於這件事，他內心的內疚比之當年殺了人還甚，因爲當年自己殺的是一個社會敗類，應該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胡惠子是何等的無辜？

他雖然知道胡惠子性命無礙，但傷在那裡？日後會有後遺症嗎？她雙目是否就此永遠失明？

這一切他都不知道，想起來，內心也增添了罪惡感。

* * *

中午時分，沈奔拿着一束鮮花便前往醫院探望胡惠子，當他抵達醫院門外時，剛巧看見胡惠子的未婚夫李漢龍步向停車場。

李漢龍也看見了沈奔，沈奔走前幾步，一面熱誠笑容，道：「李先生，來探望胡小姐？」

李漢龍以不屑的眼光望了望沈奔，又望望他手上的鮮花，忽然發出一聲不屑的冷笑，接着頭也不回的向着一輛簇新的私家車走去，然後上了車。

沈奔被他的舉止弄得怔住了。

李漢龍駕着車，故意在沈奔身旁擦過，沈奔一跳避開之後，怔怔的望着他的車子，皺了皺眉，喃喃的道：「這是什麼意思？」

李漢龍的車子已消失，沈奔聳聳肩，苦笑一下，便步入醫院。

沈奔從醫院職員口中知道胡惠子已換了一間私家病房住，便按着房間編號找去。

找了一會，來到胡惠子的病房外，伸手敲了門，稍刻，一個穿着女傭人服裝的中年婦人把門打開。

房門甫一打開，沈奔首先聽見胡惠子在哭哭啼啼，情緒極不穩定，而胡太太則滿面淚水的在床邊苦勸，胡振東站在床邊在唉聲嘆氣。

那女傭開門見了沈奔，問道：「先生，你找誰？」

沈奔向房內望個清楚，只見胡惠子雙眼以紗布纏着，一條右腳被厚厚的石膏包着，內心爲之一沉，接而對那女傭人道：「我是來探胡小姐的。」

女傭回頭望着胡振東，道：「老爺，這位先生說來探小姐的。」

胡振東扭頭望見沈奔，沒精打采中露出一點苦澀的笑容，道：「讓他進來吧。」

沈奔走到胡振東面前，知他心裡難過，只微微的打了個招呼，然後把手中鮮花放下，說道：「她怎樣了？」

胡振東道：「多謝你來探望惠子。」

病床上的胡惠子聽了有另一人在，情緒更激動起來，叫道：「是誰來了？是不是漢龍回來了？」

胡太太按着她，一面痛苦之色，道：「漢龍走了。」

胡惠子好似很失望，又叫道：「這人是誰？」

胡振東一面慈祥，柔聲道：「惠子，這位先生名叫沈奔，是他送妳進醫院的，幸好他及時把妳送來醫院，否則……」

胡振東尚未說完，胡惠子哭叫道：「你爲什麼救我？你就讓我撞車死了吧，你以爲我會感激你嗎？」

沈奔的心直往下沉。

胡太太哭喪着臉，一面哀求，道：「惠子，爸爸和媽媽只有妳一個女兒，妳不要嚇我們好嗎？」

胡惠子哭得死去活來，撲到母親懷中，聲音甚是凄涼的道：「媽，現在我雙眼盲了，脚也跛了，漢龍一定不會再喜歡我，我生存下去還有什麼意思？」

胡太太緊緊抱着女兒，哭得眼也腫了，道：「乖女兒，妳不要擔心，醫生說妳的眼可以醫好的，妳的脚也會復原的。」

胡惠子忽然雙手推開母親，哭叫道：「我不信，你們全都騙我。」

胡振東的眼淚也掉下來了。

沈奔看見一個花樣年華的少女被自己害得如此悲慘，也心如刀割，扭頭對胡振東道：「有沒有找眼科醫生替她檢查一下？」

胡振東又長長嘆了口氣，道：「找過了，但她已變得自暴自棄，不想見任何人，醫生也被她趕跑了。」

沈奔道：「她不肯接受檢查？」

胡振東道：「我們也不肯定她雙眼是否可以醫好，但她已深信自己會永遠失明，所以自暴自棄之下把醫生也趕跑了。」

沈奔明白到，一個年輕貌美的少女遭到如此巨變，其本人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他望着胡惠子躺在床上痛哭，忽然走到床邊，以一把親切的聲音道：「胡小姐，我就是沈奔，妳現在的心情我很了解……」

還未說完，胡惠子歇斯底理的哭叫道：「我憎恨你，你爲什麼救我？你快給我滾出去。」

胡氏夫婦心中一痛，胡太太正想上前慰解女兒，沈奔輕聲道：「不要理她，任她發洩一下吧。」

胡氏夫婦只好站在一旁，胡太太不停在哭，胡家的女傭人心情也極不好過。

沈奔站在胡惠子床邊，仍以一把親切的聲音道：「胡小姐，或者妳會怪我救了妳，但我可以見死不救嗎？若是我不救妳，妳現在說不定已死了，妳死了之後，妳父母會多傷心？妳忍心他們爲妳傷心嗎？」

胡惠子猛在搖頭，雙手在拍打四週，叫道：「我不聽，我不聽，你快走吧。」

沈奔回頭望着胡氏夫婦，道：「胡先生，胡太太，你們不要怪我。」

胡氏夫婦尚未明白他話中之意，只見他忽然一掌摑在胡惠子臉上，夫婦二人看在眼裡，心中一痛，隨即愕住了。

胡惠子吃了沈奔重重一摑，忽然靜下來，半晌「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她這一聲哭叫，是吃了一巴掌感到受了委屈而哭，也爲了感到吃痛而哭，但情緒卻較穩定下來了。

沈奔摑了她一掌，也心中吃痛，然後以教訓的語氣道：「盲了雙眼，跛了一條腿就要尋死，妳知不知道，這世上殘廢的人以千萬計？境況比妳凄慘萬倍的也不知有多少人，但這些人仍很堅強的活下去，而妳這樣就自暴自棄，妳對得住廿多年來對妳養育之恩的父母嗎？妳父母已幾十歲了，妳還忍心他們爲了妳而流乾眼淚嗎？」

胡惠子聽了沈奔一番嚴厲的責罵後，情緒竟出奇的平靜下來，但仍在痛哭，道：「你不是我，你當然說這些話。」

沈奔見她開始平靜，語氣又變得親切起來，說道：「不錯，我身體健全，但妳知不知道，我命運多坎坷？八年前，我曾經遭遇過和妳今天相同的命運，同樣的雙眼受傷，右脚被人打了一槍，那時，我以爲這一輩子會盲了，也會變跛子，但我沒有絕望，也沒有想過要一死了之，最後，我雙眼醫好了一條腿也康復了後……前幾天，我剛坐了六年半監出來……妳今次遭遇算得什麼？」

胡惠子好似很留心在聽他說話，待他說完了，猛在搖頭道：「我不信，你在編故事來騙我。」

沈奔仍親切的道：「我沒有騙妳，六年多前，我是個警察，有一次，我爲了追捕一個犯人，跟對方發生槍戰，當時我的右脚中了一槍，最後連雙眼也傷了。」

胡惠子聽得入了神，哭聲也停住了，他說完後，更追問道：「後來怎樣了，抓到那犯人沒有？」

沈奔道：「幸好我的同僚來得及時，否則我已死了，最後那犯人被我的同僚抓去了。」

胡氏夫婦及女傭人見沈奔一番話能令胡惠子情緒平伏下來，心中大慰，胡太太忍不住喜極而泣。

胡惠子忽然變成一個愛聽人說故事的小女孩一樣，問道：「你是警察，爲什麼後來會坐牢的？」

沈奔的心也感安慰起來，笑道：「妳想聽我有關我的故事的話，日後慢慢跟妳說吧，好嗎？」

胡惠子微微的點了點頭。

沈奔道：「但妳首先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接受眼科醫生的檢查治療。」

胡惠子的情緒忽然又激動起來，叫道：「我雙眼是醫不好的，你們騙我，我不想見醫生，也不想見任何人。」

沈奔道：「妳憑什麼如此肯定妳雙眼醫不好？」

胡惠子又哭起來了，甚是淒涼的道：「前兩天，他們以爲我睡着了，我聽見醫生和爸爸說，我雙眼能夠醫好的可能性不大，你還在騙我？」

胡振東連忙走到床邊，緊張地道：「惠子，那個不是眼科醫生，他只是胡亂猜測吧了，妳不要信他。」

胡惠子仍哭得甚淒涼的道：「醫生的話不信，難道信你們？」

胡太太也上前，强忍悲痛，道：「惠子，妳是爸爸媽媽的寶貝，爸爸媽媽無論如何也要把妳雙眼醫好的。」

胡惠子又撲到母親懷中，然後母女相擁痛哭起來。

胡振東偷偷抹去眼淚。

沈奔長長嘆了口氣，然後把胡振東拉到一旁，遠離病床後，才輕聲道：「胡先生，令千金這個情形隨時都會情緒起伏不定，而且她以爲會永遠失明，所以有强烈的自卑感，爲了不再刺激她，你們不要在她面前提起眼科醫生了，遲些日子再開解她，勸她接受治療吧。」

胡振東有點六神無主，說道：「現在我的心很亂，就依你的話去辦吧。」

沈奔道：「她現在最需要有人關懷，叫她未婚夫多點陪她吧，或者由她未婚夫勸她接受治療更有效。」

胡振東一臉感激之色，道：「沈先生，我們只是萍水相逢，你救了小女，現在又這麼關心她，你也眞熱心了。」

胡振東萬料不到女兒的遭遇是沈奔間接造成的，更不知道沈奔一切都是在强烈的罪惡感驅使下而發的，所以沈奔聽了他的話之後，慚愧得連話也說不出來。

沈奔回頭望望胡惠子，見她仍擁抱着母親在痛哭，滿面無奈之色，回頭對胡振東道：「胡先生，我不打擾胡小姐休息，我走了。」

胡振東感激地，道：「有空就來向惠子說故事吧，相信她會愛聽的。」

沈奔一點頭，低沉的道：「好的。」

胡振東道：「方便把你的聯絡電話告訴我嗎？」

沈奔便把程子風家裡的電話號碼對胡振東說了，胡振東把電話號碼寫下之後，沈奔便開門離開了胡惠子的病房。

* * *

沈奔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醫院，想起胡惠子的遭遇，內心極之難受。但一切都好似已成定局，他除了盼望胡惠子肯接受治療，同時可以康復之外，已別無他法了。

他步出醫院大門，一步步行經停車場，深深吸了口氣，繼續向前走，此時，他不經意抬頭一望，見停車場出入口處站着一個架黑眼鏡的大漢貼牆而立，他不以爲意，瞥眼間，他看見那大漢忽然伸手入懷，並迅速在身上拔出一支手槍對着他。

沈奔見狀，立感不妙，連忙飛身一撲，撲到一輛車後作掩護，在他一撲之同時，對方已向他連開兩槍，也幸而他反應敏捷才避了這兩槍。

他藏身車後，探頭外望，只見那容貌冰冷的大漢握槍快步向他藏身處走了過來。

沈奔見對方非要把自己置諸死地不可一樣，又見他已趨前，便閃身到另一輛車後躲避，那殺手不想跟他捉迷藏，也不想拖延下去，便縱身跳上停車場內其中一輛車頂，居高臨下來對付他。

殺手在車頂向下一望，果見沈奔正躲在一輛車後，登時面容變得更冰冷，便擎槍對準沈奔頭部，沈奔抬頭一望，頓時吃了一驚，知道已難逃劫數了，正在束手待斃之際，忽聞遠處傳來兩響槍聲，在槍聲響起的同時，只聽那殺手口中爆出一聲慘叫，隨即由車頂跌落地上，接着一動不動的，顯然已死去。

沈奔倒抽了一口涼氣，站起身來，向停車場入口望去，只見一個騎着電單車的人把車停在入口處，雙脚撐地，沈奔還清楚看見那人把一支手槍收入懷中，但看不見對方樣貌，因對方戴着有深色罩的頭盔。

很明顯，那個想殺沈奔的人就是死在這人手上。

那人把手槍收起之後，隨即把電單車開着，並且掉頭以高速離開現場。

沈奔呆住了，對於有人要殺自己已覺奇怪，更奇怪的，竟然有人要救自己，要殺自己的是什麼人？救自己的又是什麼人？

* * *

沈奔甫出獄數天就兩番遭到狙擊，但他向警方提供口供時並未提及第一次遭狙擊事件，因爲他恐怕傳媒報導出來之後，胡振東就會知道女兒的不幸遭遇是因自己引起的，所以就向警方隱瞞了第一次遭受狙擊事件。

警方也知道沈奔剛出獄才數天，也知他入獄前是個聲譽良好的警探，但他爲何被人追殺？沈奔提不出可疑人物。

警方派人到監獄調查沈奔受刑期間的行爲紀錄，發覺他受刑期間並無與任何人結下仇怨，而且六年多以來都行爲良好。

所以警方懷疑沈奔今次事件可能對方認錯人，又或者沈奔在警隊服務期間曾經抓過的一些重犯的報復手段。

警方的調查除了以被沈奔捕過的犯人作目標之外，還全力追緝在停車場殺人的槍手。

* * *

鄧威與石自豪同樣年約三十歲，兩人是一間廣告公司的老板，由於少年得志，所以兩人都意氣風發。

這兩人中，鄧威比較成熟，也較老成持重，而石自豪的外表則比較稚嫩，但城府也較深，典型的生意人模樣。

石自豪和鄧威是沈奔的好朋友。十年前，沈奔中學畢業後，便滿懷雄心壯志的投考警察，後來被取錄，進入警察訓練學校之後，沈奔認識了石自豪和鄧威，三人便成爲相逢恨晚的好朋友，後來，石自豪和鄧威抵受不了警察訓練學校的嚴格訓練，以及教官的嚴厲苛責，兩個月後，鄧、石二人雙雙退學，當然做不成警察了，而沈奔則順利完成訓練課程，實現他自小的志願——成爲一個眞正的警察。

沈奔當了警察後，再過兩年，轉爲便衣警探。

石自豪和鄧威在警校退學之後，加入了一間廣告公司工作，只兩年時間，二人另起爐灶，自己開設公司，業務守了一段時間，終於蒸蒸日上，至今他們的廣告公司已躋身香港三大廣告公司之一的行列。

沈奔是公僕，石自豪和鄧威是生意人，雙方不能同時在警隊服務，但不減友情，三人成爲推心置腹之交。但可惜，六年多前，沈奔在公衆場所之中與人發生爭執，最後以佩槍誤殺了一名專放高利貸的男子黃貴，導致換來六年半的牢獄生涯。

程子風知道沈奔是個極念舊的人，程子風雖然不喜歡鄧威與石自豪的滿身銅臭，以及暴發戶的嘴臉，但是都聯絡了石、鄧二人，告知沈奔已出獄，石、鄧二人獲知，好友多年不見，喜不自勝，所以四個人又聚在一起，並在一高級酒樓訂了廂房，設讌慶祝一番。

四兄弟已多年不曾相聚，一經碰頭，都流露出對各人的懷念，而各人也不提沈奔入獄出獄之事，免沈奔難過。

酒過三巡，四人都微有醉意，沈奔忽然感慨起來，說道：「眞是世事難料，十年人事幾番新，十年前我初出茅廬，十年後竟從監獄出來，你們三個都事業有成，而我却兩手空空，甚至無片瓦遮頭。」

三人都知他借酒抒發內心感受，石自豪手搭着他肩膊，道：「沈奔，別氣餒，你還年輕，從頭再來吧。」

沈奔嘆氣道：「我已前途盡毀，還可以站起來嗎？」

鄧威道：「沈奔，你是個聰明人，我們公司正需要你，加入我們公司吧。」

沈奔道：「不必了。」

鄧威道：「爲什麼拒絕？只要你加入我們公司工作，我們就可以時常在一起了。」

沈奔道：「大家都成熟了，不是遊玩耍樂的年紀，何必時常在一起，況且要在一起也未必要一起工作的。」

石自豪道：「但我們的公司眞正需要你的。」

沈奔道：「堂堂一間大公司，又何必要請一個坐完牢獄的人工作？」言下之意，似是對自己的釋囚身份感到自卑。

程子風插嘴道：「沈奔，人誰無過，何必把不愉快的事放在心上而耿耿於懷？」

鄧威道：「子風說得對。」

沈奔道：「你們又何必可憐我？」

三人同聲道：「可憐你？」

沈奔苦笑道：「不是嗎？自豪和鄧威叫我加入他們的公司工作，這方面的人材香港多的是，叫我加入，不是可憐我嗎？」

石自豪道：「但你是我們的好朋友，不優先請你，難道請外人？」

沈奔道：「我對廣告業務根本一竅不通，硬是要我做勝任不來的工作，不是可憐我給一個職位是什麼？」

鄧、石二人似乎也承認了這一點，石自豪道：「不懂可以慢慢學的。」

沈奔又苦笑道：「這是中國人

的通病，只要是皇親國戚，無論懂不懂，都把自己強加一個高職，我不想做這種皇親國戚。」

程子風道：「鄧威和自豪都是爲你好罷了。」

沈奔道：「我知道，放心，在香港，只要肯工作，永遠不會挨餓的。」

石自豪滿臉關心他的語氣，道：「你日後有什麼打算？」

沈奔道：「我這麼大個人了，你們還擔心我什麼？」

鄧威正想向沈奔再游說他加入公司的話，程子風搶着道：「大家別說這些話了，我們四兄弟難得重聚，應該開開心心才對。」

沈奔笑道：「子風說得對，我們今晚要喝個痛快，不醉無歸。」

於是四人又拋開一切，盡情吃喝，當晚喝至酒樓打烊，還意猶未盡，然後四人又到酒吧再喝，最後四人都喝得行路左搖右擺才各自返家。

* * *

沈奔喝酒太多，酒醒後頭痛欲裂，整整睡了兩天。

這一天，他接到胡振東的電話，胡振東表示胡惠子已離開醫院，現在已回家休養，她雖然情緒已平靜下來，但仍不肯接受眼科醫生的治療，而且一提起眼科醫生她又情緒激動起來，令夫婦二人也一籌莫展。

沈奔的心很難過，最後胡振東要求沈奔有空就到胡家去，希望好好規勸惠子，沈奔也答應了。

沈奔對胡惠子的內疚極深，次日便按着地址到胡家去探望胡惠子。

沈奔乘坐巴士在中途下了車，依着地址，往一條僻靜的私家小路而行，他只覺四週環境寂靜而優美，尚未到達胡家已知道能住在這些地方必定是非富則貴了。

他沿着依山而建的小路前行，不久，眼前出現幾座依山而建的豪宅，胡家就住在其中一座。

不久，來到胡家大宅的閘前，伸手按了門鈴，大閘隨即自動打開，閘前的對講機也傳來一把聲音道：「沈先生，進來吧。」

沈奔認得這是胡振東太太的聲音，胡太太大概已從閉路電視看見了自己，因此把大閘打開讓他進來，他說聲「謝謝」，便走了進去，那大閘也隨即自動關上了。

沈奔進入大閘，首先踏足的，是一個面積頗大的花園，稍刻走到屋前的大門。

胡家大門早已預先打開了，那個沈奔在醫院見過的女傭人已站在門前相迎，見了沈奔，微笑道：「沈先生，請裡面坐。」

沈奔向女傭微笑點點頭。

女傭把大門關上後，便引沈奔進入屋內。

沈奔進入豪華大廳，只見胡太太正坐在廳上。

胡太太本來無精打采的，見了沈奔，收拾起心情招呼，賓主寒暄了一會，沈奔不見胡振東，問道：「胡先生呢？」

胡太太道：「胡先生返回公司處理業務去了。」

沈奔恍然，又道：「胡小姐好嗎？」

胡太太流露一絲笑容，道：「那天在醫院聽了你一番話之後，已不再自暴自棄了，但仍然不肯見眼科醫生。」說到後來，又愁眉深鎖，不禁嘆息了一聲。

沈奔道：「她不肯見任何人？」

胡太太點頭道：「就是了，但相信不會拒絕見你，所以我丈夫叫你來看看她。」

沈奔道：「她連未婚夫也不肯見？」

胡太太道：「惠子一直都很掛念漢龍，但漢龍已沒有再來看她了。」

沈奔道：「爲什麼？」

「他說太忙，抽不出時間陪惠子。」

沈奔在沉思，李漢龍會不會因爲胡惠子雙目失明，一隻脚行動又不便，因而避之不見，甚至對胡惠子的愛也淡了……

胡太太見他沉思得入了神似的，問道：「沈先生在想什麼？」

沈奔如夢初醒，道：「沒有什麼。」

胡太太又道：「這幾天，惠子都悶悶不樂，以後的日子我也不敢想像了。」說着又在唉聲嘆氣。

沈奔道：「我方便見一見胡小姐嗎？」

胡太太道：「相信惠子會喜歡和你聊天的，沈先生要見她，我做媽媽的眞是求之不得。」

胡太太道：「她在什麼地方？」

「在後花園。」

「一個人？」

「和一個女護士。」

「我現在就去看她吧。」

胡太太對女傭人道：「三好，帶沈先生去後花園見小姐吧。」

女傭人三好便引沈奔到後花園去。

* * *

沈奔甫一踏進後花園，即有豁然而開朗的感覺，只見這後花園面積甚大，花園在山坡之上，下面就是一望無際的大海。

花園四週是青葱的草地。

胡惠子穿着活潑的少女服裝坐在輪椅上，一雙眼以黑布包着，右脚的沉重石膏尚未拆下來，一個穿着護士制服的少女則站在她身邊。

胡惠子活在黑暗世界中，任何景物對她來說都是一樣的，但她似乎特別鍾情於後花園的美麗景色。

三好把沈奔帶到後花園之後便返回屋內，沈奔離遠呆呆的望着胡惠子的背影。

胡惠子的心出奇的平靜，好似在享受柔和的微風。

沈奔輕咳一聲，便一步步走進花園內。

女護士見了沈奔，對胡惠子道：「胡小姐，有人來看你。」

胡惠子臉上泛起一抹喜悅，連忙把輪椅掉轉對着花園入口處，喜道：「是不是漢龍來了？」

沈奔見了她的樣子，知道她對李漢龍極之思念。

他知她將會失望，只好道：「我不是漢龍。」

胡惠子果然面露失望神色，道：「那你是誰？是不是沈奔？」

沈奔雖然知她看不見自己的笑容，但仍微笑道：「不錯，我就是沈奔，歡迎我嗎？」

胡惠子臉有歉疚之色，道：「沈先生，眞對不起，那天在醫院無故發你的脾氣。」

沈奔以一把親切的聲音道：「算了，我可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

胡惠子道：「說起來也眞多謝你。」

「多謝我什麼？」

「第一，你救了我一命；第二，在醫院時，你說的一番話激起了我要生存下去的意志。」

「你明白就好了，所謂身體髮膚，受諸父母……」

沈奔尚未說完，胡惠子搶着念下去：「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

沈奔笑道：「你對孝經倒也熟悉。」

胡惠子天眞一笑，道：「是不是來說故事給我聽？」

沈奔道：「若果你喜歡聽的話，什麼也可以對你說。」

胡惠子對身旁的女護士道：「陳姑娘，這裡有沈先生陪我，你進屋休息一下吧。」

護士道：「好的，有什麼事可以隨時叫我。」

那護士向沈奔禮貌地一點頭，便離開了花園。

沈奔把胡惠子的輪椅推到另一邊，在一條石壆坐了下來，然後道：「妳喜歡聽什麼故事？」

胡惠子道：「你說過要講你自己的故事給我聽的。」

沈奔說聲好，整理一下思緒，便開始講自己的故事，首先由自己的父母講起……

一九六二年，中國出現大逃亡，無數中國人爲了自由，不惜離鄉別井，大量湧到香港。

當年沈奔尚未出世，沈奔的父親沈圖帶着妻子，和一雙子女也加入了逃亡潮之中。

沈圖夫婦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成功進入香港，但在逃亡中，卻和一雙子女失散了，以後音訊全無，生死也未卜。

沈圖夫婦抵達香港後，舉目無親，更無棲身之所，後來在山邊搭了一所簡陋的木屋居住，然後夫婦二人到處爲了糊口而奔波。

夫婦二人都四十多歲了，本來已不打算再生育，但見一雙子女都失散了，變成無兒無女，於是趁着尚算壯年，在生活稍爲安定之後，便再生了一個兒子，由於這個兒子在夫婦二人奔波勞碌之下出生，沈圖於是替兒子改名爲奔。

沈奔出世之後，一家人的生活更爲拮據，沈圖更是勞心勞力，在長年累月心力交瘁之下，加上年事漸高，在沈奔八歲那一年，沈圖終於積勞成疾，最後一病不起。

沈奔在母親含莘茹苦之下撫養成人，成長期間飽受生活的煎熬，家中通常都無隔宿之糧。

好不容易，沈奔終於完成中學課程，畢業之後，便投考警察，也在警察學校認識了石自豪和鄧威。

沈奔在警察學校完成了半年的訓練課程，終於成爲夢寐以求的男子漢，那時沈奔的母親也六十多歲了，母子二人便入住了政府的公共房屋，加上沈奔投入社會，每月有固定薪水，母子的生活從此也安定下來。

沈奔當了警察兩年，便轉爲探員，而且被上級譽爲潛質優厚，非池中之物。

在上司的一再讚譽之下，沈奔在警隊中的前途無可限量，但好景不常，沈奔竟然涉入殺人而入獄，也誤了大好前途，年老的母親更因傷心過度而逝世。

沈奔因何會涉及殺人而導致入獄？

原來，那一年的平安夜，沈奔和一班朋友到的士高耍樂，當年那一班人包括沈奔的女朋友伊麗，鄧威和女朋友，程子風及石自豪。

一行六人當時在的士高內玩得不亦樂乎，大家都有幾分酒意了。

當時，程子風和伊麗雙雙在舞池起舞，沈奔、石自豪、鄧威和女友共四人都玩得甚疲倦，在座位上繼續飲酒。

後來鄧威帶着幾分醉意離座往洗手間。

不久，沈奔等人見鄧威與人發生爭執，石自豪叫沈奔留在座位上，自己則上前排解。

沈奔於是坐在座位上，靜觀事

情的轉變，過了一會，卻看見對方三男一女中，二個男的竟向鄧威與石自豪動粗。

沈奔見朋友明顯被欺負，加上自己是警察，豈能坐視不理？於是單獨向爭執處奔了過去。

沈奔上前一看，見對方其中一人正是區內一個專放高利貸的「貴利王」，名叫黃貴，平時是橫行霸道慣的。

沈奔見雙方越吵越激烈，當時的士高內音樂聲浪極大，加上自己有幾分醉意，所以根本聽不清鄧威與石自豪爲何與黃貴發生爭吵，後來鄧威表示上厠所時無意間踢了一下黃貴伸出通道的一隻脚，鄧威已道了歉，但黃貴爲人霸道慣了，不接受道歉，而鄧威又不知他是出了名的大惡人，加上也有幾分酒意，因而發生爭吵。

沈奔聽鄧威說了原因之後，便上前排解，但黃貴卻恃勢凌人，氣燄更盛，石自豪見黃貴越發兇惡，便叫沈奔把佩槍拔出來表露身份，好給黃貴一個下馬威。

沈奔聽石自豪說了，在酒精一湧之下，果然把槍拔出來指住黃貴，正想向黃貴表明自己是警察，但話未開口，忽然「砰」的一聲，黃貴登時應聲倒地。

沈奔、石自豪等大吃一驚，沈奔竟向黃貴開了一槍，石自豪知道沈奔闖了大禍，恐防他醉酒後再度開槍，石自豪連忙把沈奔的槍搶去，並替他放回槍袋內。

沈奔不知是酒後不能控制自己，還是佩槍走火，竟糊裡糊塗的殺了黃貴，這一驚登時整個人也醒了。

的士高內發生開槍殺人事件，警方接報到場調查，並當場把沈奔拘捕，而事發後，警方到場之前，與黃貴在一起的兩男一女竟乘亂逃去，警方事後雖然不能聯絡這三名主要目擊証人，但沈奔酒後殺人卻是鐵的事實，而黃貴體內的彈頭也証實是從沈奔的佩槍發射出來的，鄧威與石自豪成爲主要目擊証人，在公正的司法之下，鄧、石二人也無可奈何，只好向警方講述沈奔的殺人經過。

黃貴雖然是黑道中人，且有數次案底，但當時他並無犯案，也沒有襲警，身上更無任何攻擊性武器，事發時只是與鄧威及石自豪發生普通的爭吵，沈奔根本不該開槍，更不該把黃貴置諸死地，因此沈奔也百辭莫辯。

案件在法庭審訊，沈奔謀殺罪名不成立，改判誤殺，由於他是警務人員，知法犯法，加上酒後在公衆場所鬧事，被法官判以九年徒刑。

沈奔入獄九年之事傳進年邁母親耳中，由於其母對他期望甚高，終因傷心過度而一病而終，後來所住房屋也被有關部門收回，致使沈奔出獄後無處棲身，也孑然一身，又不想投靠「釋囚輔導會」，所以就住進了兒時好友程子風之家了。

沈奔入獄前，囑咐石自豪好好照顧女朋友伊麗，雙方由於日夕相對，沈奔又長年在獄中，前途已是盡毀，石自豪與伊麗因此日久生情，最後竟傳出婚訊……

沈奔把前事向胡惠子說了，胡惠子聽得甚是入神，沈奔說完之後，她只覺得命運確是一直捉弄沈奔，也不禁對沈奔的種種遭遇而感到唏噓。

沈奔憶述了自己的故事，想起前塵往事，也感慨良多，內心的滋味更是難以形容，但他不想給胡惠子知道自己內心難過，所以故作若無其事的語氣道：「這故事好聽嗎？」

胡惠子面帶傷感，道：「好聽是好聽，但這種故事我寧願不聽，太悲慘了。」

沈奔道：「妳一直在溫室之中長大，受盡呵護，所見所聞的，都是美麗的事物，妳現在該知道人世間也有不愉快的一面了。」

胡惠子點點頭。

沈奔道：「別再說這些了，我們說些開心的事吧。」

胡惠子面上開始露出笑容，又點了點頭。

不知什麼時候，胡振東夫婦站在花園的另一邊，看見女兒已開朗得多了，兩老開心異常，都一致認爲幸得沈奔開解，同時相信只有沈奔才能令女兒開心，胡太太喜極而泣。

胡振東見女兒正與沈奔談得投契，爲了不打擾二人，便拉着妻子的手返回屋內。

胡惠子面露笑容的對沈奔道：「你當了四年警察，一定經歷過很多難忘的事了？」

沈奔道：「這個當然。」

「也做過很多有意義的事了？」

「這個也當然。」

「有沒有做過一件特別難忘和特別有意義的事？」

沈奔毫不猶疑，道：「有，當年我做了一件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知道的事，那一件事至今也不知道是有意義還是沒有意義，更弄不清當時我這樣做到底是對還是錯。」

胡惠子流露出興趣濃厚的神情，急道：「到底是什麼事，說來聽聽，讓我替你分析。」

沈奔道：「在我入獄之前的一年半前，當時我已是便衣探員，有一天，我獨個兒走在街上，當經過一間珠寶行門外，忽見一個人右手握着手槍，左手提着旅行袋匆匆從

珠寶行衝了出來，當時我下意識感到珠寶行一定發生了劫案，那人一定是劫匪了。

「果然，那人衝出珠寶行之後，珠寶行一名職員走到門外大叫打劫。」

胡惠子全神貫注的在聽沈奔的述說，一開首已被吸引住了。

沈奔繼續說下去：「我見發生了劫案，連忙把槍拔了出來，從後向那劫匪窮追，當時街上一片混亂，那劫匪專揀人多的地方而走……」

胡惠子緊張地道：「你有沒有開槍？」

沈奔道：「沒有，因爲當時街上太多人，我一路追，一路向行人大叫警察捉賊，叫行人讓路，一路追了幾條街，我從後看見劫匪轉入一條橫巷，於是也追入橫巷內。

「當我進入橫巷內，那劫匪竟然藏身在橫巷的入口，我一轉彎進入巷內，劫匪伸脚把我絆跌，而且上前一脚踢開我手上的槍。」

胡惠子更是緊張，忙道：「好驚險，後來怎樣了？」

沈奔道：「當時我的槍已脫手，情形相當危險，但那時，我不顧一切，飛身撲向劫匪，我一撲之下，劫匪手上的槍和載有賍物的旅行袋也掉在地上。」

胡惠子聽見劫匪的槍也脫手，這才抒了一口氣。

沈奔繼續道：「我們雙方都沒有槍在手，於是便以拳脚大打出手。」胡惠子聽了急道：「最後你打贏了，是不是？」

沈奔道：「不是，劫匪的拳脚功夫很厲害，我不是他對手，最後被打得倒在地上。」

胡惠子吃了一驚，道：「他有沒有殺你？」

沈奔一笑道：「若果他殺了我，我現在還可以和妳一起嗎？」

胡惠子又鬆了口氣，道：「後來怎樣了，抓不抓到那劫匪？」

沈奔道：「劫匪把我打倒之後，拾起他的槍和我的槍，還有旅行袋，那時我才看清楚劫匪的樣貌，他大概廿五歲，身材很高大，樣子也算英俊，當時他的樣子很冰冷的對我說：『你是一個盡忠職守的好警察，可惜你抓不到我，我也不會束手待擒，不過我要對你說，我今天打劫是被逼的，給條活路我走吧。』」

胡惠子道：「那人看來盜亦有道，你怎樣回答他？」

沈奔道：「我還有什麼話可說？他說完之後，便由橫巷的另一邊出口走了，走到橫巷盡頭的時候，才把我的槍放在地上交還給我，我快步上前拾回槍，再追出去之後，已不見了那劫匪。」

胡惠子道：「這件事就是你最難忘，又不知是有意義還是沒意義的事？」

沈奔道：「這件事還有下文。」

胡惠子精神一振，急道：「是嗎？快說來聽聽。」

沈奔道：「一年後，有一天，我又是獨個走在街上，行經一輛雪糕車旁，忽然看見一個人剛買了三杯雪糕，離開雪糕車正在等候橫過馬路，我一看，登時認得那人正是當日的劫匪。」

胡惠子道：「他有沒有發現你？」

沈奔道：「沒有。」

胡惠子道：「這是大好機會，你可以上前拘捕他。」

沈奔道：「當時我正想上前拘捕他，但忽然看見對面馬路有一個大約三歲大的小童衝了過來，當時有一輛貨車正高速行駛中，眼看就要撞到那小童了，當時我心念閃得很快，若果我救那小孩，那個被通緝的劫匪就會乘機逃走，若果只顧拘捕劫匪，那小孩必定會被貨車撞死。」

胡惠子又緊張地道：「你要作出抉擇了，你這人如此有愛心，一定會救那小孩子的。」

沈奔道：「不錯，當時我不顧一切，飛身上前把那小孩一抱入懷，終於救了那小孩一命，而我因閃避不及，被那輛貨車撞倒，一撞之下就不省人事。」

胡惠子吃了一驚，道：「你有沒有事？」

沈奔道：「沒有事，幸而那司機及時煞車，減慢了速度，否則不堪設想，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已躺在醫院，第二天，有三個人來醫院探我，妳知不知道這三人是誰？」

胡惠子搖頭道：「不知道，是誰？」

沈奔道：「就是那個劫匪和他的老婆，還有他的兒子。」

胡惠子奇道：「那劫匪一家人到醫院探你？」

沈奔道：「正是。」

胡惠子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沈奔道：「原來我冒死相救的那個小孩，正是劫匪的兒子，原來劫匪當時一家三口逛街，兒子看見雪糕車，便嚷着要吃雪糕，那劫匪便過對面馬路買雪糕，他的兒子見他手上已拿着雪糕，很是開心，小孩子不知道兇險，擺脫媽媽的手便急不及待地衝過對面馬路迎接父親，險些連小命也送掉了。」

胡惠子道：「那劫匪到醫院去探你，是多謝你對兒子的救命之恩？」

沈奔道：「正是，他們夫婦向我道謝一番之後，那劫匪便叫妻子

和兒子離開，房中只留下我和劫匪單獨相處，後來那劫匪告訴我，他名叫龍洛，兒子名叫龍恩。」

胡惠子笑道：「警匪單獨相處，有趣極了，你們談了什麼？」

沈奔道：「龍洛說，爲了報答救兒子的救命之恩，決定在我出院之後，要我用手扣鎖着他返回警察局，讓我立功。」

胡惠子道：「你一定求之不得了？」

沈奔道：「我說好，後來龍洛對我說，他本來是黑社會人物，但結婚後已脫離了黑道，那次打劫是因爲妻子患病，需要錢替妻子動手術，逼不得已才鋌而走險。」

胡惠子道：「龍洛一定很愛他妻子了，他妻子也眞幸福。」

沈奔道：「我出了院之後，龍洛果然打電話約了我出來，並叫我捉拿他歸案。」

胡惠子面露憂色，道：「若果你把他抓去坐牢，他的妻子和只有三歲的兒子就慘了，也破壞了一個幸福家庭。」

沈奔道：「我也是這樣想。」

「最後怎樣？」

「最後我沒有拘捕他，把他放了，並叫他好好做人，而他也非常感激我。」

「然後呢？」

「故事說完了。」

胡惠子笑道：「這故事好聽得多了。」

沈奔道：「妳替我分析，到底我這樣做是錯還是對？」

胡惠子天眞一笑道：「在公你做錯了，在私你做得很對。」

沈奔笑道：「這件事當時若果被人知道了就不妙。」

「若果當時你狠下心腸，把龍洛拘捕，你想龍洛的老婆和兒子將會怎樣？」

「一定很慘，龍洛說，他妻子一向體弱多病，若果龍洛坐牢，他兒子就沒有人照顧了，母子兩個人的生活也成問題。」

胡惠子道：「你這人如此好心，將來一定有好報的。」

沈奔苦笑道：「有時我眞懷疑自己是否適宜做警察，因爲我太過心軟了。」

「你只是對一些値得同情的人心軟罷了。」

「但犯罪就是犯罪，怎能說是否値得同情？」

胡惠子忽然面露關懷之色，道：「你剛出獄不久，房子又被政府收回了，那你住在什麼地方？」

沈奔道：「暫時住在朋友的家。」

「日後有什麼打算？」

「沒有想過日後，總之天地之大，總有我沈奔容身之所的。」

沈奔與胡惠子談得甚是投契，沈奔更毫無保留地把私事盡皆對她說了，令胡惠子覺得沈奔是一個眞誠的人，也是一個很値得交的朋友。

沈奔與胡惠子交談了數小時，天色入黑了，他才離開胡家，胡氏夫婦極力挽留他吃了晚飯才走，但沈奔處身胡氏的豪宅，有感自己的釋囚身份而自慚形穢，堅拒要走。

胡振東無奈，臨走前，把一具手提電話送與沈奔，好讓胡惠子隨時能與他在電話中聊天。

沈奔把電話接了。

＊　＊　＊

次日，沈奔在建築地盤找到一份工作，幹的雖是粗重工作，但他毫不介懷，且決定第二日就上班。

沈奔找到工作，更因爲自己無故被人追殺，又不知對方是何方神聖，爲了不想連累程子風，也不想再倚靠他，所以決定不再住在程子風家裡。

程子風大表反對，叫他安心住下去，但沈奔心意已決，不能有改，程子風見挽留不來，只好無奈的答應，依依不捨的道：「你打算住在什麼地方？」

沈奔其實也不捨得離開，道：「我打算在一家下級的旅店租一間房居住。」

程子風知道再勸也無用，也不多說，在錢包中拿出數千元交到他手上，道：「這些錢你拿去用吧。」

沈奔不接，道：「不用了，我有錢。」

程子風道：「你剛出獄不久，那裡有錢？」

「你難道不知道，牢中工作是有薪水的？」

「每天只有幾塊錢，你能有多少？」

沈奔笑道：「不錯，每天只有幾塊錢，一個月差不多有兩百元，我坐了七十多個月監，加起來也過萬元了，這筆錢已足夠我開支，何況我已有了工作，半個月之後就有薪水發了。」

程子風心底有點難過，搭着他的肩膊，道：「沈奔，好兄弟，我和你自小學一年級開始就認識，整整二十二年了，想不到今天你要去建築地盤幹粗活。」

沈奔笑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嘛，何況在建築地盤工作有什麼不好，若果人人不做這種工作，香港那來這許多高樓大廈？」

程子風見了他的豁達笑容，彷彿體會到他笑得很痛苦，但他的笑容又是何等的眞誠，所以程子風的內心更爲這個好朋友的遭遇而難過了。

程子風怔怔的望着他，道：

「不如考慮一下，加入鄧威和石自

豪的廣告公司工作吧。」

沈奔道：「這種工作我根本做不來，靠這種人事關係混飯吃，何不靠自己能力去養活自己？起碼心安理得，每一分每一毫都是靠自己能力賺回來的。」

程子風明白他的性格，也不多勸，眞誠的道：「一切保重！」

沈奔道：「你也保重，還有，你年紀也不輕了，該結婚啦，別再遊戲人間了。」

程子風微笑道：「我和你年紀一樣大，你勸我，爲什麼不勸勸自己？」

程子風說完，頓覺說錯了，因爲他與程子風之間的差距太懸殊了，而且他還看得出沈奔對舊情人尚未忘情，這些話勢必勾起了他的傷心事，可是話說出了是收不回的。

沈奔果然觸起了傷心事，但極力掩飾，又豁然一笑道：「若果有一天我遇上一個心上人，我絕不會錯過的。」

程子風也看得出他其實在掩飾自己內心的痛苦，只好扮作若無其事，也陪笑道：「好，到了那一天，別忘了請我喝喜酒。」

二人再依依不捨的交談了一會，沈奔才離開程家，臨走前，沈奔把手提電話號碼告訴了對程子風。

＊　＊　＊

夜，並不黑暗，因爲到處都亮起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光。

沈奔拖着沉重的脚步離開程子風的家，甫踏出大厦門外，他忽然眼前一亮，整個人也呆住了，原來他眼前站着一個漂亮大方，有點明艷照人的少女，這少女正以幽幽的眼神望着自己。

沈奔的心跳加速了，喉嚨也似乎乾涸了，臉上出現一抹不知是喜還是悲的表情。

二人四目交投，彷彿世事萬物已不存在，雙方眼中只有對方存在一樣。

那少女衣着大方，皮膚白晰。

沈奔衣着隨便，皮膚黝黑，而且外形有點潦倒。

兩人的外表有强烈的對比。

二人站着無言相對了一會，那少女臉上忽然生出歉疚的神情，低沉着語氣道：「沈奔……」

沈奔露出一抹渴望已久的喜悅，衝口道：「伊麗……」

原來這少女就是沈奔的多年戀人伊麗。

伊麗把視線離開他，心情有點紊亂，咬咬下唇，道：「你好嗎？」

沈奔此刻的內心不知是難過還是高興，甚是複雜，說道：「很好。」

伊麗好似不敢再望他，道：

「聽自豪說，你出獄幾天了。」

沈奔勉强露出一點笑容，道：

「是的，時間過得眞快，六年多了。」

伊麗低下頭，一步步向着幽靜的一邊走去，沈奔身不由己的從後跟着。

伊麗邊走邊道：「你入獄不久，我便進了自豪的公司工作，做了自豪的秘書。」

沈奔心中一痛，好不願意的說道：「恭喜你們。」

伊麗沒有說話，只垂下頭慢慢前行。

沈奔也不知該說什麼話。

空氣沉寂了一會。

伊麗忽然好似鼓起了勇氣一樣，扭頭望着沈奔，說道：「我和自豪結婚，你會不會來喝我們的喜酒？」

沈奔沒有回答，只長長的嘆了口氣。

伊麗臉上歉意加深，道：「你怪不怪我？恨不恨我？」

沈奔在伊麗面前更加自慚形穢，說道：「我那有資格回答妳這問題？」

伊麗幽幽的道：「你又何必妄自菲薄？」

沈奔道：「因爲我已不是昔日的沈奔。」

伊麗流露出關懷之色，道：

「沈奔始終是沈奔，你振作一點吧。」

沈奔想起她將嫁作他人婦，內心萬分難過的道：「我知道你是專程到子風家來見我的，其實我們又何必再相見？」

伊麗心情沉重。

沈奔道：「我們以後也不要見面了。」

伊麗見他想離開，甚是不捨，見了他手上拿着電話，忙道：「可以把你的電話號碼告訴我嗎？」

沈奔正想快步而走，聽她說了，停下步來。他口中雖然說以後不再與伊麗再見面，可是內心又豈是這樣想，他想了又想，終於把電話號碼對伊麗說了。

伊麗唯恐記不清長而難記的號碼，連忙在手袋拿出紙筆寫了下來。

然後，沈奔決絕的回轉頭，並快步的走了。

伊麗神情有點茫然的望着他的背影漸漸消失，最後長長嘆息了一聲。

＊　＊　＊

沈奔在建築地盤工作，每天都默默地幹，他從來沒有做過這些工作，雖然日晒雨淋，但毫無怨言。在烈日當空工作了幾天，令他的膚色更黑，望上去也更結實。

午飯時間又到，沈奔收拾了工具，與一班同事往飯堂用午飯，但此時身邊的電話响起來了，一聽，

電話是胡惠子打來的，只聽胡惠子傳來一把喜悅的聲音：「沈奔，你今天有空嗎？」

沈奔道：「什麼事？」

胡惠子仍是一把喜悅的聲音，道：「你有空的話馬上來我家，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到底什麼好消息？」

「你來了才告訴你。」胡惠子道。

沈奔上工才幾天，本不好意思請假，但不想令她失望，便一口答應了。

當下，沈奔連飯也不吃，向工頭請了半天假，便離開了工地。

當年兇手　另有其人

胡家的豪華大廳只有胡惠子和護士陳姑娘，其他人好似故意迴避了。

胡惠子仍坐在輪椅上，脚上的石膏已拆了，但一雙眼仍以黑布包着。

此時門鈴响了，護士陳姑娘上前開門。

胡惠子的心情忽然有點緊張。

陳姑娘把門打開，來者是沈奔，陳姑娘向沈奔打了個招呼，引沈奔走到大廳，然後離開了大廳，也好似有心迴避一樣。

沈奔尚未走到胡惠子面前，胡惠子已急不及待問道：「是沈奔嗎？」

沈奔道：「是我，有什麼好消息要對我說？」

胡惠子道：「你在我面前站着吧。」

沈奔只好站在她面前。

胡惠子看不見他，又道：「你現在離我多遠？」

沈奔道：「兩呎左右。」

胡惠子一笑，忽然站起身來。

沈奔一喜，道：「妳的脚沒事了？」

胡惠子天眞一笑，道：「你替我開心嗎？」

沈奔見了她喜不自勝的樣子，又見她的脚康復了，內心的罪惡感也減輕，開心得有點激動，道：「當然開心。」

胡惠子笑道：「你有好心腸，我知道你一定替我開心的。」

沈奔眞誠的道：「我見妳開心，我也開心得很。」

「今天我除了要告訴你我的脚沒事之外，還有一個好消息要對你說。」

「到底還有什麼好消息？」

「呆在家裡太悶了，我們出去逛逛吧，到時才告訴你。」

「那我們走吧。」

* * *

胡振東夫婦在二樓的窗前看着胡惠子和沈奔步出大宅，又見女兒心情極之愉快，兩老也老懷大慰。

胡惠子雙目不能視物，所以一隻手挽着沈奔的臂彎而行。

沈奔被她好似戀人一樣挽着臂彎，二人身體是那麼的接近，聞着她發出少女的幽香，心中不其然產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但他告訴自己，自己與胡惠子的身份太懸殊了，絕不能有非份之想，更何況胡惠子已有了未婚夫。

二人離開胡家大宅之後，不久走在通往大路的私家小路上。

艷陽雖然高掛，可是小路兩旁盡是大樹蔽天，令人感到相當涼快。

胡惠子也感到這一陣涼快，說道：「我們一定已走到私家小路上了，是不？」

沈奔道：「是啊！」

胡惠子好似很受用的樣子，道：「這裡眞涼快，我小時候，在夏天時很喜歡來這裡玩的，好過在家裡涼冷氣。」

沈奔道：「你何時才對我說另一個好消息？」

胡惠子抿嘴一笑，道：「現在。」

沈奔看着她，被她的純潔而甜蜜的笑容吸引住了，不由痴痴的望着她。

胡惠子當然不知道他正以貪婪的眼光望着自己，見他不說話，奇道：「爲什麼不說話，是不是在想着什麼？」

沈奔如夢初醒一般，雖然胡惠子看不見自己，但連忙把視線移開她的粉臉，說道：「我在等你說那個好消息呀。」

胡惠子道：「聽着哪，前兩天爸爸帶了一個眼科醫生回家，替我檢查雙眼……」

不待她說完，沈奔歡天喜地搶着說下去，道：「醫生說妳雙眼可以醫好，是嗎？」

胡惠子喜道：「成功機會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妳已這麼開心？」

「因爲爸爸托人在美國請了一個世界有名的眼科醫生回來替我醫眼。」

「來了沒有？」沈奔急問道。

胡惠子笑道：「你竟然比我還要心急：那個美國醫生要兩個星期後才到香港。」

「有一個世界一流的醫生替你醫治，相信成功機會有百分之一百。」

「我也是如此希望。」

沈奔笑道：「妳爲什麼忽然肯接受眼科醫生治療？」

胡惠子也抿嘴一笑，道：「因爲從前我絕望，也因爲我傻嘛。」

「爲什麼現在不絕望？又不傻了？」

「因爲你。」

「因爲我？」

「就因爲你鼓勵我。」

「原來我這麼重要的。」

「你說這是不是緣份？」

「也許是罷！」

「若果我雙眼醫好了，就可以看見你的樣子，太開心了。」

沈奔笑道：「若果妳睜開眼看見我的樣子，準會嚇妳一跳。」

胡惠子笑道：「我不信。」

「那妳幻想一下，我樣子是怎樣的？」

「先告訴我，你多少歲？」

「二十八歲。」

「你這麼年輕，心腸又這麼好，樣子一定很好看的。」

「這麼肯定？」

「人家說，相由心生嘛。」

「但也有人說，人不可以貌相的，當你睜開眼看見我時，在你面前出現的，可能是個醜八怪呢。」

胡惠子半嗔半笑，道：「別說下去啦，再說就破壞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沈奔道：「好好，不說就不說。」

胡惠子又道：「沈奔，答應我一件事好嗎？」

「什麼事？」

「每天呆在家中，悶死我啦，你有空就來陪我聊天吧，好嗎？」

「爲什麼不叫妳未婚夫來陪妳？」

胡惠子頓時臉上不悅，嘟長了嘴，道：「自從交通失事之後，他只到醫院看過我一次，以後再也沒有來看過我。」

沈奔試探的道：「妳想念他嗎？」

胡惠子點了點頭。

沈奔的心忽然有酸溜溜的感覺，表情也有點苦。

胡惠子當然看不見他的表情，又道：「漢龍不來看我，可能太忙吧，雖然漢龍不在我身邊，但有你，只要你陪着我，我就不會悶，而且你可以令我很開心。」

沈奔有被利用的感覺，可是能替自己贖罪，被利用又何妨？

胡惠子雙目失明，是自己間接造成的，他下意識感到，在胡惠子雙目復明之前，自己有責任來安慰她令她開心。

胡惠子聽不到他說話，又道：「沈奔，你在想什麼？」

沈奔心裡雖然有酸溜溜的感受，但盡量掩飾自己的感情，道：「我沒有想什麼。」

「你還沒有答應我的要求。」

「什麼要求？」

「你這麼快就忘了，我要求你有空就來我家找我，陪我聊天。」

「我答應妳。」

胡惠子喜道：「眞的？太好了。」

沈奔道：「看見妳開心，就是我的最大安慰。」

「你這人眞的太好了。」胡惠子道：「不過沒有空的話，打個電話給我，在電話裡跟我聊天，我也一樣很開心的。」

「我也答應妳。」

胡惠子更開心，情不自禁地像小鳥依人般依偎着沈奔。

她這個舉動到底是什麼意思？

沈奔不禁這樣想。同時也被她的舉動弄得有點心猿意馬，一顆心也不其然的跳起來。

他在告訴自己，胡惠子的性格其實稚氣未脫，所以她雖然對自己態度親熱，但這並不表示什麼。

就這樣，沈奔與胡惠子在清涼的樹底下的小路上來回散步，兩人無所不談，雙方都感到兩人也越來越投緣了。

沈奔感到胡惠子跟自己在一起顯得是那麼的開心。

沈奔也感到，與胡惠子在一起，自己也很開心，甚至不覺時間的飛逝。

* * *

沈奔與胡惠子相對了半天，天黑了，他才離開胡家。

他獨個兒走在那條昏暗而幽靜的小路上。

他與胡惠子在一起感到無比的開心，但開心過後，處身在幽靜環境中，卻又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虛。

他步行了不久，便離開那條小路，轉而進入了大路，然後走向車站。

四週環境仍是那麼的死寂，車輛也甚少經過，就只有一個沈奔在路燈下慢慢而行。

他在行人路上走了一會，向前望去，只見迎面有一輛電單車正駛了過來。

他連忙提高警覺，因爲他曾經有過被電單車騎者槍擊的經驗，在此四下無人之際，忽然有一輛電單車出現，不其然地敏感起來。

果然前面不遠處的電單車忽然把車速減慢了，沈奔更覺不尋常。

四週雖然僻靜，但路燈倒也明亮，沈奔很留意騎者的舉動。

電單車本來亮着低燈，但此時忽然亮起了高燈。

沈奔覺得對方此舉明顯是擾亂自己視線，幸而燈光明亮，影响不了他的視線。

電單車離沈奔大概三十呎前停了下來。

沈奔更加提高警覺。

騎者頭戴有面罩的頭盔，沈奔看不清對方容貌。

此時，沈奔發覺騎者忽然伸手

入懷。

沈奔立感不妙，連忙伏在地上，並向旁翻滾。

果然，騎者迅速在身上拔出手槍，並第一時間向沈奔開槍，也幸而沈奔反應快捷，又向地上滾了滾，避過了對方的槍擊。

那槍手好整以暇，雙手握槍，瞄準沈奔。

沈奔盡量在地上打滾，以躲避子彈，在翻滾中，只聞一聲槍響，但在槍聲傳出的同時，忽聞「哎吔」一聲，扭頭一望，只見那槍手伏在電單車上，他正感奇怪，再看個清楚，但見那槍手身後也停着一輛電單車。

沈奔登時明白了，剛才那一聲槍響不是那槍手開的——那槍手螳螂捕蟬，想不到黃雀在後，他先被人從後開了一槍打在肩膊上。

槍手中槍不其然伏在車上，但第二槍又向他射了過去，這一彈則落了空。

那槍手連忙轉身，並舉槍向身後的人還擊，並且連開三槍。

身後的人卒不及防，左肩膊登時也中了一槍，他中槍的同時，整個人也掉了下來。

那槍手見一擊得手，又向那神秘人再開兩槍。

神秘人在地上打滾，並開槍還擊，一時間，只聞槍聲卜卜，只把沈奔看得呆了。

沈奔又不其然的湧起了這些問題：要殺自己的人是什麼人？爲什麼要殺自己？要救自己的那人又是什麼人？又爲什麼要救自己？

心念間，那兩人連珠炮發的互相開火，沈奔感到那個要救自己的神秘人又中了一槍，中槍位置是右大腿。

雙方駁了一輪火之後，那槍手子槍已用盡，沈奔見機不可失，連忙衝前，想活擒那槍手，看看對方到底是誰。

那槍手見沈奔正怒氣沖沖的跑了過來，有感自己受了槍傷，唯恐不敵，慌忙騎上電單車，並馬上開車絕塵而去。

沈奔目睹對方從身邊一擦而過，徒呼奈何，當下只有目送對方消失，也恨得牙癢癢的。

他目送槍手遠去，一會才回轉身來，只見那個救自己的神秘人滿身披血，而且連站起身來也乏之力，他暗吃一驚，連忙快步衝前，把那神秘人扶着，急道：「你怎樣了？」

那神秘人也是戴着有面罩的頭盔，沈奔同樣看不見他的樣子。

神秘人道：「扶我到路邊坐下。」

沈奔把他扶到行人路坐下，又急道：「老兄，你受了傷，我送你去醫院吧。」

神秘人忙道：「不，我受的是槍傷，不方便到醫院去，而且警方已掌握了我的資料，這樣做只有自投羅網。」

沈奔更急，道：「這如何是好？」

神秘人好似不當一回事，道：「受這種傷已家常便飯了。」

沈奔也不多說，撕下自己上衣，替他包紮了傷口。

然後沈奔望着神秘人，道：「老兄，你是誰？爲什麼救我？」

神秘人道：「別多說，先送我回家吧。」

沈奔道：「好，我駕駛，你坐車尾吧。」

神秘人道：「不好，我只有一頂頭盔，你沒有頭盔，若遇上警察，必被截查的。」

「那你想怎樣？」

「等計程車，你駕我的電單車從後跟着。」

「那你把頭盔給我吧。」

神秘人只好把頭盔除了下來，只見此人卅一、二歲年紀，樣子成熟中帶點硬朗，且有幾分冷峻，一雙眼的眼神也極之銳利，沈奔見了他，登時張開了口，脫口叫道：「龍洛？」

原來此人正是沈奔在胡惠子面前談及過的龍洛了。

龍洛微一點頭：「現在你知道我爲什麼要救你了？」

沈奔道：「上次在醫院停車場也是你救我的？」

龍洛道：「不錯。」

沈奔滿面感激之色，道：「什麼人要殺我？爲什麼殺我？」

龍洛正想說話，只見一輛計程車正從遠處駛至，沈奔也看見了，便把計程車截停下來。

計程車在二人身旁停了車，沈奔便把龍洛扶進車內，然後他騎上龍洛的電單車，便尾隨着計程車而去。

＊　＊　＊

沈奔駕着電單車尾隨着龍洛所坐的計程車，輾轉進入郊區公路，不久，計程車駛入僻靜而沒有路燈的鄉村小路上，沈奔向前望去，只見計程車停了下來，龍洛下了車，沈奔見停車處附近有很多石屋，猜想龍洛必定住在此條小村了。

龍洛下了車之後，計程車也掉頭由原路折回頭，不久在黑夜中消失了。

沈奔來到龍洛身旁，除下頭盔，道：「你住在這裡？」

龍洛道：「不是。」

沈奔奇道：「那爲什麼在這裡下車？」

「我故意這樣做的。」

「爲什麼？」

「那計程車司機見了我滿身鮮

血，一直在留意我，我恐怕那司機會報警，所以故意在這裡下車，讓那司機產生錯覺，以爲我住在這裡，就算他報警，警察只有撲個空。」

「你被警方通緝？」

「不錯，坦白對你說，我殺過人，剛才我已說過，警方有我的資料。」

沈奔道：「你上次在醫院爲救我而殺人，所以被警方通緝？」

龍洛道：「別多說，快離開這裡。」

「但你沒有頭盔，不怕遇上警察？」

「放心，這裡是郊區，入夜後很少有警方巡邏車的。」

「但那計程車司機知道這輛電單車的車牌號碼。」

「車牌號碼是假的，事後警方根本找不到我的，放心吧。」

沈奔也不多說，戴上頭盔，再把龍洛扶上車，自己再坐在司機位，然後開動電單車。

＊　＊　＊

在龍洛的指示下，沈奔駕着電單車在郊區的小路行駛。

這樣在路上行駛了十多分鐘，已遠離先前那條村落，二人來到另一區，沈奔發覺這一帶有很多別墅式的石屋，而且每一間屋也價值不菲。

龍洛叫沈奔駛入村內，不久，在一間外型華麗的兩層高石屋前停了下來。

原來龍洛就住在這個屋內。

沈奔停好車之後，便把龍洛扶下車。

龍洛走到門前，拿出鑰匙把大門開了，二人進入屋內，龍洛把屋內的燈開了，沈奔向屋內一看，見屋內陳設甚齊全，且甚是大方美觀，屋內一切設備都顯示出龍洛是多麼懂得享受的人。

沈奔把龍洛扶着坐在梳化椅上，龍洛隨即說道：「替我拿藥箱來。」

沈奔道：「藥箱在那裡？」

「在厨房內的雜物櫃內，你打開門就可以看見了。」

沈奔便走進厨房內，在厨房內果然有一道門，他把門打開，就看見有一個兩呎闊的鐵箱，鐵箱面有個紅十字標誌，不問而知這是藥箱了，他伸手把藥箱一揪，只覺此箱甚重。

沈奔把藥箱搬到龍洛面前，龍洛把藥箱打開，沈奔一看，箱內不但齊備應有盡有的藥物，而且竟然有不少施手術用的工具。

沈奔見他備有大量醫療用具，知他明顯要親自從體內取出彈頭了，同時也下意識感到，龍洛似乎已受慣了傷，難怪他稱受傷爲家常便飯了。

龍洛果然動手替自己取出彈頭。

＊　＊　＊

沈奔目睹了一幕驚心動魄的取彈頭「手術」之後，額上也替龍洛的痛苦而滲出了豆大的汗珠。

龍洛終於把兩顆彈頭取出來了，沈奔替他包紮了傷口，然後他若無其事的半坐半躺在沙發椅上，彷彿不把一切放在心上一樣。

沈奔替他清理了大量血蹟，然後坐在他身邊，環視一下屋內四週，問道：「你太太和兒子呢？」

龍洛淡淡的道：「都死了，是五年前被仇人殺的。」

沈奔心下感然，說道：「對不起，提起了你的傷心事。」

龍洛木無表情，道：「沒關係。」

沈奔道：「到底是什麼仇人，竟把你妻兒也殺了？」

龍洛長長嘆了口氣，道：「人家說，一入侯門深似海，其實入了江湖比海更深，我結了婚之後，便退出江湖，但是沒有人肯原諒我，也不讓我過平靜的日子，最後更把我妻兒也殺了。」

沈奔聽了，內心很不舒服。

龍洛又道：「殺我妻兒的人，最後也被我殺了，大仇已報，從那天開始，我就做了職業殺手。」

沈奔道：「你說你殺了人，就是在幹殺手期間殺的？」

「不錯。」

「爲什麼選擇這條路？」

「既然已踏上了這條路，就不要向後望，所以別問我爲什麼。」

沈奔沉默片刻，又道：「現在我明白你爲什麼要救我，但到底是誰想殺我？又爲什麼要殺我？」

龍洛斜眼望着他，仍是木無表情，道：「你想知道？」

「當然，就算死也要死得明白一點。」

「有人要買兇殺你。」

沈奔一愕，道：「到底是誰要殺我？」

龍洛道：「我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會告訴你。」

「爲什麼？」

「這是我們的行規。」

「對方要請的殺手不是你，就算你告訴我，又怎會破壞行規？」

「錯，對方本來請我殺你的，就因爲我不想殺你，所以他們才另請他人。」

「我明白了，正因如此，所以你才如此清楚那些殺手的動向，而暗中保護我？」

「不錯。」

「但你怎知道要殺的是我？」

「因爲他們有你的照片。」

「你不殺我，就因爲我曾救過

你兒子一命，和不拘捕你？」

「對。」

「其實你應該知道誰人想殺我，爲什麼說不知道？」

「我眞的不知道。」

「既然對方要你殺我，你怎會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總之我們就是奉命行事，一切有代理人接頭，所以我根本沒有跟僱主接觸過，我又怎知道要取你命的人是誰？」

「你有沒有辦法查到是誰要殺我？」

龍洛道：「若果你查到是誰，或者我會幫你一臂之力對付要殺你的人。」

「你不怕破壞行規？」

「這是兩回事，根本沒有破壞行規。」

沈奔在沉思。

龍洛道：「想到要殺你的人是誰沒有？」

「毫無頭緒。」沈奔懊喪的道。

龍洛道：「你當警察的時候，雖然是個好警察，但只是無名小卒，相信不會有人與你結仇而殺你吧。」

沈奔道：「我除了當警察時拘捕過一些犯人之外，根本與人無仇無怨。」

龍洛道：「你坐牢是因爲殺了黃貴，會不會是黃貴的兄弟要對付你？」

沈奔道：「很難說，但有一點很奇怪。」

「什麼事？」

「那晚，黃貴被殺之時，我很清楚看見當時黃貴和另外三個人在一起的，那三個是兩男一女，但我殺了黃貴之後，警方還未到場調查，那兩男一女竟然走了，其實他們是主要目擊証人，爲什麼不協助警方調查而一走了之？直至這件案審訊完畢，也不見他們露過面。」

龍洛道：「這事我也記得，當時警方曾在傳播媒介呼籲這三人協助調查，但他們始終沒有跟警方聯絡。」

沈奔道：「他們爲什麼這樣做？」

龍洛道：「這件事會不會有古怪？」

「有古怪又怎樣？當年我的確殺了黃貴，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你把當時的經過詳細說一遍給我聽。」

對於那一次殺人事件，沈奔可說沒齒難忘，於是便把當時的情形詳細的對龍洛說了一遍。

龍洛聽了之後，細意咀嚼一番，沉思了片刻，問道：「殺人的時候，你喝了酒？」

沈奔道：「不錯，還有幾分醉意，但一殺了人之後，什麼酒意也醒了。」

龍洛道：「既然當時你已有幾分醉意，你是否可以肯定你當時確是向黃貴開過槍？」

「在酒精作怪之下，我也不敢肯定當時有沒有開過槍，但若說黃貴不是我殺的，有人相信嗎？因爲槍是我的，子彈也是從我的佩槍射出來的。」

「但當時和黃貴一起的三個人爲什麼一聲不响的走了？」

沈奔道：「我們的話題越扯越遠了，我們要談的，並不是這件事，而是要找出到底是誰要買兇殺我，和殺我的動機。」

龍洛道：「你有沒有懷疑過你被人追殺跟黃貴這件命案有關連？」

「難道你懷疑兩件事互有關連？」

「既然你想查清楚誰要殺你，你就不要放過每一個可能性。」

「好，我就循這條線索查下去，但首先我要你幫我一個忙。」

龍洛道：「什麼忙？」

沈奔道：「設法替我找六年前與黃貴在的士高一起的兩男一女。」

「你認不認得他們的樣子？」

「毫無印象，再加上當時燈光太暗，音樂太嘈，根本沒有留意他們的樣子，甚至他們多大年紀也沒有印象，只知道當時黃貴的確和他們在一起。」

「好，養好傷之後，我會替你打探。」

「多謝你。」

「別客氣，你的事我無論如何會替你出一分力，因爲你對我有恩，而且你這人也夠義氣。」

「受人恩惠千年記」，龍洛顯然是這種人。

* * *

中午。

沈奔經過半天辛勞之後，與一班同事在建築地盤的飯堂吃午飯。飯後，沈奔躲在一個無人的角落在閉目養神。

他剛閉起雙眼，身邊的電話响起了，拿來一聽，電話是胡惠子打來的，只聽胡惠子道：「沈奔，你已有三天沒有見我了。」

沈奔聽了她的聲音，內心出現一陣興奮，忙說道：「我沒有空嘛。」

胡惠子道：「你到底忙什麼？」

沈奔不想她知道自己是個建築工人，推說道：「忙一些私人事罷了。」

胡惠子道：「那你現在有沒有空？呆在家裡悶死我啦，快來陪我吧。」

沈奔毫不猶豫地道：「好，我馬上來。」

沈奔向雲妮查問當年自己槍殺黃貴的事情。

胡惠子喜道：「眞的？那太好了。」

沈奔掛了線，站起身來，滿心歡喜的，便去找管工請假。

沈奔很容易找到了管工，向管工言明要請半天假，管工聽了，心中不悅，道：「你在這裡工作了多少天？」

沈奔有點不好意思，道：「半個月了。」

管工扳起面孔，道：「這半個月你請了多少天假？若果人人都像你一樣，我的工程要拖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完成？」

沈奔無奈，只好道：「對不起，既然這樣，我現在馬上開工去。」

管工面色一沉，道：「不必了，我沒有資格請一個帶着手提電話開工的人，由現在開始，以後你不用開工了。」

沈奔面帶懇求之色道：「不能給一次機會嗎？」

管工冷哼一聲，道：「你有耐性等的話，就等我們替你計算薪水，若果不想等的話，明天回來拿你應得的薪水吧。」說完掉頭便走。

沈奔搖頭嘆息一下，只好離開地盤。

* * *

沈奔其實不想失去這份工作，但已成事實，也無可奈何！

他走到地盤出口，向前一望，只見一個三十多歲，身穿獵裝，面容有點狡猾的人向地盤入口走了過來。

沈奔見了此人，忽然怔住了。

那人也見了沈奔，並一步步走近前。

二人相距不遠停了下來，並且相凝望着對方，一會，沈奔開口道：「陳安迪？」

那叫陳安迪的人道：「不錯，很久不見了。」

沈奔道：「你來找我？」

陳安迪道：「不錯。」

「你怎知我在這裡？」

「子風對我說的。」

「聽子風說，你已連升兩級，現在我應該叫你陳督察才對了。」

陳安迪有點自豪的樣子道：「當年若不是你行差踏錯，相信我這個位子是你的，那輪到我？」

「無論如何，我恭喜你已升了官。」

「多謝。」

「多年不見，找我什麼事？」

「既然多年不見，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慢慢談一談好嗎？」

「可以改天嗎？」

「就今天吧。」

「既然只是談一談，爲什麼一定要在今天？」

「因爲我有事要跟你談一談。」

「到底什麼事？」

「坐下來慢慢再說吧。」

沈奔想了想，終於點頭。

* * *

沈奔與陳安迪在一間幽靜的餐廳坐下來。

陳安迪點了一根香烟，狀似很享受的，然後說道：「想當年，我們一起攜手撲滅罪行，當時人人都稱讚你智勇雙全，我的光芒簡直不及你一成。」

沈奔好似對他並無好感，說道：「當年我只是個無名小卒，那有光芒可言？」

陳安迪仍在想當年，道：「當時人人都知你快將升職了，老實說，我的確有點妒忌你，因為當時我的表現並不比你差，但為什麼人人都只注意你，而忽略了我？」得意一笑，續道：「想不到，後來你竟然殺了人，入獄，我才取代了你的位置，也不枉我賣命一番，內心也才舒服了一點。」

沈奔聽他有奚落的味道，正色道：「你說有事跟我說，就是這些？」

陳安迪奸詐一笑，道：「好，我們言歸正傳吧。」

沈奔不滿地道：「安迪，我念在往日與你份屬同僚，也一同出生入死過，才給點面子你和坐在一起，有話就說吧。」

陳安迪忽然嚴肅起來，說道：「最近有人要追殺你，是不是？」

沈奔已顯出不屑與他談下去的樣子，道：「沒有這回事。」

陳安迪正色道：「子風已對我說過了，休想瞞我。」

「這是我的事。」沈奔冷淡地道。

「我身為警務人員，有責任保護任何一個市民的生命安全，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了。」陳安迪道。

「你到底想怎樣？」

「告訴我，誰想殺你？」

「你想抓人立功？」

「別以為我只懂顧及立功好嗎？」

「但我的確沒有被人追殺。」

「子風是你最好的朋友之一，你對子風說過有人要追殺你，難道在開玩笑？」

「我睡着覺時說的夢話而已，只是子風信以為眞。」

陳安迪好似在哄他，道：「沈奔，你若果還當我是朋友的話，就把實情告訴我吧，最好對我說是誰想殺你。」

沈奔神色不耻，道：「你這人唯利是圖，為了要向上爬就不擇手段，甚至為了破案立功而對無辜市民嚴刑逼供，我早就不當你是朋友，失陪了。」說完，站起身來，頭也不回的，便離開餐廳。

陳安迪被他數落得臉上漲紅，恨恨的望着他的背影。

* * *

沈奔離開陳安迪之後，返回住宿的旅館，洗了澡，換了一套光鮮的衣服，便往胡家探望胡惠子。

他到達胡家，見了胡太太，卻不見胡惠子，後來胡太太告訴他，胡惠子與女護士在後花園。

沈奔滿心歡喜的往後花園去，果然見了胡惠子，此刻她坐在樹蔭下的一張搖椅上，護士陳姑娘則站在她身旁。

胡惠子雙眼仍以紗布包着。

她的神情顯得有點不耐煩，此時陳姑娘見沈奔進入後花園，一喜，道：「胡小姐，沈先生來了。」

胡惠子大喜，說道：「是嗎？」說着站起身來。

陳姑娘把她扶着面向沈奔。

沈奔見了她，心中生出一陣莫明的興奮。

胡惠子伸出雙手，好似要沈奔握住她雙手一樣。

沈奔見她雙手伸到自己面前，並不伸手去握她雙手，他忽然感到自己根本沒有資格。因為自己只是一個剛從監獄釋放出來的囚犯，而胡惠子卻是一個千金小姐，而且是那麼的純潔。

胡惠子感到沈奔已站在自己面前，她伸出雙手目的就是要他握住自己的手，但他卻沒有這樣做，又聽不見他說話，便試探的道：「沈奔，你在嗎？」

沈奔一整面容，道：「我就在你面前。」

胡惠子笑得很燦爛，道：「你終於來了，快抓住我雙手吧。」

沈奔的心其實很想抓住她雙手，但又自慚形穢，最後，他不忍胡惠子失望，終於伸出雙手握住她那雙纖纖玉手。

胡惠子發出甜蜜而滿足的笑容。

護士陳姑娘知情識趣，對胡惠子道：「胡小姐，既然有沈先生陪妳，我不影响你們聊天了。」

胡惠子開心一笑，道：「好的，你進屋去吧。」

護士向沈奔有禮地點了點頭，便進屋去了。

胡惠子拉着沈奔在草地上坐了下來，喜孜孜地道：「沈奔，我有個好消息告訴你。」

沈奔笑道：「妳的好消息眞多，說來聽聽吧。」

胡惠子道：「那個世界一流的眼科醫生明天就到啦。」

沈奔喜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

「我希望他能把妳雙眼醫好。」

「人家說，心情開朗對病情會有很大幫助的，最近我這麼開心，

我有信心我的眼睛會醫好的。」

「既然妳有信心就最好。」

「你知道我為什麼這麼開心嗎？」

「為什麼？」

「因為有你陪着我，不知什麼原因，只有你在我身邊，我不但覺得很開心，也很有安全感，但你不在我身邊時，我就覺得很悶，也有失落的感覺。」

沈奔苦澀一笑，道：「當妳雙眼可以視物時，妳可能沒有這種感覺了。」

胡惠子忙道：「不會的，當我雙眼可以視物時，我就可以看見你的樣子，那時我就更加開心了。」

沈奔的自卑感油然而生，心中甚至有點紊亂。

胡惠子一臉陶醉之色，一邊憧憬，一邊道：「若果我雙眼醫好了，那時就不用你拖着我走路，我們可以一起看美麗的景物，用不着要你看見有趣的事物然後告訴我。」她說着，不其然的把身體挨向沈奔，沈奔也情不自禁的把她摟抱着。

胡惠子被她摟抱着，更是陶醉了。

沈奔的心很矛盾，一方面，他恨不得與胡惠子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又被强烈的自卑感左右着思想。

他覺得，這樣摟抱着胡惠子是在侵犯她，她是天眞的、純潔的，他不該侵犯她，所以他把手鬆開了。

胡惠子當然不知道他心有所思，忽然說道：「自從我雙眼失明之後，漢龍已沒有來見過我一面，相信他是嫌棄我眼盲脚又跛了。」

沈奔見她提起李漢龍，不其然心中產生出一陣醋意，又試探的道：「妳想念他？」

胡惠子不答。

沈奔心中雖有醋味，卻又感到自己在做着破壞李漢龍與胡惠子之間感情的事，想了想，說道：「惠子，妳要明白一點，妳和我之間是生活在兩個不同世界的人。」

胡惠子皺眉道：「我不明白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沈奔沉重起來，說道：「妳會明白的。」

胡惠子道：「你說得明白一點吧。」

沈奔的心有點難過，道：「妳和漢龍其實很相襯。」

胡惠子面露一點神傷，道：「但他已不理我了，只有你才肯陪着我這個盲人。」

沈奔道：「他遲早會回到妳身邊的。」

「你這麼肯定？」

「你們到底是未婚夫妻。」

「若果他眞的不要我呢？」

「不會的，妳的脚已康復了，當妳把雙眼也醫好時，他就會回到妳身邊的了。」

胡惠子幽幽的道：「但願如此吧。」

沈奔聽她說了，不知為何，內心竟有刺痛的感覺，但他極力掩飾，說道：「坦白告訴我，妳是不是很想念漢龍？」

胡惠子在發楞，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沈奔見她兩次迴避這個問題，也猜不透她的心在想什麼。

兩人坐在清涼的樹蔭下，提及兒女私情，竟令空氣都沉寂下來。

胡惠子忽然面露笑容，道：「我們別談這些了，談些開心的事吧。」

沈奔也收起沉重的心情，笑道：「好，妳想聽我說什麼？」

胡惠子天眞一笑，道：「我最喜歡聽你說故事，你說故事給我聽吧。」

沈奔笑道：「好吧，我說個有趣的故事給妳聽……」

* * *

氣氛改變了，沈奔與胡惠子又談得投契起來。

不知什麼時候，胡振東夫婦又站在後花園的入口處。

夫婦二人見沈奔與女兒正談得樂極忘形，雖然沈奔令女兒恢復了生氣，也令女兒肯接受眼科醫生的治療，但夫婦兩人卻同時生出了一陣憂慮。

他們憂慮沈奔與胡惠子會產生感情，因為沈奔只是一個剛從監獄出來的人，且無親無故，更居無定所，而女兒在夫婦二人心目中卻是金枝玉葉。

金枝玉葉豈能與沈奔這種身份的人發生感情？

* * *

龍洛身體壯健，在家中靜養了多天，傷勢也差不多完全痊癒了，然後他又出外活動。

這天，龍洛打電話約了沈奔在一間餐廳見面，之後，他獨個兒前往會面的餐廳等候。

約會時間到了，沈奔果然依時赴約。

沈奔進入餐廳，見了龍洛，就好似好友相聚一樣，非常高興，他關心龍洛的傷勢，還未坐下，便問道：「你的傷怎樣了？」

龍洛微微一笑，道：「好多了。」

沈奔坐下來後，一名侍應上前招呼，沈奔要了杯咖啡，然後對龍洛道：「找我有事？」

沈奔道：「是。」

「什麼事？」

「我已替你查到六年多前，和黃貴一起在的士高的其中一男一

女。」

沈奔忙道：「眞的？你這麼有辦法？」

龍洛淡淡的道：「我也是江湖人物，對方又是江湖人物，一個江湖人物要找另一個江湖人物實在不難。」

沈奔有點緊張，道：「他們知不知道誰想殺我？」

龍洛道：「打探不到，不過其中那個女的對我說，你殺黃貴那件事有點古怪。」

沈奔奇道：「有古怪？有什麼古怪？」

龍洛正想說話，侍應把一杯咖啡送來了，便停止說下去。

那侍應把咖啡送到沈奔面前放下後便離開，龍洛才續道：「她懷疑當年黃貴根本不是你殺的，眞兇其實另有其人，你只是做了眞兇的替死鬼，而眞兇到今天仍逍遙法外。」

沈奔聽得呆了，半晌才道：「那麼眞兇到底是誰？」

龍洛道：「她沒有說，因爲她也不敢肯定，你想更了解內情，親自去找她吧。」

「她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

「她就在香港城夜總會做媽媽生，屬於第九組，藝名叫雲妮，她本來是黃貴的情婦，黃貴死後，她就和黃貴的一名手下同居了，那手下名叫周文成，人人都叫他大哥成，綽號雷震子，這個雷震子也就是當年和黃貴一起在的士高的其中一人。」

「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雷震子？」

「他就在香港城夜總會做打手，今天已是大哥級人馬，若果你要見他的話，最好小心一點，別開罪他。」

「這個我會的。」沈奔道：「但雲妮到底憑什麼懷疑當年黃貴這件命案有古怪？」

「你問她吧。」

沈奔在沉思。

龍洛道：「我要對你說的已說完了。」說畢，便招來侍應結賬。

當下，沈奔與龍洛一起步出餐廳，二人在街上並肩行了一會才分手。

* * *

沈奔是個念舊之人，他與程子風多時不見，忽然有一見他之念頭，反正無聊，與龍洛分手後，便往程子風住所去。

程子風下班回家不久，門鈴響起來了，上前開門，一見是沈奔，不禁大喜，慌忙把門打開把他迎進屋內，喜道：「沈奔，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裡來？」

沈奔笑道：「這裡到底曾經是我的家，有感情的。」

程子風笑道：「你這人就是感情太豐富了。」

沈奔在冰箱內拿了罐啤酒，坐下來喝了幾口，把啤酒放下，說道：「你把我的事對安迪說了？」

程子風道：「安迪知道你在我家裡住過，所以他找我問及你，我就把你被人追殺的事說了。」

「相信我會有一段日子被他煩的了。」

「爲什麼？」

「他知道我被人追殺，必定會纏着我查根究底。」

「大家到底是朋友，他也想你安全的。」

「但我覺得他只是想立功，這件事就算要驚動警方，我也不會給他插手。」

「你被人追殺這麼大件事，爲什麼不報警？」

「我覺得這件事只是個人恩怨，我要自己了斷。」

「但你應付得來嗎？」

「我懷疑我被人追殺跟黃貴那件命案有關。」

「你爲什麼這樣想？」

「我發現了線索，我要暗中查下去。」

「你發現了什麼線索？」

沈奔便把龍洛所發現的對程子風說了一遍，只是隱瞞了龍洛其人的存在。

程子風聽了之後，皺眉道：「若果黃貴不是你殺的話，那兇手是誰？」

「不知道。」

「當年警方的調查報告的確証實殺黃貴的子彈是你的佩槍發射出來的，而且當時殺人的時候鄧威和自豪也在你身邊，他們還親眼看見你殺人。」

沈奔道：「若果說黃貴不是我殺的，就連我自己也不太相信，但雲妮當時是主要目擊証人，她說有古怪，相信可信程度也甚高。」

程子風又皺起眉頭，道：「既然她是主要目擊証人，爲什麼當初她不向警方提供資料，而要等你坐完牢了才向另一個人提出？」

「這些眞相我也不明白。」

「你打算親自去找雲妮？」

「既然這件案有古怪，又可能與我被人追殺有關，我非要親自去找她不可。」

「這樣做也是應該的，若果查出眞兇果然另有其人的話，起碼也可以替你翻案。」

「我也不想讓殺人者逍遙法外。」

「既然你被人追殺，對方又非要把你置諸於死地不可，你要小心一點。」

「對方三次殺我不成，又有第三者出現救了我，相信對方暫時也

不敢有所行動。」

「爲什麼這樣想？」

「救我那人神出鬼沒，又好似洞悉了他們的一切，若果他們再有所行動的話，遲早會被救我的人揭發身份。」

「到底救你的是什麼人？」

「一個神秘人。」

「你見過他沒有？」

沈奔不想在任何人面前暴露龍洛的身份，好友程子風也不例外，所以扯謊道：「沒有，這人來如風，去無踪，每次出現時都戴着頭盔，根本看不見他的盧山眞面目。」

程子風好似很感興趣，道：「那神秘人到底爲什麼要救你？」

沈奔道：「不知道。」

「到底要殺你的是什麼人？動機何在？」

「既然我被追殺這件事與黃貴的命案有關連，我懷疑對方怕我查出眞相，所以買兇殺我。」

「你打算什麼時候去找雲妮？」

「今晚。」

「我和你一起去吧。」

「好。」

* * *

「香港城夜總會」，是香港有名的夜總總會之一，到這些高尚的銷金窩去，衣着當然不能隨便，所以沈奔和程子風也穿得很光鮮。

二人來到夜總會門外，正想進去，沈奔抬頭一望，只見有三個人自夜總會內步了出來，這三個人每人都各自擁抱着一個漂亮的少女。

三人之中，其中一人是李漢龍。

李漢龍也見到了沈奔，並一副輕佻的在沈奔面前停下，不屑的望着沈奔道：「沈先生，你也喜歡到這種場所來消遣的嗎？」

沈奔不語。

李漢龍又道：「這種地方你消費得起嗎？」

沈奔見他緊緊抱着一個美女，不禁想起胡惠子，正色道：「惠子天天掛念你，她最需要你關心的時候，你不但不看她一眼，你還在做對不起她的事？」

李漢龍哈哈大笑，道：「惠子？她已是個失明的人，一隻脚又行動不便，說難聽一點，她是個盲女、跛女，我龍少爺年少金多，要我一輩子對着一個又盲又跛的女人，簡直笑話。」

沈奔怒極，眞想揍他一頓，但他仍是忍住了。

李漢龍再也不理他，在那美女臉上一吻，沒事似的隨便地對沈奔說聲「拜拜」，便擁着身旁美女，與兩個朋友走了。

沈奔恨恨的望着他消失。

程子風奇道：「他是誰？」

沈奔道：「別提他，我們進去吧。」

二人進入夜總會後，爲了方便說話，便選了一間廂房坐了下來。

侍應招待了二人之後，沈奔向侍應表示要找第九組的媽媽生雲妮，但侍應表示，雲妮正值假期，促其找另一組。

沈奔很失望，向侍應表示對其他組別的小姐沒有興趣，既然雲妮不在，改天才捧場吧。

侍應也不打擾他們，轉身離開廂房。

程子風來到這些燈紅酒綠、美女如雲的地方，有點心動，眞想找個美女相陪，但沈奔沒有興趣，他此行目的志不在此，程子風很感失望。

兩人坐着喝了一杯酒便離開了。

沈奔找雲妮不着，本來可以找雷震子周文成，但他覺得，女人總比男人好相談，既然雷震子是雲妮的情人，日後總有機會相見，又何必急於一時？

* * *

中午一點鐘。

程子風與幾個同事步出工作的地點，正想外出午膳，向前一望，他見了陳安迪正向他走過來。

程子風見了他，說道：「安迪，這麼巧？」

陳安迪道：「不是巧，我是來找你的。」

程子風道：「找我什麼事？」

陳安迪道：「我要和你單獨談一談。」

程子風只好向同事表示與友人有事相談，叫其同事先走。

程子風的同事走了，他才對陳安迪道：「什麼事，說吧。」

陳安迪很認眞的道：「你昨晚和沈奔去夜總會有什麼目的？別對我說是去消遣，我很了解沈奔，他絕對不會無故去那地方的。」

程子風笑道：「你的消息倒靈通。」

陳安迪道：「別浪費時間。」

程子風想了想，終於把昨晚與沈奔一起往找雲妮之目的及經過說了。

陳安迪聽後，面上露出一副奸狡的笑容。

* * *

沈奔爲求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第二天晚上單獨又往香港城夜總會找雲妮。

和昨晚一樣，爲了方便說話，他挑了一間廂房，並向侍應言明要找雲妮，侍應聽了，促其等候。

沈奔聽了侍應的口氣，知道今天一定可以見到雲妮了。

他坐着等了一會，果然有人開門進入房內，沈奔一看，見是一個年約三十歲的女人，只見此女人樣

子長得也甚漂亮，膚色白晰，身材豐滿。

她開門見了房內只有一個人，心想必定是貴客臨門，不敢造次，連忙綻開職業笑容，道：「老闆，一個人嗎？」

沈奔不答，反問道：「你就是雲妮小姐？」

那女人仍舊笑容燦爛，道：「我就是第九組的雲妮了，我旗下美女多的是，燕瘦環肥，任君選擇，老闆喜歡那一類型的小姐相陪？」說完在沈奔身旁坐了下來。

沈奔嚴肅地，道：「不，我是專程來找妳的。」

雲妮登時感到自己充滿吸引力，笑得很開心，道：「老闆眞會開玩笑。」

沈奔道：「不是開玩笑，我找妳是有些事需要妳幫忙。」

雲妮笑得花枝招展，道：「需要幫忙？我旗下的美女可以效勞，何必要找媽咪？」

沈奔知她會錯意，有點不自然的道：「雲妮小姐你誤會了。」

雲妮眉頭一皺，道：「我誤會？」

沈奔道：「別轉彎抹角了，我先自我介紹，我名叫沈奔。」

雲妮一愣，怔怔的望着他，道：「沈奔？怪不得如此面善。」

沈奔道：「六年多前，我在的士高錯手殺了黃貴，當時妳若果在場的話，應該見過我，後來報紙也刋登過我的照片，妳還有印象嗎？」

雲妮的笑容收起來了，改爲一面嚴肅，道：「你認識龍洛？」

沈奔點頭道：「龍洛對我說，我殺黃貴這件案有點古怪，是妳說的，是嗎？」

雲妮道：「我的確對龍洛說過。」

「到底這件案有什麼古怪？」沈奔道。

雲妮笑道：「既然你是龍洛的朋友，你又帶了一筆橫財給我，我就對你說吧。」

沈奔奇怪，道：「我帶了一筆橫財給妳？」

雲妮又笑道：「我發現了一點線索，也可能是替你洗脫罪名的証物，這東西令我發了一筆橫財。」

沈奔急道：「到底是什麼？」

雲妮道：「暫時不會告訴你，我也不會白白告訴你，我要有代價的。」

沈奔衝口道：「說吧。」

雲妮道：「我是個很現實的人，樣樣我都要講求代價，否則當初我不會入這一行業。」

沈奔道：「多少錢？說吧。」

雲妮道：「既然你是龍洛的朋友，我不會要求太高的，至於多少錢，就要你看過這東西之後自己衡量吧。」

「好。」

「爽快，明天這個時候再來找我吧。」

沈奔道：「六年多前，我殺黃貴的時候，妳和雷震子的確在場？」

雲妮道：「不錯。」

「另一個人呢？」

「別提他了，他現在正在監獄，相信還有十年他受。」

「當年你們是主要目擊証人，爲什麼不跟警方協助調查？」

「協助調查？」雲妮道：「雷震子和道友全豈非自投羅網？」

沈奔道：「道友全是誰？又爲什麼自投羅網？」

「道友全就是當時和我們一起在的士高的另一人，當時他和雷震子兩個都被警方通緝，若果協助警方調查，不是自投羅網嗎？」

「那你又如何？」

「我覺得我幫不了什麼忙，而且我對警察毫無好感。」

「既然妳覺得案情有古怪，又掌握了一件証物，爲什麼幫不了忙？若果當時妳肯向警方提供消息，讓警方深入調查，又查出殺黃貴的眞兇另有其人，我就無需受那六年寃獄了。」

「不錯，我掌握了一件証物，所以才覺得案情有古怪，但我發現証物是在案發後的半年，那時你已在監獄了，更何況，那件東西未必可以証明殺黃貴的兇手另有其人。」

「那証物妳怎樣發現的？」

「我本來和黃貴同住在他郊外的祖屋，黃貴死後，我已沒有到過黃貴的家，半年後，我返回黃貴的祖屋收拾一些私人物件，就無意中發現了這東西，於是我懷疑這東西是黃貴被殺的導火線。」

「後來妳怎樣處置這東西？」

「我覺得這是發財的好機會，所以就聯絡被我懷疑的人，敲詐了他一筆錢，所以我說，你令我發了一筆橫財。」

「那人很順利的給妳錢？」

「我也意想不到，就因爲對方太順利就給了我一筆錢，所以才懷疑有古怪。」

「妳有沒有把証物交給對方？」

「沒有，我只有給他看過，我收了錢之後，繼續保留那東西，還答應對方絕對不會把這東西交給警方。」

「對方怎會這麼容易答應？」

「我有我的辦法。」

「對方是什麼人？」

「我不會告訴你，你自己去查吧。」

「好，若果那東西眞的有用的話，我就用十萬元和妳買了。」

「既然你是龍洛的朋友，我不會收你這麼多錢，八萬元吧。」

「一言爲定。」

「你剛坐完監不久，有這筆錢嗎？」

「我自然有辦法。」

* * *

第二天，沈奔起床後不久，便打了個電話給程子風商借八萬元，而且當晚就要到手。

程子風追問這筆錢何用，沈奔直言利用這筆錢向雲妮收買証物，程子風見他情急，便答應了，還相約六時正到其家中取這筆錢。

當日，程子風利用午膳時間到銀行提取了八萬元。

五時下班，程子風返回家等沈奔。

六時正，沈奔果然到訪，並決定當晚就找雲妮交易。

兩人坐在家裡談起黃貴這件命案，不久，電視報告新聞，二人邊談邊看電視，交談間，電視忽然傳來一則新聞，內容說一名夜總會媽媽生於凌晨下班後，在街上被人槍擊中槍死去，女死者就是「香港城夜總會」的媽媽生，藝名雲妮。

沈奔看了這則新聞，頓時呆住了，人也冷了半截。

程子風也驚愕起來，道：「這個雲妮就是你要找的人？」

沈奔呆木的點了點頭。

程子風皺眉道：「這就奇了，她遲不死，早不死，偏偏約了你之後就被人殺了。」

沈奔恨恨的道：「難道當年黃貴那件命案眞的有古怪？」

程子風道：「若果黃貴被殺，眞兇果眞另有其人，你坐這幾年監豈非大大的寃枉？」

沈奔木無表情，已陷入了沉思境界。

程子風道：「雲妮一死，她手上的証物豈非被兇手毀滅了？」

沈奔沒有說話，他的心只在想，兇手的殺人動機明顯是要阻止自己與雲妮的交易，然則兇手又怎知道自己相約雲妮於當晚交易？

兇手爲什麼不殺沈奔，而要殺害無辜的雲妮，當中會不會另有內情？

知道沈奔要找雲妮的人，就只有龍洛與程子風，所以沈奔開始不信任程子風，因而談話也作了保留。

既然雲妮已死，沈奔向程子風商借的八萬元已失去了作用，因此他把錢交還給程子風，然後離開程家。

爭名奪利　不擇手段

沈奔覺得目前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就是龍洛，也只有在龍洛面前才放心說出心裡話，所以他離開程子風之後，便打算找龍洛。

他找雲妮本來是暗中進行，但危機好似正包圍自己左右，所以他要與龍洛聯絡也不敢用手上的無線電話，改爲在街上的公共電話亭打電話給龍洛。

沈奔與龍洛在電話聯絡上，表示有事相談，龍洛促沈奔到其家中再談，於是沈奔掛了線後，便打算到郊區龍洛家去。

他在街上走了一會，雖在鬧市，但他發覺有人從後跟踪自己。

他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更不知對方目的何在，只好提高警覺，一方面希望擺脫這些人。

跟踪的人已知道被沈奔發現，其中兩人不避反而向他趨前。

沈奔不爲所懼，並在等對方走近。

那兩人到他面前，雙雙在身上拿出一張証件出示在沈奔面前，其中一人道：「我們是警察。」

沈奔看清楚果然是警察委任証，問道：「什麼事？」

那人道：「你是不是沈奔先生？」

沈奔道：「正是。」

「請沈先生跟我們返警察局一行好嗎？」

「我犯了什麼罪？你們竟抓我上警察局？」

那兩個警察倒和顏悅色，其中一人道：「沈先生別誤會，我們不是抓你回去，是請你回去。」

沈奔道：「既然請我回去，即是說我沒有犯罪了，若果你們不把事情說清楚，我不會跟你們走的。」

那警察道：「是陳安迪督察請你回去的。」

沈奔奇道：「陳安迪？」

「不錯。」

「他找我什麼事？是公還是私？」

「我只是奉命行事，請沈先生合作一點好嗎？」

沈奔想了想，終於道：「好，你們先回去告訴他，我稍遲一點親自去警察局找他，叫他在警局的餐廳等我吧。」

兩警無奈，只好勉强答應了。

* * *

沈奔又打了個電話給龍洛取消了約會，然後單獨往警局找陳安迪。

抵達警局內的餐廳，放眼望去，果然看見陳安迪正單獨坐在一個角落的一張枱上。

陳安迪也看見了他，並向他招手。

沈奔走了過去，可有可無的向他點了點頭，然後坐了下來，以不

太友善的語氣道：「找我什麼事？是公還是私？」

陳安迪似乎已知他對自己無好感，所以毫不介懷，淡淡的道：「可以說是公，也可以說是私。」

沈奔冷淡地道：「說吧！」

陳安迪拿起身邊的報紙，放在沈奔面前，道：「今天有沒有看報紙？」

沈奔道：「沒有！」

陳安迪把報紙張開，放在他面前，指着一段新聞，道：「慢慢看清楚吧！」

沈奔雙眼望向報紙，陳安迪所指的一段新聞就是雲妮被槍殺的新聞，報上還刋登了雲妮的照片。

沈奔仍是那麼冷淡，道：「這段新聞我在電視上看過了。」

陳安迪道：「有什麼感想？」

沈奔道：「一個夜總會媽媽生被殺，根本與我毫無關係，我會有什麼感想？」

陳安迪臉上出現一絲冷笑，道：「與你毫無關係？只怕未必吧。」

沈奔冷哼一聲，道：「安迪，這事可大可小，說話小心一點好嗎？」

陳安迪正色道：「沈奔，別再隱瞞了，雲妮這件命案發生前的幾小時，你到過夜總會找她，是嗎？」

沈奔微有怒意，道：「你派人跟踪我？」

陳安迪面容嚴肅，道：「我目的只是想保護你。」

「就這麼簡單？」

「別轉彎抹角，你到底找雲妮什麼事？雲妮爲什麼被人殺了？」

「難道你懷疑我與案有關？」

陳安迪毫不客氣，道：「沈奔，現在這件案由我辦理，對於這件案你知道多少，你最好坦白一點。」

沈奔也不客氣，道：「我一無所知。」

陳安迪的語氣軟了，道：「你見了雲妮之後幾小時，她就被人殺了，這不是巧合吧？」

沈奔道：「仍是那一句，我一無所知。」

陳安迪也不再追問下去，忽然在衣袋內拿出一批照片，放在沈奔面前，沈奔把照片拿來一看，臉上微微變色，只見全是自己與龍洛一起的照片，而且很明顯是上次與龍洛在餐廳會面時被偷拍的。

陳安迪見了他的表情，冷笑道：「和你一起的人是誰？」

沈奔怒道：「安迪，你太過份了，竟侵犯我的私生活。」

陳安迪又冷笑道：「量你也不肯說出照片上的人是誰的。」

沈奔心頭有氣，道：「難道和朋友聚舊也不可以嗎？」

陳安迪露出狡猾的笑容，道：「希望你不要對我說，那人不是龍洛，更希望不要對我說，你不知龍洛涉及幾宗命案，現在正被警方懸紅通緝。」

沈奔毫無懼色，道：「不錯，你所說的一切我都很清楚。」

陳安迪露出勝利者的笑容，道：「好極，既然如此，告訴我他的下落，站在朋友立場，我不會麻煩你。」

沈奔道：「既然你派人跟踪我，當時你的人發現了龍洛，爲什麼不拘捕他，何必等事後要我說出他的下落？」

陳安迪道：「因爲當時我派去跟踪你的，只是一個無名小卒，他根本不知道那人就是龍洛。」

「既然如此，應該繼續跟踪我，希望我繼續與龍洛會面，到時豈非可以把龍洛手到擒來？」

「不錯，我有這樣做，但閣下你太機警，跟踪你的人也被你發現了，所以只好改爲請你回來。」

「我會很令你失望。」

「哦？」

「因爲我根本不知龍洛的下落。」

陳安迪面色一沉，道：「沈奔，憑這批照片，我可以控告你知情不報，窩藏罪犯。」

沈奔冷聲道：「任憑尊便。」

陳安迪道：「我當你是朋友，才和你坐在一起，我更不想你甫一出獄又被送進去再受苦，否則我已當公事來處理，犯不着和你私底下坐在一起，你合作一點好嗎？」

沈奔道：「我既然答應來警局找你，已是很大的合作，你以上問我的一切，我無可奉告。」

陳安迪無奈地道：「沈奔，你變了。」

沈奔道：「若果沒有什麼事，我先走了。」

陳安迪更是無奈，道：「你不要逼我公事公辦好嗎？」

沈奔站起身來，打算離開。

陳安迪又道：「我給你三天時間考慮，三天後你不找我，我會找你，若果找你不到，我會下通緝令通緝你，別忘記，你和龍洛一起的照片在我手上。」

沈奔毫不理會，也毫無反應，當下說走便走。

* * *

沈奔離開警局，以電話聯絡了龍洛，相約在海邊見面。

海邊並不黑暗，因爲遠處有璀燦的霓虹燈光。

沈奔站在海邊，在不停抽煙。

他選在僻靜的海邊與龍洛會面，是因爲防備被人跟踪。

他不擔心龍洛，因爲龍洛是個很機警的職業殺手。

他等了一會，寂靜中忽聞一陣電單車的馬達聲傳來，扭頭一看，果見一盞强烈車頭燈正由遠而近駛至。

他知道龍洛來了。

稍刻，那輛電單車駛到他身旁停了下來，然後一個熟悉的身形下了車。

那人把頭盔除下，果然是龍洛。

龍洛仍是一貫的毫無表情，他把頭盔放好，眼也不望沈奔一眼，淡淡地道：「找我什麼事？」

沈奔不答，反問道：「有沒有人跟踪你？」

龍洛搖頭。

沈奔道：「雲妮死了。」

龍洛淡然道：「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人殺的？」

「不知道，也沒有想過。」

「本來我約了雲妮今晚進行一項交易的，想不到兇手竟在我們交易之前把她殺了。」

「甚麼交易？」

沈奔便把與雲妮會面的經過說了一遍。

龍洛聽了，略一沉思，道：「爲了避免麻煩，跟警方合作吧，有你合作，相信很容易破案。」

沈奔語氣堅決道：「不。」

龍洛以奇怪的眼光望着他，道：「爲甚麼不？」

沈奔微有恨意，道：「很明顯，雲妮之死跟黃貴那件命案有關，亦即是說，殺黃貴的兇手另有其人，我只是被人嫁禍，所以我非要抓到殺黃貴的眞兇不可。」

龍洛道：「抓到眞兇之後，你要執行私刑？」

沈奔道：「不錯，我的確這樣想，若果那眞兇被警方抓到，我想打他一拳也不可以，遑論洩心頭之恨，我不會這麼便宜放過這個人。」

龍洛道：「你做了別人的替死鬼，坐了幾年寃獄，眞兇仍逍遙法外，我很了解你的心情。」

「所以你也別再勸我跟警方合作了。」

「你說雲妮手上有一樣東西，你以八萬元跟她交易，到底是甚麼？」

「雲妮是個見錢開眼的人，錢未到手她不會對我說，所以我也一無所知。」

龍洛想了想，道：「知道你去夜總會找雲妮的有幾個人？」

沈奔道：「除了你，還有我的一個朋友，他叫程子風。」

龍洛道：「你的朋友程子風有沒有可疑？」

「人心隔肚皮，難說得很。」

「想清楚一點，除了程子風之外，還有甚麼人知道你見過雲妮？」

沈奔想了想，恍然道：「還有陳安迪。」

龍洛道：「他怎會知道的？」

「他一直派人暗中跟踪我。」

「爲甚麼跟踪你？」

「表面上，他想追查要追殺我的人。」

「他有沒有古怪？」

「陳安迪這人爲求達到目的，就不擇手段，我很清楚他的性格，但我不敢肯定他有沒有古怪。」

「你有沒有見過雷震子周文成？」

「沒有。」

「他值得懷疑。」

沈奔以詫異的目光望着他。

龍洛道：「我懷疑雷震子就是當年殺黃貴的眞兇。」

沈奔道：「你憑甚麼理由懷疑雷震子？」

「雲妮本來是黃貴的女人，當年她年輕貌美，凡男人見了她也會動心，黃貴死後，雲妮就變成了雷震子的女人……」

還未說完，沈奔接下去道：「你懷疑當年黃貴之死是一宗情殺案？」

「你腦筋轉得眞快，我的確這樣懷疑。」

「照你推測，雲妮之死會不會跟雷震子有關？」

「有可能。」

「但雲妮是雷震子的女人。」

「他們都是江湖人物，江湖上甚麼事也可能發生的。」

沈奔道：「雲妮對我說，她手上有一件証物，這証物可能就是黃貴被殺的導火線，這件事雷震子沒有可能不知道的。」

龍洛道：「你也知道雲妮是個很現實的人，凡事向錢看，若果她手上的証物被雷震子知道了，發財的是雷震子，不是雲妮了，所以雲妮未必會把手上的証物對雷震子說的。」

沈奔很肯定地道：「雷震子未必是殺黃貴的眞兇。」

龍洛望着他，道：「爲甚麼？」

沈奔道：「若果雲妮眞的掌握了一件對眞兇不利的証物，當時她向人勒索了一筆金錢，被勒索的人必定與黃貴命案有關連，當時雲妮要勒索的對象絕不會是雷震子吧？」

龍洛想了想，道：「你說的也有理。」

沈奔道：「這件事越說越複雜了。」

「你打算如何着手查下去？」

「首先要你幫忙。」

「幫甚麼忙？」

「你是認識雷震子的，你安排我和他見面吧。」

「你爲甚麼不親自找他?」

「他已是大哥級人馬，我恐怕他會對我不屑一顧，而且雲妮死後，警方一定會到夜總會調查，雷震子至今還被警方通緝，相信已不敢在夜總會露面，我根本不知該到那裡去找他，所以要你幫這個忙。」

「好，我既然把你當作朋友，我答應你。」

* * *

夜已深。

沈奔住的旅館房間一片死寂。

他躺在床上，雙手枕着後腦，雙眼呆望着天花板。

他太多事情要想了，所以說甚麼也睡不着。

他坐牢的數年內，一切都很平靜，生活也很有規律化，終於渴望到有自由的一天了，却想不到現在不但生活潦倒，住在下級的旅館，還不斷地引來種種事端，這一切他都預料不到。

在監獄受刑期間喪失了自由，但一切都無憂無慮，恢復自由之後，煩惱卻接踵而來，這豈非是人生的一大諷刺?

目前，沈奔唯一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查出當年殺黃貴的眞兇。

殺黃貴的兇手是否眞的另有其人?其實他也不敢肯定，因爲種種証據顯示，當年黃貴的確是自己殺的。

沈奔正在胡思亂想，想得入神之際，床頭的手提電話响起來了。

他打開電話一聽，電話傳來一把令他聽了就興奮得心跳的聲音——胡惠子的聲音。

沈奔掩不住內心的喜悅，道：「惠子，還沒有睡嗎?」

胡惠子的聲音幽幽的道：「我睡不着。」

沈奔道：「爲甚麼睡不着?」

胡惠子聲音有點怨懟，道：「老是想念着你，你又不找我，也不打電話給我，你教我怎睡得着?」

沈奔聽了，有墮入愛河的感覺，心中一甜，忙道：「是我不對，我向你道歉吧。」說完，隨即又想起自己與胡惠子的身份太懸殊了，强烈的自卑感又油然而生。

胡惠子當然不知道，笑道：「向我道歉?好吧，我接受你吧。」

沈奔想起兩人之間的身份，不禁心往下沉，但他在掩飾着，柔聲道：「晚啦，快睡吧。」

胡惠子在撒嬌，道：「爲甚麼只說了幾句話就叫我睡?我們已幾天沒有在一起了，再談一會吧。」

沈奔暗自搖頭，仿似爲了自己的低微身份而暗自嘆息，說道：「好，你說吧。」

胡惠子又開心了，道：「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沈奔忍不住笑道：「你的好消息眞多，說吧。」

胡惠子道：「那個世界一流的眼科醫生替我診斷過後，他說我雙眼復明的機會是百份之九十以上，開心死我啦。」

沈奔也忍不住興奮，忙道：「是眞的，那太好了，祝妳早日康復。」

胡惠子的聲音也甚是興奮，道：「明天十二點鐘，我就會住進醫院，到時醫生會替我施手術。」

沈奔道：「那妳就安心靜養吧。」

胡惠子道：「沈奔，明天我要你來我家，陪我到醫院去，好嗎?」

沈奔毫不猶豫，衝口便道：「好，我一定來的。」

胡惠子鄭重地道：「那你早點來啊，不要太遲，知道嗎?」

沈奔道：「放心吧。」

胡惠子道：「我當然放心。」

「現在聽我的話，馬上上床休息，好不好?」

「好。」

「好就掛線吧。」

胡惠子在電話內「啐」的一聲，向沈奔「吻」了一下，說聲「拜拜」，便把電話掛起了。

沈奔被「吻」了一下，登時呆住了。

他緩緩的把電話關掉，然後感到又喜又憂。

喜的，是胡惠子雙眼有復明的機會，這樣不但令胡惠子可以恢復視力，可以過着正常的生活，憂的是胡惠子恢復視力之後，自己就更不配與她在一起。

發展下去，他與胡惠子的結果會是怎樣?他不知道，也不敢想。

此刻他不能承認，胡惠子在自己心中已開始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同時他也知道自己在胡惠子心中也開始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這一點，已夠沈奔煩惱了。

* * *

第二天一早，沈奔起了床，梳洗過後，穿了整齊的衣服，正想外出到胡家去。

他此去是要見胡惠子，並送她進醫院，可是內心又極不平靜，毫無興奮的感覺，因爲他不斷在想，若果胡惠子恢復視力之後，往後還有見她的必要嗎?

無論如何，他要爭取見這一面。

他正想打開房門外出之際，房門卻被人敲响了。

他猜想是旅館的伙計，也不問是誰，便隨手把門打開。

門打開，向外一望，登時令他呆住了。

來人竟是他的舊戀人伊麗。

伊麗臉上微有歉意，低下頭，斜望着他，咬咬下唇，道：「我可以進來嗎?」

沈奔見了面前自己曾經深愛過的女人，內心出現一陣不知是興奮還是傷感，一點頭，便伸手示意伊麗進房。

伊麗走進房內，環視一下陳舊而簡陋的房間，不其然對沈奔的潦倒生活而感到一陣心酸。

沈奔拿過房內唯一的一張櫈子，請伊麗坐下，自己則坐在床邊。

他被伊麗看見自己的居所竟是這個模樣，感到有點慚愧，苦笑道：「你怎知道我住在這裡的?子風說的?」

伊麗點頭。

沈奔見了她高貴大方的樣子，簡直不敢與她視線接觸，又苦笑道：「找我甚麼事?」

伊麗忽然以期望的眼神望着他，道：「沈奔，我們從頭開始吧，好嗎?」

沈奔仍是苦笑，道：「我不明白妳是甚麼意思。」

伊麗認眞的道：「幾年前，我們本來是一對，而且人人都羨慕我們是天生一對。」

沈奔一臉神傷，道：「幾年後情形就不同了。」

伊麗面容上那份期望更爲濃烈，道：「坦白告訴我，你有沒有想念我?」

沈奔傷感的道：「這個時候爲甚麼問我這個問題?」

「爲甚麼不可以問?我本來就是屬於你的。」

「但你就快是自豪的人了。」

「我已辭了在自豪公司的職位，而且決定跟自豪分手。」

沈奔只感愕然，一時間也分不清這個訊息是喜還是悲，衝口道：「你爲甚麼要這樣做?辭職是平常事，但爲甚麼要分手?」

伊麗熱情的望着他，道：「你應該知道原因的。」

沈奔當然心中雪亮，但仍道：「我眞的不明白原因。」

伊麗逼切的道：「我剛才不是說過了，我們要從頭開始。」

沈奔無奈地道：「沒有可能的。」

伊麗神情更逼切，道：「爲甚麼沒有可能?難道你怪我移情別戀?」

「自豪是我的好朋友，我怎能做對不起好朋友的事?」

「愛情是兩廂情願的，自從知道你出獄，我又見過你一面之後，我對自豪的感情已淡了。」

「但我只是個住在下級旅館的窮光蛋。」

「你以爲我會介意嗎?」

沈奔長長嘆了口氣，無奈的道：「回到自豪身邊吧，他是眞心愛妳的。」

伊麗一臉失望之色，表情也開始苦澀起來。

沈奔又道：「大家都長大了，已不是幾年前的做夢的年紀了。」

伊麗只覺黯然神傷，站起身來，走到門前把門打開，說聲「再見」，便走了出去，接着把門關上。

沈奔呆呆的望着房門，此刻也分不清到底伊麗在自己心中重要還是胡惠子在自己心中重要。

他不接受伊麗重燃愛火，是否因爲心中已有了一個胡惠子?還是眞的不想做對不起好友石自豪的事?

這一切，他都不知道，只知道又多了一樣煩惱。

* * *

胡惠子一早起來，刻意打扮了一番之後，由私人護士陳姑娘相陪着坐在客廳。

她心情有點興奮，因爲不久後就會被送進醫院施手術，而且手術百分之九十以上成功，再過幾天，她就可以恢復視力了。

令胡惠子興奮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沈奔將於稍後會在她身旁出現。

胡振東夫婦特意留在家中，並打算送女兒進醫院。

胡家的司機早已預備了車子，隨時可以送主人一家到醫院去。

胡惠子很心急，因爲她猜想沈奔該到了，可是他仍未到。

胡振東見了女兒的焦急模樣，不禁暗暗搖頭，然後他拉着妻子的手到另一邊，低聲道：「我不想沈奔再見惠子一面，相信他就快來了，我現在到門外等他，不讓他進來。」

胡太太想了想，好不願意地道：「好吧。」

胡振東便到門外相候。

他此擧是不想沈奔到訪時按响門鈴，到時胡惠子必定知道是沈奔來了。

胡振東在門外的花園等了數分鐘，果然看見了沈奔，他連忙走到閘前相迎。

沈奔見了他，禮貌地一點頭，道：「胡先生，早。」

胡振東應了一聲，接着把大閘打開，說道：「沈先生，你想見惠子?」

沈奔點頭道：「是惠子叫我來陪她去醫院的。」

胡振東嚴肅地道：「不必了。」

沈奔微一愕然，道：「爲甚麼?」

胡振東不答，忽然在懷中拿出一本支票本子，撕下一張已簽了名的支票，送到沈奔面前，道：「這

張支票沒有銀碼，你喜歡多少就寫多少吧。」

沈奔更是錯愕的望着他，道：「胡先生這是甚麼意思？」

胡振東道：「這段日子以來，多謝你陪伴惠子多番開解她，這張支票是我一番誠意，你收了它吧，從此不要和惠子見面。」

沈奔不接，語帶傷感的道：「這一切我都明白的。」

胡振東微笑道：「我也知道沈先生是明白事理之人，把支票收下吧。」說完把支票在他面前一伸。

沈奔輕輕推開他拿支票的手，道：「支票我不要，我只有一個要求。」

胡振東道：「甚麼要求？說吧。」

沈奔心中一痛，道：「我只求你給我進去見一見惠子，見了這一面之後，我保証永遠也不會再見她。」

胡振東在猶豫。

沈奔心中更痛，道：「放心，惠子看不見我的，只要我不出聲，她根本不知我來了。」

胡振東想了想，道：「好吧，請跟我進來。」

沈奔便跟胡振東進屋內。

胡振東把門打開，先示意屋內各人見了沈奔後別聲張，以免驚動胡惠子。

各人會意，都很合作的沉默下來。

沈奔走到客廳，看見胡惠子一臉不耐煩的坐在廳中。

他此行是爲了見胡惠子而來的，但站在她面前卻又不能相認，心中不其然的產生一陣陣刺痛。

胡惠子極不耐煩，道：「媽咪，沈奔爲甚麼還不來？」

胡太太望了望沈奔，端的不知該說甚麼才好。

其餘傭人、司機、護士等雖然見到沈奔就站在胡惠子面前不遠，但各人都明白胡氏夫婦心中在想甚麼，是以各人都不覺奇怪。

沈奔聽了胡惠子的話，幾乎衝口就要說「惠子，我來了，我就在妳面前！」可是他抑制了這股衝動，但內心已如萬箭穿心般難受。

胡振東忙走到女兒身旁，慈祥的道：「惠子，相信沈奔是不會來的了，我們馬上就去醫院吧。」

胡惠子在撒嬌，道：「不會的，他答應過我一定會來的。」

胡振東在哄她，道：「現在也就快十一點鐘了，他要來的話早就來了，別等他了，我們走吧。」

胡惠子急得幾乎想哭，道：「不，無論如何我要等沈奔陪我去醫院。」

胡氏夫婦只覺萬分無奈，胡太太忍不住望向沈奔，只見他神情異常痛苦的望着女兒，而且雙眼已開始濕了，她不禁搖頭輕輕嘆息了一聲。

沈奔見了想念的胡惠子一面後，想起日後已不能再見面，又見到胡惠子那份急切的期望之情，不禁心中絞痛。

沈奔心中的痛，不但因爲日後不能再與胡惠子一起而痛，也爲了胡惠子的心靈受創而痛。

沈奔不想在衆人面前掉眼淚，所以在眼淚尚未流下來之前，强忍淚水，忽然掉轉頭，便離開客廳，向大門走去。

胡太太知道沈奔心中難受，見他離開，也感到一陣唏噓。

胡振東見沈奔快步走向大門，忽然也跟了上去。

沈奔已打開大門走出花園，胡振東也跟着，順手把門關上後，從後向沈奔叫道：「沈先生，等一等。」

沈奔停下步，偸偸抹去已流下的眼淚，然後回轉頭望着胡振東，痛苦中擠出一點比哭還要難看的笑容，道：「胡先生，甚麼事？」

沈奔的淚水雖然已抹去，但仍紅着雙眼，可是胡振東卻視而不見，說道：「幫我一個忙。」

沈奔道：「說吧。」

胡振東道：「馬上打電話給惠子，告訴她你沒有空來陪她去醫院，叫她不要等你。」

沈奔明白，若果不向胡惠子作個交代，她是不會進醫院的，當下他向胡振東一點頭，然後用手上的電話打給胡惠子接聽。

稍刻，電話中果然傳來胡惠子的喜悅聲音，道：「是沈奔嗎？你現在在那裡？爲甚麼還不來陪我？」

沈奔强忍心中之痛，道：「惠子，對不起，我今天沒有空，不能陪妳去醫院。」

胡惠子一把失望的聲音：「你很忙嗎？」

沈奔道：「是啊。」

胡惠子的聲音好似受了委屈一樣，道：「你這人好沒信用，昨晚才答應我的事，今天就改變主意了。」

沈奔强自抑制接近哽咽的聲音，道：「是我不對，但我的確沒有空。」

胡惠子的聲音好似想哭，道：「那你甚麼時候才來看我？」

沈奔道：「改天吧。」

胡惠子道：「你一定要來醫院陪我啊。」

沈奔只好道：「一定。」

胡惠子便把入住的醫院名稱及病房號碼對沈奔說了，還一再叮囑他要到醫院相陪，沈奔也只好唯唯稱好，然後哄她馬上出發到醫院去

，最後雙方都依依不捨的掛了線。

由於沈奔與胡惠子通電話時一個在屋內，一個在屋外，雙方距離是那麼的接近，所以電話的聲浪甚大，而胡振東也把二人的說話內容全部都聽見了。

胡振東也知道沈奔是個重信用的人，他既然答應以後不再見胡惠子，所以胡振東也很放心了。

沈奔把電話關掉後，沙啞着聲音，向胡振東說聲：「拜拜！」便要離開。

當沈奔向花園的大閘走去之際，他看見一輛名貴的跑車向閘前駛了過來，並在閘前停了車。

胡振東見了那車，忽然面露笑容起來。

沈奔看見車上有一個人手拿鮮花的下了車，看個清楚，那人竟是李漢龍。

沈奔心中雪亮，自從胡惠子雙目失明後，李漢龍已對她不屑一顧，但現在胡惠子快將恢復視力了，他就重新出現。

沈奔不禁在想，李漢龍這人的感情怎會如此飄忽，感情說來就來，說去就去的？

李漢龍見了沈奔，一面輕佻的向他打了個招呼，然後在他面前輕聲道：「那晚在夜總會的事你有沒有對惠子說？」

沈奔不答，以憤怒的眼光望着他，鄭重的道：「好好愛護惠子，否則我不放過你。」說完頭也不回的向大閘走了出去。

李漢龍以卑視的眼光目送他離開。

＊　＊　＊

周末晚上，是大部份人狂歡的時刻。

所以石自豪的生日派對安排在週末晚上舉行，而且是個豪華而隆重的生日派對。

派對場所是郊區一幢豪華式別墅，屋內屋外都聚滿了嘉賓，衆多嘉賓中有的在燒烤，有的在隨着强勁的音樂扭動腰肢狂舞，有的三五成羣圍着談天說地，有的則邊喝酒邊放聲高歌，總之熱鬧之極。

沈奔也是派對中的一個嘉賓，可是他只是靜坐一角，因爲他根本不喜歡這種場合。

他獨自呆坐在一個黑暗的角落，手上拿着一罐啤酒，腦海中不斷湧現胡惠子的面容。

他極力不去想她，可是辦不到，因爲胡惠子的樣貌總是在腦海中縈繞着，說甚麼也驅之不散。

此刻，沈奔已肯定了胡惠子在自己心中的地位，是那麼的重要，甚至不能失去她，可是欲想見，不能見，欲想愛，不能愛，這份痛苦的煎熬也就夠他難受了。

他不斷在想着胡惠子，她現在怎樣了？施了手術沒有？手術是否成功？她會想念自己嗎？她是否已回到李漢龍身邊？她愛李漢龍多還是愛自己多些？

這一切，他都不知道。

正在他想得入神之際，昏暗的角落裡，他看見伊麗正慢慢走了過來。

沈奔見了伊麗，又湧起那份觸電的異樣感覺，甚至湧起一陣期待已久的興奮。

胡惠子和伊麗在他心中好似同樣重要，但他明白到，兩者同樣都不屬於自己。

既然這樣，想念又有何用？

但是，人可以控制自己不去想念自己所鍾愛的人嗎？

沈奔好似做不到。

伊麗穿着一套火紅色的衣裙，仍是那麼明艷照人，但神情卻憔悴多了，而且有點神傷。

沈奔見她已走到面前，强自抑制內心那份渴望，他內心熾熱，但外表冷淡，向伊麗微一點頭，淡淡的道：「你好嗎？」

伊麗見他好似一點也不在乎自己的樣子，心中一痛，雖有千言萬語，事到如今，已無需開口，所以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沈奔飲了口啤酒，道：「今晚你是女主人，應該幫自豪招呼客人才對，幹嗎走來這裡？」

伊麗似是强忍心中痛楚，道：「我今晚來不是參加自豪的派對，而是另有目的。」

沈奔奇道：「甚麼目的？」

伊麗整理一下面容，勉强笑道：「我決定跟自豪分手，但還沒有跟他提出，今晚我就要跟他提出。」

沈奔急道：「你爲甚麼要跟他分手？」

伊麗神傷地道：「因爲我發覺已不再愛他。」

沈奔語帶責備，道：「就是你決定跟他分手，也不該在這個時刻，他今天生日，這麼高興，你竟跟他提出分手？」

伊麗道：「我就是趁着今晚人多，當衆宣佈讓大家知道，莫讓人人以爲我遲早是石自豪的老婆。」

沈奔語帶哀求，道：「你是否跟他分手，我阻止不來，但我求求你，別在今晚向他提出，好嗎？」

伊麗想了想，點頭道：「別人我或許不答應，但我答應你。」

沈奔鬆了口氣。

伊麗一面哀求之色，道：「沈奔，難道我們眞的不能從頭開始？」

沈奔心中一跳，正不知如何回答之際，此時一個少女正喜孜孜的走了過來，她首先看見伊麗，邊走邊笑道：「未來石太太，自豪正到

處找你，你在這裡幹甚麼？」

那少女走到二人面前，見了沈奔，先是一個詫異，隨即喜道：「沈奔？」

沈奔見了那少女，微笑道：「何饅頭，很久不見啦。」

那少女笑道：「這麼久不見，一見面就叫我何饅頭，你找死啦？記住，我叫何曼婷。」

這個何曼婷，原來是鄧威的前度女友。

沈奔又微笑道：「以前大家都是這樣稱呼你的，習慣了改不掉。」

何曼婷道：「當年我只有十八九歲，是個小女孩，現在長大啦。」

沈奔道：「好，以後不叫你饅頭了。」

何曼婷正想說話，見伊麗呆呆的站着，對伊麗道：「自豪找你，還不快去？」

伊麗神傷一點頭，道：「你們這麼久不見，好好談一談吧。」說完轉身而去。

何曼婷見了伊麗的樣子，怔怔的望住她背影，然後回頭對沈奔道：「餘情未了？」

沈奔不答，道：「當年你本和鄧威好好的，爲甚麼後來分了手？」

何曼婷笑道：「那有爲甚麼的，今天一男一女拍拖，將來未必會是夫妻的，對嗎？」

沈奔若有所思般的一點頭。

何曼婷道：「你出獄這麼久了，我才第一次見你。」

沈奔苦笑道：「大家生活圈子不同了。」

何曼婷道：「最近還常跟鄧威、自豪還有子風見面嗎？」

沈奔道：「大家生活圈子也不同了，已很少見面。」

何曼婷好似在想當年，道：「說起來你們四兄弟，除了自豪和鄧威因生意合作關係，你們都已各散東西了。」

沈奔道：「子風在一家公司做高級職員，也算事業有成，自豪和鄧威更不用說，他們已是成功的生意人了。」

何曼婷道：「說起鄧威和自豪，他們也眞夠幸運，也可說守得雲開見月明，當初他們的公司現金週轉不靈，幾乎要倒閉，最後還是渡過了難關，他們有今日的成就，也不枉他們苦心經營一場。」

沈奔道：「這叫有志者事竟成。」

何曼婷在他身邊坐下，嘆了口氣，道：「當初聽說你殺了人，我眞的做夢也想不到。」

沈奔又苦笑一下，道：「世事就是這樣，有誰知道明天會發生甚麼事？」

何曼婷道：「事發當時，子風和伊麗正在舞池跳舞，若果當時和伊麗跳舞的是你，就不會發生那件不幸的事，又或者當時子風沒有和伊麗一起跳舞，伊麗就會坐在你身邊，同樣也不會發生這件事，世事的確難以預料。」

這個何曼婷性格爽朗，說話又不懂避忌，因此又勾起了沈奔那一段難忘的經歷。

經何曼婷一說，沈奔不禁又想起當年事發前不久，程子風邀請伊麗到舞池共舞，不久就發生那件槍擊事件，到底當時程子風是刻意安排還是巧合？程子風會不會與黃貴的命案有關？若果程子風眞的與該案有關，他動機何在？

由於種種跡像顯示，沈奔已不再信任程子風，甚至對他有所懷疑起來。

何曼婷見他沉思得入了神，斜望着他，一副迷惑之色，正想開口問他何事，但此時石自豪與鄧威雙雙拿着一杯酒走過來。

石自豪見沈奔與何曼婷在一起，笑道：「沈奔，你和饅頭在說甚麼？」

何曼婷道：「我們這麼久不見，聊聊天罷了。」

鄧威道：「今晚大家都這麼高興，你們爲甚麼躲在一角？」

何曼婷對鄧威道：「今晚有沒有帶新女朋友出來亮相？」

鄧威聳肩苦笑道：「我那裡有新女朋友？」

何曼婷道：「鄧公子一表人材，身邊怎會沒有女朋友？」

石自豪道：「鄧威一直等着跟你復合。」

何曼婷斜眼望望鄧威，嘴角發出一絲微笑。

石自豪冷眼旁觀，他不知道何曼婷的心在想甚麼，一拍手掌，說道：「大家別留在這裡啦，到那邊一起玩吧。」

沈奔道：「陳安迪有沒有來？」

石自豪道：「這種場合怎少得了他。」

沈奔道：「我不想見他，你們去玩吧，我想獨個兒在這裡靜一下。」

石自豪了解他的心情，搭着他肩膊，道：「沈奔，好兄弟，開放自己吧，往事何必耿耿於懷？」

鄧威插嘴道：「你爲甚麼要避開安迪？」

沈奔敷衍地道：「不是避開他，只是不想見他。」

何曼婷道：「今晚這麼高興，大家一起玩吧。」

沈奔道：「太熱鬧我不習慣，我喜歡清靜。」

何曼婷道：「你以前不是這個

樣子的，爲甚麼變了？」

石自豪道：「算了吧，就讓他靜一靜吧。」對沈奔道：「一會兒我回來陪你。」

沈奔一點頭，三人便離開了。

然後，沈奔又陷入了沉思的境界。

＊　＊　＊

在龍洛的安排下，雷震子周文成果然答應跟沈奔見面。

沈奔得到龍洛通知，甚是高興，他希望能在雷震子口中獲得一點兒關於黃貴命案的端倪。

雷震子答應在一個露天停車場跟沈奔見面，到時他會坐在一輛私家汽車上。

到了約會時間，沈奔抵達會面的停車場，根據龍洛提供的車牌號碼，沈奔很容易便在停車場找到雷震子的汽車。

沈奔走到車旁，果見一個人坐在司機位上，不問而知此人是雷震子周文成無疑了。

從車窗望進去，只見這雷震子身材健碩，一看樣子已不似善類，加上臉上有條明顯的疤痕，更顯得他樣子有點兇惡。

沈奔毫不畏懼，伸手敲了敲車窗。

雷震子早已看見了他，見他敲窗，便把車門打開，說道：「你就是沈奔？」

沈奔點頭道：「你就是大哥威？」

雷震子道：「不錯，上車吧。」

沈奔便鑽入車內，坐在雷震子身旁的座位上。

雷震子抽了口煙，說道：「你找我的目的，龍洛已說得很清楚。」

沈奔面容歉疚，道：「首先我要爲雲妮之死向你道歉。」

雷震子一面豁達之色，道：「算啦，她的死是咎由自取。」

沈奔奇道：「爲甚麼這樣說？」

雷震子道：「她爲人太貪心，所以引起殺身之禍。」

沈奔道：「說得明白一點好嗎？」

雷震子道：「她對我說，覺得黃貴那件命案有可疑，還掌握了一件証物，所以利用那件証物發了一點財，可是她太貪心，一而再的向人勒索，若果是我，我也會把她殺掉。」

沈奔精神一振，道：「到底雲妮掌握那件証物是甚麼？」

雷震子道：「一張三十萬元的借據。」

沈奔道：「雲妮懷疑那張借據就是黃貴被殺的導火線？」

「對。」

「黃貴是吃高利貸的，手上有借據根本一點也不奇怪，但這張借據怎會成爲被殺的導火線？」

「因爲這張借據是被改過的。」

「啊？」

「我和雲妮都很清楚黃貴的性格，他借錢給人絕不會超過十萬元，所以我和雲妮都很肯定，借據那卅萬元，那個『卅』字是由『十』字改成的，所以欠債的人經不起他的欺騙，或者根本償還不來，最後只有被逼把黃貴殺掉，一則可以洩憤，二則可以不用還那筆錢，莫忘記，這筆債項是高利貸，每日的利息也不是小數目。」

沈奔聽得入了神，待他說完了，忙道：「借據上的借款人是誰？」

雷震子道：「我已沒有印象，但有一點很值得懷疑，所以我更相信殺黃貴的眞兇是另有其人。」

沈奔追問道：「甚麼事值得你懷疑？」

雷震子正想說話，但向前一望，忽見有數輛車同時在停車位慢慢駛了過來，他忽然感到不妙，扭頭望向停車場出入口處，只見出入口被幾輛汽車堵塞住了。

從停車位駛出的四輛車慢慢駛至接近雷震子的車旁。

雷震子面色微變，連忙開動車輛馬達，但對方四輛車卻加速攔住他去路，令其動彈不得。

雷震子見狀，忽然目露兇光的瞪住沈奔，怒道：「你出賣我，叫警察來抓我？」

沈奔一面冤枉之色，道：「我沒有出賣你！」

雷震子也不多說，打開車門，便衝出車外，迅速拔足而逃。

沈奔仍呆坐在車上。

停車場上有七八輛汽車均車上有人，這些人見雷震子下車逃走，紛紛打開車門，並重重把雷震子包圍，有人大叫道：「別動，我們是警察。」

雷震子被二十多人包圍在停車場內，已是插翅難飛，但他仍極之頑固，迅速在身上拔出一柄手槍，向着追來的探員連開兩槍。

這兩聲槍聲一響起，各警探被嚇得伏在地上，同時紛紛拔槍戒備。

雷震子嚇退追兵之後，慌忙藏身在其餘車輛之間，並緊握手槍，大有準備隨時與衆警來一場火併之態。

這個突如其來的變故，沈奔實在始料不及，他只是呆呆的坐在車廂內，向着圍捕雷震子的警方人員望去，他看見了陳安迪，而且顯然是這次行動的領頭人。

沈奔不禁奇怪，陳安迪怎會知道雷震子在這裡出現？

話分兩頭，由陳安迪率領的探員見雷震子手上有槍，大爲緊張起來，但陳安迪指揮鎮定，迅速調動

人手，安排部份人佔據有利位置，一些作掩護，一些則跳上其餘車輛的車頂，準備向雷震子居高臨下來個突襲。

雷震子情知被衆警包圍，幾乎無脫身之望，可是他仍想突圍而出。

他藏身在車輛之中間，四下張望，見沒有動靜，便一路向出口慢慢移動，但此時，他忽見有兩名探員在另一邊閃身而出，並用槍指住他，一人喝道：「別動！」

雷震子見狀，連忙舉槍向兩探員發射，但兩探員甫一現身，隨即第一時間撲到另一車後，因而雷震子連發兩槍又告落空了。

這兩名探員的忽然閃身而出，其實是引開他的注意力，他的一舉一動，全都被車頂的數名探員看在眼內。

衆探員見他果然被引開了注意力，數人不約而同地握槍向他一湧而上，數支槍齊齊指住他，衆員齊喝叫道：「別動！」

饒是雷震子勇猛過人，但在幾支警槍的槍嘴下，他已不敢動彈，當下唯有拋下手中手槍，高舉雙手束手就擒。

衆探員見他棄下武器，連忙撲前，把他按在地上，其中一人拿出手扣，把雷震子反手鎖住，然後把他推到車場中央的空地上。

沈奔坐在車上目睹雷震子被擒，他沒有不安的感覺，他知道雷震子被警方通緝了數年，他剛出獄不久，並不知雷震子所犯何事，但見陳安迪帶領這許多人圍捕，相信所犯罪行也不輕。

沈奔到底明白到雷震子始終要受法律上的制裁，所以他被捕也不當一回事。

他從車內望出去，只見陳安迪一面狡猾的笑容走向雷震子，然後就向毫無反抗能力的雷震子飽以一頓拳頭，直把雷震子打得連站也站不直身子。

沈奔見陳安迪又在毆打犯人，心中怒極，正想下車阻止，但此時陳安迪下令各探員先押犯人回警局，自己稍後跟着。

衆探員得到命令，推推撞撞的押着雷震子上了其中一輛車。

陳安迪仍站在停車場上，並目送手下陸續開車離開現場，這時他才慢慢的步向沈奔的車旁，打開車門，便坐在沈奔身邊的司機位上。

沈奔恨恨的望着他。

陳安迪好整以暇，從懷中拿出香煙，遞了一根香煙給沈奔，沈奔不接，他把那根香煙放在口中，點着香煙吸了兩口，才對沈奔道：「剛才那件事我可以當你不在場，因爲我不想你牽涉今次事件。」

沈奔冷哼一聲，道：「你怎知我和雷震子會在這裡出現？」

陳安迪道：「我在你住的旅館房間裝了電話竊聽器，龍洛打電話給你，說雷震子會在這裡等你，所以我事先埋伏起來。」

沈奔只感到有點大意。

陳安迪又道：「這是我的職責，難道你認爲我做得太過份？」

沈奔當然不認爲他過份，所以也無話可說了。

陳安迪又道：「跟我合作吧。」

沈奔木無表情，道：「合作甚麼？」

陳安迪道：「告訴我，你和雷震子在這裡會面有甚麼目的，並告訴我龍洛的下落。」

沈奔一點也不把他放在心上，道：「我會很令你失望。」

陳安迪有點氣，道：「沈奔，別不知好歹，我已經很容忍你，別再逼我。」

沈奔道：「你想怎樣？」

「我想怎樣，你應該很清楚，別以爲我只是想立功，若果我想立功的話，我把你拘捕，一樣可以查出龍洛的下落，用不着一而再的容忍你。」

沈奔同意他的說法，但他始終不想出賣龍洛，只有推說道：「但我眞的不知道龍洛的下落。」

陳安迪一臉不相信的表情，道：「你還在騙我？」

「我沒有騙你。」

「若果你不知道龍洛的下落，你們見面前如何聯絡？」

「他想見我的時候，他會打電話找我，別忘記，我有個手提電話。」

「你如何結識龍洛的？」

「這是我的私事。」

「你明白龍洛是個通緝犯，我可以告你窩藏罪犯，知情不報。」

「你沒有對我說之前，我根本不知他被通緝，別忘記，我在監獄渡過了六年多，幾乎與社會脫了節，對外一無所知，正是不知者不罪，你可以控告我甚麼？」

陳安迪好似拿沈奔沒辦法，語氣也軟了，道：「你還沒有答我，你和雷震子在這裡會面有甚麼目的？」

沈奔沉默。

陳安迪無奈的嘆息一聲，道：「沈奔，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爲了向上爬就不擇手段，冤枉無辜，但你要明白，警隊中比我更卑鄙無耻的人多得很，這一點你是清楚的，我不想一輩子穿着警裝在街上巡邏，我做人是有目標的。」

沈奔淡淡的道：「我不想聽。」

陳安迪道：「坦白說一句，到今天爲止我還當你是我的朋友，有時我很佩服你，因爲你這人有義氣、正直、大公無私，曾幾何時，我

很想學你的做人處世之道，但回心一想，你沈奔雖然忠忠直直，但有勇有謀，盡心職守，不時受上司讚賞，我能力不及你，若果忠忠直直的幹下去的話，到頭來只會是個普通的巡警，到老只是一無所得，我不甘心。」

沈奔只木無表情的在聽。

陳安迪態度誠懇的望着他，道：「我當你是我的好朋友，這是我的肺腑之言，若果你以爲我爲了哄你跟我合作才這樣說，我不怪你，但我不是。」

沈奔仍是不發一言。

陳安迪道：「我知你不耐煩，你本來可以一走了之，用不着聽我說個沒完沒了，你不走，就因爲我是警察，而你的心中有不可告人之事，你怕我以藉口拘捕你才不走。」

沈奔道：「你說得對。」

陳安迪道：「雲妮這件命案由我負責調查，我相信你可以提供一些資料給我破案的。」

「你已拘捕了雷震子，相信他可以協助調查。」

「我知道你是不會跟我說的，我等你改變主意。」

陳安迪說完，便打開車門下了車。

* * *

沈奔居住的旅館房間被警方安裝了電話竊聽器，他當然不排除已被警方監視行動，所以他非搬離該旅館不可。

他在房間收拾了簡單的行李，到掌櫃處交下了房間鑰匙，便沿昏暗的樓梯而下，離開了那間旅館。

他走在燈光昏暗的街上，忍不住回頭望了望那家住了一段時間的旅館的霓虹招牌，此刻離開，心中竟有點失落的感覺。

他呆望了一會那塊招牌，接着回轉頭，慢慢向前走去，就好似毫無目的一樣。

他慢慢的走了一會．此時，身後忽然傳來陣陣急速的脚步聲，忍不住回頭一望，這一望，心中微吃一驚，只見迎面有五名大漢手拿閃閃生光的利刀，個個目露兇光的向自己快步衝來，而且目標顯然是自己。

這五名大漢來勢洶洶，只把街上行人嚇得爭相走避。

說時遲，那時快，五名大漢迅即衝到沈奔面前，而且手起刀落，向沈奔迎頭劈下，沈奔右手挽着行李，左手拿着手提電話，見對方五人揮刀而下，本能的利用手上兩件物體擋格，當下「卡察」連聲，沈奔手上的行李袋被斬得破爛不堪，袋內衣物及日用品散落了地上，手上那具電話也被劈得稀爛。

沈奔手無寸鐵，形勢異常危險，當下只有左閃右避的份兒，但五名大漢好似存心取他性命，全都喊殺連天的揮刀向他猛斬。

沈奔寡不敵衆，背上迅即被斬了幾刀，他明白到不能束手待斃，唯有拚命還擊，當下施展擒拿術，在一人手上搶過一把刀，便向對方反攻，但對方見他反抗，更是憤怒異常，全都不懼他手上有刀，更不要命的向他圍斬。

沈奔看來已難以突圍，而且身上又添了幾道刀傷，正在最危急之際，此時，一輛私家車快速駛至，並停在打鬥處的路旁。

車上人原來是龍洛，他見沈奔被人圍斬，連忙在懷中拔出手槍，向圍攻者大叫道：「全部停手。」

圍攻者毫不理會，仍舊刀刀劈向沈奔，龍洛見沈奔情勢危急，連忙向圍攻者開了兩槍，槍聲一响，登時有兩人中彈倒地，其餘三人登時呆住了，回頭一望，見車上人握槍在手，唯恐龍洛再開槍，紛紛伏在地上閃避。

龍洛見開槍解了圍，向着滿身鮮血的沈奔叫道：「快上車。」

沈奔已開始不支，但仍清楚的聽見龍洛的叫聲，扭頭一看，果然看見龍洛，並已把司機位旁座位的車門打開了，於是快步向私家車走去，並迅速鑽進車廂內，然後把車門關上。

龍洛見沈奔坐定了，一踏油門，便開車迅速離開。

龍洛駕車在市區轉彎抹角的走了一會，然後把車駛到一條昏暗的橫街把車停了下來，此時他覺得沈奔已不醒人事，但他保持鎮定，首先把車停泊好，然後下了車，在車尾廂拿出兩塊一前一後的車牌號碼。

原來龍洛此舉是要更換車牌號碼。

只有這樣，他才能逃過警方的追截。

他以最短時間把車身一前一後的車牌號碼更換過之後，再坐回司機位上，他見沈奔已昏迷，便把他的座位放平，然後才開車而去。

* * *

沈奔悠悠醒了過來，睜開眼睛向四週一望，只覺自己正處身在一間睡房內，房內的門窗垂下了窗簾，簾外正陽光熾烈，然後他覺得自己全身痛楚，再看個清楚，只見全身包括手脚都被繃帶纏得好似木乃伊一樣。

他當然知道是怎麼回事，更知道替自己療傷的人正是受慣了傷，家裡醫療葯物與用品齊備的龍洛，但他不知道圍斬自己的是甚麼人？爲甚麼圍斬自己？此事會不會是與要買兇追殺自己的人有關。

他想了一會，扭頭看見床邊的

几子上有具電話，電話旁有張紙條，紙條寫着「我在樓下，醒來後打電話到樓下找我，龍洛。」

他拿起電話，知道這是個內線電話，把電話搖响後，不久，電話傳來龍洛那興奮的聲音道：「你醒啦？我馬上上來。」隨即掛了線。

沈奔放下電話不久，龍洛果然開門衝進房內，他那張本來沒有表情的臉孔出現與奮神色，忙道：「太好了，你終於醒了。」

沈奔以感激的眼神望着他，道：「多謝你，你又救了我。」

龍洛拿過一張椅子坐在他床邊，微笑道：「不用謝。」

沈奔虛弱地道：「我受傷很重？」

龍洛一面安慰之色，道：「傷得的確很重，幸好我久病成醫才救了你一命，你知不知道，你已昏迷了兩天？」

對於龍洛的多次相救之恩，沈奔感激得幾乎流下眼淚，也不知該說甚麼話才好。

龍洛又道：「你安心在這裡靜養吧。」

沈奔道：「知不知道向我襲擊的是甚麼人？」

龍洛道：「雷震子的手下。」

沈奔一愕，道：「雷震子的手下要殺我？」

「對。」

「他們爲甚麼要殺我？」

「因爲雷震子說，你出賣了他。」

沈奔忙道：「我沒有出賣雷震子。」

龍洛道：「我相信你。」

沈奔鬆了口氣，道：「幸好你相信我。」

「我當然相信你，因爲只有雷震子才可以替你查出殺黃貴的眞兇，若果你出賣他，對你毫無好處。」

「但雷震子不相信我。」

「這也難怪他的，他被警方通緝了多年，一直逍遙法外，但和你一見面就被警方緝捕，他又不認識你，所以他不懷疑你才怪。」

「現在雷震子被警方拘捕，雲妮又死了，能幫我查出陷害我的人還有誰？」

「你和雷震子說了些甚麼？」

「談了不多，警方就出現，但得到了一點寶貴的線索。」

「甚麼線索？」

「雷震子說，雲妮手上那份證物原來是一張被黃貴改過的卅萬元借據。」

「就這麼多？」

「不錯，他正想說下去的時候，警方就出現了。」沈奔說時一面失望的表情。

龍洛道：「雷震子對我說過雲妮被殺的原因。」

沈奔精神一振，忙道：「甚麼原因？」

龍洛在轉述雷震子的說話，道：「那晚你到夜總會找雲妮之後，你打算以八萬元收買雲妮手上的證物，亦即是那張卅萬元的借據，但雲妮太貪得無厭，她明明跟你說好了價錢，但你離開夜總會之後，她打電話給借據上借款人，要對方用五十萬元贖回那張借據，否則就把借據交給你。」

沈奔道：「她在向人勒索？」

龍洛道：「對，當時雷震子阻止她這樣做，但她太貪心，還約了對方在夜總會門外見面，她步出夜總會門外不久就被槍殺了，所以雷震子懷疑雲妮之死是借據上的借款人不甘心被勒索，也怕那張借據落入你手中，因此起了殺機。」

沈奔嘆口氣道：「難怪雷震子說她的被殺是咎由自取。」

龍洛道：「從這件事看來，足可以証明你出獄後被人追殺，是眞兇怕你查出眞相而要殺你，更加可以証明當年黃貴被殺眞兇的確另有其人。」

「這一點我早已知道了。」

「雲妮被殺後，那張借據相信沒有被兇手取去。」

「不錯，雲妮當時剛從夜總會走出來，還沒有回家，照道理她不會把那張借據帶在身上的，而且報紙說兇手殺人後馬上走了，根本沒有接近過她。」

「眞兇就算不是借據上的借款人，相信也相去不遠，你只要設法弄到那張借據，相信就有水落石出的機會。」

「要找那張借據，往那裡找？」

「到這個時候，你該跟警方合作了。」

沈奔在沉思。

龍洛在勸他，道：「獨自追查有很多制肘，也諸多不便，而且你目前處境很危險，只有跟警方合作才可以早日破案，也只有這樣做才最明智。」

「但我已找到了寶貴線索。」

「你還堅持要向嫁禍你的人執行私刑？」

沈奔不置可否。

龍洛又道：「暫時別想太多，一切等到養好了傷再說吧。」

沈奔道：「雷震子對我說過，有一點很值得懷疑，所以他懷疑殺黃貴的兇手確是另有其人。」

龍洛道：「雷震子覺得甚麼值得懷疑？」

沈奔道：「他來不及對我說，警察就出現了。」

龍洛在沉吟道：「這樣看來，雷震子對黃貴這件命案應該知得很清楚。」

沈奔道：「我也是這樣想，除了雷震子外，雲妮也很清楚，但他們一個死了，一個被警方拘捕，已很難在他們口中得到資料。」

「你不是說過，當時跟黃貴一起在的士高的，還有另一個人嗎？」

「不錯，雲妮說，他名叫道友全，現正在坐牢。」

「既然你已掌握了這許多資料，跟警方合作準會早日破案。」

沈奔在沉思，好似在咀嚼龍洛提出跟警方合作的建議。

龍洛也不打擾他，讓他好好休息。

＊　＊　＊

沈奔在龍洛住所靜養了幾天，傷勢已逐漸痊癒，數天來都躺在床上，也得到龍洛的悉心照料。

他每天躺在床上，腦海中思潮起伏，對胡惠子的掛念更是強烈，雖然他答應過胡振東以後不再見胡惠子一面，可是，他內心怎能抵受得住那份思念的痛苦呢？

他忍受不住，所以他決定可以下床行動的時候，非到醫院去見胡惠子一面不可。

他身體强壯，傷勢也痊癒得快，再過一兩天，他已可以行動自如，所以對龍洛說有事外出一行，龍洛也不問他何去何從，更不阻止，只囑他一切小心，辦完事就回來。

＊　＊　＊

沈奔來到胡惠子入住的醫院，一夥心既喜又悲，喜的是可以看見魂牽夢掛的心上人，悲的是他跟胡惠子根本就不會有結果。

不見也痛苦，見也痛苦，又何必相見？

沈奔但求心靈上獲得刹那的慰藉，所以不在乎日後的痛苦。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懷着複雜的心情，沿着醫院的走廊，慢慢向胡惠子的病房走去。

他越接近胡惠子的病房，心情越緊張，不多久，終於到病房門前，抬頭望向房門，只見病房門上那個病人名牌卻是空着的，這表示房內根本沒有病人。

他極失望，但回心一想，會不會當日胡惠子對自已說錯了病房是號碼？

他打算到詢問處查問。

他甫一回轉身，登時怔住了，原來陳安迪就站在他面前。

沈奔神色好似在怪他行動鬼祟。

陳安迪以熱誠的眼光望着他，道：「胡小姐三天前已出了院。」

沈奔道：「你怎知道？」

陳安迪道：「我知你一定會來醫院探胡小姐的，所以每天在這裡等你。」

「你怎知道我認識胡小姐？」

「一切你都對程子風說過，是程子風對我說的，我更知道你已愛上了胡小姐。」

沈奔道：「你怎知道胡小姐會入住這家醫院？」

陳安迪道：「胡小姐雙目失明，遲早會進醫院施手術，所以我到每家有眼科手術設備的醫院問一問，就很容易問到了。」

沈奔語氣冷淡，道：「找我甚麼事？」

陳安迪語氣有點關心，道：「你受的傷怎樣了？」

沈奔一愕，因爲陳安迪連自己受傷的事也如此清楚。

陳安迪見他不語，搭着他肩膊，道：「這裡不適宜談話，出去再說吧。」

沈奔也不拒絕，便跟着他離開走廊，不久，二人來到醫院外那座環境幽美的花園。

二人坐了下來後，陳安迪道：「當晚被人圍斬爲甚麼不報警？」

沈奔斜望着他，道：「你好似知道了一切？」

陳安迪道：「因爲當晚襲擊你的人有兩個受了槍傷，警方到場後把他們拘捕了，後來從他們口供中知道他們襲擊的對象是你。」頓了頓，又道：「說眞的，我知你被人圍斬後，內心很怕你有性命危險，直至剛才見了你，我才放下了心頭大石。」

沈奔見他關心自己，但一時間分不清他到底是眞情還是假義，所以毫無反應，只說道：「既然這樣，你應該知道襲擊我的是甚麼人了？」

「我知道，是雷震子的手下。」

「你知不知道雷震子的手下爲甚麼要取我性命？」

「因爲雷震子以爲你出賣了他。」

「那你答我，我被人襲擊是因誰而起？」

陳安迪當然明白，自己拘捕了雷震子後，害得沈奔被雷震子誤會了，他輕輕一咳，避開這個問題，說道：「當晚開槍救你的，是不是龍洛？」

沈奔不答。

陳安迪又道：「雷震子除了誤會你出賣他之外，你們還有甚麼轇轕？當日你們在停車場會面有甚麼目的？」

沈奔仍是不答。

陳安迪出奇地有耐性，又道：「雲妮是雷震子的女人，但雲妮死了，她死前不久，你在夜總會和她見過面，其後你又跟雷震子見面，你是不是牽涉入了雲妮的命案？」

沈奔道：「不是。」

「不是最好，但我總覺得你對每件事都知得很清楚，爲甚麼不好

好的跟我合作？」

「法律上是不是規定每個市民都一定要跟警方合作？」

「不是，但這是每個市民的義務，你應該盡這個義務，更何況每件事都與你有關連。」

沈奔想了想，好似作了個很大的決定，道：「當年我入獄，就因爲誤殺了專放高利貸的黃貴，我出獄後不久，的確被人多次追殺，我暗中查下去，種種跡象顯示，當年殺黃貴的眞兇原來另有其人，我只是被人陷害，我被追殺的原因，相信是眞兇怕我查出眞相，所以買兇殺我，以去後顧之憂。」

陳安迪聽得目瞪口呆起來，然後是一副不相信的神情。

沈奔見了他的表情，道：「你不相信？」

陳安迪苦笑一下，道：「的確令人難以置信。」

「但有很多理由支持我對事件的懷疑。」

「例如呢？」

沈奔竟然毫不違言地把一切對陳安迪說了，甚至把龍洛多番相救的事也一一說了。

陳安迪聽後，先是不相信，但到最後，還是相信了，因爲他了解沈奔不是個信口開河之人。

沈奔說完後，陳安迪道：「你應該跟警方合作才對，你這樣私自偵查，已害死了雲妮，甚至幾乎連自己也性命不保。」

沈奔道：「一切都是我自己懷疑罷了，毫無証據，警方會相信我嗎？」

陳安迪道：「雲妮既然已掌握了那張卅萬元借據，而且是引起她殺身之禍的禍端，這已是很寶貴的線索。」

「但這已是日後的事。」

「由現在開始，你跟我合作，提供資料給我吧。」

「跟你合作也可以，但我有條件。」

陳安迪心中暗喜，忙道：「甚麼條件，說吧。」

沈奔認眞地道：「我的條件很簡單，就是你不能拘捕龍洛。」

陳安迪一怔，道：「爲甚麼？」

沈奔道：「因爲龍洛不單止是我的好朋友，還是我的救命恩人。」

「但龍洛涉及幾宗命案，在情在理，他應該受到法律上的制裁，我拘捕他是我的職責，我這樣做根本天經地義，難道你願意讓一個殺人者逍遙法外？別忘記，龍洛是個職業殺手，若不拘捕他繩之於法，相信日後還有人死在他手上。」

「若果我爲了跟你合作而令龍洛被拘捕，我豈非出賣了好朋友？」

「這怎算出賣好朋友？」

「沒有我，你根本不知龍洛身在何處，這還不算出賣？」

「但龍洛總不能一生一世偷偷摸摸做人的。」

「但若果他落入警方手上，他這一生一世就會在獄中渡過，我是過來人，我知道坐牢的痛苦，我不想他痛苦地過一生，我寧願他一生一世偷偷摸摸地做人。」

「來日方長，你以爲他可以躲一生一世嗎？」

「這是日後的事，他對我說過，現在能過多一天，都是賺回來的，我想他多賺些日子。」

「但他是個社會的危險人物。」

「他一點也不危險。」

「可是他是個職業殺手，甚麼人他都會殺的。」

「不錯，他的確是個職業殺手，但殺手不會無故殺人的，又怎會危險？」

「他隨時會受僱殺人，還不算危險？」

「就算你把龍洛抓去了，這個社會還有很多殺手，僱用殺手去殺人的僱主並不會沒有龍洛而不殺人，難道你不明白這道理？」

陳安迪堅決地道：「你說甚麼也好，我只是不能答應你這條件。」

沈奔愛理不理地道：「隨便你吧。」

陳安迪語氣有點哀求，道：「沈奔，你體諒一下我的處境好嗎？」

沈奔道：「我給你一個立功的機會，若果你抓到了殺黃貴的眞兇，我可以還我清白，到時報紙上讚揚你的功勞，你又可以威風一時，你還有甚麼難堪的處境？」

陳安迪道：「你以爲我如此重視立功嗎？你想想，雲妮這件命案牽連已越來越廣，龍洛是個關鍵性人物，雷震子遲早會供出你和雲妮接觸過，而且必然會供出你和龍洛的關係，既然我在調查雲妮這件命案，你又是這件案的關鍵性人物，我上司會相信你和龍洛毫無關係嗎？若果我不把龍洛也拘捕歸案，我豈非背負上一條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

沈奔仍是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道：「既然這樣，我們還合作甚麼，倒不如你有你調查雲妮的命案，我有我偵查殺黃貴的眞兇，那你一點也不爲難了。」

「就算我們各有各查，雷震子既然供出雲妮死前與你接觸，警方同樣會找你協助調查，你以爲你可以置身事外嗎？」

「難道你不可以隱瞞我和雲妮接觸過這一點嗎？」

「別忘記，雷震子遲早會被送

上法庭審訊，若果他在法庭供出這一點，你叫我如何替你隱瞞？」

「無論如何，我不能出賣龍洛。」

「龍洛已逍遙法外這麼久，日子該賺夠了，你還在維護一個通緝犯？」

「他是甚麼身份也好，但永遠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太感情用事了。」

「或許是吧。」

陳安迪極度無奈，道：「沈奔，你知道的事太多，我可以運用權力帶你返警署協助調查，但我不會這樣做，我只告訴你，關於黃貴這件命案，只有警方才可以作深入調查，你私自偵查，不但困難重重，也很危險，你考慮清楚吧。」

沈奔不說話。

陳安迪又道：「以上那番說話，我當你朋友才對你說，否則我已秉公辦理，我再强調一點，我要求你跟我合作，只是希望早日破案，這是我的職責，我並非如你口中所說，只一味想立功。」

沈奔仍是不說話，只木無表情的坐着。

陳安迪說完話起身，打算離開，臨行前嘆了口氣，說道：「也許我以前的表現令你太失望，所以你對我的印象根深蒂固，隨時找我吧。」說完便向花園的出口走去。

沈奔仍呆呆的坐着，甚至沒有望陳安迪一眼。

陳安迪已在花園中消失。

還我清白　惡徒落網

沈奔向陳安迪說了整件事情的始末，對陳安迪來說，這已是很寶貴的資料，甚至沈奔無需再跟陳安迪合作下去，陳安迪已可以循沈奔提供的資料偵查。

既然這樣，陳安迪爲甚麼還央求沈奔合作？是不是不想他泥足深陷？

沈奔是不是對陳安迪的成見仍深？

* * *

胡惠子在醫院接受了眼科手術，那個專程由美國遠道而來的主診醫生表示手術很成功。

手術之後數天，胡惠子已無需住在醫院，可以回家靜養，但她雙眼仍需以繃帶包着，只要靜養一段日子，傷口就可以拆線，到時就是重獲視力的日子。

胡惠子可以重見天日，當然欣喜若狂。

這段日子以來，胡惠子是在興奮與愛恨交織及思念的痛苦中渡過。

她興奮，是因爲有恢復視力的日子，她愛恨交織是因爲沈奔，因爲沈奔答應送自己進醫院，他沒有辦到，他答應到醫院探望自己，也沒有辦到，甚至這段日子以來音訊全無。

他爲甚麼如此決絕，連來看自己一眼也不願？甚至連慰問的電話也沒有？

她每天都在思念沈奔，已達到茶飯不思，夜不能眠的地步，她甚至願自己那雙眼永遠不會復明，永遠生活在黑暗的世界，只要沈奔在自己身旁，她可以放棄一切。

但他爲甚麼一直以來都音訊杳然？

胡惠子花樣年華，有生以來都像溫室中的鮮花一樣，受盡呵護，未經過風浪、挫折，也未經過痛苦，可是現在她卻在承受着從未試過的那份思念的痛苦，對她來說，這無疑是殘酷的。

胡振東有見女兒這個模樣，而且日漸消瘦，他後悔了，他後悔當日對沈奔的堅決阻撓，他想叫沈奔返回女兒身旁，但他無從尋找，他致電給沈奔的手提電話，卻是永遠不通，他以爲沈奔已恨了自己，所以把自己相贈的手提電話棄而不用。

現在，他只希望奇蹟出現，希望沈奔會忽然間登門造訪，所以他和妻子每天足不出戶，爲的就是要等沈奔上門。

胡惠子在女護士的陪同之下，每天都呆坐家裡後花園那棵大樹下，因爲在這棵大樹之下，她聽沈奔說了不少動聽的故事，只有在那棵樹下，她才可以有與沈奔一起的感覺。

胡氏夫婦每天都呆坐在家中的大廳，夫婦兩人每天都愁眉相對。

到底沈奔要到甚麼時候才出現在夫婦二人眼前？是否眞的永遠也不來見惠子一面？

夫婦二人正在愁眉深鎖之際，此時忽然響起門鈴聲。

夫婦二人聞此門鈴聲，登時精神一振，雙雙霍地站起身，互相對望着，不約而同地道：「會不會是沈奔來了？」

夫婦二人看着女傭人上前開門，稍刻，女傭人三好把一個人引了進來。

胡氏夫婦見了來人，一看是個女人，並非沈奔，登時有點失望，接着坐了下來。

三好引進來的女人並非別人，正是一臉憔悴的伊麗。

三好把伊麗帶到胡氏夫婦面前，三好對胡振東道：「老爺，這位小姐說她名叫伊麗，是沈奔先生的前度女朋友。」

夫婦二人聽了與沈奔有關，不禁大喜，胡太太搶着道：「伊小姐

，是不是沈奔叫你來的？」

伊麗一臉神傷的搖頭。

胡振東道：「伊小姐，請你告訴我，沈奔在哪裡？」

伊麗道：「我不知他在哪裡。」

胡太太見伊麗仍站着，便叫她坐下來。

伊麗坐下來後，胡振東皺眉道：「不知伊小姐找我們有甚麼事？」

伊麗仍舊滿面神傷，道：「我是來找令千金的，我有話要跟胡小姐說。」

胡氏夫婦不能在伊麗口中得到沈奔的消息，都極度失望，胡振東只好對三好道：「三好，帶伊小姐到後花園去找惠子吧。」

* * *

在三好的帶領下，伊麗進入胡家的後花園。

胡惠子在女護士陳姑娘的陪同下，仍呆呆的坐在樹蔭下，這時陳姑娘向花園入口望去，只見三好帶着一個人進來，便對胡惠子道：「胡小姐，有人來了，好似是來找你的。」

胡惠子心裡猛地一跳，大喜道：「是不是沈奔來了？」

陳姑娘見了她痴情的樣子，也暗自搖頭嘆息，道：「不是，是一位很漂亮的小姐。」

胡惠子十分失望。

伊麗慢慢走到仍以繃帶包着雙眼的胡惠子面前，有禮地道：「胡小姐是嗎？」

胡惠子起初以爲有朋友來探望自己，但一聽聲音卻是陌生的，便道：「你是誰？」

伊麗先望望陳姑娘和三好，然後道：「胡小姐，我們可以單獨一談嗎？」

胡惠子想了想，道：「可以的，陳姑娘，你出去吧。」

陳姑娘說聲「好」，便離開了，三好也跟着陳姑娘離開。

後花園那棵大樹之下只有伊麗和胡惠子。

伊麗坐在胡惠子身邊，看見她以繃帶包着雙眼，樣子有點可憐兮兮的，也有點心酸，然後一整面容，說道：「胡小姐，我先自我介紹吧，我姓伊，單名一個麗字，我是沈奔的女朋友。」

胡惠子聽了，登時耳中嗡嗡作響，臉上表情奇苦，伊麗見了，連忙補充道：「但我們已分了手。」

胡惠子本來想放聲大哭了，聽這麼一說，心中才稍平靜下來，咬咬下唇，說道：「你們何時分手的？」

伊麗目光無神，一臉唏噓之色，道：「你知道沈奔坐過牢的，是嗎？」

胡惠子點頭道：「是的，他出獄不久。」

伊麗道：「由沈奔入獄的第一天開始，我們已分了手。」

胡惠子的語氣似在試探，道：「你以前是不是很愛沈奔？」

伊麗眼眶開始紅了，强忍着接近哽咽的語調，道：「我不但以前愛他，到現在仍一樣愛他。」

胡惠子心中又在跳，進一步試探道：「你是不是想沈奔返回你身邊，所以來跟我說？」

伊麗强忍淚水，道：「我當然希望他返回我身邊，但他不接受我，我終於弄明白他爲甚麼不接受我的原因。」

胡惠子聽得呆住了，吶吶地道：「甚麼原因？」

伊麗道：「因爲他愛你多過愛我，當我見了你之後，我更明白，你比我更加需要他，你更加需要他的愛護。」

胡惠子道：「他在你面前提及我？」

「從來沒有，我只是在他的一個名叫程子風的朋友口中知道你們之間的事。」

「你來找我，就是要對我說這些話？」

「這是其中之一，我告訴你，我保証不破壞你們之間的感情，並衷心祝福你們，希望你們之間有個美好的將來。」

胡惠子聽了，想起沈奔音訊全無，日後也不知相見何時，端的有百般滋味在心頭，但仍答謝的道：「多謝你的祝福。」

伊麗道：「我今天找你，其實有個最大的目的。」

「甚麼目的？」

「希望你好好相勸一下他，叫他跟警方好好合作，凡事勿感情用事。」

胡惠子吃驚地道：「跟警方合作？他犯了罪？犯甚麼罪？」

伊麗道：「放心，他沒有犯罪。」

胡惠子鬆了口氣，對沈奔的關懷溢於言表。

伊麗又道：「但他惹下了很多麻煩，警方想找他協助調查幾宗案件。」

胡惠子急道：「他到底惹下了甚麼麻煩事？」

伊麗道：「我也不想多說，總之他來找你的話，你好好勸勸他吧，他是眞心愛你的，相信他會聽你勸導的。」

胡惠子表情苦澀，忽然道：「我可以叫你做伊麗姐姐嗎？」

伊麗痛苦中露出一絲彷似很溫暖的笑容，道：「我年紀比你大，你當然可以這樣稱呼我。」

胡惠子一臉想哭的樣子，道：「伊麗姐姐，其實沈奔已很久沒有來看我了。」

伊麗皺眉道：「眞的？」

胡惠子道：「是眞的，我眞的很想他在我身邊。」

伊麗道：「他爲甚麼不來見你？」

胡惠子開始飲泣，道：「我不知道，可能他已不再喜歡我了。」

伊麗搭着她肩膊，柔聲道：「傻女孩，你這麼可愛，沈奔怎會不喜歡你呢？」

「若果他喜歡我的話，爲甚麼不來找我？」

「或者他有原因吧。」

胡惠子把身體挨向她，道：「若果他仍然喜歡我的話，心裡就會想念我，既然想念我，就會來找我了，但他很久沒有來找我了。」

伊麗頓覺她是個可憐的小女孩，把她摟在懷中，又柔聲道：「我剛才不是說過了，沈奔惹下了一些麻煩，待他的麻煩解決了，他就會來找你的，放心吧。」

胡惠子抽泣道：「希望如此。」

伊麗好似一個慈母般，道：「聽姐姐的話，不要哭，我知道沈奔很想你的。」

胡惠子頓覺心靈獲得安慰，果然停止了哭聲。

伊麗卻心如刀割，因爲她在勸另一個人去愛自己心愛的人。

* * *

愛情就像一陣風般，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你要它來時，它偏不來，不想來卻是偏擋不住。

這一切，都好像是沈奔的寫照，所以他在承受愛的煎熬，是痛苦的，令他更痛苦的，卻是不能不愛，想愛又不能愛。

一切都好似很矛盾。

人世間本就是充滿矛盾。

沈奔是個重承諾之人，他答應胡振東以後再也不見胡惠子，他强逼自己這樣做。

他不怪胡振東眼光勢利，因爲他清楚自己的身份。易地而處，若果自己是胡振東的話，也會這樣做。

但他能忘記胡惠子嗎？

感情是欺騙不了自己的，他非但不能忘記胡惠子，甚至感到不能失去她。

既然與胡惠子沒有將來，只好把這一段情藏於心底，縱然回憶是痛苦的，也留待日後回憶好了。

他想念胡惠子太甚，竟不經意地來到通往胡家那條幽靜的私家小路上。

他此行並非想到胡家去，只是想在這條小路上尋回失去的愛。

他站在這條路上，往事一幕幕湧上心頭，想起往日與胡惠子把臂同遊，是那麼的溫馨甜蜜，雖則一切俱往矣，但仍舊忘不了，一切就仿似發生在剛才一刹那般，是那麼的清晰和鮮明。

他呆呆的站在小路中央，雙眼無神的望着通往胡家的一邊，此時，他看見一個熟悉的面孔正迎面一步步而來。

他看個清楚，此人竟然是伊麗，而且顯然是從胡家出來的。

沈奔愕住了，她到胡家去所爲何事？

伊麗也離遠看見了沈奔，然後臉上出現悲喜難分的的表情，心情更是錯綜複雜。

沈奔呆呆的望着伊麗，心情同樣是錯綜複雜。

伊麗見了他之後，望了望，接着低下頭，並且加快腳步，快步從沈奔身旁掠過，甚至不再看他一眼。

沈奔見她此舉，更爲驚愕，她非但連招呼也不打一下，甚至走得有點決絕。

他不其然回轉身來，只是伊麗連頭也不回，腳步更急的離開。

沈奔見她視自己爲陌路人，忽覺心中一陣刺痛。

他在想：伊麗不久前還向自己作出復合的要求，但今天爲何一反常態，視而不見？她是不是已忘了自己？否則爲何如此決絕？

他開始覺得伊麗有點難以捉摸，難道這是女人的通病？

沈奔絕對不知伊麗的一顆心其實已碎了，在這偶然相見的一刹那尤甚，因爲伊麗已決定退出，她還要成全胡惠子。

* * *

龍洛座落郊區的住所也是沈奔暫時棲身之所。

沈奔拖着沉重的腳步返回龍洛的住所。

他雙目無神，正低下頭一步步前行，此刻他只覺身心俱疲，一切都感到是那麼的無奈，彷彿感到自己已不屬於這世上的一份子。

離龍洛住所不遠時，他抬頭向前一望，只見龍洛住所四週圍滿了人，就好似在看熱鬧一樣，他心中奇怪，再看個清楚，龍洛住所門前竟然停着一輛警方衝鋒車，在那輛警車旁還停着三輛政府車牌的私家車，而且顯然是探員所用的車輛。

他暗吃一驚，會不會是龍洛出了事？連忙快步走到人堆中，再定睛一看，他看見陳安迪竟站在警車旁，而且顯然是在指揮警方工作，他正想向陳安迪趨前問個究竟，但此時，他看見有四名探員押着一個被布袋蒙頭的人自龍洛住所內出來。

沈奔登時目瞪口呆，因爲他看見那被探員押出來的人的身形與衣着就是龍洛。

這表示龍洛已被警方拘捕了。

龍洛在屋內被押出來後，在場

人羣中隨即有十多人拿着照相機衝到門前，剎那間，照相機的「卡察」之聲响個不停，焦點全都集中在蒙着頭的龍洛身上，原來這班人全是記者。

沈奔知道龍洛被警方拘捕，一個震慄，離開人羣，正想向陳安迪走去，陳安迪已發現了他，並一臉輕鬆的迎向他。

沈奔正想向陳安迪質問因何拘捕龍洛，但陳安迪已握着他的手，喜道：「沈奔，多謝你的合作。」

沈奔恨恨的道：「合作甚麼？你這是甚麼意思？」

陳安迪笑容滿面，道：「若不是得到你合作，我今天怎能抓到龍洛？」

沈奔怒道：「你派人跟踪我？」

陳安迪嚴肅地道：「沒有。」

沈奔道：「若不是你派人跟踪我，你怎知龍洛住在這裡？」

陳安迪一臉認眞地道：「是你打電話向我告密的，你告訴我龍洛住在這裡，指明要我來拘捕他的。」

沈奔頓時呆住了。

陳安迪又堆起一臉笑容，道：「沈奔，你終於想清楚了，也明白龍洛始終要受法律的制裁。」

沈奔已明白，有人冒自己之名向警方舉報龍洛的下落，因此龍洛才被拘捕。

到底舉報之人是誰？又爲甚麼冒自己的名舉報？

沈奔呆了半晌，一瞥眼，只見探員把龍洛押上一輛私家車，他連忙衝到車旁，向坐在車內的龍洛叫道：「龍洛，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沒有出賣你。」

龍洛被黑布袋套着頭部，沈奔根本看不到他的反應。

沈奔此舉隨即成爲衆多記者的焦點。

他探頭入車內，正想再向龍洛說話，但被探員阻止，而龍洛所坐的車輛亦隨即開走。

沈奔神情痛苦的目送龍洛所坐的車遠去。

衆記者不斷拿他當拍攝焦點。

然後，他滿面憤怒的望着陳安迪，接着向他走前，爲了避開衆記者，對陳安迪道：「我有話對你說，上車吧。」

陳安迪知他想避開記者，說聲好，便一起登上其中一輛私家車，但記者不放過，仍追着拍攝，陳安迪只好把車駛離現場，衆記者眼見追不上，只有放棄。

陳安迪駕車駛了一段路程，見身後沒有記者的車輛追來，才把車停好後，扭頭望着沈奔，道：「你想說甚麼？」

沈奔咬牙道：「安迪，你好卑鄙。」

陳安迪皺眉道：「你在說甚麼？」

沈奔怒道：「你拘捕龍洛我不怪你，因爲這是你的職責，但爲甚麼你要離間我和龍洛，你這樣挑撥離間目的何在？」

陳安迪一面疑惑之色，道：「我挑撥你和龍洛？這話怎麼講？」

沈奔更怒，道：「你說我打電話向你告密，指明叫你拘捕龍洛，我根本沒有這樣做，現在龍洛誤會我出賣他，這不是在挑撥離間是甚麼？」

陳安迪奇道：「今天早上打電話向我告密的人不是你？」

沈奔道：「龍洛和我的關係你應該很清楚，我怎會出賣他。」

陳安迪道：「我當然清楚你和龍洛的關係，既然這樣，今早那個告密電話不是你打給我的，是你被人玩弄了，當時我也以爲電話是你打來的。」

沈奔一時氣憤才質問陳安迪，但他相信了陳安迪的話，頓時也無話可說。

陳安迪喃喃的道：「奇怪，龍洛被警方懸紅通緝，向警方舉報的人，若果龍洛被定了罪，就可以得到那筆賞金，但爲甚麼自己不出頭，反而說告密的人是你，這麼一來，豈非把那筆賞金雙手奉送給你？」

沈奔道：「緝拿龍洛的賞金有多少？」

「最初五萬，後來加到十五萬，因爲龍洛身懷槍械，隨時會殺人，是個極度危險人物，所以賞金提高了。」

沈奔忽然若有所思一樣，過了一會，說道：「安迪，我求你一件事。」

陳安迪道：「說吧。」

「你當龍洛是自動投案吧，這樣可以減輕他的罪名。」

「我知你很重義氣，但這件事沒有可能。」

「爲甚麼？」

「第一，我是接到告密電話才採取拘捕龍洛行動的，警署上下都知道；第二，剛才你已看見現場有很多記者，明天所有報紙都會登載這宗新聞，試問怎可以說龍洛是自首？」

沈奔長長嘆了口氣。

陳安迪道：「就算龍洛眞的自首，以他所犯的罪行，就是法官會減刑，他這一輩子相信也會在獄中渡過。」

沈奔的心往下沉，他雖然明白龍洛罪有應得，也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內心仍痛恨向警方告密的人，這不僅是爲了告密者冒自己之名而告密。

他在車內呆坐了一會，爲了龍

洛往後的漫長牢獄生涯而感難過，忍不住搖頭嘆息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說完，打開車門下了車，然後拖着沉重的腳步，在馬路旁一步步前行，彷彿完全沒有目的。

陳安迪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他與龍洛是推心置腹好友，但龍洛卻身陷囹圄，不由感到他更爲孤單，也對他漫無目的的人生而嘆喟一聲。

＊　＊　＊

程子風下班回到家中，換了輕便的衣服，脫下鞋子，拿着啤酒坐在廳中看電視，那時剛好是黃昏電視新聞時間。

電視報道了幾節新聞之後，接着是報導被通緝多時的重犯龍洛被警方拘捕的消息。

電視畫面所見，龍洛被探員押上一輛汽車，程子風忽然一個詫異，因爲他看見沈奔竟在電視畫面出現。鏡頭一轉，他看見沈奔與陳安迪登上一輛私家車，而新聞報導員則形容沈奔爲這件事的神秘人。

程子風看得發了一陣子呆，此時門鈴聲响起來，他上前開門，門一打開，來者竟是沈奔，而且顯得毫無表情。

程子風久未見他露面，喜道：「沈奔，是你？快進來吧。」

沈奔走進屋內，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拿起遙控器把電視熄掉。

程子風坐在他身邊，開口便道：「我剛才在電視看見你，若果你早點來一樣可以看到。」

沈奔淡淡地道：「是嗎？」

程子風一面詫異之色，道：「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沈奔道：「既然你已看了那段新聞，你已知道龍洛被警方拘捕了？」

程子風道：「知道了。」

「我曾經在你面前提過龍洛是不是？」

「你的確有提過，你還說他是你救命恩人，而且爲人很重義氣，身世也很可憐。」

「我有沒有對你說過龍洛住在那裡？」

「沒有。」

沈奔沉默起來。

程子風道：「你爲甚麼這樣問我？」

沈奔道：「你知不知龍洛如何被捕的？」

「不知道，新聞沒有說，我只知安迪帶人拘捕他。」

「安迪是接了一個告密電話才知道龍洛住在那裡。」

程子風怔怔的望着他。

沈奔以凌厲的目光瞪住程子風，語氣很重的道：「那告密的人冒我的名向安迪告密。」

程子風吃吃地道：「難道你懷疑那個告密的人就是我？」

沈奔不語，仍瞪着他。

程子風在澄清，道：「第一，我並不知龍洛住在那裡。第二，我要告密，不需要冒你的名。第三，據我所知，龍洛是被懸紅通緝，而且值十五萬元，這筆錢對我來說不是小數目，若果我告密，這筆錢就是我的了，我爲甚麼要冒他人之名而放棄那十五萬元？」

沈奔對他的解釋好似作了保留。

程子風語氣帶點哀求，道：「相信我，我不是那個告密之人，更不會冒你的名告密。」

沈奔忽然喃喃地道：「既然舉報龍洛，而又放棄十五萬賞金的，這人必然有企圖。」

程子風道：「說得對，這表示對方想陷害你。」

沈奔忽然陷入沉思境界，而且想得入了神。

程子風見狀，道：「你在想甚麼？」

沈奔在沉思中醒過來，道：「沒甚麼。」

程子風見他憔悴不堪，苦心相勸，道：「沈奔，不要想太多了，一切隨遇而安吧。」

沈奔默不作聲。

程子風嘆了口氣，道：「伊麗找過我。」

沈奔爲之一振，連忙望着他。

程子風道：「伊麗要離開香港，以後也不會回來，她說要離開這個傷心地，她叫我對你說，祝福你和胡惠子小姐有個幸福的未來。」

沈奔心中陣陣絞痛，在程子風面前强忍着痛苦的心情。

程子風又長長嘆了一聲，道：「她對你餘情未了，你又爲了自豪而拒絕與她復合，從中又多了一個胡惠子，一開始已是悲劇，也眞難爲你們了。」

沈奔低沉的道：「她甚麼時候走？」

程子風道：「已走了，飛機剛起飛不久。」

沈奔聽了，心中頓時出現一陣劇烈的刺痛，人也萎頓了。

程子風冷眼旁觀，知他對伊麗愛念仍深，不禁的道：「你到底愛伊麗多些還是愛胡惠子多些？」

沈奔不答，道：「伊麗對自豪難道沒有感情，竟說走就走？而且他們還打算結婚。」

「看來伊麗對自豪的確是有感情的，但自從你出獄後，伊麗見了你就對你舊情復熾。」

沈奔語帶責備，道：「無論怎樣也好，她一走了之，就是辜負了自豪，對不起自豪。」

程子風道：「我也是這樣對伊

麗說過，但她說已不欠自豪的，所以走得心安理得。

「她爲甚麼這樣說？」

「原來幾年前，自豪的廣告公司生意最不景的時候，不知走了甚麼霉運，公司竟被幾個惡人上門破壞了一番，自豪無錢重修公司，所以瞞住你向伊麗借了一筆錢重修公司，不久你就被抓去坐牢，漸漸自豪與伊麗發生了感情，而伊麗借給自豪那筆錢也不追討，既然大家是戀人了，伊麗視那筆錢作爲支持自豪的生意，自豪要還給她她也不要，所以伊麗說沒有欠自豪的，就是指以那筆錢塡補了的意思。」

「自豪的公司被人破壞過？」

「不錯，可能在生意上開罪了別人吧，當時若不是伊麗把積蓄拿出來，自豪根本就沒有今日的成就。」

「他公司被人破壞，是在我坐牢前？」

「對啊。」

「爲甚麼不對我說？」

「又不是甚麼大件事，他自嘆倒霉算了，事後重新裝修就可以大展拳腳。」

沈奔道：「當年我到底也是個警察，爲甚麼不對我說？自豪這人就是凡事愛隱瞞，鄧威爲人又怕事，所以才被同業欺負也說不定。」

「就是了，這就是他們的弱點嘛。」

沈奔又沉默起來。

程子風道：「我們兄弟已很多日不見了，既然今天你來找我，我們一走出外吃飯吧。」

沈奔道：「不，我有點事，我現在要走。」

＊　＊　＊

沈奔離開程子風之後，去到陳安迪隸屬的警署，警署內部份是沈奔的舊同僚，各人知他來找陳安迪，首先不是引他相見，而是七嘴八舌的談論他那個告密電話，致使龍洛落了網，各人還恭賀他即將可以領取那十五萬賞金。

沈奔聽了，心內又難過，又憤怒，但不形於色，只向各人禮貌地微笑點頭。

沈奔很快便找到了陳安迪，陳安迪知他不會無故造訪，便提議到警署內的餐廳再談。

二人在餐廳坐下之後，各自要了飲品，陳安迪才道：「找我甚麼事？」

沈奔道：「關於冒我名舉報龍洛之事。」

陳安迪道：「這件事別再提了，對方既然冒你名，無形中帶給你一筆意外之財，你等着發這筆小橫財吧。」

沈奔鄭重地道：「安迪，其實你已經知道這個冒我名舉報之人是誰，只是你裝傻罷了。」

陳安迪怔怔的望着他，道：「你爲甚麼這樣說？」

沈奔道：「你隱瞞不了我的。」

「我如何隱瞞你？」

「我問你，龍洛身懷槍械是不是？」

「是。」

「他被警方列爲極度危險人物是不是？」

「是。」

「你帶了多少人拘捕龍洛？」

「不多，十多人吧。」

「拘捕行動有沒有困難？」

「還算順利。」

沈奔又鄭重地道：「既然龍洛有槍，又是極度危險人物，警方要拘捕他，理應如臨大敵，現場應該有很多穿上避彈衣的警員，荷槍實彈包圍龍洛住所才對。但是，當時我也在場，現場氣氛一點也不緊張，你甚至容許羣衆圍着看熱鬧，這一切你如何解釋？」

陳安迪又怔怔的望着他，道：「你還懷疑甚麼？」

沈奔道：「當時你的下屬其實不是在拘捕龍洛，只是龍洛跟你們走而已，所以你們的行動才如此順利。」

陳安迪苦笑一下，道：「既然一切都瞞不過你，我也不再隱瞞下去，不錯，向我告密的人其實就是龍洛本人，他叫我帶人拘捕他的。」

沈奔接口道：「他冒我名舉報的原因就是要送那十五萬賞金給我？」

「不錯。」

「龍洛知我性格，這筆錢我根本不會要的。」

「不要白不要，這是政府的錢，上頭已下了檔案，只要龍洛被定了罪，你就可以領取那筆錢。」

「既然這樣，你就替我用無名氏的名義捐給慈善機構吧。」

「目前你很需要錢，何必這樣做？」

「這個社會比我更需要錢的人多着呢。」

「好吧。」

「龍洛叫你拘捕他，不會只是爲了給我十五萬如此簡單吧？」

「他偷偷摸摸做人過了幾年，已感到這樣下去毫無義意，所以下定決心幫你。」

「幫我甚麼？」

「幫你翻案。」

「翻案？」

「不錯，其實你該很清楚翻甚麼案。」

「就是六年多前，黃貴那件命案？」

「對，龍洛對我說，黃貴那件命案眞兇其實另有其人，你只是替

死鬼，但你想獨自追查，一直不肯向警方提供資料，龍洛怕你這樣下去會有生命危險，所以他自動找我，向我提供他所知的一切，他幫你就是希望我盡快找到眞兇，他付出的代價就是換來可能被判終身監禁。」

沈奔聽得呆住了，良久才道：「他已把所知的一切都對你說了？」

「還沒有，他既然答應跟我合作，我又何必急於一時。」

「可不可以安排我見一見龍洛？」

「暫時不可以，因爲他是重犯，遲些再作安排吧。」

沈奔又沉默起來。

陳安迪拍拍他肩膊，道：「放心吧，有龍洛的合作，你那幾年寃獄不會白受的，我無論如何要替你抓到眞兇。」

沈奔木無表情，話也不多說，站起身，便離開。

陳安迪沒有挽留，看着他的背影，又長長的嘆了口氣。

＊　＊　＊

胡惠子在醫護人員的悉心照料下，雙眼紗布拆開，施手術處也拆了線，所以她終於可以重見光明了。

手術十分成功，胡惠子欣喜得掉下眼淚，胡氏夫婦也高興得擁作一團，同樣的流下了老淚，其餘胡家的下人也爲了胡惠子重見光明而高興不已。

胡氏夫婦等待這一刻來臨已太久了，他們高興之餘，就叫女兒把一班朋友請來家中開個派對，好好慶祝一番。

胡惠子第一件事要做的，並非想着與一班朋友慶祝，而是要見沈奔，因爲她對沈奔的思念太深刻了。

上次伊麗來找她時，把沈奔的好友程子風的電話號碼對她說了，因爲只有程子風才有可能知道沈奔的下落。

胡惠子一看時鐘已接近五時，程子風也就快下班了，所以她連忙拿起電話致電給程子風，找到程子風後，她先自我介紹了，然後問程子風知不知沈奔下落。

程子風在電話中表示，沈奔約了他下班之後在「威揚廣告公司」見面。

胡惠子知道沈奔將會在「威揚廣告公司」出現，欣喜若狂，向父親討了車資，便想奔門而去，胡振東忙問道：「惠子，妳去哪裡？」

胡惠子心情興奮之極，邊向大門走去，邊道：「去『威揚廣告公司』。」

胡振東叫道：「去幹什麼？」

胡惠子來不及答話，把大門打開，「呼」的一聲便衝出了大門。

＊　＊　＊

「威揚廣告公司」就是石自豪與鄧威合資開設的。

程子風下班來到「威揚廣告公司」，推門進去，公司內所有職員都下了班，他不明白沈奔何以約他在此見面。

此時，鄧威自總經理室開門走了出來，見了程子風，說道：「子風，進來吧。」

程子風便跟鄧威進入總經理室。

進入室內，程子風看見石自豪也在，還有鄧威女友何曼婷也在內。

程子風不見沈奔，說道：「沈奔呢？」

石自豪一臉的神傷，大概是爲了伊麗的離開吧，對程子風道：「他還沒有來。」

程子風坐下，道：「沈奔叫我們在這裡集合，到底什麼事？」

鄧威道：「不知道。」

何曼婷插嘴道：「你們四兄弟已很久沒有相聚了，他大概安排大家聚舊吧。」

程子風道：「所以我說沈奔這人太重感情了。」

鄧威道：「這些日子以來，他總是神神秘秘的整個人也變了。」

程子風道：「經歷了這麼多事，又坐了幾年寃獄，任誰也會變的。」

石自豪忽然道：「子風，你知不知道伊麗去了那個國家？」

程子風道：「她沒有說。」

石自豪無精打采的嘆了口氣。

程子風勸道：「自豪，算啦，忘了她吧。」

石自豪神情痛苦的道：「忘了她？你知她對我多重要？」

鄧威搖頭嘆息道：「造物弄人。」

說話間，房門忽然被人從外打開，四人一望，來者正是沈奔。

沈奔仍舊木無表情，但眼光卻是銳利的，還隱若蘊含着一股怒意。

各人見了他，都露出喜悅之色，何曼婷喜道：「沈奔，你來啦，大家正等得不耐煩呢。」

沈奔仍是毫無表情，忽然以凌厲的目光掃了各人一眼。

鄧威與石自豪見了他的眼神，竟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

程子風望着沈奔，道：「沈奔，你有話跟大家說嗎？」

沈奔語氣有點冷，道：「對。」

石自豪道：「是不是爲了伊麗那件事？」

沈奔道：「不是。」

鄧威道：「那到底爲了什麼？」

沈奔語氣更冷，道：「爲了我受的那幾年寃獄。」

衆人都一陣錯愕。

石自豪忙問道：「你已查到殺黃貴的眞兇是誰？」

沈奔道：「我有在你面前提過這件事嗎？」

石自豪不作聲。

沈奔忽然問何曼婷，道：「饅頭，我問你一個問題。」

何曼婷道：「什麼問題？」

沈奔道：「幾年前，威揚廣告公司曾經被惡人破壞過是不是？」

何曼婷想了想，道：「確是有這件事發生過，當時我借了一筆錢給鄧威裝修公司。」

沈奔望望石自豪與鄧威，道：「有沒有這種事？」

石自豪道：「有。」

鄧威接口道：「事隔幾年了，還提出來幹什麼？」

沈奔道：「當時你們的公司爲什麼被人破壞？」

鄧威道：「可能生意上競爭開罪了別人吧！」

沈奔道：「是什麼人破壞的？」

石自豪道：「這麼多同業，我們那裡知道？」

沈奔道：「當時有沒有報警？」

鄧威道：「沒有。」

沈奔道：「這分明是刑事破壞，爲什麼不報警？」

石自豪道：「破財擋災算了，所以沒有報警。」

沈奔語氣忽然嚴厲起來，道：「別再自欺欺人了。」

石自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沈奔道：「我知道你們公司在我入獄前被人破壞過之後，就對你們起了疑心。」

鄧威忙道：「你到底懷疑什麼？」

沈奔道：「昨晚我打電話給伊麗的家人，知道伊麗到了美國，後來從伊麗家人口中知道伊麗的地址，便打長途電話給伊麗，我問伊麗關於你們公司被人破壞的事。伊麗告訴我，當年你們公司是被高利貸集團的人破壞的，是不是？伊麗知道眞相之後，自豪就叫伊麗不要對任何人說，是不是？」

石自豪道：「就是我們公司被高利貸集團的人破壞，這又表示了什麼？」

沈奔道：「這表示你們當年因爲生意不景，所以向高利貸集團借錢，事後無力償還，所以遭到破壞，對不？」

石自豪道：「沈奔，請你不要胡亂猜測好不好？」

沈奔冰冷着面孔，道：「我不是胡亂猜測，當年借錢給你們的，就是黃貴，所借款額是十萬元，但後來黃貴在借據上做手脚，把十萬改爲卅萬，你們更加償還不起，於是起了殺機，還把殺人罪名嫁禍於我。」指着石自豪，怒道：「眞正殺黃貴的兇手其實是你！」

程子風與何曼婷聽了，登時目瞪口呆起來。

石自豪頸上青筋暴現，叫道：「你胡說八道什麼？」

沈奔冷笑道：「我胡說八道？當年你暗戀伊麗，把殺人罪名嫁禍給我，不但可以無需償還黃貴的債項，害我入獄之後，你更可以乘機向伊麗展開追求攻勢，確是一擧兩得，我出獄之後，你爲了怕我查出眞相，所以收買職業殺手向我追殺，是不是？」

石自豪與鄧威已開始顯得不安起來。

鄧威吃吃地道：「沈奔，無証無據，請別胡亂指証他人。」

沈奔道：「我剛踏出監獄，就有人向我槍擊，當時那個槍手手上拿着我的照片，除了你們之外，還有誰可以向那個槍手提供我的照片？」

石自豪一整面容，道：「沈奔，當年你在的士高殺了黃貴，當時現場確是有很多人看見你向黃貴開槍的，証據確鑿，你還胡說什麼？」

沈奔道：「錯，當時現場的人沒有看見我開槍，只是槍聲過後，他們看見我手上拿着槍指着黃貴倒地前站立的方向而已。」

石自豪道：「這有什麼分別？」

「對現場的目擊者來說，這的確沒有分別，因爲人人都以爲殺黃貴那一槍是我開的。」

「這就是証據了。」

「殺黃貴那一槍其實是你石自豪開的。」

「荒謬，化驗報告也証實殺黃貴的子彈是從你手上的警槍射出的，又怎會是我開槍？」

沈奔冷笑道：「你記不記得，當時黃貴中槍倒地之後，我拿着槍在發呆，我也以爲那一槍是我酒後開的，當時你說怕我會開第二槍，連忙搶去我的槍，並且替我放入槍袋內。」

石自豪道：「當時我的確怕你酒後糊塗再開第二槍，所以才這樣做。」

沈奔道：「錯，當時你這樣做，目的是偷龍換鳳，來一着以槍換槍罷了。」

石自豪又叫道：「你胡說。」

沈奔沉着臉，道：「讓我把當時的情形推測一下吧，好嗎？」

石自豪顯得更加不安，道：「你要說我不阻止你說，但你最好不要含血噴人。」

鄧威也顯得坐立不安。

何曼婷與程子風幾乎不敢相信石自豪就是殺黃貴的眞兇，更不敢

相信石自豪殺了黃貴之後，竟把罪名嫁禍於沈奔，所以他們都等待沈奔再說下去。

沈奔臉上肌肉跳了跳，滿面怒容的狠狠瞪了鄧、石二人一眼，二人見了他的眼光，心中又不其然的抽搐了一下。

原來沈奔自從知道威揚廣告公司於自己入獄前遭到惡意破壞之後，覺得事件不會是偶然，便設法聯絡到伊麗，一經瞭解之後，知道破壞者是高利貸集團，所以作了以下的分析：

那一年的平安夜，石自豪與鄧威相約沈奔、伊麗、程子風及何曼婷到的士高耍樂，這其實是一個佈局，石、鄧二人因爲借了黃貴的高利貸無力償還，又被追得緊逼，公司更被黃貴惡意破壞，石自豪爲了要得到暗戀中的伊麗，也爲了解決黃貴的苦纏，所以起了殺機，更處心積慮地把罪名嫁禍於沈奔，來個一石二鳥。

當晚，石、鄧二人除約了沈奔等人到的士高之外，還約了黃貴的一班人在的士高會面，訛稱相談還債之事，而黃貴等也欣然應約。

沈奔酒量本不好，在石自豪勸飲下不久有了醉意，石自豪事前已預備了一支非法得來的手槍，趁沈奔酒精上腦之際，石自豪便悄悄地把沈奔的警槍取去，再把那一支非法得來的槍放進沈奔槍袋內，沈奔自是懵然不知，就這樣石自豪就以偷龍換鳳的手法取去沈奔的佩槍。

不久，黃貴帶着雲妮、雷震子及道友全到的士高應約。

石、鄧二人見了黃貴坐在不遠處，鄧威便借上厠所爲名，與黃貴見面，鄧威故意與黃貴發生爭執，引沈奔注意，就在同時，石自豪又與黃貴及其手下發生爭執。

半醉的沈奔在座位上見了好友被欺負，加上自己是警察，當然不會坐視，這其實也是石、鄧二人意料中事，也可說是他們刻意安排的一着棋子。

帶醉的沈奔上前干涉，但黃貴氣勢逼人，竟不把任何人放在心上，此時石自豪乘機慫恿沈奔拔出佩槍向兇惡的黃貴表露身份。

沈奔聽石自豪慫恿，身不由己的把槍拔出來指住黃貴，只想表露身份。

那知沈奔甫一拔槍指住黃貴，處心積慮的石自豪連忙以本來屬於沈奔的佩槍向黃貴悄悄在混亂中開了一槍，黃貴中了一槍後，登時倒了下去。

沈奔只覺把槍指住黃貴後，隨即就傳來槍聲，黃貴應聲倒地，而半醉的沈奔也以爲殺黃貴那一槍是自己開的，所以頓時呆若木鷄似地立定着。

石自豪見沈奔在發呆，一邊說怕他酒後糊塗再開第二槍，一邊連忙把他手中的槍搶去，並替他把槍放回槍袋內，事實上，在這一刹那，石自豪其實已完成了偷龍換鳳的手法，把手上那支殺了黃貴而屬於沈奔的佩槍放回沈奔槍袋內，同時把沈奔用以指住黃貴那支非法得來的手槍收起來了。

由於當時的士高內燈光昏暗，所以石自豪殺黃貴，再把兩支槍以偷龍轉鳳的手法換掉，在場的人根本毫不知情，每一個人都的確看見沈奔殺了人，就這樣，石自豪在昏暗之環境掩護下殺了人，事後就神不知、鬼不覺，且把殺人罪名嫁禍給沈奔，而石自豪與鄧威也一直逍遙法外。

沈奔出獄後，石、鄧二人怕沈奔會查出眞相，石自豪更怕沈奔與伊麗愛火重燃，便僱職業殺手追殺沈奔，以除後患。但屢不成功，從中還殺出一個神秘人物龍洛，三番四次救了沈奔，石、鄧二人恐事機不保，所以終止了對沈奔的追殺。

沈奔追查之下，知道黃貴命案當晚雲妮也在場，更查得雲妮手上掌握了一件指証眞兇的証物，亦即被黃貴做了手脚的卅萬元借據，沈奔爲了追查眞兇，與雲妮議價收買。

但雲妮貪得無厭，本與沈奔議好價錢，卻又向借據上的借款人，亦即石自豪勒索。

石自豪有証據被雲妮掌握着，爲了除去後顧之憂，忍無可忍之下，也請殺手把雲妮殺了，所以沈奔最後還是無法得到那件証物，只是後來從龍洛口中知道那是一張卅萬元借據，至於借款人是誰，就連龍洛也不知，但沈奔猜測借款人必是石自豪無疑。

沈奔一口氣推測了內情，程子風與何曼婷聽得目瞪口呆，也不知這是否事實，所以二人都怔怔的望着石、鄧二人，等他們作出反應。

鄧威已顯得混身不安。

石自豪一整面容，勉强露出笑容，道：「不錯，你說的都是事實，我也很佩服你的判斷力，既然一切已成過去，你受了那幾年牢獄之苦，我和鄧威都不會令你白受，我們會向你作出補償的。」

鄧威忙接口道：「對了，你要多少錢，盡管說出來吧。」

沈奔怒得頸上青筋暴現，拳頭握得「勒勒」作响，牙齦也幾乎咬碎了。

何曼婷聽後，只覺耳中嗡嗡作响，她實在不敢相信愛郎鄧威竟是殺人兇手之一，她幾乎要哭出聲來了。

程子風聽石自豪承認了，怒叫道：「你們好卑鄙！」

石自豪對憤怒中的沈奔道：「好兄弟，女人走了一個還有很多女人，錢花去了也可以掙回來，我不想失去你這個朋友。」

程子風又怒叫道：「石自豪，我早就知你這人靠不住，你陷害沈奔，出賣沈奔，還三番四次想把沈奔置諸死地，現在你竟然說出這番話，口口聲聲稱兄道弟，呼朋喚友，你還有人性嗎？」

石自豪好似大條道理一樣，道：「有什麼不妥？我不是認錯了嗎？我還答應向沈奔作出賠償。」

鄧威怯怯的望着沈奔，道：「你要多少錢，開個價吧，以後案件不要追究就是了。」

沈奔怒得目眥皆裂，恨恨的道：「你這兩個卑鄙無恥之徒，害我大好前途盡毀，拆散我和伊麗的姻緣，害死我一生最敬愛的媽媽，害我子欲養而親不在，不能報養育之恩，現在竟然用錢收買我的良知？」

石自豪仍在大條道理，道：「前途？算什麼？就當你現在還是警察，大不了是一個月薪有限的督察級人馬。但我今天可以一次連本帶利補償給你；至於伊麗，女人而已，天下間美女多的是，你有錢，這世上不知有多少賤女人向你投懷送抱，你甚至可以天天不同，晚晚換新人，這一點我可以替你實現，至於你媽媽，七十多歲人了，還可以享受什麼？有一日行動不便，大小二便也要你照顧豈非是一個負累？人老了遲早要歸天的，你何必耿耿於懷，只要她老人家在泉下知你孝順，她已很開心了。」

沈奔越聽越憤怒，且雙眼也紅了，待他說完後，結結實實地向他臉上打了一拳。

石自豪中拳後，登時跌了個四腳朝天，站起來的時候，已流了滿面牙血和鼻血。

何曼婷望望石自豪，又望望鄧威，終忍不住哭叫道：「眞看不出，你兩人竟然串謀殺人。」

鄧威一面委屈道：「當時黃貴恐嚇要殺死我和自豪的家人，連妳也不放過，而且黃貴在借據上做手脚，若不把他殺了，我們也不知如何是好。」

程子風怒道：「就算你們要殺黃貴，爲什麼嫁禍給沈奔？」

鄧威道：「這是自豪的主意，因爲自豪想得到伊麗，而且這是唯一逍遙法外的方法。」

何曼婷哭成淚人，叫道：「既然黃貴恐嚇你們，爲什麼不報警？」

鄧威道：「我們不敢報警，而且黃貴手上的確有我和自豪簽名的借據，無証無據，很難控告黃貴，到頭來吃虧的會是自己。」

沈奔怒得面容也扭曲了，狠狠的瞪着石、鄧二人道：「本來我發過誓，只要抓到了殺黃貴的眞兇，我會用私刑對付，但我現在改變了主意，因爲你們實在太無耻，我犯不着弄污我雙手。」

石自豪抹去臉上血漬，道：「沈奔，我不想再聽你教訓，做人爽快一點，一口價，五百萬，要不要？這個價錢你一輩子當警察也賺不到的。」

程子風連忙叫道：「沈奔，不能要他們的臭錢。」

沈奔搖頭道：「我不會要他們的臭錢的，我要他們嚐牢獄之苦。」

程子風豎起拇指，道：「有骨氣。」

石自豪笑道：「牢獄之苦？你有什麼証據控告我謀殺？難道就憑剛才那番話？只要我和鄧威不認罪，法官會相信你們嗎？」

程子風怒道：「難道你以爲你們可以繼續逍遙法外？」

石自豪怡然自得地，道：「就算沈奔有備而來，把剛才說的話偸錄了音，這又如何？難道你們不知道，香港法例錄音帶的內容是不能作犯罪証據，更不能作呈堂証供的？」

門外忽然有人叫道：「石自豪，你對法律倒也熟悉。」

石自豪衝口道：「一點點。」說完，登時臉上變色，因爲他認得這把聲音就是辦起案來會六親不認的陳安迪。

聲音一落，房門被推開了，衆人一看，果然是陳安迪帶着兩個手下走了進來。

陳安迪鐵青着面孔，對鄧、石二人道：「鄧威、石自豪，你們被拘捕了，若沒有必要，請不要說話，但現在你說每一句話，日後將會成爲呈堂証供。」

沈奔見狀，表情稍鬆下來。

程子風暗喜。

何曼婷異常傷心。

陳安迪的兩名手下拿出手扣，正想上前鎖扣石、鄧二人，石自豪滿面不服氣，叫道：「慢着！」

陳安迪正色道：「你還有什麼話說？聰明的話，留待跟法官說吧。」

石自豪頑强的道：「安迪，我到底犯了什麼罪，你竟然拘捕我？」

陳安迪道：「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晚上十時卅分，你和鄧威在二千年代的士高蓄意謀殺中國男子黃貴，於本年七月期間，你串謀在逃人等三次意圖謀殺中國籍男子沈奔，以及在本年八月間，與在逃人犯等策劃謀殺香港城夜總會媽媽生張雲妮。」

鄧威已嚇得混身冒汗。

石自豪仍是那麼頑固，道：「你有什麼証據？」

陳安迪微笑道：「若果沒有足夠証據，我怎會貿然上門拘捕你？」

石自豪道：「証據何在？」

陳安迪坐下來，架起二郎腿，一面輕鬆的道：「本來我沒有必要在這裡對你說，你既然要追問，那我就說吧。」說着，拿出香煙，點了根香煙，續道：「龍洛和雷震子一切都已經和盤托出。」

石自豪道：「龍洛和雷震子是誰？」

「雷震子就是周文成，張雲妮的情夫，也是黃貴的手下，當年你們公司被人破壞，就是雷震子一手幹的，在雷震子的合作之下，我們得到了張雲妮的銀行保險箱鑰匙，在雲妮的保險箱內找到你和鄧威向黃貴借錢的借據，我們懷疑那張借據就是你要殺黃貴的動機。」

石自豪已開始不安，道：「龍洛又是什麼人？」

陳安迪道：「龍洛就是職業殺手，當初你僱用殺手殺沈奔，殺手集團就派龍洛去執行任務，豈料沈奔是龍洛的恩人，龍洛推却，殺手集團就另派他人殺沈奔，但屢次被龍洛從中破壞，我們得到龍洛的合作，拘捕了殺手集團的主腦，根據殺手集團主腦的口供，請人殺沈奔的人就是你石自豪，你還向殺手集團提供沈奔的資料及照片，這麼多人証物証，足夠了沒有？」

石自豪已開始震慄，說話也顫抖了起來，道：「我要見我的律師。」

陳安迪道：「回警署再說吧。」

兩名探員便上前把石、鄧二人扣上了手扣，二人再也不反抗。

何曼婷眼前一黑，便暈過去了，沈奔與程子風連忙把她扶着。

鄧威呆呆的望着何曼婷，眼有淚光，喃喃的道：「曼婷，對不起，我辜負了你。」

石自豪猶如鬥敗了的公鷄，氣燄全消。

程子風替沈奔開心，道：「沈奔，好兄弟，終於水落石出，你也可以還我清白了。」

沈奔很感安慰。

陳安迪命手下押走石、鄧二人，同時邀沈奔與程子風回警署協助調查，但首先要用藥物救醒暈了的何曼婷。

＊　＊　＊

陳安迪與手下押着石自豪與鄧威離開「威揚廣告公司」，一干人等乘電梯而下，電梯在商業大厦的大堂停下，衆人步出電梯，兩名探員先把石、鄧二人押上車返回警署，陳安迪與沈奔、程子風及何曼婷則乘坐另輛一車。

衆人都上了車，沈奔正想上車之際，忽然眼前一亮，臉上現出不知是喜還是悲的神情，怔怔的望着另一邊。

原來沈奔看見了胡惠子。

沈奔見了胡惠子雙目已復明了，興奮得心情有點激盪。

胡惠子當然有看見沈奔，但在她心目中，沈奔只是一個普通的路人，因爲她根本沒有看過沈奔的眞面目，只在他身邊一擦而過，並匆忙的進入沈奔等人剛步出來的商業大厦。

沈奔看見魂牽夢掛的胡惠子，心情激盪之餘，眞想大叫她一聲，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爲他感到自己只是一個無根的浪子，且身份低微，所以抑壓住了這一股衝動。

陳安迪見沈奔站在路邊，且呆若木鷄的望着大厦入口，以爲他一時感觸而已，便催促他上車。

沈奔雖然對胡惠子自慚形穢，但仍依戀不捨，緩緩走到車旁，對陳安迪道：「你們先回警署吧，我待會就來。」

陳安迪笑道：「你這人行踪飄忽，若果你不來的話如何是好？」

沈奔道：「爲了指証眞兇，我怎會不來？」

程子風也發覺沈奔好似心事重重的，正想開口慰問，陳安迪已比他先開口，對沈奔道：「我知你一定會來的，我信你。」說完便把車開走了。

沈奔對胡惠子的想念實在太甚，仍想多見她一面，所以又走進該商業大厦內。

他不明白胡惠子何以會來此，更不知她到底去那一家公司，他只呆呆的站在電梯大堂。

過了不久，一部電梯在他面前打開了門，向內一望，他的心頓時急速跳了起來，原來他看見胡惠子乘電梯而下，而且露出滿面失望且憔悴的面色。

原來胡惠子是專程到威揚廣告公司找沈奔的，當她抵達時，廣告公司自是人去樓空，所以異常失望。

胡惠子步出電梯，一抬頭，與呆站着的沈奔打了個照面，接着低下頭，慢慢步出大厦，一顆芳心彷似快將碎了。

沈奔幾乎忍不住要向胡惠子大叫一聲，但最後還是抑制住，可是一顆心已痛得被萬箭穿着一般難受。

他神情肅穆的呆了良久，接着拖着沉重的脚走行出大厦。

甫一步出大厦門外，他赫然看見胡振東夫婦，而胡惠子則倒在父親懷中痛哭起來，胡氏夫婦只好從中安慰，路旁則停着屬於胡家的豪

華房車。

沈奔不明白胡惠子何以在父母面前痛哭。

他當然不明白，因爲他不知胡惠子此行目的。

他想起胡氏夫婦的勢利，更覺身份卑微，然後向相反方向低下頭默默而走。

但坐在豪華房車內的胡家司機眼尖，一眼看見了沈奔，連忙叫道：「老闆，沈奔在那邊。」

此一聲叫喊，驚動了胡氏一家，三人循司機手指方向一望，胡氏夫婦果然看見沈奔的背影，夫婦二人大喜，胡振東連忙從後追向沈奔，喜道：「沈奔，不要走。」

胡惠子淚眼模糊中，依稀認得這背影就是剛才所見那個似是極失意的人，心中也大喜，道：「他就是沈奔？」

胡太太也喜道：「不錯，乖女兒，他就是你朝思暮想的沈奔了。」

沈奔經胡振東一叫，立住了腳步，然後他清楚聽見胡太太說胡惠子對自己朝思暮想那句話。

他回轉身來，怔怔的望住胡振東。

胡振東站在他面前，喜不自勝，道：「沈奔，我們找得你好苦。」

沈奔夢囈般道：「找我什麼事？」

胡振東道：「你不知道惠子想得你多苦嗎？」

沈奔有點沉重，道：「惠子不是跟李先生訂了婚嗎？」

胡振東有點氣，道：「你說漢龍？那傢伙原來專玩弄女人的，幸好及時發覺，否則惠子嫁了他就慘了。」

沈奔喜道：「你意思是說，惠子跟李漢龍已解除婚約了？」

胡振東笑道：「原來惠子只愛你一個。」

沈奔喜極，正想說話，抬頭一看，只見胡太太和胡惠子已站在他面前。

沈奔面對胡惠子，心情再度激盪，但卻是興奮之極的激盪。

胡惠子目不轉睛的望着沈奔，心情同樣的激盪，顫着聲音，道：「你就是沈奔？」

沈奔興奮地一點頭。

胡惠子喜極流淚，倒在沈奔懷中，沈奔也緊緊的把她摟抱着，忍不住道：「惠子，我很想念妳。」

胡惠子淚流滿面，抬頭望着他，心跳也加速了，道：「不錯，你就是沈奔，我認得你的聲音。」說完又倒在他懷中，沈奔又緊緊的把她抱着。

一對在痛苦中找到眞愛的有情人，在人來人往的馬路上旁若無人的擁抱着……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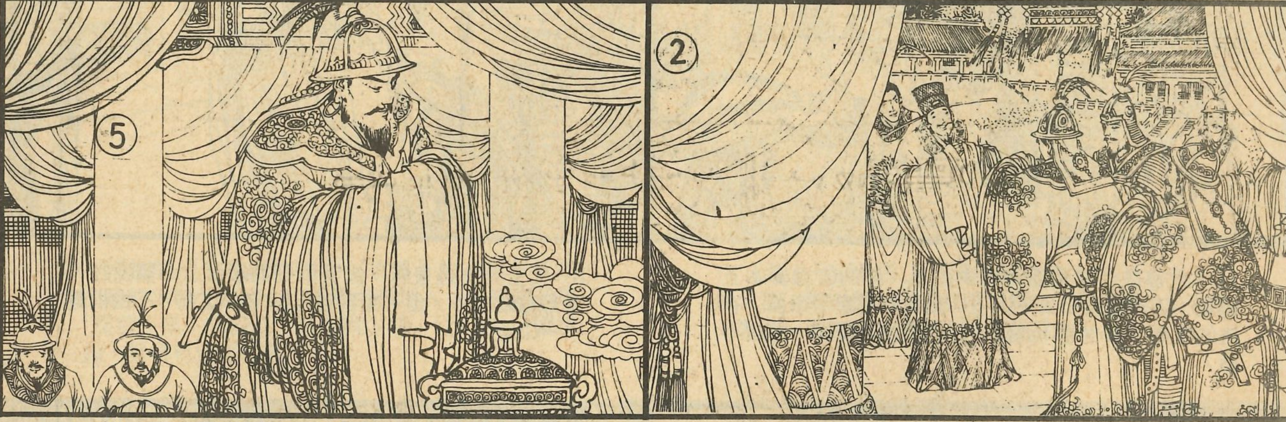
再生緣之三

麗君入贅（上）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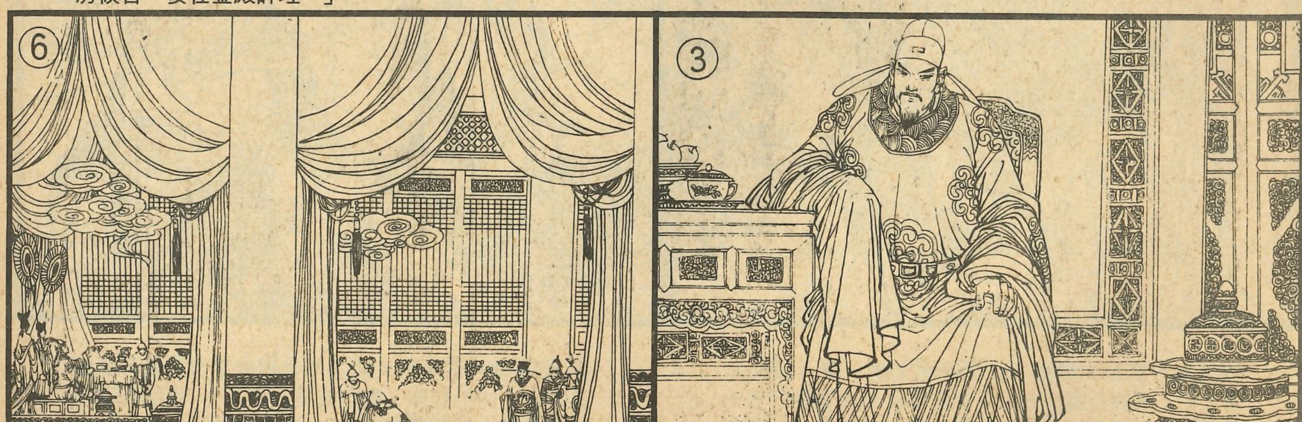
1　第二集說到新婚之夜，劉奎璧被刺，映雪跳湖，孟士元和劉奎璧進京評理，劉奎璧一進京就直奔國丈府，父子二人計議到二更天。次日清晨，父子倆匆匆起床，老奸坐轎，小奸騎馬，前呼後擁，直奔午朝門。

4　時値五更，文武百官到齊。皇帝升殿，文武百官魚貫而入，俯伏金階，三呼萬歲。太監傳旨：有事啟奏，無事退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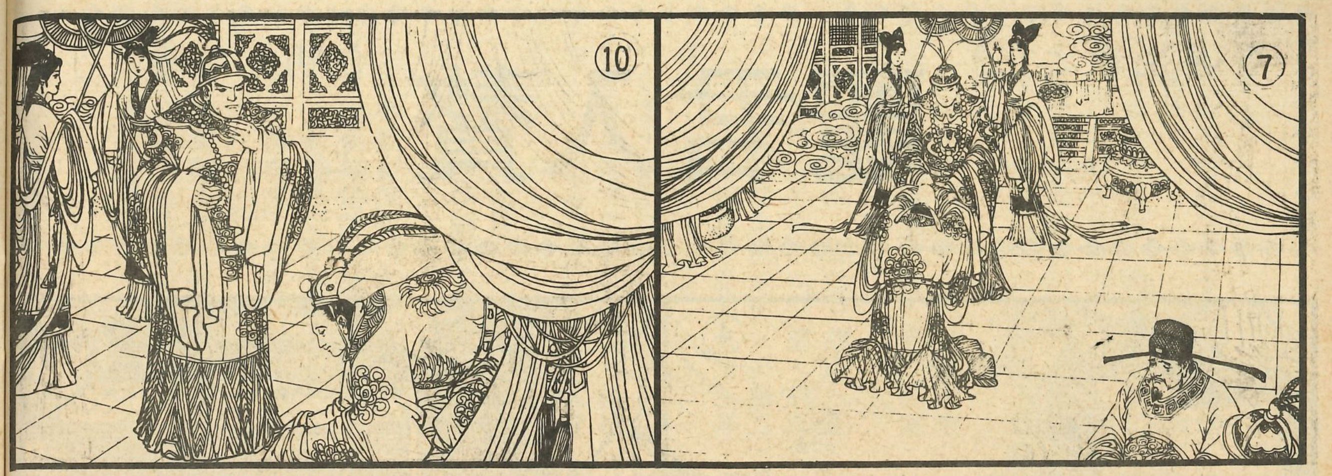
2　劉捷帶子來到朝房，早來的文武官員見是國丈與國舅，紛紛上前寒暄一番。

5　欽差祁成德出班啟奏：「臣奉旨去昆明命鎭國將軍劉奎璧與孟麗君成親，不料洞房花燭，劉奎璧遇刺而傷，孟麗君跳樓致死，劉孟兩家扭解進京，現在朝房候旨，要在金殿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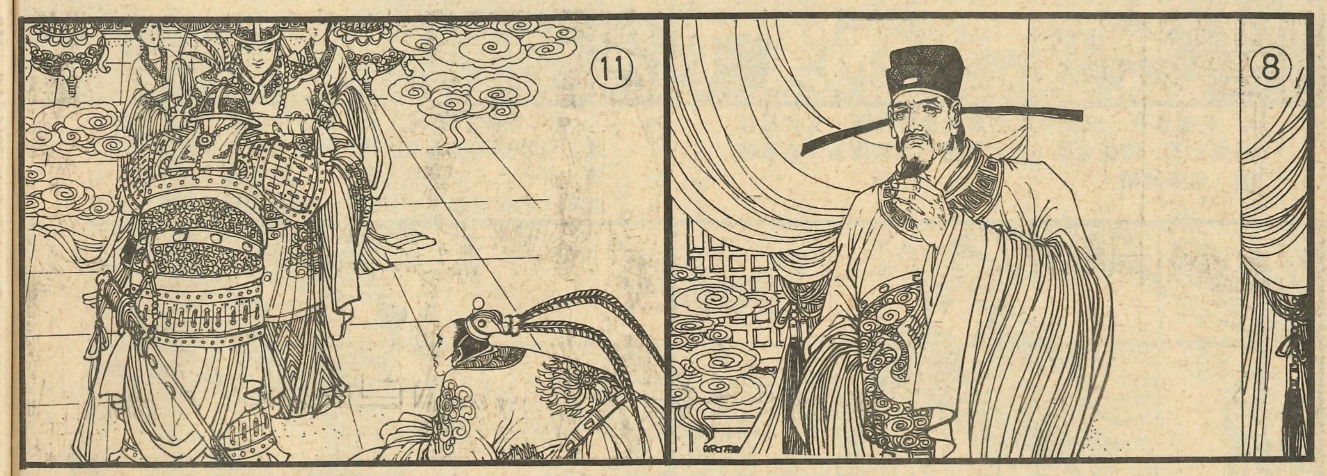
3　孟士元也早已到了，正獨坐一旁暗思如何向皇上訴冤。

6　成宗皇帝一聽吃了一驚，忙喚孟士元上殿。孟士元哆哆嗦嗦來到殿前，雙膝跪地，口呼萬歲，未訴冤情，已是老淚縱橫。



7　孟士元邊說邊哭，泣不成聲，說完他又朝皇帝連連叩頭。成宗見他如此悲切，不禁慰他道：「朕自有國法，卿不要過於悲傷。」

10　皇上又追問孟麗君的屍體和兇器，劉奎璧甚麼也交不出來，頓時慌了手脚，竟求皇上看在親戚的面子上多多關照。這使成宗皇帝十分尷尬，正在這時，忽有一官出班告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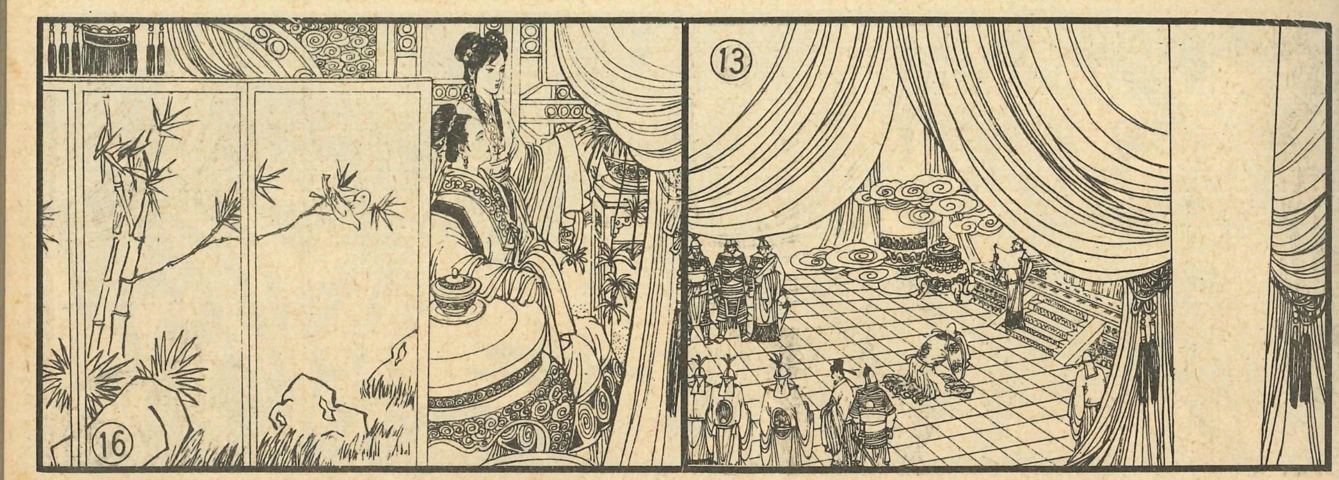
8　孟士元謝過皇恩，起身回到品級台上。劉捷在一旁卻暗暗緊張，但一想到自己終究是國丈，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11　此官是代理兵部尚書朱奎年。他的告急奏本上寫着：河南翠台山公平大王，劫搶欽犯皇甫家屬，在逃的皇甫少華也潛入此山。他們正招兵買馬，圖謀不軌。



9　劉奎璧被召上殿。成宗問他殺害了孟麗君，又毀屍滅迹，知不知罪？劉奎璧竭力申辯：「孟麗君洞房行刺未遂，自行跳湖而亡。」說完欲解衣給皇上看肩頭的傷疤。

12　皇上正左右爲難，看了奏本大吃一驚。轉念一想，何不派劉奎璧前去捉拿皇甫少華，將功贖罪，一舉兩得呢？當下，便傳旨兵部，調一萬兵馬，由劉奎璧統領，明天出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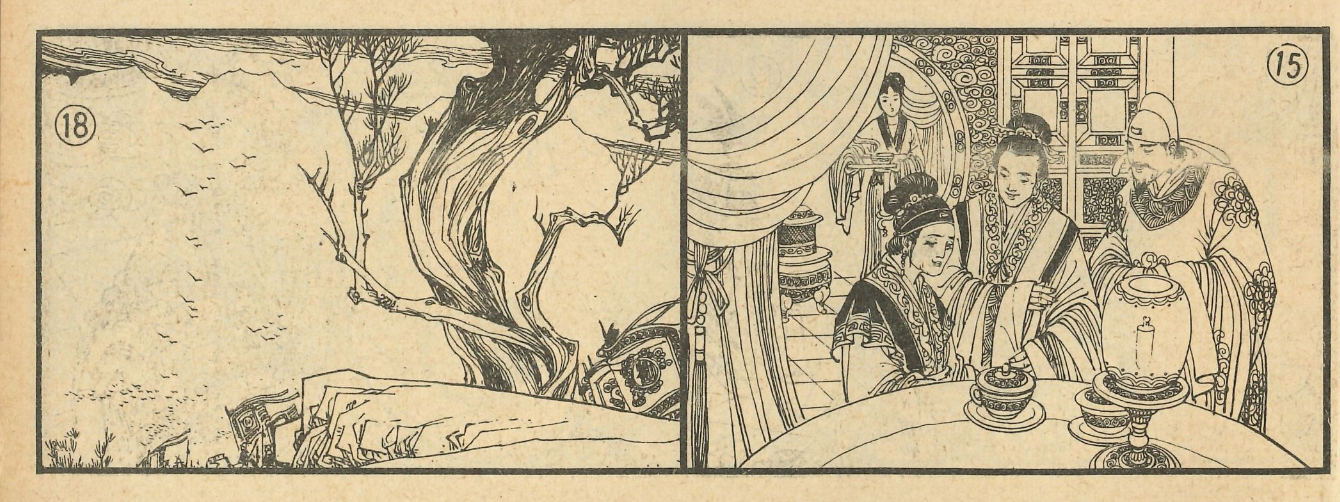
13　劉奎璧只得領旨而去。皇上爲安撫孟士元，傳旨在昆明湖邊爲孟麗君修建貞節牌坊，又擢升孟士元爲宰相，賜龍圖閣大學士之職。

16　孟老夫人也十分懷念自己的女兒，她將女兒臨走親筆描畫的真容，掛在房間裡，終日凝望，聊解愁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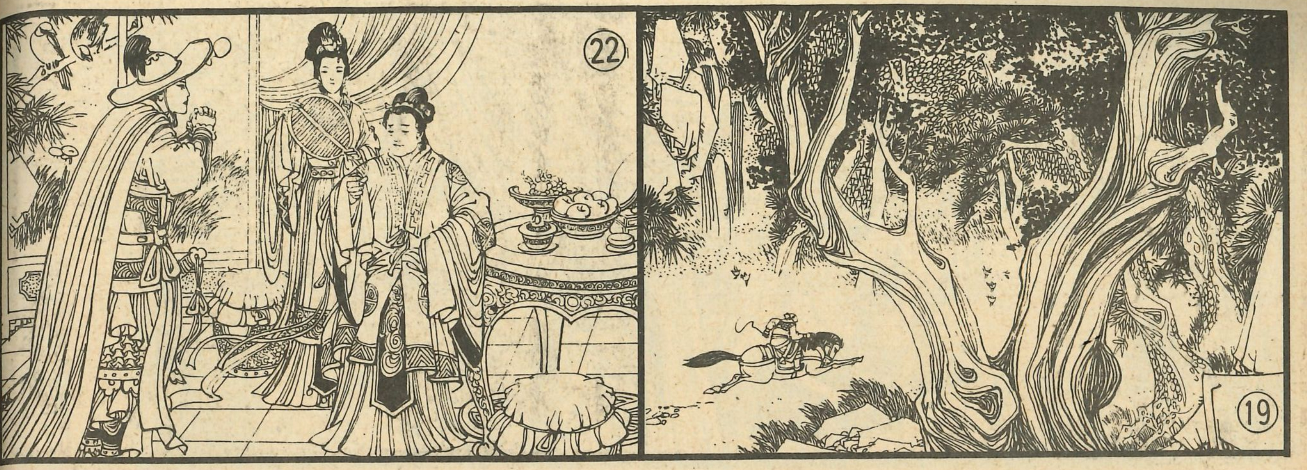
14　孟士元回到府上，將金殿之事一說，孟夫人又驚又喜：驚的是女婿怎麼落草爲寇！喜的是皇上寬撫。等在一旁的蘇大娘卻止不住痛哭起來。

17　再說劉捷父子回到家中，劉捷不放心兒子有捉拿少華的本領，想請女兒說情替換別人。劉奎璧卻說：「捉得少華，功歸我，捉不得少華，我先逃。」劉捷一聽，覺得也只好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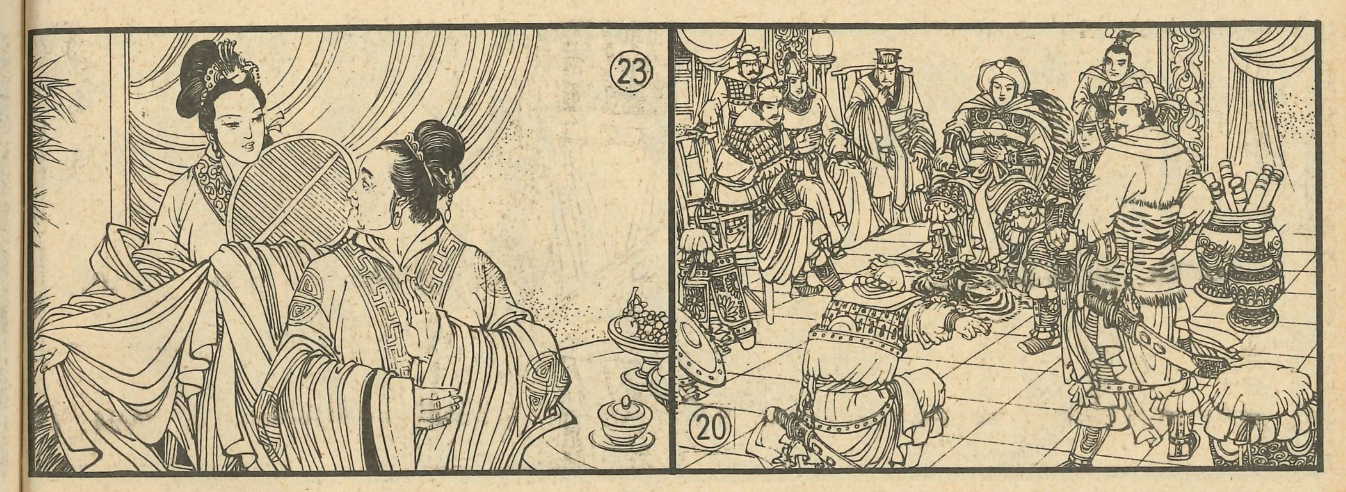
15　孟士元夫婦好言相勸，蘇大娘卻總是以淚洗面，終日悶悶不樂。

18　第二天一早，劉奎璧統領一萬兵馬，浩浩蕩蕩，直奔翠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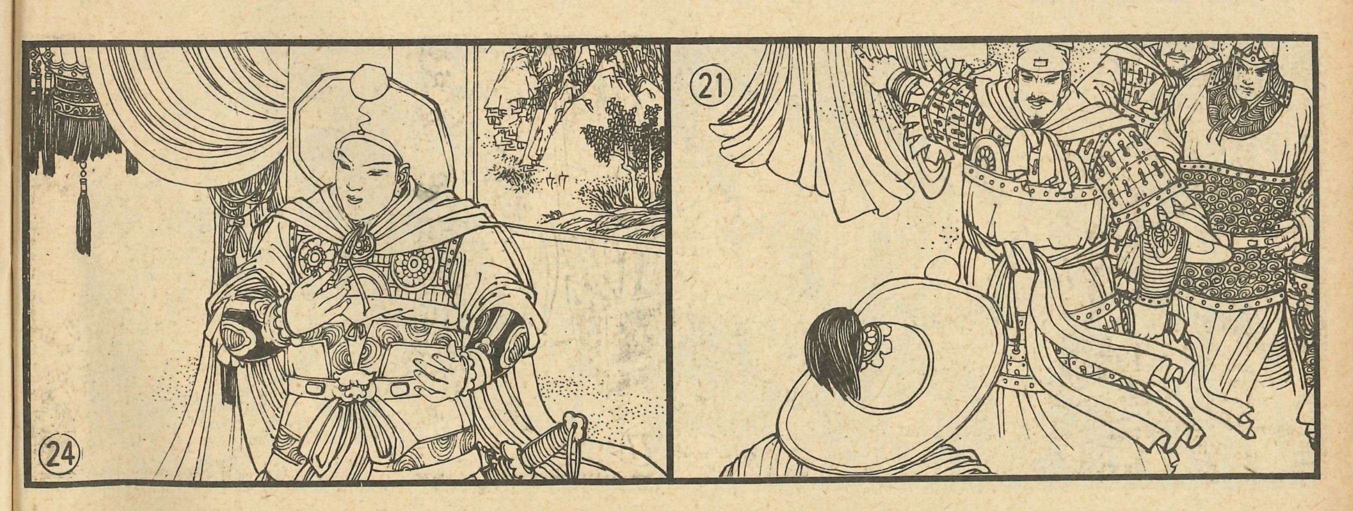
19　却說翠台山公平王派出的探子，得知大軍征剿的消息，立即快馬加鞭，抄小路回山報信。

22　公平大王回到室內，將軍情稟報皇甫夫人。夫人一聽頓時慌了神。大王叫母親放心：「山上兵精糧足，戒備森嚴，小奸定然無法得逞。只是孩兒不認識小奸，想請娘去陣前指認劉奎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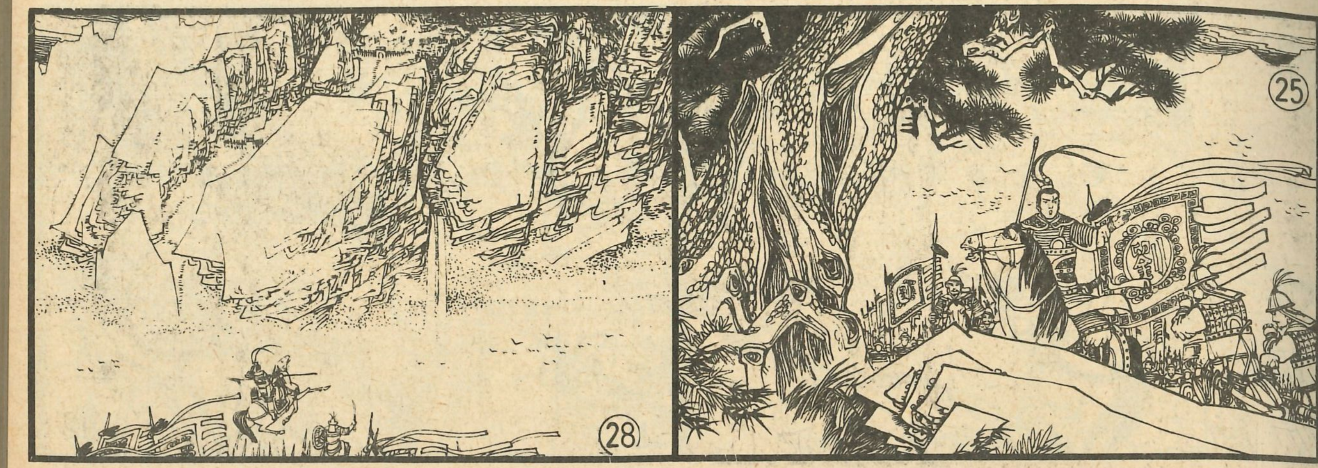
20　這天，翠台山聚英殿裡，公平大王正與衆首領議論除暴安良的計劃，探子來報：劉奎璧已帶一萬人馬前來剿山。大王聽了不勝歡喜。

23　皇甫夫人已嚇得不知所措，哪裡還敢下山。在一旁的長華小姐却定要下山去認一認。老夫人覺得男女有別，執意不讓女兒在這種場合拋頭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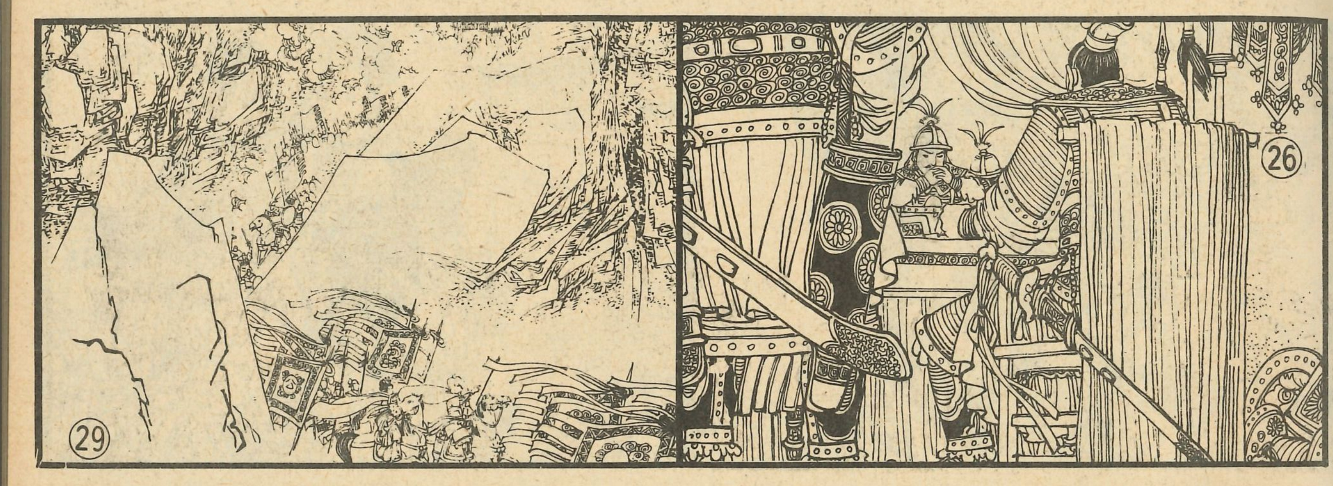
21　衆首領也紛紛磨拳擦掌地說：「小奸害得咱大王與皇甫一家家破人散，如今他親自送上門來，定叫他有來無回！」

24　大王一聽長華願去辨認劉賊，很高興，說：「請母親放心，我决不讓長華姐姐拋頭露面，待官兵來時，我用十面大旗遮擋，敵人是看不到的。」老夫人這才點頭同意。商量定了，大王即命令全體兵士嚴陣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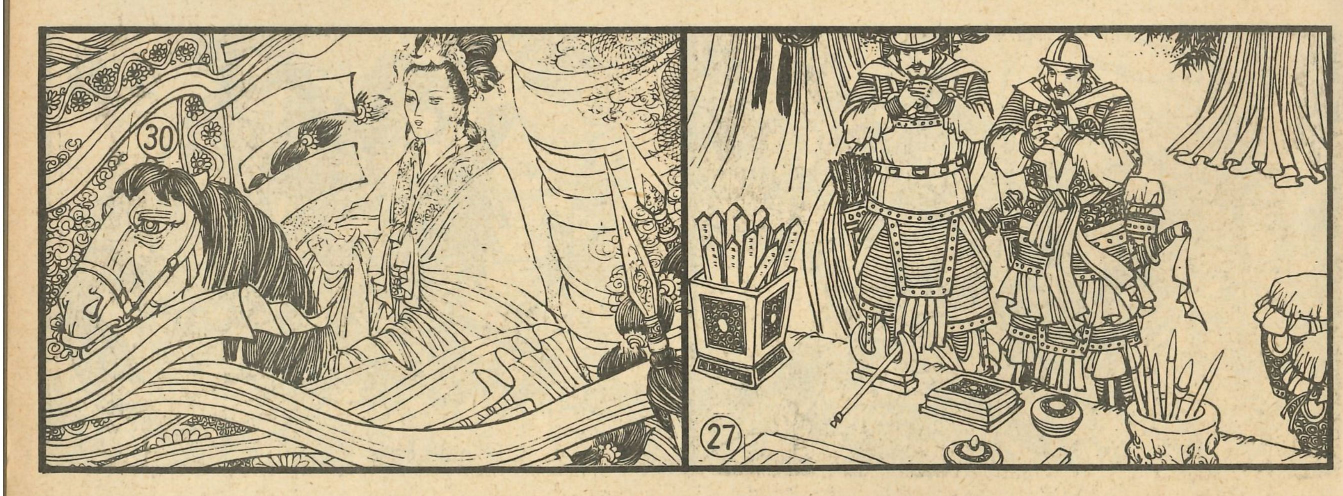
25　再說劉奎璧領着官兵日夜趕路，這時已來到距離翠台山五里外的一個山坳。他便命令在此紮下大營。

28　劉奎璧一心想見見强盜是甚麼樣子，便親自帶領三千人馬，來到翠台山脚下，排開陣勢，設立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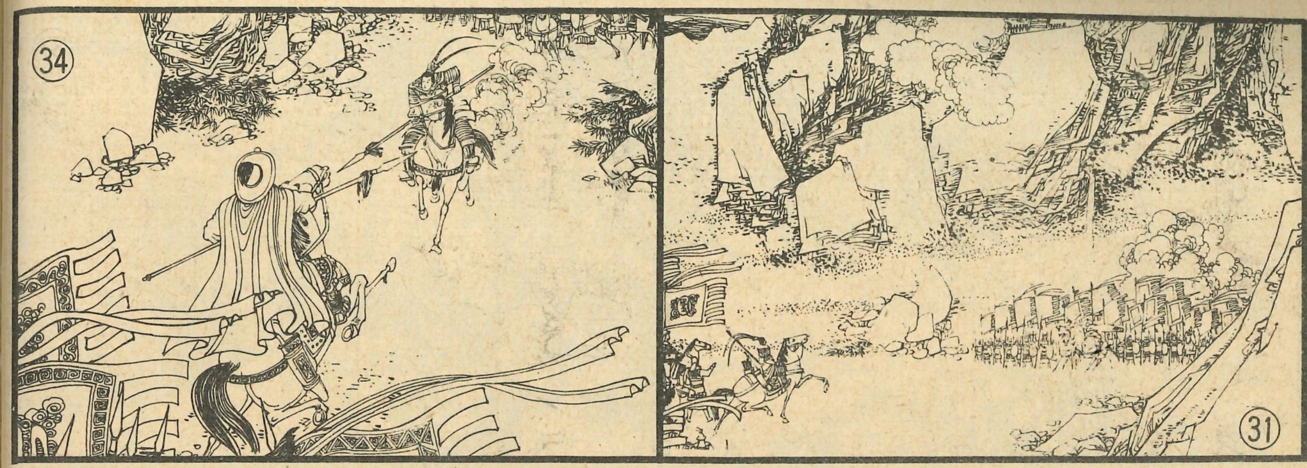
26　劉奎璧在帳中虎案後坐定，擺出一副威風凜凜的樣子，命令兩員偏將張龍、李虎上前來拜見自己。

29　劉奎璧抬頭望去，只見翠台山山勢險要，看上去殺氣騰騰，突然，山上三聲炮响，一隊人馬飛奔下山，排開一字長蛇陣，用百面大旗設立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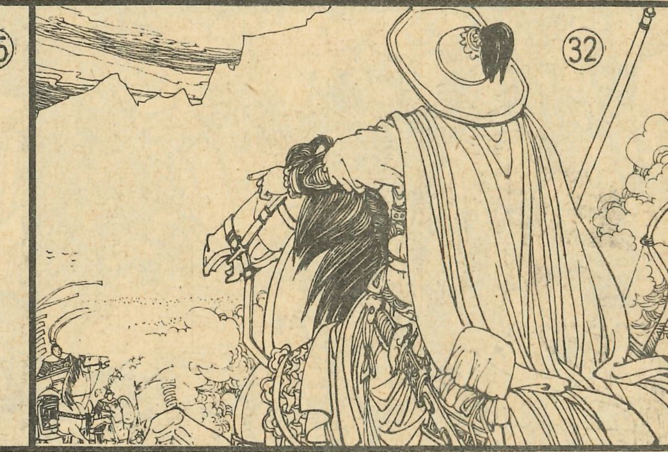


27　劉奎璧求勝心切，對兩個偏將說：「我的脾氣喜歡痛痛快快，馬上開兵捉强盜，兩位意下如何？」張龍、李虎忙說：「請大將軍下令，末將願前往擒捉草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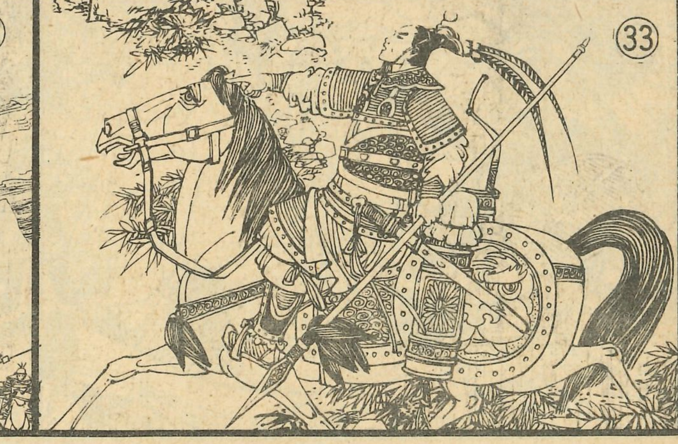
30　這時，一陣風吹來，將一面大旗吹開，露出了一員坐在馬上女將，只見她渾身武裝，面容極其標緻，劉奎璧看出了神。



31　坐在馬上的長華也借此機會認出了劉奎璧。眞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她趕緊對大王說：「對面門旗下，當中騎在馬上的正是劉奎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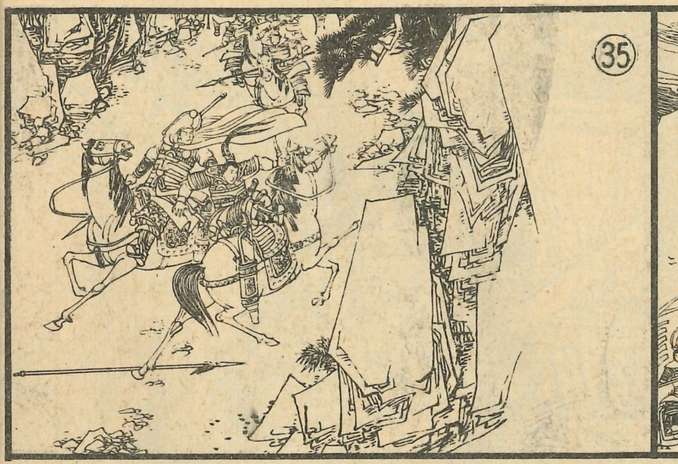


32　大王一聽，怒火滿腔，立時兜繮提馬，奔到戰場中心，左手執槍，右手指向敵軍，大喊：「小奸劉奎璧，快快前來受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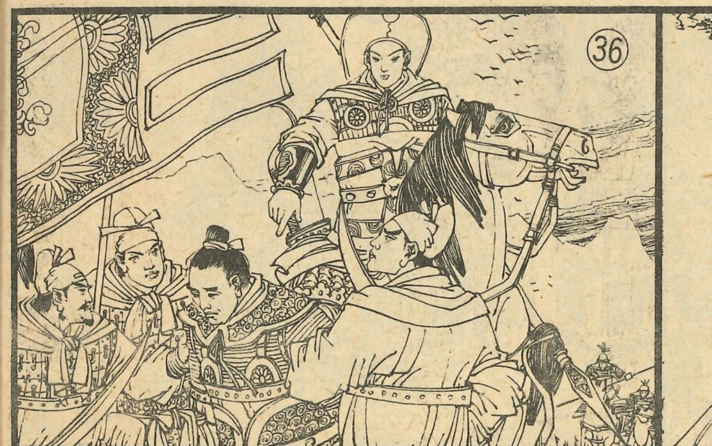


33　劉奎璧仗着兵多將廣，又見對面有一美貌女子，便逞能地衝到陣前大叫：「識時務者爲俊傑。你將令妹匹配與我，再交出皇甫少華，可將功贖罪，封官加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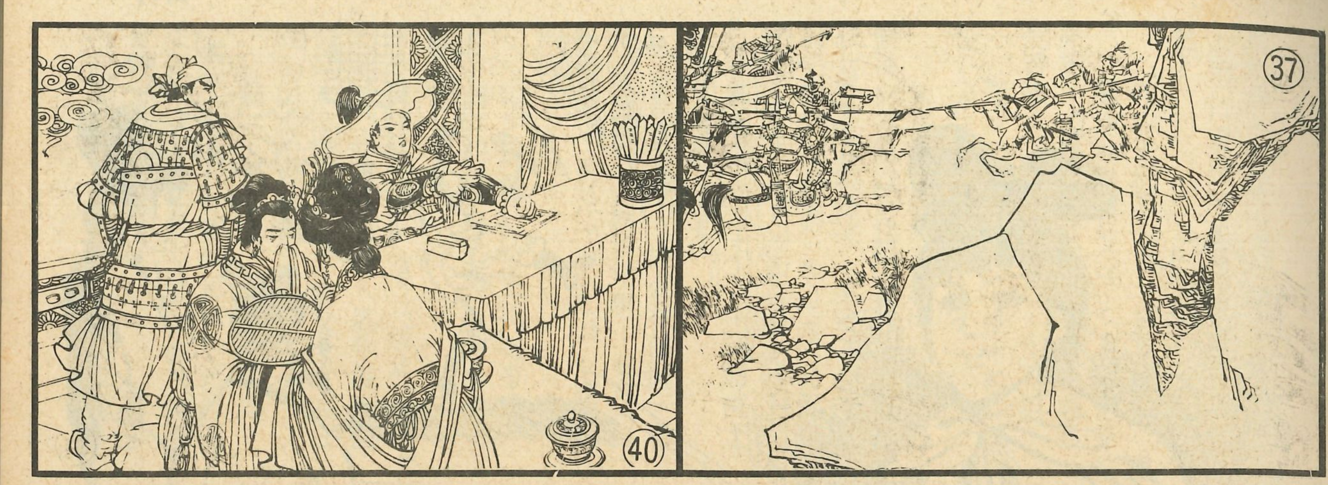
34　大王哪容這一派胡言，策馬前來，兩邊旗門之下，頓時戰鼓咚咚，殺聲震天。劉奎璧暗想：先下手爲强。他衝上前，擧槍朝大王直刺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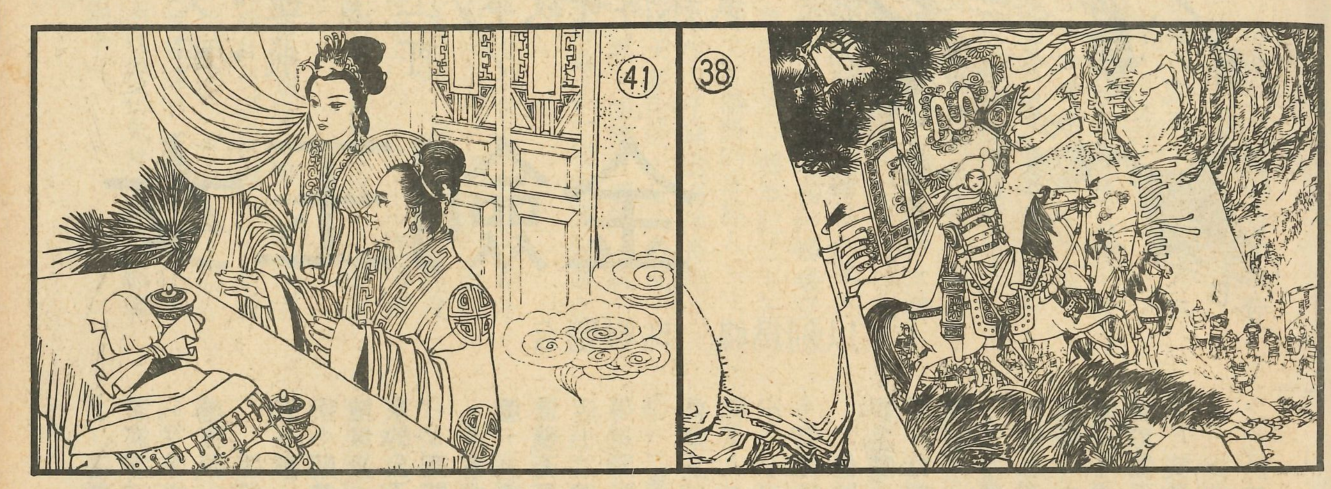
35　大王見他這副模樣，暗自好笑，撥轉馬頭，側身擧槍，對準小奸一挑。只聽「噹」的一聲，小奸的槍已飛得不知去向，大王本可一槍刺死這賊，但一轉念，便回馬伸出右手，像抓小鷄似的把小奸捉了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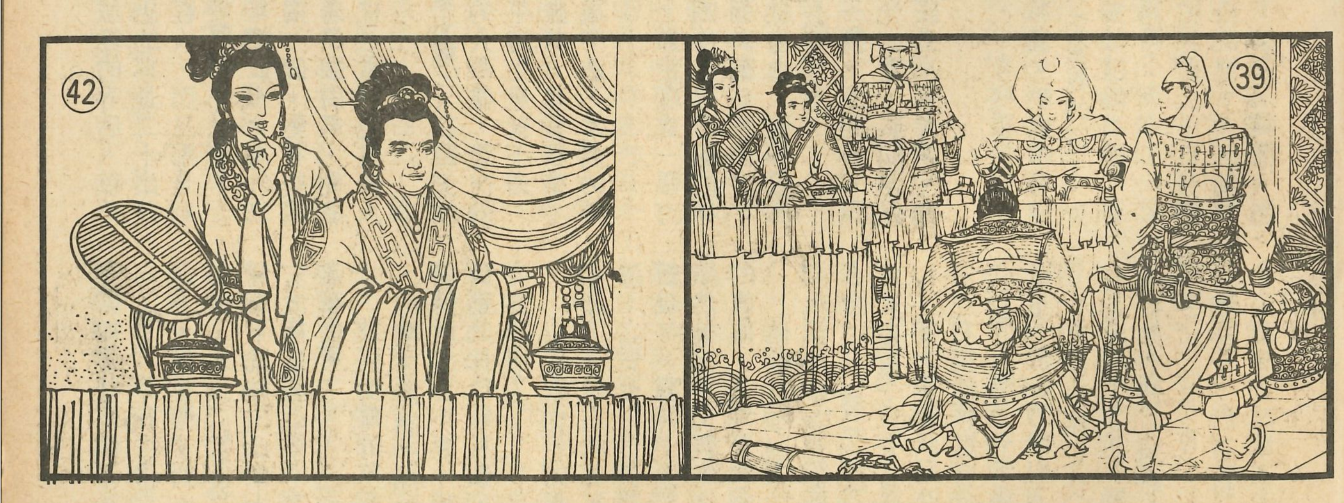
36　大王回到本陣旗門之下，將劉奎璧扔到地上，幾個小兵上前，七手八脚將劉奎璧 綁了起來。



37　劉奎璧被擒，官兵大亂。偏將張龍、李虎趕緊催馬上陣，想衝過來。大王命衆頭領迎戰，將張龍、李虎團團圍住，不消一刻工夫，這兩人被生擒活捉過來。



38　大王立刻下令衝營，凡不抵抗者一律不殺。這一來，有七千多人投降，一千多人逃跑，所有糧草均被繳獲。大王傳令，捆好小奸，押着俘虜得勝回山。



39　回到山上，大王來到後廳，請出老夫人和長華小姐，共審劉奎璧。小奸花言巧語，企圖蒙混過關。大王一聲吩咐：「大刑伺候！」嘍兵們搬上刑具。

40　劉奎璧看到刑具，嚇慌了手脚，忙把自己如何坑害少華，直到孟麗君新婚之夜跳湖之事一件件如實招供。聽得老夫人和長華悲痛欲絕。大王也悲憤滿腔，怒吼一聲：「將小奸推出斬首！」

41　劉奎璧聲嘶力竭地狂喊「救命」。老夫人想了一想，說：「且慢動手，先把他關入土牢。」

42　大王一聽很爲納悶。老夫人說：「殺小奸容易，千刀萬剮也難解我心頭之恨！只是殺了他，就死無對証了，不如留下他作人証。」大家一聽，都覺得這是好主意。

（待續）

武林傳奇故事／上官蓮・文　可飛・圖

金劍玉女

以劍爲媒　珠聯璧合

這幾天臨安城裡的客店，幾乎家家客滿，來投店的都是二十出頭，三十來歲的年輕人，而且都是劍繐飄飄，每個人都佩帶一口劍。

這些投宿的年輕壯士，有的三五一夥，有的單獨一個，更有些隨帶小廝童僕，騎着昂頭白馬，從這種氣派、排場看來，當然是有錢人家的公子哥兒。

西門大街「羣玉樓」，在臨安城，是家首屈一指的大酒樓，畫棟飛簷，金碧輝煌，平時生意就不錯。這幾天更是座無虛席，嘉賓雲集，店小二們忙得張羅不迭，掌櫃的樂得眉開眼笑。

「羣玉樓」樓上靠窗欄處一張方桌座上，圍坐着四位身穿華服的年輕客人，尤其是面向窗口那個，年紀二十出頭，唇紅齒白，面如冠玉，氣度雍容，令人側目。

他雖然穿着一襲文生儒衫，盼顧之間，星眸精光如電，腰間還佩帶一口劍鞘鑲金嵌玉、名貴非凡的長劍。

方桌左首座，一身疾服勁裝，年紀二十七八的那個，朝樓中各座廻顧一瞥，向文生儒服的道：「少瑜兄，這幾天臨安城裡的酒樓、客店可做下了不少賣買！」

被稱「少瑜」的那位公子正要接口，對座那個體格壯健，一面精悍之相的展顏一笑，道：「魏震，臨安城裡這些酒樓、客店掌櫃的，該向『會泉莊』莊主『風雷神劍』馬宗浩送上一份重禮才對。若不是他們父女倆，想出『以劍爲媒』的主意，震驚天下武林，江湖上爲之嘩然，臨安城裡這些酒樓、客店，怎會撈到這筆生意？」

被稱少瑜的年輕公子劍眉微蹙，向剛才講話的問道：「林鵬，馬倩倩敢大言不慚，想出這個主意，驚動武林年輕英豪，她的一手劍法究竟如何？」

少瑜對面坐的那個瘦瘦長長，年紀三十左右的乾笑了幾聲，接口道：「范公子，馬倩倩行走江湖短短幾年，贏得『金劍玉女』的稱號，顯然她已得父親馬宗浩『風雷神劍』的眞傳，當然有她兩手……」

他朝范少瑜注視着，又道：「『風雷神劍』固然武林爲之側目，金陵城外『飛花莊』，您范家『龍飛九式』絕學，也不會輸人。」

范少瑜微微點頭。

右座的林鵬含蓄地一笑，道：「少瑜，剛才姚平講得不錯，不過祇是一部份的理由……」

微微一頓，又道：「『金劍玉女』馬倩倩今年芳齡已屆二十三，她如果不想丫角終老，做個『老姑婆』，也該替自己打算打算，選個如意郎君，你『龍飛九式』范少瑜，英姿凜凜，門第相當，『會泉莊』的

馬宗浩，要找這樣一個『乘龍快婿』，怕打着燈籠還眞不容易去找呢！」

范少瑜劍眉一揚，頷首微笑。

對座的姚平又道：「若以劍術來說，『會泉莊』莊主馬宗浩，應該是君臨天下、冠絕武林……」

范少瑜忽地臉色一怔，接口問道：「姚平兄，此話怎講？」

姚平道：「馬宗浩的身份，是領袖一方的『梵谷門』掌門，可是自『乙眞子』圓寂歸天，馬宗浩接下他師父掌門職責後，不但沒有將『梵谷門』發揚光大，而是漸漸式微！」

在座三人聽了，一臉錯愕之色。

姚平又道：「據武林傳聞，當年『梵谷門』的鎮派絕學，並非『風雷神劍』，而是一套『虹飛七絕』的劍法……」

范少瑜接口問道：「姚平兄，『梵谷門』的『虹飛七絕』難道業已失傳？」

姚平搖搖頭，道：「這套『虹飛七絕』劍法是否失傳，迄今還是個『謎』，不過眼前馬宗浩父女，在江湖上出手的均是『風雷神劍』！」

朝三人環視了一眼，又道：「當年『梵谷門』掌門乙眞子，行道江湖，一手『虹飛七絕』劍法，震懾羣魔，望風披靡！」

他朝范少瑜微微一笑，又道：「范公子，我剛才所講的話意，若是馬宗浩父女學有這門『虹飛七絕』劍法，該是君臨天下，冠絕武林了。」

方桌座上四人正在談話時，旁邊一名店小二突然提高嗓子道：「噯！這位客官爺，樓下還有空的座頭，你……你怎麼到這兒來？」

接着一個聲音回答道：「同樣是『羣玉樓』酒店，還分樓上樓下？」

范少瑜聽到這話，轉臉一望。

原來他們旁邊，剛有一張桌空了下來，這時坐下一個年紀二十五、六歲，穿文生儒服的年輕人。

這位文生公子穿的這件長袍，本來可能是天藍色的，日久未洗，已是一片烏黑，他雙目烱烱，臉上端正，却籠罩上一層風塵僕僕之色。

店小二見這個「落拓書生」坐下，瞪直了眼楞了楞，才結結巴巴的又道：「客官爺，『羣玉樓』雖然沒有樓上樓下之分，您……您隨便吃……吃喝些兒，樓下就……便宜得多啦！」

少年書生朗聲一笑，道：「小二哥，你看我這副『寒酸相』，是怕吃了付不出錢？」

他從袖袋掏出一錠五兩銀子，仰臉道：「我現在先付慢吃，那總該可以了吧！」

店小二一看見這錠雪白銀子，一張臉馬上轉了過來，哈腰躬背，堆下笑容道：「客官爺，小的不敢說你付不出錢，祇……祇是你一個人佔了張方桌，會……會太……寂寞啦……」

一面講，一面緩緩伸出手道：「客官爺，你既然先付銀子，小的就收下了！」

少年書生冷冷的哼了一聲，道：「慢着。」

店小二聽到這話，忙不迭的把手縮回，睜大眼睛楞楞看着。

少年書生微微一笑，道：「小二哥，你怕我付不出錢，我還怕付出五兩銀子，到時你們『羣玉樓』賴賬，不肯把剩餘的找回來！」

他一手拿起這錠五兩重的銀子，自言自語地又道：「我一個人吃不完這五兩銀子的酒菜，祇需付給你一半就行了。」

少年書生說到了個「了」字，右手拇指搭上中指一剪，「嗒」的一聲，這錠五兩重的銀子一分爲二，給中指彈斷的一半，滾落地上。

店小二猛吸了口冷氣，又給楞住了。

少年書生一指地上半塊銀子，道：「你把地上銀子拿去，替我把酒菜端來。」

店小二連連點頭，道：「是，是，客官爺，小的這就去！」

他從地上撿起這半塊銀子，送進嘴裡用牙使勁咬了幾下，才疾步而去。

少年書生輕描淡寫露了這一手，旁邊的范少瑜四人，看得面色暗一沉。

范少瑜暗地打量過去，少年書生正從肩背處解下一隻長形沉甸甸的布包袋，放到桌邊那張空椅。

范少瑜揣測着，旁邊座上衣衫狼狽的少年書生，布袋裡可能是口長劍，也是去臨安城外「會泉莊」的。是以他朝魏震、林鵬和姚平三人，眼色投過一瞥。

* * *

「會泉莊」位於臨安城外，倚山臨水，氣勢雄偉，四周田莊河壕寬有三、四丈，莊裡廊宇銜接，建築巍峨之極。

「風雷神劍」馬宗浩替女兒馬倩倩姑娘「以劍爲媒」的第一天，由臨安城通往「會泉莊」的大道上，驟然熱鬧了起來。

出現在官道上的，有疾服勁裝的武生，有儒生打扮的文士，更有騎着馬匹，僮僕簇擁的富家公子。

「風雷神劍」馬宗浩不但是叱咤江湖，飲譽武林，領袖一方的「梵谷門」掌門，且是一位富可敵國的江南首富人物。

是以他膝下唯一的掌上明珠馬倩倩姑娘，「以劍爲媒」的婚事，武

林矚目而爲之轟動。

「會泉莊」莊門邊沿，立着「揭示通告」一匾，指出來此「以劍爲媒」的各項條例。最後一項是莊主馬宗浩「審劍」滿意，才能與馬倩倩姑娘「比劍」。

也就是說，來「會泉莊」應徵的武林英豪，富家公子，必需備有一把稀世神兵利器的寶劍，才能跟馬倩倩姑娘印證劍法。

由於莊門口「揭示通告」上，最後這項條例的規定，幾乎有半數以上的年輕兒郎，悵然若失，祇有作壁上觀。

范少瑜、魏震、林鵬、姚平等四匹駿馬，來到「會泉莊」莊門前，下馬後看到這「揭示通告」，姚平先是笑了起來，微微一點頭，道：「范公子，憑你佩帶身上的這口『古玉神劍』，好事已成了一半了。」

范少瑜頷首微笑，却又困惑地道：「這位馬莊主立下這個條例，似乎有點古怪！」

姚平正要回答時，旁邊傳來一聲輕笑，道：「美人配名劍，相得益彰，不然倩倩姑娘不會贏得『金劍玉女』的美譽了。」

范少瑜聽得一怔。

轉頭望去，原來就是在「羣玉樓」手指彈斷五兩銀子的那個「落拓書生」。

那少年書生說過這話後，緩步離去，到莊門前時停下來，一副觀賞的神色，縱目朝向「會泉莊」裡望去。

魏震往那少年書生不屑的一顧，向范少瑜道：「這小子，憑他這副『寒酸相』，眞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了。」

范少瑜若有所思的微微一頓，才道：「『古玉劍』還稱不上稀世神劍，我們進裡面見過馬莊主後再說吧！」

四人過圍莊河壕，到莊門裡端，就看到橫邊擺着一張案桌，兩邊侍立四名護院莊丁，中央椅上坐着一個年有四旬，臉型削瘦的中年人。

這人看到四個華服少年走過來，視線注意到范少瑜身上時，抱拳一禮，含笑道：「這位公子，請示下名諱稱號，和佩劍兵刃，待在下會泉莊總管洪三魁派人稟報莊主。」

范少瑜拱手回禮，微微一笑道：「在下范少瑜，來自金陵『飛花莊』，携帶『古玉劍』一口，專程來此拜訪馬莊主。」

「會泉莊」總管洪三魁聽到「飛花莊」三字後，倏的即從椅上站了起來，堆下笑臉道：「原來是『龍飛九式』『飛花莊』少莊主，久仰！久仰！」

他把自己稱呼換過，哈腰欠身道：「請少莊主稍待片刻，讓小的派莊丁進裡稟報莊主，定下見面時間。」

范少瑜微微點頭，跟魏震等三人，一邊站着。

洪三魁剛坐下椅，人影一閃，案桌前站着一個人，這位「會泉莊」總管轉動了兩撇八字眉，一對黃豆大的眼睛連珠的滾動，往對方打量過去，見是個窮極潦倒，衣衫狼狽的落拓書生。

這少年書生的肩背上，還背着一隻沉甸甸的長布袋。

洪三魁眼皮一翻，冷冷的問道：「尊駕來這『會泉莊』，有何貴幹？」

少年書生淡淡一笑，道：「莊旁邊那個『揭示通告』匾上，已寫得明明白白，閣下又何必明知故問？」

洪三魁兩顆黃豆大的眼珠差點瞪出來，用手指了指，道：「你……你來『會泉莊』，『以劍爲媒』的？」

少年書生點點頭道：「不錯。」

洪三魁本來想要說些什麼，可是有不少武林英豪、富家公子陸續的佇候莊門外，需要接待登記名册，不願躭誤時間，是以揮揮手道：「朋友，你需要我們莊主賑濟，改天再來吧！」

嘿嘿一笑，又道：「你今天找來這裡，這是打錯主意啦！」

少年書生聽洪三魁講這樣的話，並不顯出怒意，很平靜地道：「閣下把我當作一名行乞要飯的，那是你看錯了。『揭示通告』上並沒有指定財富、門第，在下自問與條例相符，才找來『會泉莊』的。」

洪三魁一瞪眼，道：「條例相符？」

少年書生又微微一點頭，道：「不錯。」

洪三魁發覺眼前這個「窮酸」，還不容易輕易的打發過去，大聲問道：「我們莊主、小姐『以劍爲媒』，需要經過『審劍』、『比劍』等難題，你有稀世神器佩帶在身嗎？」

少年書生一拍肩背處布袋，道：「既是『以劍爲媒』，豈會空手來此。」

洪三魁楞了一下，伸出手道：「朋友，你佩帶的是什麼劍？拿來給我看看。」

少年朗聲一笑，道：「閣下雖是『會泉莊』總管，也不過是奴才之列，在下來『會泉莊』所要見的是莊主『風雷神劍』馬宗浩，小姐『金劍玉女』馬倩倩，我身佩的稀古神兵，豈是你區區一名奴才可以過目看的麼？」

洪三魁聽得臉色陣紅陣白，兩條八字眉一掀，嘿嘿冷笑了幾聲，道：「閣下有恃無恐來此，請將名

諱稱號，和佩帶何種寶劍報來，讓我稟報莊主定奪。」

洪三魁當年也是一個江湖人物，後來才委身在『會泉莊』任一名總管。眼前這窮酸朗聲說出這些話，雖然給對方入木三分盡嘲笑之能，挖苦了一頓，心裡却是暗暗猜疑，是以看風轉舵把話轉了過來。

少年書生朝洪三魁注視了一會，道：「在下沈岳奇，師承『梵谷門』『虹飛七絕』華如玉，奉師命下山，覲見掌門師伯，携帶一口『赤虹劍』來此。」

洪三魁聽得面色刹那千變，最後微微震戰，從坐椅緩緩的站了起來。

他還懷疑自己聽錯，吶吶的自言自語道：「『梵谷門』……『虹飛七絕』……華如玉……『赤虹劍』……」

沈岳奇緩緩一點頭，道：「不錯，在下沈岳奇奉師命，來『會泉莊』覲見掌門師伯，使這口『赤虹劍』『原璧歸趙』，作爲『梵谷門』鎭門之寶。」

沈岳奇朗聲說出這話，除了從椅上震戰起立的洪三魁外，包括了范少瑜等，和佇候莊門外的武林各派都聽到。

「梵谷門」由於「虹飛七絕」劍法失傳，而漸漸衰落。

現在出現這樣一個看像「落拓書生」模樣的年輕人，居然獲得「虹飛七絕」劍法眞傳，而自稱「梵谷門」的弟子，在場衆武林英豪，莫不震驚意外至極。

洪三魁聽沈岳奇重複的講述後，才始發覺自己沒有聽錯，拱手施禮，連連點頭道：「是是，沈少俠，小的就進裡向莊主稟告。」

他說過這話，立即離開案桌，疾步而去。

「風雷神劍」馬宗浩現年五十開外，方臉大耳，長髯齊胸，這副威嚴之相，不愧是領袖一方的「梵谷門」掌門，倩倩姑娘體態輕盈，婀娜多姿，如果不知底細的人看來，誰也不會相信，是個身懷絕技的女傑。

剛才經一名莊丁來客廳稟報後，父女倆正在談論「龍飛九式」范少瑜。

馬宗浩手撫長髯，微微點頭道：「倩倩，『飛花莊』莊主范彤棠，此番讓他兒子范少瑜來臨安，爲父感到很意外。少瑜這孩子三年前我去范家時，曾經見過一面，不但人品不錯，而且身懷絕學，儘得乃父『龍飛九式』的眞傳……」

馬倩倩聽出父親語中含意，不讓他說下去，臉一紅呶呶嘴接上道：「爹，這次『會泉莊』『以劍爲媒』，使天下武林矚目，原非關孩兒婚姻的事，范少爺人品如何跟我有什麼關係？」

馬宗浩輕舒了口氣，道：「不錯，爲父當初用意，固然是爲了找回『梵谷門』鎭門之寶那口『赤虹劍』，可是妳年紀已經不小，爲父總該替你有個打算才是。」

馬倩倩不願意父親談到自己的婚事，把話題一轉，問道：「爹爹，那麼『赤虹劍』既是『梵谷門』鎭門之寶，爲何會失去？」

馬宗浩道：「此劍並非失去，是妳師叔華如玉帶走的。」

當初馬倩倩祇知道父親用「以劍爲媒」的藉口，引起武林注意，同時探聽「赤虹劍」下落，至於詳細情形，還不甚清楚。

馬宗浩接着又道：「當時妳師祖乙眞子遊俠江湖，以一套『虹飛七絕』劍法震懾武林，後來他老人家收下爲父，和妳師叔華如玉作衣缽傳人，回『天目山』『松音崖』後，妳師祖祇以『風雷神劍』傳授，那套『虹飛七絕』劍法，一直保留下來。」

馬倩倩一聲輕呼，似乎對父親所講的，殊感困惑而無法會意過來。

馬宗浩又道：「直到妳師祖圓寂歸天的臨終前，遺諭囑咐，要我跟師弟華如玉和睦相處，發揚光大『梵谷門』，至於那套『虹飛七絕』劍訣，他老人家指出用蠅頭小字刻在『赤虹劍』的劍柄上，要我師兄弟兩人，互相參悟、印證。」

馬倩倩聽到這裡，忍不住問道：「爹，你跟師叔華如玉感情不和？」

馬宗浩輕嘆了一口氣，微微一頓才道：「妳師叔華如玉平素沉默少言，城府極深，當時我懷疑他在師父跟前進了讒言，是以他老人家當時不願意將『虹飛七絕』劍法相傳。」

馬倩倩不禁又接問道：「那口『赤虹劍』現在何處？」

馬宗浩道：「師父圓寂歸天後，華如玉不辭而別，携帶『赤虹劍』悄然而去。」

馬倩倩聽到這裡，才始會意過來，就道：「爹，師叔有了那口『赤虹劍』，從劍柄刻下的『劍訣』，可以學得那套『虹飛七絕』的劍法了。」

馬宗浩臉上浮現出一片異樣的神情，緩緩的點點頭。

他正要開口講述什麼時，洪三魁急步跨進大廳，施過一禮後道：「回稟莊主，你所探聽的那口『赤虹劍』業已有了下落。」

馬宗浩將洪三魁視作親信，是以有關「赤虹劍」的秘密，他還知道一些。

他聽這話臉色一震，問道：「洪三魁，此口『赤虹劍』現在何處？」

洪三魁就將沈奇岳來「會泉莊」經過，詳細講了一遍，接着道：「此人口稱莊主『掌門師伯』，已携帶那口『赤虹劍』來此，說是『原璧歸趙』。」

馬宗浩嘿嘿一笑，冷然自語道：「欺師滅祖，盜取鎮門之寶離去，師徒倆學得一身絕技後，再來個『原璧歸趙』！」

旁邊倩倩姑娘聽父親說這話，一臉錯愕之色，無法會意過來。

馬宗浩望洪三魁一眼，道：「傳話有請！」

洪三魁轉身哈腰，道：「是！莊主。」

他轉身退出，不多時伴着沈岳奇進客廳。指着座中馬宗浩，含笑引見的口氣道：「沈少俠，這位是我們莊主。」

沈岳奇和馬宗浩，雖然有「師伯侄」的關係，還沒有見過一面。

他上前施禮道：「沈岳奇參見掌門師伯。」

馬宗浩微微點頭，朝向沈岳奇注視了一會後，吩咐賜坐，接着問道：「岳奇賢侄，你已將『赤虹劍』帶來了麼？」

沈岳奇解下背上的長布袋，解去布包，雙手送上，一面道：「小侄奉師父命，前來將『赤虹劍』送回掌門師伯！」

馬宗浩接過寶劍，朝劍柄處注目一看，臉色刹那劇變，倏然抬頭向侍立一邊的洪三魁吩咐道：「你傳話下去，告訴『會泉莊』衆武林英豪，今老夫有事，不能接待，請暫且回去。」

洪三魁哈腰應是，退出客廳。

馬宗浩把「赤虹劍」交給旁坐的倩倩，才展顏含蓄微微一笑道：「岳奇賢侄，你師徒兩人，知道『會泉莊』有『以劍爲媒』之事，你師父才吩咐將此劍送回『梵谷門』？」

倩倩見父親當着她跟前，向沈岳奇問出這話，臉蛋兒頓時火辣辣的紅燒起來。

她聽父親說出這話後，姑娘家心底給撩起一縷異樣的感覺，而視線却是暗底轉在這個才始見面的「師兄」身上。

沈岳奇雖穿一襲已變成烏黑色的長衫，在倩倩心眼中，不但對他沒有「寒酸」的看法，而是發覺對方沉穩、直率，流露出一股眞正屬於男人所有的氣息。

沈岳奇聽這位掌門師伯問出這話，微微一頓才回答道：「回掌門師伯，『會泉莊』師妹倩倩『以劍爲媒』是一回事，與小侄奉師父之命，送回『赤虹劍』又是一回事。」

馬宗浩一聲輕「哦！」，問道：「岳奇賢侄，此話怎講？」

沈岳奇道：「『赤虹劍』原是『梵谷門』鎮門之寶，該珠還合浦、原璧歸趙，至於師妹『以劍爲媒』，是掌門師伯用心良苦之處。」

馬宗浩一撫長髯，問道：「怎見得？」

沈岳奇道：「『以武會友』、『以劍爲媒』是武林中佳話盛事，至於小侄送回此口『赤虹劍』，是奉師父之命。」

馬倩倩見他垂首肅穆說出這話，抬頭朝他注目一眼，又急急地把頭低垂下來。

馬宗浩頷首微笑，道：「如此說來，岳奇賢侄祇是送回『赤虹劍』，不是爲了你師妹親事而來的。」

沈岳奇點頭道：「是的，掌門師伯。」

馬宗浩又問道：「你師父從『天目山』『松音崖』帶走『赤虹劍』，老夫回來『會泉莊』匆匆十年，你師父因何至今日才將此劍送回『梵谷門』？」

沈岳奇若有所思的沒有立即回答。

馬宗浩微微一點頭，接問道：「岳奇賢侄，敢情你師徒倆用十年的時間，已悟徹『虹飛七絕』劍法的奧秘，是以現在才將此劍送回？」

沈岳奇抬頭搖頭道：「回掌門師伯，師父雖知『虹飛七絕』劍訣，祇是讓小侄揣摩研習而已。」

馬宗浩一聲輕「哦！」，似乎殊感意外，試探地問道：「你師父因何不學『虹飛七絕』劍法？」

沈岳奇道：「由於掌門師伯在前，師父不敢僭越，才讓下一代弟子學習。」

馬宗浩突然縱聲大笑了起來！

沈岳奇心頭一怔，想不出這位掌門師伯發笑的原因，垂頭坐着的馬倩倩，聽到她父親這陣出奇的笑聲，猛然的把頭抬了起來，詫異的望去。

馬宗浩收起了笑聲，緩緩的點頭：「不錯，華如玉師弟想得很週到。」

沈岳奇見掌門師伯亦稱他師父爲「師弟」，又直叫師父的名諱，又給楞了一下。

馬宗浩目注沈岳奇問道：「岳奇賢侄，如此說來，到目前爲止，『梵谷門』中祇有你一個人學得『虹飛七絕』劍法？」

沈岳奇給問得暗暗困惑，祇有點頭回答道：「是的，掌門師伯。」

馬宗浩聽到這個回答後，突然沉默下來。

他這一沉默，整個大廳上，也靜悄悄的鴉雀無聲。

沈岳奇似乎要擺脫眼前這股令人窒息的氣氛，縱目朝這間豪華富麗的大廳一瞥。

當他視綫遊轉之際，目光落到一旁悶坐的馬倩倩身上。

馬倩倩兩顆幽邃深沉的眸子，也正往他這邊看過來，接觸到沈岳奇的目光時，臉一紅轉了過去。

馬宗浩短暫的沉默後，又問道：「岳奇賢侄，你們師徒倆現居何處？」

沈岳奇道：「回師伯，師父與我現住徐州城外『三里坑』。」

馬宗浩微微一點頭，又問道：「你師父近來情況如何？」

沈岳奇恭謹的回答道：「多蒙掌門師伯關注，師父一向平安。」

馬宗浩兩眼閃出異樣的神情，目注沈岳奇又問道：「他沒有走動江湖上？」

沈岳奇接觸到他兩道眼神，心頭微微一凜，倏即垂下了視綫，回答道：「是的，掌門師伯。」

馬宗浩從女兒手裡接過那口「赤虹劍」，微微一笑，道：「岳奇賢侄，經你師父悉心傳授，你那套『虹飛七絕』劍法，該有相當火候了？」

沈岳奇道：「回掌門師伯，這套『虹飛七絕』劍法，是小侄自己揣摩研習，師父在一邊指正而已……」

微微一頓又道：「至於劍法到何種火候，小侄還沒有準數把握。」

馬宗浩一指手上那口「赤虹劍」，道：「岳奇賢侄，這套『虹飛七絕』劍法，過去乃是『梵谷門』鎮門絕學，這裡大廳十分寬敞，你不妨施展一手給師伯觀摩看看。」

沈岳奇長身站起，道：「遵命。」

他從馬宗浩手裡接過「赤虹劍」，「卡！」的一響，精光閃耀，「赤虹劍」出鞘了。

沈岳奇平劍橫胸，移退四步，向馬宗浩秉劍施過一禮。

倏即左手微揚，右手劍貼肘底，劍花一劃過處，履步輕盈，猶若行雲流水。

主座椅上馬宗浩見沈岳奇展出這套「虹飛七絕」劍法，雙目注視，臉色刹那千變。

馬倩倩兩顆明若秋水的眸子，異采閃射，目不轉睛地觀賞這套劍法，臉上湧現出激賞之色。

沈岳奇手握「赤虹劍」，祇見劍光閃爍，虹飛如電，不多時將這套「虹飛七絕」的劍法演完。

他將劍還鞘，又抱拳一禮，道：「小侄學藝不精，請掌門師伯指正。」

馬宗浩沒有回答，雙目烱烱注視着沈岳奇。

沈岳奇雙手持劍，垂下頭，避開他的視綫，移步走近。

馬宗浩見沈岳奇走近跟前，左手接過他「赤虹劍」，突然右手彈指疾吐。

沈岳奇再也想不到掌門師伯會來這一手，一聲悶哼，給指點着「麻穴」軟軟倒地。

旁邊的馬倩倩，更不會料到父親會向師兄出手，頓時花容失色，戰聲問道：「爹，您怎麼啦？」

馬宗浩嘿嘿冷笑，指着地上沈岳奇道：「你師父華如玉欺師滅祖，十年前盜取『梵谷門』鎮門之寶『赤虹劍』，早已被逐出門墻，不再是『梵谷門』弟子。」

話到這裡，「卡！」的聲「赤虹劍」出鞘，劍尖指着沈岳奇，又道：「你根本是與本門毫無相干的外人，豈容你身懷『梵谷門』秘門絕學。」

沈岳奇雖給點着麻穴，口還能說，匍倒地上道：「掌門師伯……」

馬宗浩一聲冷叱：「住嘴，你既非『梵谷門』弟子，對老夫敢用『掌門師伯』的稱呼！」

他臉上湧起了一層駭人的殺氣，「赤虹劍」劍尖落到沈岳奇的胸前。

馬倩倩看到這幕的情景，急步走近跟前，含着求情的口氣，顫聲道：「爹，這位沈少俠雖然不能列入『梵谷門』作弟子，可是路途遙遠，僕僕風塵，將『梵谷門』鎮門之寶『赤虹劍』從徐州帶來臨安，這也是他的一樁功德善事。」

酥軟倒地的沈岳奇，見這位倩姑娘替自己向她父親求情，殊感意外地朝她投過一瞥的眼光。

倩倩兩眼浮起薄薄的眼淚，接着道：「當年師叔之事，跟他無關，他不該死在『赤虹劍』之下。」

馬宗浩一劍正要刺進沈岳奇的心胸，聽兒女講出這話時，不由怔了一下，轉臉注目過來。

倩倩又道：「爹！沈少俠是無辜的，該放他回去才是。」

沈岳奇雖然生死刹那之間，聽馬倩倩這幾句話，心裡暗暗感激。

馬宗浩聽得女兒倩倩說這些話，感到困惑而遲疑了一下，道：「倩倩，這套『虹飛七絕』劍法，乃是『梵谷門』秘門絕學，豈能流傳到外人手裡？」

馬倩倩聽得父親說這話，也不由一楞，含着惋惜的眼色，朝地上的沈岳奇望了一眼，才道：「爹，你怕『虹飛七絕』劍法流傳給外人，別殺害沈少俠，把他身上武功廢掉了，將他性命留下來行了。」

她說過這話後，臉上顯出極是愧歉不安的神情，朝地上的沈岳奇又投過一瞥。

馬宗浩嘿嘿冷笑幾聲，道：「沈岳奇，看在我女兒份上，姑且饒你不死。」

他說過這話，右手五指箕張，力道如泰山壓頂，往沈岳奇的頭頂壓下。

沈岳奇在毫無防範之下，給馬

宗浩彈指點中「痲穴」，遍身酥軟無力，對方掌指往自己蓋頂壓下，已沒有半點反抗餘地。

他感到一股熱流，出自馬宗浩掌心從自己頭頂而下，頓時遍身筋脈賁張，窒息得喘不過氣來。

就在這短暫的刹那，沈岳奇神智漸漸迷糊，終於頭一垂，暈死了過去。

馬宗浩見沈岳奇暈死了過去，自傲地一笑道：「沈岳奇，老夫用內家功力，將你一身武功廢去，除非『解鈴還須繫鈴人』，不然即使你師父華如玉亦無法解救過來。」

馬倩倩瞪直雙眼，往暈死地上的沈岳奇望去。

總管洪三魁又匆匆進客廳來，當他看到暈死地上的沈岳奇時，先是臉色一怔，接着又展出一副幸災樂禍，滿意的笑容來。

馬倩倩一瞪眼，問道：「洪三魁，有什麼事？」

洪三魁聽到這響聲猛給一震，轉過身哈腰回答道：「回小姐，金陵『飛花莊』范公子，剛才臨走時留下一張名帖，吩咐小的送上莊主、小姐……」

馬倩倩不待他說完，揮手道：「扔掉，誰稀罕這種名帖……」

洪三魁給楞了一下，側臉往馬宗浩這邊望了過來。

馬宗浩伸出手來，道：「范少瑜留下名帖，拿來給我看看。」

洪三魁取了紅名帖，雙手奉上。

馬宗浩接過名帖，看了一眼，微微一笑道：「這孩子，知書識禮，文武雙修，難得，難得，眞難得！」

他向女兒倩倩看了一眼，問洪三魁道：「范公子臨走之時，有沒有話向你交代？」

洪三魁彎彎腰，道：「回莊主，小的剛才說你臨時需處理一樁重要的事，不得不延遲一天，請范公子等多多包涵。」

馬宗浩微微點頭，問道：「范公子如何說？」

洪三魁拇指一翹，堆下笑臉道：「莊主，你剛才說的一點不錯，范公子是一位知書識禮，有修養的年輕人，他聽小的說後，還幫着小的向那些來『會泉莊』的解釋了一番，說是你老人家是位日理萬機的忙人，要聽候您吩咐時間才行。」

馬宗浩捋鬚點頭，微微一笑。

他轉臉往女兒馬倩倩那邊望了一眼，這位倩倩姑娘目含淚光，楞楞地凝視着暈死地上的沈岳奇。

洪三魁接着問道：「名帖上留下范公子現居臨安城內那家客店的地點，他臨走時說，改日再來『會泉莊』拜訪莊主。」

馬宗浩連連點頭道：「好，很好！洪三魁，你下去吧。」

洪三魁躬身退下，出了客廳。

馬宗浩又朝手上那張大紅帖注目了一眼，向女兒倩倩道：「倩倩，爲父的眼光不會錯的，少瑜這孩子將來有出息！」

馬倩倩答非所問，指着暈死地上的沈岳奇，幽幽地道：「爹，他怎麼沒有醒轉過來呢，會不會有性命之虞？」

馬宗浩不屑一顧，道：「他祇是暫時暈了過去，很快會醒轉過來……」

他正在講這話時，沈岳奇四肢蠕蠕抽搐，一縷氣息悠悠的回轉過來。

馬倩倩目不轉睛的看着，一面喃喃在道：「爹，他快醒了。」

馬宗浩濃眉一皺，朝女兒瞪了一眼，把頭轉了過去。

暈臥地上的沈岳奇，一陣喘息後，睜眼醒來。

馬倩倩走前一步，幽幽道：「沈……少俠，你醒來啦？」

沈岳奇就像大病一場似的，身體一陣戰抖，搖搖晃晃從地上站起，含着錯綜複雜的神情，向馬倩倩注視一眼，然後朝背面而立的馬宗浩道：「馬莊主，多蒙手下留情，在下沈岳奇告辭了。」

馬宗浩不理不睬，冷冷的哼了一聲。

沈岳奇一身功力消失，蹣跚蹣跚的走出了這個大廳。

馬倩倩注視着他離去的背影，感觸之餘，幽幽一聲輕嘆，流下兩行清淚。

* * *

馬宗浩吩咐洪三魁，把范少瑜請來「會泉莊」，伴同一起來的有：魏震、林鵬、姚平三人。

四人以晚輩之禮見過馬宗浩後，范少瑜道：「馬世伯，過去您老人家蒞臨『飛花莊』，光陰荏苒，匆匆三年，此番奉家父之命，專程前來問候。」

馬宗浩捋鬚微笑，緩緩點頭，道：「范賢侄，好說，好說。」

范少瑜言辭婉轉，解下身佩長劍，雙手奉上道：「以當今武林來說，馬世伯鑑別兵器有獨特之處，此口『古玉劍』，係范門傳家之寶，請馬世伯過目。」

馬宗浩聽出他話中含意，頷首微笑，伸手接過那口「古玉劍」。

一聲「錚鏘」聲，劍鋒出鞘，果然精芒閃射，是上好的寶劍。

旁邊姚平看到馬宗浩這副表情，朝范少瑜投過一瞥，抱拳一禮，道：「馬莊主，聽說倩倩小姐離開了『會泉莊』，已去了別處？」

馬宗浩將劍還鞘，微微一皺眉，道：「這孩子昨天感受一點風寒，在房裡……」

話鋒到此，視綫轉移到范少瑜身上時，見他一副期盼、不安之色，就接着道：「『會泉莊』與金陵『飛花莊』有通家之好，少瑜跟倩倩也有『世兄妹』之誼，老夫吩咐叫她出來相見就是。」

范少瑜見這馬莊主直喚自己名字，雙眉微揚，臉露喜色，躬身道：「馬世伯說得眞是，以後小侄有不當之處，還請您老人家訓誨指導才是。」

馬宗浩吩咐家丁進裡傳言，不多時倩倩姑娘姍姍移步，來到大廳上。

剛才馬宗浩說的似乎不假，倩倩花容憔悴，神情懨懨，可能眞是玉體違和。

范少瑜見倩倩姑娘來到大廳，長身站起。

馬宗浩指着范少瑜，微微一笑，道：「倩倩，這位是金陵『飛花莊』少莊主范少瑜，爲父跟少瑜父親原是世交，你們不妨以世兄妹相稱也。」

范少瑜聞說長揖一禮，道：「馬世妹，小兄這廂有禮了！」

馬倩倩臉色凝重，回過一禮後，在她父親旁邊坐了下來。

馬宗浩瞧過那口「古玉劍」，一面道：「倩倩，此口『古玉劍』乃是『飛花莊』傳家之寶，以當今武林來說，亦稀世之古神兵之列。」

倩倩應是轉臉一瞥，沒有接過「古玉劍」，垂首輕輕的道：「爹，如果以『梵谷門』鎮門之寶『赤虹劍』相比又如何？」

馬宗浩聽女兒問出這句話，一時語塞，回答不出話來。

賓座的范少瑜含笑接上道：「馬世伯，『古玉劍』祇能稱是一口上好的利劍，至於『赤虹劍』乃是稀世神兵，遠古珍物，這一比就相差得太遠了。」

馬宗浩就乾嗯了幾聲，似乎表示回答。

馬倩倩一變剛才忸怩、靦覥之色，抬頭一瞥道：「范世兄既然知道就行了。」

范少瑜臉上頓時一陣大熱，再想要說些什麼，一時却接不上口來。

馬倩倩極簡短的說出這話，包括很廣泛的含意，含着暗示的意味向范少瑜指出，既知「古玉劍」不能與「赤虹劍」比擬，何必自討沒趣，來「會泉莊」「以劍爲媒」。

馬宗浩一聲薄責，道：「倩倩，在范世兄跟前說話，怎能如此任性？」

馬倩倩低頭默然，把頭垂了下來。

姚平聳聳肩，一笑道：「馬莊主，他們既是世兄妹，說話就不必拘小節了。」

他輕鬆的說出這句話，大廳上的氣氛，頓時又輕鬆了起來。

范少瑜連連的點頭道：「姚平兄說得對，既是『世兄妹』，談話就隨便得多了。」

馬倩倩含着不耐煩的神情，抬頭廻顧一遍，視綫落在父親的那口「古玉劍」上時，一聲輕「哦！」道：「爹，這是范世兄傳家之寶，您老人家捧在手上則甚？」

馬宗浩聽女兒問出這話，無以爲答，不由楞了一下。

魏震含笑道：「倩倩小姐，『會泉莊』莊門邊沿，有立下『揭示通告』一匾，上面指出『以劍爲媒』，其中最後一項是馬莊主『審劍』，倩倩小姐『比劍』……」

旁邊林鵬抱拳一禮，道：「馬莊主，少瑜兄此口『古玉劍』，依您看來如何？」

馬宗浩聽出兩人話中含意，轉頭向女兒投過一瞥，才始頷首含笑道：「這口『古玉劍』果然是口上上之選的好寶劍！」

他含笑說出這話，聽進范少瑜等耳裡，似乎含意深刻，別有所指，幾人相望一眼，視綫轉移到馬倩倩身上。

女兒家心細善感，馬倩倩當然也不會例外，霍然轉身向父親道：「爹，您是要我跟范世兄印證劍法？」

馬宗浩聽女兒說這話，微微一怔。

至於范少瑜等，可能是會錯了倩倩的話意。

姚平道：「馬莊主，『梵谷門』的『風雷神劍』和范家的『龍飛九式』，各有見長之處，讓他們『世兄妹』印證一番，可以讓我等開開眼界。」

馬宗浩見女兒自動提出這個要求，雖然「知女莫若父」，這時却暗暗困惑住。

當他突然轉首之間，相信女兒有自己同樣的想法，何況以范少瑜的人品儀表，在今日武林少年英豪中，可以列入「人中之龍」，是以含笑點頭道：「倩倩，妳既然有這意思，不妨跟妳世兄印證一下……」

微微一頓，含着叮囑的口氣，又道：「你們『世兄妹』兩人，祇是雙方印證劍法，點到即止，可不能使出辛辣招式。」

范少瑜長身站起，滿懷自信的道：「馬世伯，這個您放心，小侄跟世妹過招印證，不會出手太重。」

他現在說出這話，顯然跟馬宗浩有同樣的想法，憑自己風度、儀表，相信是可以贏得馬倩倩的芳心。

而且以范家這套「龍飛九式」劍法，也列當今武林絕學之一，豈會

輕易輸給人家！

馬倩倩見范少瑜接過父親手上的「古玉劍」，她也取出那口昨天由沈岳奇送來「會泉莊」的「赤虹劍」。

「會泉莊」大廳寬敞無比，足可容下百來桌酒筵，馬宗浩吩咐莊丁挪開桌椅，騰出一塊「比武」的地方。

范少瑜、馬倩倩兩人手提寶劍，向身後退落數步，按劍凝立，等待對方出手。

范少瑜見這位倩倩姑娘，臉色凝重，眼神如電，心頭暗暗一凜，不由泛出一絲異樣的感覺。

他臉上展出一抹笑容，道：「馬世妹，不必客氣，就請出招吧！」

馬倩倩略一欠身，道：「賓主有別，請范世兄先出招。」

范少瑜聽她這樣說，遂一抱拳道：「有僭了！」

手上「古玉劍」一抖，劃出一聲輕嘯，劍尖直向對方胸前攻去。

范少瑜這記招式，如果不是生死搏鬥，祇是印證劍法，可謂「禮數週到」，由於劍鋒劃出一聲輕嘯聲，給馬倩倩一個招呼，可以使她出手化解。

馬倩倩沒有領他這份情。

眼前這位在武林獲得「金劍玉女」的巾幗英雌，並非跟才相識的「飛花莊」少莊主范少瑜，有生死不解之仇，而是寂寞芳心注入一團重鉛，幽怨窒息之下，壓得喘不過氣來。

昨天的一幕，她不能怨恨自己父親，可是感到人與人之間，缺少了「人性」，由於惋惜而同情沈岳奇的遭遇，激起她無比的憤怒。

今天碰上來「會泉莊」，「以劍爲媒」的范少瑜，馬倩倩對他激讚欣賞，跟昨天沈岳奇一比，成了强烈的對照，她似乎要取得某種報復，就把這位「飛花莊」的少莊主，當作一個「象徵式」的「敵人」。

馬倩倩見他劍尖指來，手上「赤虹劍」一挽，轉勢倒削而上。

范少瑜心頭突然一寒，倏即易招換式。

馬倩倩一聲冷哼，長劍振腕一翻，迅如冷電，改削爲指，朝他咽喉處點來。

主座上馬宗浩看得吸了口冷氣，長身站起，瞪直眼看去。

眼前的一幕，不像是「世兄妹」印證劍法，馬倩倩出手的招式辛辣無比，分明要把范少瑜置之死地。

馬宗浩意念遊轉之間，祇在石火電光刹那而已。

范少瑜見這位馬世妹使出這種毒辣無比的招式，驚詫之下，却又感到意外之極。

幸虧這位「飛花莊」少莊主，也是一派劍術宗師「龍飛九式」范彤棠

的愛子，儘得乃父劍術眞傳。

范少瑜見對方一劍指向自己喉間，硬生生仰頭，沉身一式「倒垂楊柳」，才把劍尖堪堪的避過。

馬倩倩見他閃開一劍，立即使出「風雷神劍」劍法中最威猛銳利的一招「幻變千相」，啣尾接上。

馬宗浩看到了這情形，大聲喝止道：「丫頭，妳瘋了啦？」

馬倩倩聽到父親聲音，腕勁一鬆，這招「幻變千相」勁勢消去了十有七八。

她的劍身威猛雖然消去大半，范少瑜錯身閃退，已倒在地上。

馬倩倩默然無語，「赤虹劍」回鞘，坐回座位。

范少瑜羞容滿面，一副狼狽之狀，從地上站了起來。

這次隨同范少瑜來「會泉莊」的魏震、林鵬、姚平等三人，都是浪跡江湖，見過世面的人物，今天看到馬倩倩的出手，亦不禁駭然震住。

馬宗浩含着奇怪的神色朝女兒看了一眼，才向范少瑜道：「范賢侄，倩倩這次世兄妹比劍印證，竟來個『假戲眞做』，你受委屈了。」

范少瑜臉色陣紅陣白，用衣袖揮走這襲長袍華服上塵土，很費勁的展顏一笑，道：「馬世伯，世妹不愧有『金劍玉女』的美譽，小侄認輸了。」

馬宗浩似乎不願意聽到「認輸」這話，見他坐下椅後，搖頭道：「范世侄這不算『輸』，是你手下留情，這才讓倩倩這妮子先機制人，佔了便宜。」

他這幾句話，雖然說得非常得體，却含着弦外之音的意味。

范少瑜長揖一禮，道：「多謝馬世伯的美意，小侄向您道謝。」

馬宗浩也似乎聽出了對方的含意，捋鬚微笑，道：「范賢侄，回『飛花莊』後代老夫向你父親致意問候，待老夫選個日子，帶倩倩來金陵一遊，屆時你們『世兄妹』比劍，就不能再讓這小妮子佔便宜了！」

范少瑜聽到這番話後，劍眉微揚，必恭必敬地回答道：「小侄回到『飛花莊』後，恭候馬世伯和倩倩世妹蒞臨！」

他說到這裡，轉頭一瞥馬倩倩時，見馬倩倩已悄然離開客廳了。

＊　＊　＊

臨安城東大街橫巷一家「東昇客店」，裡端一間僻靜的客房裡，住着一老一少兩人，年輕的面帶病容躺在床榻上，老者伴坐一邊。

床榻上的年輕人，就是給「會泉莊」莊主馬宗浩暗算，用內家功力廢掉武功的沈岳奇。

老者年紀五十出頭，體態頎長，顎下留清髯，是沈岳奇的師父華如玉。

華如玉臉色凝重，籠上一層濃濃的陰霾，喟然自語道：「想不到師兄馬宗浩，如此絕情無義，要將岳奇置於死地。」

他說到這裡，轉身問道：「岳奇，你掌門師伯提到『以劍爲媒』之事，你如何回答？」

沈岳奇將昨日在「會泉莊」的經過又講述了一遍，接着道：「徒兒回掌門師伯時，是奉師父之命送回『赤虹劍』，與師妹倩倩的婚事無關。」

華如玉緩緩的點頭道：「你師伯馬宗浩胸襟狹窄，生性多疑，師祖圓寂歸天後，繼承掌門職責，爲師當時偏於一念，爲了發揚光大『梵谷門』，才携帶『赤虹劍』不辭而別……」

床榻上的沈岳奇接口道：「當時掌門師伯有問，匆匆十年因何到現在才將此劍送去？」

華如玉輕輕吁了口氣，道：「是嗎，你師伯問出這話？」

微微一頓，道：「『天無二日，門無二主』，師父我經過輾轉苦思數年後，如果另立門戶，發揚『梵谷門』，有欺師滅祖之嫌，該助掌門師兄爲是……」

他朝愛徒目注一瞥，又道：「後來爲師在開封城外『橋家頭』鎮上遇到你，你雖然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兒，發覺你心地善良，資質異稟……」

沈岳奇聽到這裡，輕喚一聲「師父！」兩眼浮起一層淚光。

華如玉接着道：「我準備帶那口『赤虹劍』送回給掌門師兄，爲師收下你作徒兒後，雖然你也是『梵谷門』中弟子，爲師並不僭越師兄，私下研習留下『赤虹劍』上的劍招『虹飛七絕』秘學，於是將這套劍法傳於下一代弟子，當時認爲並無不當之處，光陰如箭，匆匆已十年了。」

沈岳奇抬起頭道：「師父，我有告訴掌門師伯，您老人家並未研習『虹飛七絕』劍法。」

華如玉微微一點頭，問道：「岳奇，你師伯不知師父伴同你來臨安？」

沈岳奇道：「是的，徒兒祇指出，我們師徒兩人，住在徐州城外『三里坑』。」

華如玉從旁邊桌上，拿起一冊薄薄的書經，又問道：「岳奇，你師伯不知『虹飛七絕』劍法，已錄在這本書上？」

沈岳奇輕輕吁了口氣，才道：「掌門師伯問過我那些話後，就吩咐我將『虹飛七絕』施展給他看看，徒兒劍法演完，送回『赤虹劍』時，掌門師伯彈指疾吐，點着我的『痲穴』酥軟在地上。」

華如玉聽得臉肉抽搐，心頭沉

重無比。

沈岳奇又道：「師父，那時徒兒再想說時，他的劍尖指着我，已沒有說話的機會了。」

華如玉微微點頭，嘆了口氣，道：「岳奇，這次爲師讓你多受委屈了。」

微微一頓，接着又道：「當初我也經過一番考慮，是否由你送回那口『赤虹劍』，後來爲師一想，『虎毒不食兒』，馬宗浩是『梵谷門』掌門，你是門下的弟子，如若爲師親自送回此劍，可能師兄弟之間發生了衝突，由於已經傳到下一代的原因，你那位掌門師伯不會想到舊隙，對你有所不利……」

他又瞧床上愛徒一眼，又道：「想不到這位掌門師兄，不但胸襟狹窄，且暴戾乖張，居然要將你置於死地。」

沈岳奇回憶地道：「師父，幸虧那位倩倩師妹求情，不然徒兒已喪命在掌門師伯的『赤虹劍』下！」

華如玉雙目閃過異采，問道：「你是指馬宗浩的女兒？」

沈岳奇點頭道：「是的，當時倩倩師妹，在掌門師伯跟前講了很多的話，這才使他老人家息怒，收回手上『赤虹劍』。」

華如玉頷首自語道：「遠在十年前，馬師兄膝下那女兒，我曾經見過，現在這妮已長大了。」

沈岳奇一片困惑之色，朝師父看去。

華如玉突然問道：「岳奇，你那位倩倩師妹，人品如何？」

沈岳奇被問得微微一怔，半晌才回答道：「倩倩師妹該列入中上資質。」

華如玉手捋清髯，若有所思的微微點頭，自語地道：「岳奇雖然受了委曲，那位師兄也不會給他佔到便宜。」

沈岳奇又朝他師父楞楞的看來。

華如玉轉頭的問道：「岳奇，你可知我當初將『虹飛七絕』劍訣另外錄下書册，用內家功力刻在『赤虹劍』劍柄蠅頭小字，又刻出『假劍訣』的原因。」

沈岳奇惘然搖頭，道：「徒兒不知。」

華如玉道：「那口『赤虹劍』，不但是『梵谷門』鎭門之寶，且列入當今武林古稀神兵之一，當時你由於研習『虹飛七絕』劍法，將『赤虹劍』佩帶在身……」

沈岳奇點點頭道：「是的，師父。」

華如玉接着道：「爲師生恐『赤虹劍』給江湖中人覬覦而丟失，而使那套『虹飛七絕』劍法失傳，是以才將劍訣另錄本子。」

微微一頓，又道：「這次你掌門師伯的絕情無義，使情形有了另外的變化！」

沈岳奇倏然一轉念，接口道：「師父，您老人家以『劍訣』作爲要求，讓掌門師伯恢復我一身武功？」

華如玉微微一點頭，半晌才道：「岳奇，我帶你去『會泉莊』，去見你那位掌門師伯。」

＊　＊　＊

馬宗浩見范少瑜四人離去後，把女兒叫出客廳，捋髯微微一笑，道：「倩倩，少瑜這孩子氣宇不凡，將來會有出息。」

倩倩柳眉一皺，道：「爹，您老是在女兒面前讚美范少瑜。」

馬宗浩道：「倩倩，『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妳年紀已不小了，自從妳母親去世後，爲父膝下就祇有妳這個女兒……」

輕嘆了口氣，接着道：「爲父難道讓妳丫角終老嗎？」

倩倩臉一紅，把頭低垂下來。

馬宗浩又道：「『會泉莊』與金陵城外的『飛花莊』門當戶對，要找這樣一樁婚事，還眞不容易呢！」

倩倩道：「爹，如果讓女兒答應范少瑜婚事，你會給天下武林恥笑。」

馬宗浩一怔，問道：「倩倩，此話怎講？」

倩倩回答道：「當初您老人家『以劍爲媒』，原是爲了找回那口『赤虹劍』！」

馬宗浩目注女兒，微微點頭。

倩倩又道：「『赤虹劍』已由沈師兄帶回『會泉莊』，這事暫且不提……」

馬宗浩見女兒口稱沈岳奇爲「師兄」，臉上掠過一瞥異樣的神色。

倩倩又朝父親一瞥，道：「爹，『會泉莊』莊門處，『揭示通告』一匾上寫得清清楚楚，其中最後一項條例，是『審劍』、『比劍』。」

倩倩打蛇隨棍上道：「爹，那通告上既有一項規定，范少瑜所佩的『古玉劍』，既不能跟『梵谷門』鎭門之寶『赤虹劍』相比，他一套『龍飛九式』劍法，又敗在女兒手上，如何能入選『以劍爲媒』之列？」

馬宗浩聽女兒說出這番道理來，他不由得楞了楞。

倩倩又道：「『會泉莊』『以劍爲媒』之事，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已爲武林人物所注意。范少瑜的『古玉劍』，祇是口上乘利劍，所懷之武功亦不過如此，女兒如何能答應這樁婚事？」

馬宗浩沉吟了一下，道：「這個……」

倩倩不等父親把話說下去，又道：「爹，如若女兒答應了這樁婚事，此後流傳武林，會認爲您老人家

家附龍攀鳳，貪圖了金陵『飛花莊』些什麼，把自己女兒送給了人家！」

馬宗浩臉色一震，朝女兒望來。

倩倩又道：「我們『會泉莊』列入江南首富，您老人家是領袖一方的『梵谷門』掌門，女兒遊俠江湖短短數年，贏得『金劍玉女』的稱號……」

她話到這裡，聲音低了下來，臉一紅，才接着道：「爹，我們馬家有這等特殊的身份、條件，還怕女兒會嫁不出去……」

馬宗浩聽女兒有條不紊說出了這番道理，濃眉微皺，陷入一片沉思中。

客廳門沿一暗，總管洪三魁走了進來，朝倩倩望了一眼，才結巴巴道：「回莊主，昨天給你攆出去的『寒酸』又來啦。」

低垂着臉的馬倩倩聽到這話，猛把頭抬了起來，一片錯愕之色。

馬宗浩殊感意外的一怔，問道：「洪三魁，你是指那個沈岳奇？」

洪三魁點頭不迭，道：「莊主，一點不錯，就是他……」

敲了敲自己腦袋，又道：「伴着他來『會泉莊』的是個瘦瘦高高的老頭兒，叫……什麼華……華如玉……」

馬宗浩一聲輕「哦！」自語道：「華如玉帶他徒弟兒找來這裡？」

嘿嘿幾聲陰笑，道：「敢情還向老夫興師問罪！」

他揮手向洪三魁道：「你吩咐莊丁，傳他們二人進來。」

洪三魁應了聲，退出客廳。

不多時，華如玉帶着沈岳奇，師徒兩人走進客廳。

馬宗浩注目一瞥，冷冷道：「華如玉，你來老夫『會泉莊』，有何貴幹？」

華如玉並不因對方跋扈自傲而露出一絲怒意，淡淡的一笑道：「掌門師兄……」

馬宗浩怒道：「華如玉，你已被逐出門墻，已非『梵谷門』弟子，老夫沒有你這個師弟！」

華如玉不待主人邀請，就在橫邊一張椅子坐下。沈岳奇侍立師父後面，當他眼色一轉之際，發現對座的倩倩含着異樣的神情，朝他這邊看來。

華如玉一捋清髯，道：「當年恩師創立『梵谷門』，一套『虹飛七絕』，震懾羣魔，黑道上聞風而披靡，『梵谷門』也因此發揚光大了起來。」

馬宗浩冷然一笑，道：「華如玉，你跟我談這些做甚麼？」

華如玉投過一瞥，道：「『梵谷門』如失去這本秘訣，不但漸漸式微，終將消失武林！」

馬宗浩聽得微一怔，隨即嘿嘿冷笑了幾聲，道：「華如玉，老夫該向你道謝，讓『虹飛七絕』劍法，珠還合浦，原璧歸趙。」

華如玉道：「馬宗浩，你得的祇是一口曠古神兵的『赤虹劍』而已，至於『虹飛七絕』劍訣，並不在你身畔。」

馬宗浩一聲驚「哦」，瞪眼問道：「華如玉，你此言怎說？」

華如玉道：「當初我收下岳奇作爲徒弟，命他用『赤虹劍』研習『虹飛七絕』劍法，由於這口『赤虹劍』係江湖上矚目覬覦之物，生恐不愼失去，使這門絕學失傳，是以老夫將劍柄劍訣抹去，另錄本子。」

馬宗浩臉色暴變。

華如玉又道：「現在寫在劍柄上的，是套普通的劍訣，已非『虹飛七絕』眞傳。」

馬宗浩兩道電似的眼神，朝華如玉師徒倆注視過來，吩咐女兒道：「倩倩，把『赤虹劍』取來。」

倩倩將「赤虹劍」送到父親手上，馬宗浩接劍注目看去。

當年乙眞子用蠅頭小字將劍訣刻在劍柄上，如果不是注目細心看去，極不容易看出內容來的。

華如玉微微一笑，道：「馬宗浩，不用細看，現在我告訴你就是，留在『赤虹劍』劍柄上的，是『武當派』中的一套『醉仙八式』。」

馬宗浩放下手中的赤虹劍，陰陰一笑道：「華如玉，這手給你做對了，現在帶着你的徒兒來『會泉莊』，敢情還是向老夫興問罪之師而作威脅？」

華如玉搖搖頭道：「老夫來此，並非興師問罪，是送回本劍訣書來此的。」

馬宗浩殊感意外的怔了一下，兩眼如電，含着猜疑的神色，朝他注視看來。

華如玉淡然一笑，道：「馬宗浩，你是不是想得到『虹飛七絕』劍訣書？」

馬宗浩道：「『虹飛七絕』劍法，乃是『梵谷門』秘密絕學，劍訣豈能落在『外人』的手裡。」

華如玉聽到「外人」兩字，神色微變，接着還是一笑道：「馬宗浩，你用內家功力，恢復沈岳奇武功，老夫交出『虹飛七絕』劍訣書。」

倩倩聽到這話，往她父親這邊看去，含着一片期盼之色。

馬宗浩臉色刹那千萬變，最後冷然道：「你徒兒身懷『虹飛七絕』劍法，此乃『梵谷門』秘密絕學，老夫將他功力恢復，此門秘學，豈不落在『外人』之手。」

華如玉一聲輕哼，道：「當年恩師乙眞子，以『虹飛七絕』劍術，行功積善，遊俠江湖，嗣後才有

『梵谷門』門派。」

話鋒一頓，又道：「老夫師承乙眞子，懷有『虹飛七絕』劍訣，你不將岳奇武功恢復，老夫另傳弟子，再立『梵谷門』！」

馬宗浩聽到這話，臉色驟變。

倩倩叫了聲：「爹！」道：「您把岳奇師兄武功恢復過來，我相信師叔是尊你是『梵谷門』掌門！」

華如玉撫髯一笑，道：「倩倩，師叔應向妳道謝才是，昨天如若不是妳求情，岳奇早已喪命在你爹那口『赤虹劍』下了！」

倩倩要想說些什麼，臉一紅，住口下來。

華如玉微微一笑，又道：「我和岳奇來這裡時，看到莊門口那塊『揭示通告』，到時你父親將岳奇功力恢復，你們兩人可以印證一下劍法。」

倩倩欲語還羞，緩緩抬起頭，道：「我跟岳奇師兄印證劍法，一定輸的。」

她朝沈岳奇注目一瞥，急急把頭垂了下來。

眼前這一幕，馬宗浩沒有怪責女兒講這些話，而他自己却撩起片段的感觸！

他向客廳三人望了一眼，突然把稱呼一換，大聲問道：「師弟，若是我將岳奇功力恢復，到時你不交出劍訣又如何？」

華如玉朗聲一笑，指着倩倩道：「掌門師兄，如果你還有懷疑，不妨讓你這個女兒作個『見證』！」

馬宗浩聽得一楞。

當他轉頭回望女兒那邊時，倩倩羞容滿面，搖頭回答道：「爹，師叔不會的。」

馬宗浩聽得女兒倩倩在這種情況之下說出這話，心頭暗暗一沉，不得不使他原有的主意都改了過來。一揮手道：「岳奇，過來。」

沈岳奇恭順地應了一聲：「是，掌門師伯！」

他走近跟前，馬宗浩伸出右手，掌心罩下他頭頂！

就在這一幕的演變中，華如玉和馬倩倩，目不轉睛地朝兩人注視着。

沈岳奇蒼白的臉龐，漸漸泛出一層火紅色，而馬宗浩這張原來紅潤的臉膛，慢慢的憔悴了下來。

華如玉似發現到什麼，兩眼浮起一絲薄薄的淚光。

經有盞茶時間，馬宗浩鬆開蓋在沈岳奇頭頂上的手掌，自己却是疲倦的跌坐到椅上。

華如玉大聲吩咐道：「岳奇，快向掌門師伯跪地謝恩，他老人家將本身內家功力，已灌輸到你身上。」

沈岳奇發覺自己精神奕奕的突然振作起來，聽師父說出這話，於是便跪到馬宗浩跟前道：「小侄叩謝掌門師伯培植之恩。」

倩倩急步走上前，道：「爹，你怎麼樣啦！」

馬宗浩喘息了一陣，微微一笑，道：「倩倩，爲父息養一時，就會恢復過來了。」

視綫轉移到沈岳奇臉上，道：「岳奇，不用向師伯道謝，倩倩是師伯掌上明珠，以後你得好好對待她就是了。」

沈岳奇道：「是，小侄不敢忘了您老人家的吩咐。」

馬宗浩聽到了這話，臉上浮出一層笑意來，揮揮手道：「別跪了，起來吧！」

沈岳奇應了聲，從地上站了起來。

華如玉走近跟前，道：「岳奇，這套『虹飛七絕』劍法，以後由你傳授給倩倩……」

座上的馬宗浩，微微一點頭，接口道：「岳奇、倩倩，你倆學成『虹飛七絕』劍法後，雙雙遊俠江湖，發揚『梵谷門』門戶。」

兩人同時應了聲。

沈岳奇轉過頭，含着感激的神情向馬倩倩看過去。

馬倩倩脈脈含情報之一笑，臉上泛起了兩朵艷麗的紅雲，緩緩的把頭低了下來。

（完）

綠野俠踪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靦覥書生緊相隨　伴送鏢隊下金陵

「一片春愁帶酒澆，你看這：江上舟搖，那邊廂，樓上簾招，却不見那秋娘容與秦娘嬌，眞個是：流光容易把人抛……」

那聲音由高揚而低沉，終於不復聞了。但即使低沉時，其聲也朗朗。

那少年分明已有五、七分醉意了，蕭丹才要張口，但齊女更快，在桌下捏了她一下。

兩人離了帝京，幾乎是剛離了帝京，就已見到那少年了。過了蘆溝橋，在長辛店打了尖，繼續南下，蕭丹似乎不覺，那齊女可注了意，忑怪，或前或後，總會與那少年相遇。

那少年，衣着樸素，那條束髮的帶兒也舊得變了色，多少寒窗苦讀的少年進京趕科場，帝京路上，像這樣的少年，不僅時見，而且多見，是以雖然或前或後，總與這少年相遇，蕭丹也視如不見，不以爲異。

但齊女却注了意，正因她自幼兒就在江湖上行走，江湖之上，百怪千奇，越是惹人矚目的，反倒不以爲奇了。正因她膽大心細，是以常於無聲處聽驚雷，自是蕭丹所不能及的。

因爲齊女偶然和少年的目光接觸，總覺少年神光內瑩，表面上，少年雙眉愁鎖，那目光，偶然一抬眼，便見神光乍現，似落魄，其實落拓，因爲那臉上的憂鬱中，分明掩藏着英豪之氣。頭角崢嶸而雋逸，却絕不風流蕭洒。

一個衣着樸素，面帶憂鬱的少年，又豈會風流又蕭洒，正因他無異寒窗苦讀的學子，却又有太多異處，何況令齊女也難以置信，竟無處不見到他。是以，齊女不禁注了意，祇不過毫不動聲色而已。

兩人離了帝京，緩緩行來，蕭丹好不得意，眞個是：躊躇志滿，嘿！又完成了兩樁公案，令兩雙怨女痴男成其眷屬，如何不得意。那齊女可不同了，紫烟旗已兩年多未現江湖了，虎威鏢局押解數百萬金銀珠寶，算計明日便該起程南下，這兩年來，會不會有異能之士出道，尤其是北五省，以往多是在南七省行走闖蕩，要知樹大招風，數百萬兩的珠寶金銀，會不會令人心生覬覦？不由她不加小心。

是以，第三天，才由涿縣動身，已近着太行山了，中午在定興打了尖，天色未黃昏，便已到了北河店，那可是拒馬河與易水交匯處，水路四通八達，南流入白溝河，通海口，是以較之定興縣，倒更熱鬧些。

有了齊女在身邊，蕭丹從不作主張的，齊女說住下了，她也從沒反對過。她那知道北河店，是南來

北往，西來東去的交通要道，西北有太行山，東南有白洋淀，乃是黑道上的人馬，水陸兩路的英雄出沒之區。

齊女且不落店，上了酒家樓，那樓臨江，向北一指，道：「你看那江水滔滔，那是拒馬河南來，這西邊去的你可知此水何名？」

蕭丹便揚了眉兒，道：「白虹貫日，當年荊軻長歌，就是在那江邊了，那燕太子丹送別荊軻，想必即在此間，祇不過當年送別之際，風蕭蕭兮，易水寒而已，今日却日麗風也和，北地春遲遲，春光正明媚。」

那蕭丹，情俠丹丘生剛完成了兩樁姻緣，助那有情人成其眷屬，正當得意時候。通今，她可不及齊女，若說博古麼，嘿嘿，可輪到她來揚眉吐氣。

她眞不是眼高於頂，說她目中無人，那是不確的，她祇不過心中無敵，不逞强鬥狠而與人爲敵，豈會目中無人！

這時的蕭丹，就是如此。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又何其慷慨悲壯，那知就在這時候，她話聲甫落，那少年，眞煞風景，竟是一片春愁帶酒澆，堪嘆那流光容易把人拋。

哼，蕭丹才眞是正眼兒也不瞧他，這少年，必是弄月吟風，爲賦新詞强說愁之類。

齊女却皺了眉兒，這少年，實在太多奇異之處，絕非常人，但實在看不出他的來歷，唯一令她安心的是，至少絕不是黑道中人，正而不邪。而且，甚至當兩人不存在一般，從未轉頭望過她們一眼。

齊女眼角兒掃了少年一眼，說：「走啦，落店，這北河店南來北往的商賈雲集，晚了，休想找到乾淨的棧房。」

兩人出得酒樓來，自幼兒流落江湖，大了闖蕩江湖，紫煙蘿縱橫江湖，像這樣的地方，齊女豈有不熟悉的。蕭丹跟隨着她，轉過一條又一條街道，蕭丹一怔，說道：「喂！妳說落店，怎麼走到渡頭來了？」

那易水與拒馬河合流之處，江面極是寬闊，船檣如林，好不熱鬧。既是往來帝京的大道，那渡頭更是人頭湧湧，渡船穿梭往來。

齊女見再無可疑之人、可疑之事，道：「你雖讀的書多，豈不聞，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少了見識，如何闖蕩江湖。好吧，咱們落店，記住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蕭丹一怔：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不明白齊女爲何小心起來？想想，當眞，齊女自來到北河店，可不是有些古怪，不到時候，却去了酒樓，這又來到碼頭望來望去，不覺也向四外望了又望，道：「你可是……發現了甚麼？」

齊女不願說破，再說，她也祇不過覺得那少年可疑而已，道：「這麼早落店，怕不悶壞你，不過帶你出來逛逛，走吧。」

蕭丹聽她前言不對後語，雖覺可疑，但也不放在心上。

嘿！她丹丘生，加上一個紫煙蘿，不已是天外之天，有什麼躭心害怕的，隨又一怔，道：「你這是怎麼啦，有乾淨的大客棧不落，却來到這樣地方？」

齊女道：「我來去都落在這店裡，這悅來棧自有上房，難道你看不出，來去都是高一頭，低一臂的人物，這店家亦是武林中人，這就是所謂物以類聚。」

「是了，」蕭丹說：「你來去走鏢，就落在這店裡？」

「祇不過我不是旗女了。若我猜得不錯，虎威鏢局押運的金銀珠寶，晚半天必到，也必落在這店中。」

「不行。」蕭丹說。

「小王爺請放心。」齊女笑道：「我已交代過了，相見也假裝不相識。」

蕭丹不瞬眼地望着齊女，心中一動，道：「我明白了，原來你和他們約定了的，不怪你早住下了。」

齊女搖搖頭，道：「你猜錯了，鏢車上既然插上了紫煙旗，也就無異號令了天下，但價值數百萬的珠寶金銀，那自是巨大誘惑，你想想，若然有個差池？」

蕭丹這才明白了，道：「原來你緩緩行來，每經一地，必停留躭擱，是爲了這個，妙極了。」

她的眼兒却亮了起來，喜形於色，道：「原來你上酒樓，又在渡頭望了半日，這又落在這江湖中人落脚的店來，都不過爲了這個，你可發現了可疑之人沒有？」

「妙極……了！」

齊女在擔心，她倒妙極了。

蕭丹嘻嘻笑道：「如何不妙極了，虧你還是老江湖，虎威鏢局的鏢旗上，更插着紫煙旗，本來人家還不知道的，你不放心，暗中保護也罷了，這麼一來，明眼人，豈不是人人皆知：此地無銀三百兩。妙啊，這一年多來，行走在江湖之上，遇到的，連在咱們手下走得上三五招的人也沒有，眞沒趣，也沒勁兒。若眞引出眞正的臥虎藏龍，你說妙不妙？」

齊女沒好氣，進得店去，那店主姓姜名尙，任他目光有多銳利，果然認不出齊女即是旗女來，也許壓根兒就想不到，驀見來了兩個翩翩少年，祇道是誤打誤闖來的，正因落在這店裡的，多是三山五嶽，五湖四海的英雄好漢，他是武林中人，人客多相識的，是以不在櫃枱上，倒在人客中周旋，對兩人一拱手。

蕭丹竟也將手一拱，道：「原來是子牙先生，當眞是聞名不如見面。」

不僅那店家，便齊女亦是一怔！那店家道：「兩位公子何來，少會得很？」

蕭丹揚了眉兒，用手一指，道：「適才那位人客叫你姜尙大哥，那扶助武王伐紂，開創周朝八百年基業，磻溪垂釣的姜尙，不是字子牙麼，想必人家也叫你子牙先生。」

原來如此，可不是嗎，江湖之人，多有以子牙先生稱呼他的。

那店家呵呵一笑，道：「公子飽學，好生可敬，請。」

「好，」蕭丹說：「你既說我飽學，我可直言了，你這悅來棧應該改個名兒？」

「好啊，」那店家果然有幾分豪氣，道：「公子爺，那敢情好，你說改什麼？」

「放眼皆豪傑，座上盡英雄，依我說，應改爲英雄老店。」

那店家呵呵笑，說：「當眞是英雄所見，可不是有人這麼取笑過，祇不過今兒却不恰當了，剛才來了一位公子，這又來了你們兩位，是以改名公子居豈不更恰當些？」

登時熟絡了，那姜尙即喚來夥計，道：「西廂侍候。」

那齊女心想：當眞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三月不見，蕭丹竟也成老江湖了。她既然來往都落在這店中，豈有不知的，那西廂自成院落，專門接待體面的人客。共有六間上房，還有個小小的院落，正面兩間，東西兩廂各兩間。

那知迎面來了一人，竟又是：那無處不在之少年！

齊女就知適才那店家姜尙所說的公子是他了，令齊女心中驚訝的是：無處不在，無處不相遇，那也不奇，還可說是巧合，但無處不是已先在，竟像是對她們的行止，莫不洞悉機先，簡直是未卜先已曉得了，已先到等待她們的來臨！

而更令齊女不自然，甚至有些感到尷尬的是：倒像是她們在跟踪人家。

有道是：一回生，二回熟，既然無處不相遇，雖未請問名姓，更沒交談過，但總是已面熟了，那少年負着手，在院中仰望甚麼？原來有一株大樹，枝椏極是茂盛，幾乎把院落覆蓋了一小半。

必是聞聽身後的脚步聲，轉過身來，那夥計帶着兩人，恰進得院來，是以迎個正着。

那少年含笑一點頭，蕭丹走在前頭，却也怔了怔，無處不相遇，這兩日來也罷了，但先前在酒家樓，聽得少年吟哦，却注了意，是以也含笑點了點頭兒，說道：「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少年竟朗朗一笑，說道：「應該說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那蕭丹自幼兒就是作爲男孩兒養大成長起來的，自從離了無名山莊，想想她戲弄過多少人，不僅以少年郎自居，甚至，簡直忘了自己是個姑娘，瀟脫更豪邁，甚至勝過那靦覥的少年郎。

她非但不以少年的有緣爲忤或有絲毫尷尬，甚至笑了，說：「若非有緣，又豈會無處不相逢！」

齊女心想：這倒不錯，蕭丹天性使然，不論甚麼人，即使對方是個少年，莫不是一見如故。她對這少年越來越覺奇異之處太多了，打過招呼，相識了，不正可探查少年的出身來歷。

雖然無處不相逢，但這番，却面對了面，還是第一遭兒，不僅是早已留心了的齊女，便是蕭丹，也才將那少年看得清楚了。

齊女目光如炬，先放了心，實在看不出少年是身有功夫的人，祇不過令人覺得他頭角崢嶸，也不像是個文弱的書生，既然衣着寒酸，當然也說不上瀟洒風流了。

其實，齊女心想：也許眞是巧遇吧，途中多有相遇的，像他這樣由京中南來的少年，八成兒是上京赴考，是名落孫山的少年郎。是以，才一片春愁帶酒澆。

却見那少年的兩道長眉揚了起來，笑聲更響亮了，說道：「這麼說，你我可眞是有緣了。」

若非夥計開了口，祇怕蕭丹不會移步的，那夥計說：「兩位公子請，這西廂兩間上房，是替兩位公子留下的。」

齊女一怔，說：「你聽誰說的才留下？」

夥計道：「請看，找遍北河店，可找得出更好的上房來？若非先留下了，如何還會空着。」

那是眞的，這西廂，齊女多次來往路過，雖然總是落在這店裡，却從未進過這西廂來，當然，那是走鏢，鏢師和夥計的一大羣，自是要住在一起，小小的西廂，如何住得下。

那蕭丹也罷了，齊女一看，祇見設備無不豪華，她走遍天下，多高貴的客棧也都住過，這西廂的設備，祇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夥計又道：「不瞞兩位公子，若不是有頭有面，噹噹响的人物，也住不進這裡來，住進來的，那就是貴賓，公子爺請收回了。」

原來蕭丹已取出一錠銀子來，

那夥計慌忙退了一步，那敢接受。

齊女越聽，越覺不對勁兒，道：「且慢，夥計，我來問你，你是說：早知咱們要來，以這兩間西廂早替咱們留下了，可是有人先知會了你們？」

莫非，是有人知道蕭丹便是情俠丹丘生？大有可能，她一得意起來，常揚了眉兒，自報名姓，或者，有人知道她其實就是紫煙蘿？

那夥計尚未答言，忽聽一聲呵呵，竟是那號稱子牙先生的店家姜尚，率領夥計，送來茶水酒菜，那西廂一明兩暗，咄嗟之間，已在明間擺設齊備，夥計立即退了出去。

兩人一看，滿桌的海味山珍，若不是早已備下了，而且還算準了時刻，豈能咄嗟之間，立即送來的。

那姜尚這才一拱手，道：「兩位公子請。」

那蕭丹有生以來，是飯來張口的，那理會許多，但却被齊女一把拉住了，道：「子牙先生，若不說明，咱們可不敢領情，如此盛意接待，作爲貴賓，咱們也愧不敢當。」

那子牙先生又一聲呵呵，道：「實不相瞞，我這西廂，接待的全是英雄豪傑，似今日這般，接待三位公子，這還是第一遭……」

「三位……」齊女一怔愕。

那子牙先生向窗外一指適才迎面相遇，頭角崢嶸，兀自負着手，在院中蹀步的少年。

「是的，」子牙先生道：「連同這位公子。」

啊！不約而同，齊女和蕭丹都在心裡啊了一聲，更端詳起那少年來，情俠丹丘生、紫煙蘿，豈僅名頭响噹噹，甚至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莫非，這少年也大有來歷？亦是武林中人？

齊女回過頭來，道：「子牙先生你……知道我們……」

祇道眞認出她們來，那知這子牙先生說道：「慚愧，在下實不知尊姓大名，不過是按照吩咐行事。」

這子牙先生提到吩咐，竟肅然生敬，那自是對這吩咐他的人。

齊女走南闖北，既然多次落在這悅來棧中，蕭丹戲稱英雄老店，一點兒也不誇張。又豈僅往來多英雄，這子牙先生亦是豪傑慷慨之士，在北五省，萬兒也噹噹响，交遍天下的英雄豪傑，也是有的，亦受到天下的英雄豪傑敬重。是誰？竟然吩咐起他來，而又令他如此肅然生敬？

蕭丹倒也罷了，齊女可愕住了，道：「不敢，請問，這是何人？」

「慚愧，」子牙先生說，竟有些愕然，分明還有些失望，道：「便在下也想問，祇道接待了三位公子，便知此人是誰了，敢情三位也都不知道？」

子牙先生隨說出這一番話來，原來就在一個時辰之前，他正在櫃枱中坐着，驀地風聲颯然，眼前微微一暗，同時櫃枱上一聲響，眼前忽亮時，櫃枱上已多了一錠大銀，少說有十兩重，壓着一張字條，字條上寫着幾行字跡。便是吩咐他說：一先兩後，即有三位公子前來，吩咐他西廂侍候。

子牙先生相交遍天下，往來既皆豪傑之士，少不免日常煮酒論盡天下英雄，各門各派的武功，可以如數家珍，開設這悅來棧，不過是爲了交朋友，是以也才贏得子牙先生的稱號。那助武王伐紂的姜子牙封神點將，他這姜尚可點的是英雄，竟也爲之大駭！

憑他姜尚，見廣識多，若不是這人的武功已出神入化，豈有連人家的影兒也瞄不見的。

那蕭丹與齊女，雖然同是一怔，却也不禁相視一笑。這姜尚少見多怪，她兩人也能辦得到，也一般移形換影，怔愕的是，竟也有這好身手的人。

那子牙先生肅然道：「慚愧，我却連人家的影兒也瞄不見，既如此吩咐，敢不遵從，何況我這店，原本就開着門做生意。果然，先來了那公子，氣度非凡，兩位公子隨後也到了。實不相瞞，兩位公子論年紀，未屆弱冠，而且……顯然非富即貴，却不料這樣一位武功已出神入化的奇人，竟也對兩位公子如此禮敬……」

「且慢，」齊女道：「禮敬？你這是怎說？」

那姜尚已肅容帶敬，道：「既吩咐在下禮敬，亦可知這位武功蓋世的奇人，亦禮敬兩位公子了。在下敢不恭迎！祇道兩位公子便不相識，亦知其人，原來……」

蕭丹與齊女面面相覷，蕭丹的眉兒自是揚不起來了，倒是齊女的眉兒揚了，道：「這麼說，咱們連主人是誰也不知道了，雖然如此，倒更見盛情，可見辜負不得的，不過，子牙先生請放心，若我猜得不錯，這早晚，不怕他不露出面來。」

那姜尚顯然失望，却不形於色，反倒又打了個哈哈，那一雙銳利得有如鷹眼的目光，其實自進得房來，便毫不着痕跡地在兩人身上打轉，如何瞞得過齊女的一雙眼睛，是以，齊女不敢高高地抬起頭來，因爲，任她們喬裝得有多像，粗着的嗓門兒，也難免脆脆的，若被人家瞧出沒有喉核，就會原形畢露，看出她們是女扮男裝。

她如何不明白，這姜尚想從她

們身上，找出那個神秘人禮敬她們的緣故來。但顯然也失望了，祇見他點了點頭，道：「公子說得是，兩位公子氣度非凡，顯然非富即貴，禮下於人，必有所求，早晚必現出身來，祇不過，這錠銀子，在下是萬萬不能收的。」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錠大銀來，怕必有十兩重，放在桌上，又道：「有勞兩位公子，代在下奉還，我這……」

蕭丹掃了一眼，點頭道：「悅來棧一般兒開着門作買賣，這西廂可不是，是也不是？」

那子牙先生又打了個哈哈，說道：「能住進我這西廂來的，便是人客，若收取銀両，便是不敬了。」

蕭丹道：「且慢，可否借那字條一觀。」

那子牙先生毫不遲疑，從袖中取出那字條來，蕭丹接過一看，顯然是匆匆寫就，更見鐵畫銀鈎，筆走龍蛇，見字如見其人，可知這人不但武功高絕，而且文墨亦非等閒，這子牙說的，一些兒不假，數語寥寥，說即有一先兩後，三位公子前來，奉上白銀十兩，敢請以西廂接待。

蕭丹的眉兒可又揚起來了，道：「可見文才不錯，這人又豈僅武功高絕，好，我倒要會他一會。」

那子牙先生可看出來了，不是看出她們女扮男裝，而是蕭丹雖未見其人，却已是惺惺相惜，那一雙眼裡，立現精芒，倒令那見多識廣的子牙先生也爲之一怔，也才知道，眼前這兩位公子雖然年少，竟皆已有了一身精純而不外露的內家功夫，不但吃驚，同時也有幾分明白了，才知敢情接待的這三位公子，先來的一位已是頭角崢嶸，這兩位，更了不得，眞個是英雄出少年，而且深藏不露。

見多識廣的老江湖，倒不敢多言了，忙將手一拱，說道：「在下告退了，兩位公子要甚麼，祇管吩咐。」

「請便。」齊女向蕭丹一示意，雙雙送那店家出得房來，道：「適才子牙先生所說的，便是這位公子麼？」

那齊女早已留心這位無處不相遇的少年，原來是借故相識。

那個頭角崢嶸，兀自在院中蹀步的少年可不能再避開她的目光了。

子牙先生已點頭道：「便是這位公子先到，兩位隨後也來了。」

齊女對那少年一拱手，道：「這位兄台，原來咱們都是人家的人客，想必也相同，不知主人是誰了？」

子牙先生道：「三位皆是當今一時俊傑，正該多親近，在下這裡暫且告退。」

像是顧忌甚麼，對三人一拱手，慌忙退去。祇見那衣着寒酸的少年，雖然抬起頭來了，却顯得有些茫然，道：「你……你說什麼啊？」

這還是第一遭兒聽他開口說話，分明亦是北地的口音，齊女不禁皺了一下眉兒，蕭丹却忍不住失笑出聲。

因爲，她忽然想到一句她常說的話兒：銀樣蠟槍頭。

看來，外貌上看來，這少年頭角崢嶸，人才出衆，却不料靦覥得很，竟然紅了臉兒，害臊了。豈僅不像是少年英雄，而且不像男兒漢，倒像是大姑娘。

蕭丹原本是呸一口的，竟變作啐了一口，她本是姑娘，倒像男子漢，不禁譏笑諷刺這男兒漢，倒像是靦覥害臊的大姑娘，教她那個眼兒瞧得上！

「走啦，」蕭丹拖了齊女，轉身就走，說：「喝咱們的酒去。」

齊女也好生失望，那麼，是她多疑了，當眞，雖然與這少年無處不相遇，其實有何奇怪的，她和蕭丹本就是一路之上，緩緩行來，甚至比平常人走得還要緩慢，那麼，和少年行走在一條道上，無處不相遇，又有甚麼值得奇異的。

兩人不再理會這少年了，不大工夫，隱約聽得人聲嘈雜。齊女出去轉了轉，立即回到西廂來，果如她所料，是虎威鏢局的鏢車到了，兩輛鏢車，價值數百萬兩的金銀珠寶，如何不加倍小心，那鏢局傾巢而出，鏢師夥計，人馬浩浩蕩蕩，好大的陣勢，尤其是：鏢旗旁邊，紫煙旗兒飄揚，這乃是英雄老店，豈會沒人認識的，登時店堂之中，議論紛紛。那人聲如何不嘈雜，甚至西廂中也聽到了。

齊女暗中看得明白，英雄老店之中，既然都是三山五嶽的英雄豪傑，紫煙旗揚，既然都顯露肅然之敬，可見雖然兩年來未再出現江湖，威名仍在，仍然令這般人震懾。

齊女祇不過是加了分小心而已，因是也大大放了心，再說，這兩年來，江湖之上，不論黑白兩道，並未聽說出現了甚麼出類拔萃的人物。

那蕭丹非但不蠢，而且眞是冰雪聰明，祇不過有了齊女在身邊，既然又沒急要的事必須趕路，任由她主張而已，豈有不明白齊女躭心甚麼，是以一路緩緩行來。

見齊女回得房來，眉頭不但舒展，而且開揚起來，道：「好啦，咱們明兒不如快馬加鞭，託這子牙先生買來兩匹駿馬，有他出面，不愁買不來好馬，你既已放心了，咱們趕他幾程。啊呀！你爲什麼擰

我？」

以往，瞧不見，齊女被她擰得多，而今齊女已習了無名山莊的功夫，已是今非昔比，輪到齊女來以牙還牙了，出其不意，蕭丹休想躲得開。

齊女笑道：「祇道你什麼事也不懂，敢情瞞不過你這鬼靈精。」

蕭丹格格一笑，向窗外一指，道：「那小子不但騙了你，連我也幾乎被他騙了，敢情是個銀樣蠟槍頭。喂！你知不知道，爲什麼我說買兩匹駿馬，趕他幾程？」

「你想找出那個……禮敬咱們的人來。」

「難道你不想麼？」蕭丹說：「咱們快馬加鞭，趕他幾程，若他也能追及奔馬，那才算本事，且看他如何禮敬咱們，江湖上竟出現了這樣的人物，咱們豈可失之交臂。」

齊女點頭道：「你說的很是，既有第一遭，便會有第二次。」

說着，踱到窗前，院中空蕩蕩，已不見了那少年。蕭丹道：「不用瞧了，我見他進入了東廂，我知你又要想說甚麼：人不可貌相，是不是？」

齊女笑道：「你若眞是以貌相取人，又怎會注意到人家進入了東廂，說眞的，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衆之中，連這位子牙先生也見不到眞面目的人，豈是等閒，既然也禮敬這少年，可知也必有來歷。再說……」

「不早也不晚，不前也不後，恰是與虎威鏢局的鏢車同日到達，又同落在一個店中，」蕭丹眉兒又揚了起來，道：「這所謂禮敬，看來不無文章。」

「了不得。」齊女的眼睛睜大了，重新打量起蕭丹來，說道：「還道你仍是個不懂事，祇會胡鬧的娃娃，敢情也成了……」

「不敢，這是近朱者赤，在你這位老江湖身邊，如何不江湖老。」

一夜無話，兩人都足不出戶，若被虎威鏢局的人發現兩人都落在這店中，必然引起猜疑，蕭丹是小王爺，齊女不得不對那總鏢頭顯露身份，已知她即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煙蘿，若見她們也如此小心翼翼，豈會不誠惶誠恐。

一夜無話，當眞是水靜河飛，蕭丹倒頭便睡，齊女老江湖，到底仍不放心，知道京中走南路的鏢，祇要過了北河店，若無甚風吹草動，那就會一路平安，是以趁蕭丹睡熟了，仍出去轉了兩趟，見虎威鏢局確也小心翼翼，加派了人守夜，尤其是東廂那少年，顯然入夜以後，亦是足不出戶。

眞是一夜無話，齊女大大鬆了口氣。

啪的一聲響，驚得齊女跳了起來，原來已天光大亮了，是蕭丹，重重地拍了她一下。

「你爲什麼打我？」

「太陽曬着屁股了，還不起身，人家早走了。」

可不是洒了滿床的陽光。蕭丹已穿戴整齊。

齊女大大打了個哈欠，道：「人家？你說誰？」

「虎威鏢局的人已浩浩蕩蕩上了路。」向窗外一指，若不是窗戶大開，那陽光如何能曬到床上來，蕭丹道：「還有，那東廂客。」

東廂客，自是指那少年，好靜，英雄老店靜悄悄，可知住宿的人客都已上了路，眞不早了。

兩人出得西廂，甚至不見一個夥計。但尚未走得後門，已聽到馬嘶之聲。

齊女一怔，她是在金鳳鏢局中長大的，久走江湖，豈不識馬的，說：「好馬！」

那子牙先生竟在門口相迎，道：「兩位公子的坐騎，已備下了。」

可就連蕭丹也怔住了，昨兒夜裡確曾動念，要託這子牙先生買兩匹駿馬，但動念而已，並未認眞，亦未對這子牙先生說出。

蕭丹的眼兒睜大了，道：「子牙先生，你當眞未卜先知，知道我們要買坐騎？」

齊女却面色微沉，祇道昨晚蕭丹的戲言，被他聽了去，她如何記得不清楚，當時房內院中，除了那少年，並無店中人，即使這是好意。

那子牙先生呵呵笑道：「我便知道兩位公子想買坐騎，一夜之間，也買不來這樣兩匹可遇而不可求的駿馬。這麼說，便兩位公子也不知何人送來的了？」

那子牙先生一口一聲公子，察言、觀色，顯然仍不知兩人是誰。

蕭丹的眼兒瞪得更大了，說：「有人……送來？」

「正是。」子牙先生道：「就在不久前，有人送來這兩匹駿馬，說道：兩位公子南下遠行，長途跋涉，豈能無坐騎。奉主人命，特地送來。說罷，轉身就走。我得報出來，來人已走了。」

蕭丹與齊女對望了一眼，了不得，這人，贈送駿馬來的人，顯然知道兩人是誰，而且知道得一清二楚，知道兩人要南下金陵，當然也知道她們在京中的一舉一動，甚至連齊女要帶蕭丹前來落店，來這英雄老店落店，蕭丹事先也不知道，這人却已先知了，兩人如何不驚訝。

齊女老江湖，不願顯露於色，點頭道：「有勞了，咱們可正是要南下，正要坐騎。」

對蕭丹一使眼色，多一句也不說，即刻上馬，別過子牙先生，出得北河店。

當眞是心想事成，不料心念才動，即有人送上馬來，而且是好駿的馬兒，蕭丹一抖韁，那馬一聲嘶鳴，即跑了前去。

論馬上功夫，齊女自是勝她不止一籌，但仍然跑出三兩里地，才把蕭丹追上了。

蕭丹道：「你不用說了，我知你要說甚麼，管他是誰送來的，既是好意，倒不可辜負了人家，早晚不怕他不現出身來。」

齊女心想：說的也是，早晚不怕這人不現身出來。無論如何，人家也是好意。

那知一連兩日，任她們如何暗中留神，這人也未出現，馬上行來快捷，已過了保定。蕭丹一怔，說：「且慢，再往南行，不就是石家莊？」

石家莊再往南，可就是邯鄲了，南下金陵，應該走德州，走濟南的山東道。蕭丹跺了跺脚兒，說：「這就不怪了，你把路走岔了。」

齊女道：「沒錯兒，你一聲不響溜出來，也不交代一聲，別忘了，而今你已是一莊之主，豈能過門不入？」

「交代甚麼？」蕭丹道：「莊中事務，有鹿杖翁打理，有什麼不放心的。若不是悶得慌，我也不溜出來了，不料你放着正經事兒倒不去關心，虎威鏢局的鏢車必走河間道，南下德州，那知你却走到邯鄲道上來。」

蕭丹已是無名山莊的莊主，再不怕有人來揪她回去了，兩年前，那鹿杖翁不過是不放心她獨個在江湖上闖蕩而已，又何曾眞要揪她回去，自從有了這齊女的紫煙蘿作伴兒，再不躭心了。

無名山莊，眞個是淸靜無爲，道隱無名，恍若世外，也與世無爭，外人不得其門而入。而今人口雖然多了幾個，莊中事務有鹿杖翁打理，那鹿杖翁又有了兒子媳婦來歸膝下，樂享天倫，蕭丹自是無牽無掛，無拘無束，四海任遨遊。

齊女而今已是無名山莊的人了，自從傳了無名山莊的武學，也和鹿杖翁一樣，以無名山莊爲家了，何況伴在蕭丹身邊，反倒覺得：豈能過門不入。

那知蕭丹再也不是兩年前的蕭丹了，兩年來的江湖闖蕩，已令她加速成長，而且成熟了，表面上，仍然遊戲江湖，了不得，這番由京中南來，她的心念，竟沒一件是瞞得過蕭丹的。

既然蕭丹也說出口來了，當然已知道她擔心的是甚麼，難免有些不好意思，點頭道：「說眞的，江湖險惡，一山更比一山高，價值數百萬的金銀珠寶……」

蕭丹噗嗤一聲，笑道：「若有閃失，我看，你躭心的不是價值連城的珠寶，而是紫煙蘿的威名，誰教你竟拿出紫煙旗來，眞個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蕭丹竟收斂了笑容，正色道：「本來人不知，鬼不覺的，不料你竟把兩年來已不在江湖上出現的紫煙旗拿了出來，正是事不關心，關心則亂，你也不想想，虎威鏢旗旁邊，插上了紫煙旗，何異告訴人：此地無銀三百兩，豈不是欲蓋彌彰了？」

這那還是兩年前初出道的蕭丹，不過小別三月，簡直變成另一個人了。

齊女那會知道，甚至連蕭丹也不自覺，三月前，因有齊女這老江湖在身邊，凡事有齊女安排，依賴成了習慣，全由齊女作主。這番離開無名山莊，祇有她一人了，凡事不由她不深思熟慮，運用思考了，她的聰明睿智，自然也顯露了出來，但當齊女回到身邊，她可又習以爲常了，任由齊女作主，不過是再也瞞不過她了。

蕭丹又繼續說道：

「其實，我們一路南來，或快或慢，那少年……」

齊女啊了一聲，道：「原來你也注意到了？」

「無處不相遇，我可不蠢，那有那麼巧的，祇不過初時不把他放在眼裡。」

「初時……那麼，現在……」

「後來，」蕭丹道：「當發現他和我們一樣，成了英雄老店的貴賓，我可眞注意了，祇不過，一夜無話，那少年確未出過房門，我才放心了，不料你不繼續偵查，却走到邯鄲道上來。」

慚愧，由京中一路南來，若發現有值得可疑之人，就祇這少年了，還有，英雄老店以貴賓款待，究竟是誰安排的？亦未查出。齊女道：「你說得是，祇不過……」

「你瞞不了我，」蕭丹道：「必是那鹿杖翁仍不放心我，命你追趕我前來，是不是？」

齊女笑道：「果然瞞不過你，我非是眞放了心，祇不過得向鹿杖翁交代一聲，這麼看來，鹿杖翁和我都白躭心了。好吧，我們的馬快，從這裡前往德州，亦是大道，我們仍然可以趕到鏢車的前頭。你放心，虎威鏢局的鏢車南下德州，所經之路，雖然近着白洋淀，就我所知，近年來出沒的，祇是一些毛賊，諒那般毛賊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商議妥當，兩人改道東南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丐幫少爺

展家慘遭滅門禍　高橋受託尋二少

高橋站在展雲鶴書房門外，恭恭敬敬地道：「老爺，奴才來了！」他背有點駝，腰有點彎，樣子毫不起眼，而且有點窩囊。

只聽書房內傳出一個低沉的聲音：「進來！」高橋輕輕推開房門走進去。展雲鶴背對着房門，頎長之身材，似乎受壓着千斤重擔般，雙肩無力地垂下，「把門關上。」

高橋心頭一沉，但反而挺直了腰。「老爺，發生了甚麼事？不知奴才是否能替你分憂？」

展雲鶴慢慢轉過身來：「我已說過多少次，無旁人時不要喚我老爺……嗯，你先看看這封信！」說着將手中一封信遞給高橋。

高橋知道事態嚴重，連忙展開閱之，上面龍飛鳳舞寫了幾行字。

展鶴壽兄台鑒：二十年前一掌之恩，小弟無日不思報答，直至今日方查出兄台改名隱居於合肥，是故須稍加利息。限兄台明日亥時前，交出兄台一家四口之首級，則府上三十七口人丁，便可得平安，否則血流成河，蕩然不存，幸勿相怪。伏牛山故人羅賓鴻上。甲寅日。

高橋看後，心頭打了個冷顫，問道：「主……恩公，這羅賓鴻是甚麼人？因何這般凶狠？」

展雲鶴嘆了一口氣：「二十年前，羅賓鴻是個黑道上的狠人。有一次，展某夫婦路過伏牛山，正好碰上了他，時內子正懷了鳳翅，而他受白道追殺，身上負傷，只道展某也是圍剿者之一，是以一見面便動手，持平而論，二十年前，愚夫婦應不是他對手，不過他受傷在先，是以便被展某打了一掌……自山上跌下去……」

說至此，展雲鶴又嘆了一口氣。「唉，展某只道他已摔死，不料還活着，而且上門索債！」

高橋三十來歲，外表粗豪，但粗中有細，覺得展雲鶴說往事時，言猶未盡，似乎有所保留。他在四年前，身受展雲鶴之大恩，自願留在展家為僕，一向十分敬重展雲鶴，今日他雖有求自己，但仍不追問。

半晌，高橋哈哈一笑，「恩公何必擔心？只要他找上門來，小弟願濺血三尺，保護展家！當年他縱能勝恩公夫婦，如今加上小弟及內府的壯丁，還怕治不了他？」

展雲鶴又嘆了一口氣：「這是賢弟不了解羅賓鴻之性格而已，此人做事不會貿然行之，必有十拿九穩之把握，方會動手，今日他口氣這般大，必有所恃！而且他在暗，咱們在明，說不定人家已將咱們之底，摸得清清楚楚，再說，他亦未必會獨自一人上門！」

高橋沉吟了一下，問道：「既

不過兩日，便已到達德州，不約而同，來到一家大客棧，蕭丹抿着嘴，瞟着齊女一笑。想到兩年前，和齊女在這客棧中初相遇，不由她心中一樂。

齊女在胳膊上狠狠地擰了她一把，雖是瞪了她一眼，不過想到當日被蕭丹欺騙戲耍，其實也好笑，也不由她不臉兒紅了，仍然狠狠地啐了一口。

蕭丹揑了她一把，因爲夥計已迎了上來，在耳邊低聲道：「打旗兒的先上，小心被他認出來。」

兩年前，蕭丹在此與齊女初相識，齊女原是金鳳鏢局的旗女，為的是金鳳鏢局鏢走南北，不過是訪尋金鳳姑娘的爹，那銀鬚叟的下落，自從銀鬚叟夫妻父女皆已團聚，那齊女這才功成身退，不再擔任旗女了，可說是回復了自由身。

當年齊女就是旗女，既有女總鏢頭，齊女作旗女，那自是順理成章，來往德州，總是落在這一個客棧，與北河店的英雄老店相同，日久如何不相熟。

齊女挺了挺胸膛兒，道：「便英雄老店的子牙先生也認不出我來，你躭心甚麼？」

那知夥計笑逐顏開，祇不過瞧了蕭丹一眼，便筆直向齊女走去，又是瞪眼，又是笑，還繞着圈兒，把齊女瞧了又瞧，說道：「若不是那公子說了，還眞認不出來。姑娘扮小子，可更俊俏了。」

齊女和蕭丹都退了一步，不僅愕了一愕，不約而同，互望了一眼。

那公子！不用問，已知是兩日之前，那無處不在的公子了！

兩日來，不再出現了，還道是偶然，無處不在，不過是巧合，聽這夥計一說，怎會不想起那公子來。

「兩位請，那公子說：兩位姑娘今日必到，吩咐俺留下上房，而且酒席已備辦妥當，嘿！那公子可眞闊綽，留下一百兩銀子，還說京中來的虎威鏢局的鏢車，今日必也到達，吩咐俺一併款待。」

蕭丹一挑眉兒，齊女却一跺脚，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其實兩人口中未言，心下一直……雖不躭心，却難免猜疑，也不由兩人不猜疑，把那無處不在，無處不相遇的公子，與鏢車連繫起來。

現在，却再明白不過，再不用猜疑，而且却駭然了！

不僅人家早知她們是易釵而弁，而且，顯然已知兩人是甚麼，知道蕭丹是情俠丹丘生！知道齊女是，嘿！知她是旗女，當然亦已知道，她便是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煙蘿！

明知兩人一個是情俠，一個是紫煙蘿，嘿！竟然鍥而不捨，斗膽跟踪鏢車，那自是勢在必得，竟不把兩人放在眼裡！

更令兩人駭然的是：分明對她們的行踪，一舉一動，皆瞭如指掌！

都在心下哼了一聲，齊女一跺脚，蕭丹却揚了眉兒，齊女道：「是麼，那好極啦！」

蕭丹的眉兒却揚得更高，道：「妙極，英雄老店那故弄玄虛的人，必也就是他了，我早已懷疑是他，倒要會他一會，走吧，咱們倒不可辜負人家的好意。」

兩人進得店去，才知不僅是上房，連整個院落也替她們留下了，那自是餘下的房間，留下給虎威鏢局的鏢車人馬落脚。

天色近黃昏，店外人喧馬嘶，果然來了虎威鏢局的人馬。

「不，」齊女說：「既然鏢車未出事，倒休令他們驚恐。」

兩人在房中看得明白，祇見鏢車上的鏢旗旁邊，飄揚着紫煙旗，越近江南地，紫煙蘿的名頭更加响亮，紫煙旗揚不論黑白兩道，誰敢不低頭，那虎威鏢局的總鏢頭與夥計，如何不得意洋洋。亦可知鏢銀無恙。

蕭丹點頭道：「說得是，且休露面。」

（未完・一）

然如此，恩公是否準備逃跑暫避？」

展雲鶴苦笑道：「逃得了麼？只怕此時家內三十七口人丁，除了玉翅之外，無人逃得了！」

高橋微微一愕，又問道：「小少爺去了何處？」原來展雲鶴自從「殺」了羅賓鴻之後，便與妻子甘美香至合肥改名隱居，完全脫離武林，先是生了展鳳翅，後又生了個小兒子展玉翅。

展鳳翅頗得父風，辦事慮遠穩重，沉默寡言；小兒子展玉翅却是另外一種人，跳脫、頑皮，三天中有兩天往外跑，可是夫婦倆却最疼他，爲的是這小子天資極高，聰明伶俐，是練武最佳材料，更可貴的是他決定了做一件事之外，往往有一股狠勁，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那小子跟他那些猪朋狗友去了黃山遊玩，尚未回家，若他能逃過此劫，不但展家有人繼承，且一家大小之血海深仇有人索報，此事便交由賢弟去辦！」展雲鶴神情十分誠懇，「賢弟，這幾年來，人人都看不起你，甚至連我也摸不清你之底細，不過我暗中觀察你已久，表面上，你處事有點瘋瘋癲癲，終日與酒爲伍，但每至半夜却下床練武……」

說至此，展雲鶴頓了一頓，望了高橋一眼，然後續道：「展某雖已退出江湖，仍知武林規矩，不敢多看，是故不知賢弟出身何門何派，但從掌風聽得出，賢弟之武功，只在我之上，而不在我之下！」

高橋乾咳一聲，忙道：「恩公太抬舉小弟了！」

展雲鶴有點不悅。「我此刻又非要套你的口風，賢弟何以用此語氣態度相對？難道這幾年展某有對不住你？」

高橋神情一斂，雙眼微露神光，恭敬地道：「高橋錯了，請恩公原諒！恩公若用得着小弟的，但請吩咐！我高橋一條命是你撿回來的，隨時爲恩公赴湯蹈火！」

「展某一再請你勿再以恩公相稱，你……」展雲鶴忽又嘆了一口氣：「好罷，此時何時，不說這個了！賢弟，展某今生最後希望便落在你身上了，天黑之後，你必須先溜出去……爲恐對方已有線眼，你便先大搖大擺去布店內，替下小周，我想由布店溜出去，總比較容易！」

高橋輕吸一口氣，腰杆子挺得畢直，好像變了一個人般。「小弟這就去準備，但接到小少爺之後，又該如何辦？」

「陪他到武當山找師父，到了武當之後，羅賓鴻再凶，料也不敢去捋虎鬚！而賢弟責任已了，天下之大何處不能棲身？」

高橋道：「屆時小弟再趕回來！」

「不必了！只怕你已見不着愚夫婦了！」

高橋神情一黯。「只是小少爺未必肯聽小弟之言，棄家上武當！」

展雲鶴似因高橋仔細而感到莫大之安慰，嘴角也露出一絲笑意。「展某已寫了一封信，請賢弟給他看，再者尚有一塊傳家玉珮，他若仍不就範，請賢弟代我教訓教訓他！賢弟大恩大德，愚夫婦永世不忘！請先受我一拜！」

展雲鶴向他長長一揖，高橋坦然受之，自己雙膝一曲，忽然「噗」地一聲，跪在地上，展雲鶴一把將他拉了起來，雙手緊緊地抱了對方一下，一切盡在不言中。

半晌才聽高橋問道：「夫人是否已知此事？」

「尚未讓她知道，請賢弟體恤，不能讓她與你拜別！」展雲鶴忽然在他耳邊輕輕說了一句。

高橋點點頭，也低聲對展雲鶴道：「恩公請小心賀總管！」言畢轉身而出，至門口又回首低聲道：「望保重。」然後快步而去。

展雲鶴呆呆地望着高橋的背影，剛才那句話，教他吃驚了半天，忽然高聲呼道：「快傳賀總管進來！」

過了一陣，一位年在四十左右，身材瘦削，帶着幾分瀟洒加上幾分興奮的男子走了進來，「表姐夫找小弟何事？」

展雲鶴問道：「你何事這般高興？贏了錢？」

賀鳴神情一斂，垂首道：「表姐夫，小弟已戒了賭，因剛才跟……秋菊開了個玩笑……哈哈！不知表姐夫召我來有何指示？」

展雲鶴將羅賓鴻的信交給賀鳴看，暗中注意其神態。賀鳴匆匆看後，臉上現出一副驚恐欲絕之色：「表姐夫，這如何是好？」

展雲鶴冷笑一聲：「眞沒出息！怕甚麼？二十年前，我既能勝他一掌，二十年後，又多了家中這許多精壯之人，難道還會吃虧不成？」

賀鳴忙道：「表姐夫說得極是，小弟一時……懵懂！」

「你給我傳令下去，家內老弱婦孺，今夜起，睡在中堂，精壯之士，下午一律上床休息，晚上須徹夜巡防，提防對方偸襲！」

賀鳴匆匆而去，展雲鶴輕哼一聲，他一向看不起他，只是礙於妻子情面，才未將其辭退。當下又走到內堂，見妻子正與大子在廳內閑談，道：「你倆到房內來，我有話說！」甘美香見丈夫臉色凝重，拉着兒子隨他進房，展雲鶴又着兒子

將門關上。

甘美香吃驚地問道：「大哥，發生了大事？又是玉翅那小畜生惹來的禍？」

「不是！我不說你也猜不到，是羅賓鴻上門索取二十年前那一掌之仇。」

甘美香張大了嘴巴，半晌方道：「便是那被稱爲『中州一條龍』的羅賓鴻？他還未死？那山崖這般高，摔下去還能活……眞教人難以置信！」

展雲鶴將信給他看，展鳳翅問道：「爹，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姓羅的是位大魔頭？」

「二十年前，也算是個魔頭，那一年，你娘正懷着你……」展雲鶴扼要地將自己與羅賓鴻結仇之經過，告訴了兒子。

甘美香仍難以相信，羅賓鴻尚在人間，是以道：「大哥，會否有人假冒？」

「既然有膽登門尋仇，何須假冒？而且此人不做沒有把握的事，說不定他還練成了甚麼絕世奇功，是故我已派了高橋去黃山，找尋玉翅，帶他上武當……」

到底母親最關心子女之安危，甘美香不待乃夫把話說畢，便搶着問：「大哥，你又準備如何安置鳳翅？」

「當然要設法也把他送出城去，然後去武當與玉翅一道……」

展鳳翅道：「爹，孩子不走！我要留下來助爹娘抗敵！」

甘美香道：「傻子，你留下來頂甚麼用？不過多送一條命罷了，聽你爹的話，速速跑吧！」

展雲鶴道：「鳳翅，爹娘的大仇，全靠你兄弟倆了，可別做出傻事，讓父母含恨九泉！」

展鳳翅道：「如果要逃，一家人一齊逃吧！」

展雲鶴道：「眞是少不更事，你是否能逃離合肥城，還在未知數呢！一羣人出去，等於送死！」

展鳳翅再問：「爹，既然如此，縱使孩兒獨自一人，亦未必逃得出其毒手，何不……」

展雲鶴臉色一沉：「只要有半絲機會，也不能放棄！你父母年紀已不輕，死又何所懼。妹子，你武功是否都丟廢了？」

甘美香心頭七上八落，聽了他的話，也沒放在心中，只道：「你還是得想辦法，先把鳳翅送出去！若是無事還可以回來，若萬一……」說至此，雙眼已經濕潤了。

展雲鶴不耐煩地道：「入黑之後，着鳳翅由地道溜出去，不就行了？叫他先到布店去找高橋，我已交代高橋護送玉翅上武當山，你放心吧！」他忽然壓低聲音：「妹子……你表弟可能有問題，重要的事，絕對不能讓他知道！」甘美香不悅地道：「哼，你老對他有成見！」

展雲鶴沉聲道：「小心駛得萬年船，其他的我可以聽你的，但這件事，你一定要聽我的！」

甘美香帶點委屈地點點頭。

展雲鶴看看窗外，天色已漸黑，乃道：「鳳翅，你到爹書房，推開書櫥，下面有條地道，你由那裡走吧，嗯，把你媳婦和孩子都帶上，說不定咱們府內已有人被人收買，你須小心注意！」

展鳳翅恭恭敬敬的向父母叩了三個頭，然後告辭。展雲鶴待他走後，方道：「鳳翅很老實，萬一咱們有甚麼不測，替咱們報仇的，必定是玉翅！」

「看你，別把他寵壞了！」

「只怕你比我更溺愛他，看他有幾天在家的？」展雲鶴道：「鳳翅只宜做生意，玉翅雖然頑皮，他是天生練武的材料！」

甘美香忽然道：「大哥，那姓羅的，當眞這般厲害麼？這些年來，咱們雖然已退出江湖，可是並沒有把武功丟棄，就算他武功也有長進，憑咱們夫婦，再加上莊內之壯丁，何況還有賀鳴，也用不着害怕他！」

展雲鶴霍地將窗子推開，望着那麼偌大的莊院，無限留戀地道：「愚夫亦希望如此，但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若你換作他，沒有七八分把握，會找上門來？我有個不祥之想法……」

甘美香走上前，雙手由他脖子後伸到前面，緊緊地捂住他的嘴巴，不讓他說下去。「大哥，你不必多說，咱們生死與共就是！」

展雲鶴只覺心中似通過一道暖流般，也不害怕了，反身輕輕摟住愛妻的小腰：「你說得也是，雖然咱夫婦不能白頭到老，但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也是一件美事！只要孩子能逃過此劫，人生還有何憾？」他心中充滿柔情蜜意，忍不住引頸在妻子頰上香了一記。

甘美香滿臉通紅，橫了他一眼：「你開着窗子，還不正經？」

展雲鶴輕輕一笑：「這兩三年來，我只顧生意，把你冷落了，如今回想起來，不但對不起你，而且是個大傻瓜！」

甘美香伸出食指，在他額上戳了一下：「你如今才知道，已經太遲了！」

「太遲！」展雲鶴雙臂稍緊，用力抱住妻子：「若能逃過今日這一劫，我便將生意結束了，咱們另尋地方隱居，好好活他十年八年！」

甘美香淡淡一笑：「我才不擔心自己，只擔心鳳翅及玉翅！」

展雲鶴心頭一動，道：「婉玉小手小脚，我怕她捨不得家裡的破碎，恐怕尚未走，我去看看！晚飯在房裡吃！」婉玉是鳳翅之妻子，過門兩年，替展家養了個胖小子，是以她性子雖不合展雲鶴之脾性，但在府內仍有其地位。

展雲鶴至兒媳居所看了幾眼，見他們父子夫妻三人均已不在，方放下心頭一塊大石，趁還未吃晚飯，他信步在家內各處走了一匝，只見老弱婦女都在搬家，一片慌亂忙碌的景象，心中難免又有感慨。

展雲鶴扭頭見賀鳴也站在一旁，不由怒道：「你還不去監督壯丁巡邏佈防，在此看熱鬧？」賀鳴一向有點怕這個表姐夫，不敢吭一聲便走了。

展雲鶴見壯丁們都列隊出來巡邏，這才舉步回房，房中放着一張小桌，酒菜早已備好了，還有兩隻酒杯，甘美香道：「大哥，今晚我陪你喝兩杯。」

展雲鶴興緻勃勃地坐下來，甘美香立即為他滿滿斟了一杯，她舉案齊眉，展雲鶴連忙回敬，一杯下肚，展雲鶴忽然沒了胃口，心中不由惦念着高橋。他雖然在高橋重病時，延醫救了他一命，但對他之底細並不甚了解，不過展雲鶴十分信任他，並十分器重他，深信他不會有負所托。

＊　＊　＊

高橋到了雲鶴布莊，夥記們正要上門板，高橋閃了進去，對掌櫃道：「恩公知道小周父親生病，着我今夜來頂替他！」小周是布店的小廝，晚上在店內睡覺看店。

掌櫃連忙謝了他，小周更是高興，飯也不吃便走了，雲鶴布莊規模頗大，主要是做批發的生意，因此夥記並不太多，剛好坐滿了一桌子，飯後衆人紛紛離店回家，掌櫃叮嚀了他一些該注意的事便也走了，偌大的一間店舖和貨倉，只剩下高橋一個人。

高橋先在店內各處仔細看了一遍，甩開靴子，躺在布匹上，雙眼望着屋頂，也不知他在想些什麼，過了好一陣，方見他跳下地來，就在那裡運勁打起拳來。他拳路十分威猛，拳風呼呼的，功力當眞不淺。

打了一陣拳，高橋把衣褲結紮停當，悄悄由後門溜出去，到隆興兵器舖裡面，買了一把上好的鋼刀，再返回布店，盤膝運功。

遠處傳來三更的梆子聲，高橋又由後門溜出去，向展家方向跑去，一路上蛇行鼠伏，未遇到什麼人，却隱隱聽到廝殺之聲，他心頭上一沉，連忙加快步伐。

忽然雙脚一頓，拐了一個彎，閃進一條小巷，高橋四顧無人，揭起一塊石板，下面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他輕輕跳了下去，並重新將石板蓋好，點亮火摺子，沿着地道往前走。

這條秘道是臨走時，展雲鶴悄悄告訴他的，他本該漏夜離開合肥城，却又懸掛恩公之安危，忍不住跑回去看看。

地道不長不短，聽不到外面之聲息，至出口却是在展雲鶴書房內之書櫥，人一上了地面，便聽到一片慘呼聲，有人罵道：「賀鳴，你引賊入室，殘殺好人，不得好死，老子做了鬼也不會放過你的。」

高橋心頭猛地一沉，自窗口處望出去，只見賀鳴正用刀殘殺府內的老弱，只看得他血脈賁張，若非有大任在身，早就衝出去了。

高橋眼睜睜地看着賀鳴把五六個老弱婦孺全殺了，又見他用鞋底抹掉刀上之血跡，轉身向前院走去，高橋忖道：「不知恩公夫婦是否在前院？」心頭一動，也躡手躡脚，走向前院。

＊　＊　＊

吃過晚飯之後，展雲鶴便提着長劍在府內各處親自巡邏，壯丁們見主人如此，就更加賣力了，連賀鳴也不敢含糊。

忽然前院傳來一陣銅鑼聲，展雲鶴發出尖嘯，飛也似地往前跑去，與此同時，一道低沉的嘯聲隱隱傳來，展雲鶴人至前院，便見地上有一個巨大的痲包袋，火光下隱現血跡，心頭不由怦怦地狂跳起來。

那嘯聲一直是那麼低沉，直至牆頭上出現了發嘯的人，依然一樣高低，足以證明來者內力之雄渾，以及控制自如。

今夜有月色，月光映在那人的臉上，不到五十歲的年紀，臉色青白，身材適中，穿一件團花錦衣，自外表看來，絕不像是武林中人，但展雲鶴一眼便認出，此人即是「舊相識」羅賓鴻！

羅賓鴻也認出展雲鶴來，指着地上之痲包，冷冷笑道：「此乃羅某送與展兄之大禮，盼展兄笑納！」

展雲鶴冷哼一聲：「故人別來無恙，展某已十分高興，實在不敢再收什麼禮物，而且展某無功不受祿，也承受不起！」

羅賓鴻仰頭大笑三聲：「展兄比以前更加長進了，這時候依然沉得住氣，小弟佩服之至，只是你不把痲包打開來看看，恐怕會終生後悔！」

展雲鶴怒道，「你有本領便劃下道兒，何必多說廢話？」

忽然背後傳來一個聲音：「展福，將痲包打開。」

展雲鶴回頭望去，只見妻子一身勁裝，手提雙刀，早已聞聲而至

，他心中甚是害怕痲包內裝的是屍體，因此不打開視之，以免影響下面人馬的鬥志，不過老妻既然已下令，也就不加以阻撓。

一個家丁戰戰兢兢地走上前，打開痲包，自內滾出三個人頭來，仔細一瞧，正是展鳳翅夫婦與兒子，布袋還塞得滿滿的，不用猜也知道是三人之屍身。

羅賓鴻哈哈笑道：「展兄之家人，小弟不敢怠慢，連身帶頭一起送來，敬請笑納！」言畢又是一陣狂笑。

展雲鶴夫婦一看，幾乎暈厥，半晌才聽到甘美香尖叫起來。「姓羅的，他們與你有何寃仇？你居然下此毒手，連小孩子也不放過！」

羅賓鴻冷冷地道：「你們夫婦當年摸走我身上的那兩張共六萬兩四海通銀票，這幾年來單在利息上已賺了不少，且不說拿那幾萬兩銀子去做生意了，在下取點利息，亦是天公地道，嫂夫人何須太過計較，哈哈……」

甘美香幾乎氣炸了肺，咬牙道：「你有種的便下來，讓姑奶奶試試你的份量。」

羅賓鴻笑聲不絕於耳。「嫂夫人肯賜教，在下榮幸之至，就怕展兄吃醋不肯讓妳陪在下玩玩！」言畢也不見他作勢，「颼」地一聲已跳下地來。

展雲鶴恐妻子不是仇人的敵手，連忙橫跨一步，攔在她身前，沉聲道：「姓羅的，有幾件事，你須先弄明白：第一，當年在伏牛山上是你先動手的，生死相搏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此乃不易之理，還有什麼好說的？第二，展某的確取了你六萬兩銀子，但這些銀子亦不是你之血汗錢，乃是不擇手段巧取豪奪而得來的，展某取之無愧，何況這些年來，合肥城要修橋舖路，佈施建廟，那一樁展某不是最熱心的？出錢又出力……」

羅賓鴻冷笑道：「今日羅某來此不是來聽解釋和教訓的，是來取回公道的。」

甘美香悽然一笑：「取回公道？我兒媳與孫子三口人命，向誰討回公道？」

「眞是不自量力，羅某要殺的何止三人，要殺三十七人！」羅賓鴻話剛說畢，便首先推出一掌。

展雲鶴面對着他，見他一掌推來，也不怠慢，抽劍刺出，長劍剛刺出一半，立感渾身上下一陣冰冷，不由自主錯步閃開，同時道：「妹子小心，這厮不知練了甚麼邪功！」他說話分神，讓對方冰冷之罡風滲透入體內，不由得打了個寒噤！

「邪功？哼，只怕不說你還不知道，羅某因禍得福，自崖上跌下去，半途被一棵大樹勾住，不但逃過一劫，而且在無意中得到一本玄冰落英掌之練功秘笈！」羅賓鴻說至得意之處，又哈哈大笑起來：「說起來，羅某還得感謝賢伉儷之大恩哩！」

展雲鶴知對方玄冰落英掌厲害，不敢多說話，長劍展開凌厲之攻勢，爭取先機，羅賓鴻打了個哈哈：「想不到賢伉儷發了達後，居然沒有把武功擱下，眞教人佩服！」

甘美香急道：「你們還不上來圍攻！」她隱約覺得夫婦倆聯手，還未必是對方之敵手，是以一開始便要倚多取勝，否則夫婦倆若有一個不行，任憑多幾個壯丁上來助陣，也不濟事！

當下她說罷話，便操起雙刀，配合丈夫，進行强攻。羅賓鴻在一劍雙刀之中，進退自如，似還未施全力，他見展家家丁上來，夷然道：「送死的人來了！」

展雲鶴一眼瞥見賀鳴尚站在一旁，不由怒道：「賀總管，你還在那裡作甚！」

羅賓鴻接着也道：「賀兄弟，你還不動手？」

賀鳴恭恭敬敬地應道：「奴才遵命！」倏地抽出刀來，轉身一刀將一名家丁攔腰斬為兩段！

衆人都是一怔，只聽羅賓鴻哈哈笑道：「殺得好，殺得好，日後自有你之好處！」賀鳴轉身又去追殺其他家丁。

展雲鶴幾乎把肺氣炸：「賀鳴，你這狗賊，居然勾結外敵，殘殺……」

話未說畢，賀鳴已冷冷地道：「展雲鶴，你說錯了，我聽主人之命令，有何不對？」

甘美香尖聲道：「誰是你主人？我夫婦對你還不厚？你竟然在這時候叛我！」

羅賓鴻反身一掌了結了一名家丁之性命，笑道：「好教展兄知道，羅某便是他之主人，所謂打狗還須看主人面，兩位幸勿深責！」

甘美香聽了羅賓鴻的話，再見一向受溺愛之表弟，仍恬不知恥地在殺家人，雙眼盡赤，拋下丈夫，道：「大哥，你小心，我先殺了這畜生！」她轉身向賀鳴掠去。

可是羅賓鴻似乎料到她之心意，她剛動身，他亦轉身斜飛，向她撲去，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展雲鶴大驚，連忙後追，同時提醒愛妻小心。羅賓鴻功力果然不凡，幾乎是後發先至，甘美香脚尖剛落地，尚未作第二次飛躍，羅賓鴻雙掌已至！

甘美香料不到敵人來得這般快，驚怒交集之下，用力扭腰，反手劈出一刀。

這一刀反應不可謂不快，力道

亦不可謂不强！可是刀剛出一半，便不能動之分毫，一股寒氣自刀上傳來，她不由自主鬆開五指，寶刀已落在羅賓鴻手中。

原來她那一刀砍出，羅賓鴻覷得眞切，右手化掌爲爪，五指一合，便緊緊抓住刀脊。

說時遲，那時快，甘美香左手刀反手撩出，羅賓鴻眼明手快，右手刀用力一格，左掌已結結實實按在甘美香後背上。

甘美香人即如彈丸一般，向前飛出！與此同時，展雲鶴人與劍方至，羅賓鴻頭也不回，錯步閃身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已面對着展雲鶴，同時雙掌並舉，只一招便扳回先機！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快逾白駒過隙，一閃即逝！展雲鶴夫婦幾個照面，便已大敗虧輸。

展雲鶴偷眼望一望妻子，只見她躺在地上，一動不能動，心知凶多吉少，猛覺心頭滴血，大喝一聲，長劍拚命進攻，視羅賓鴻雙掌如無物。

所謂一夫拚命，萬人莫敵，羅賓鴻一時也不敢怠慢，將掌上內力提至七八成，就似寒流驟降，教人牙齒上下碰撞個不停。

「展兄，嫂夫人已在泉下相候，你於心何忍，尚留戀人間世上？」羅賓鴻大笑，畢竟玄冰落英掌不同凡响，羅賓鴻二十年苦練，已非昔日吳下阿蒙，武功還在展雲鶴之上，對方雖然採取玉石俱焚之打法，他仍然守得甚穩。回頭喝道：「賀鳴，快進內堂，解決那些雜碎，若漏掉一個，唯你是問！」

賀鳴聽他說得狠毒，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不敢吭聲，飛快跑進中院，前院還有一兩個家丁未死者，在玄冰功之「嚴寒」下，身子如篩米般亂抖，雙腿硬是移動不得。

展雲鶴只覺五指漸麻，連長劍也似抓不穩般，羅賓鴻見他攻勢已弱，覷得眞切，左掌一晃，引開展雲鶴長劍，右掌畢直印出，直奔展雲鶴胸膛。

展雲鶴閃無可閃，身子突然借着掌風後飛，人在空中，他反握長劍，將之送進自己心窩內，「砰」地一聲，摔落地上，正好跌在妻子身旁。

羅賓鴻本想慢慢折磨他，料不到他會自殺，大爲憤怒，怪叫一聲，標前一步，一對手掌在他屍身上連拍數記，以洩心頭之恨！

* * *

高橋剛來至大門後，聞得羅賓鴻之怪叫聲，心頭一沉，他本來血脈賁張，此時却冷靜下來，湊眼由門縫中望出去，正好把羅賓鴻雙掌在恩公身上洩恨之一幕，看在眼內，他閉住呼吸，死死記住羅賓鴻面部特徵。

羅賓鴻怒氣稍遏，抬頭望見發獃的賀鳴，沉聲道：「人都殺光了麼？」

賀鳴歎聲道：「全都殺光了。」

羅賓鴻回身一指，怒道：「可恨，這裡還有兩個家丁，你爲何還不動手？老夫再問你一遍，展家三十七口是否全部死光？」

賀鳴只得道：「還有兩個……一個是展鶴壽之小兒子展玉翅，另一個叫高橋的人……」

「爲何不殺？」

「聽說展玉翅早已跟朋友去了黃山遊玩，高橋則在布店內，頂替一個叫小周的小斯值班……」

羅賓鴻厲聲罵道：「狗娘養的！你爲何不早說？快帶老夫去布店！那高橋是個甚麼人？」

「我也弄不清楚……五年前，他病倒在城外污水溝中，因展鶴壽去收租，無意中遇見，抱了他回家，延名醫悉心治好他，他便視展鶴壽爲救命恩人，留在展家……」

羅賓鴻聲音轉寒：「原來你還有許多事瞞着我！」

賀鳴「噗」地一聲，跪在地上，哀求道：「老爺息怒，奴才那敢瞞騙您，只是奴才對那姓高的，的確不了解，此人十分神秘……」

「呔！住口！」羅賓鴻厲聲道：「你的話，如今老夫不能深信，帶我到裡面看看！」

高橋一聽，大吃一驚，連忙轉身向書房跑去，那羅賓鴻耳力十分靈敏，聞得聲响，飛身越過賀鳴，雙脚凌空蹬出，將大門踢開，眼光一瞥，見書房外人影一閃即逝，雙脚落地，倏地長嘯一聲，再度飛出！

高橋有如喪家之犬，跳下地道，雙腿撐住雙壁，將書櫥移回位，再滑落兩尺，把出入口之鐵蓋門好！雙脚剛落地，便聽見上面蓬蓬震耳敲鐵蓋，他一顆心砰砰狂跳，暗呼好險。

猛地聽羅賓鴻道：「你守在此處，老夫去出口攔截！」

高橋心頭又急跳起來，適才在燈光下，看見展鳳翅之首級，他心中已在打鼓，莫非羅賓鴻知道地道出口？剎那間，他全身血液又沸騰起來，輕輕一躍，雙腿一撐，抵住地道雙壁，人在半空，伸手去摸鐵蓋。

那鐵蓋既厚又結實，他腦海內靈光一閃，忖道：「若這魔頭要在這出口攔截我，豈有故意把事實告訴我的！鐵蓋那麼結實，必是他以掌力震不開，才以此計引自己出去，好自投羅網！何況上面說話，使地道內能聽到，必須運功傳音。」

一想至此，他雙腿不由縮回，輕輕落地，隨即提氣向前跑去，一

口氣跑至另一個出口，然後停下來，換了幾口氣，最後才偷偷爬出去。

高橋一上了地面，四顧一下，不敢躭擱，便往城鎮處奔去，合肥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是故城牆倒頹之處甚多，他輕易奔出了城，因恐羅賓鴻追來，不敢大意，仍然放足狂奔。

他靭力雖强，但跑了十里路之後，仍忍不住要停下來喘息，再找了塊石頭坐下來，過了一陣，天便亮了，路上漸有行人，高橋振作一下，走至渡口，喚醒舟子，出重資僱他送自己過巢湖。

高橋坐在船裡，望着一望無際之湖水，心神才稍定，湖畔蘆葦叢中，有雁羣在嬉水覓食，一片無憂無慮之神態，高橋忍不住長長嘆息起來。

舟子回頭問道：「客官有甚麼心事？」

高橋那裡有心情跟他搭腔？遠處水天相連，前路亦同樣遙遠，此去黃山雖不遠，可是偌大的一座山，去何處找尋展玉翅？萬一找不到，而展玉翅又不知就裡，返回合肥，那簡直是送羊入虎口！

高橋自身有一段不爲人知傷心往事，對他來說，生有何歡？死有何懼？但他此人最重信諾，既然親口答允恩公，便將拯救玉翅、襄助他報仇二事，視爲己任，羅賓鴻武功到底有多高，他雖然未窺全豹，但以展雲鶴夫婦功力，如此輕易便被殘殺來推測，也知之七八，展玉翅要報這滅門之仇，當眞是談何容易！

展雲鶴救了他一命，他留在展家，只想替展雲鶴解決一宗難題，用以報恩。萬料不到，五年來，唯一的難題，竟是這件事，其任務之艱巨，可想而知。

船櫓在擺動，發出嗚嗚响聲，他心頭煩躁，忍不住站在船尾，轉身面北，遠眺合肥城之方向。

一陣湖風吹來，似將其愁緒吹散不少，雄心頓起，心中暗道：「就算小少爺返回合肥，而發生不幸，展家之大仇，高某也要一力承擔！羅賓鴻呀羅賓鴻，今生咱們是鬥定了！」

他心中陰霾稍散，便倒在船艙內蒙頭大睡，至有人推醒他，原來日已過午，舟子老婆煮好了飯菜，請他用膳。

高橋强壓心頭悲哀，把那一大碗飯吃個乾乾淨淨，然後在艙內盤膝練功，小舟在湖水中搖晃，高橋却如老僧入定，物我兩忘。

小舟在巢湖中，穿行一整天方至對岸，高橋索性又在船上睡了一夜，至次日天濛濛亮方上岸，他快步跑了一陣，方見到一客旅騎馬而至，他心頭煩躁，一把將那斷扯下馬鞍，抛了兩錠銀子於地，提鞭催馬而去。

快馬馳了一整天，方至長江畔，此時暮色四合，渡船都已停泊在岸邊，他高聲吆問：「誰肯載我渡江者，船資三兩銀子！」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此時過江雖然危險，但仍有人肯冒險，小舟終於在驚濤駭浪中，到了對岸。

高橋在銅陵住了一夜，次早先備了食水及乾糧，再往黃山進發。

從銅陵去黃山尚有四五百里路，高橋心急如焚，不斷揮鞭催馬，那馬兒抵受不住，跑了半天，任他如何抽打，就是不走。

高橋嘆了一口氣，只好跳落地上，讓馬兒吃草休息。四周荒涼，不見人烟，去何處換一匹好馬？高橋十分焦慮，恨不得棄馬步行。

過了半晌，忽然聽到一陣馬蹄聲，仔細一聽，來者起碼有七八騎之多，高橋心頭大喜，站在路邊等候半晌，前路轉出七八位騎馬之青年，邊走邊說，其樂融融。

高橋眼尖，見到展玉翅正在裡面，他忍不住高聲呼叫起來：「小少爺，小少爺！」

那些青年都轉頭望過來，展玉翅見到他，臉上立即露出不快之色，「爲何你又來？爹不是已喚展福來找我？你先回去吧，告訴爹娘，就說我隨後便到！」

高橋知他誤會，乃迎了上去：「小少爺，且借一步說話！」

展玉翅冷哼一聲：「你有話便說，有屁就放！本少爺沒空跟你閑扯！」

高橋沉聲道：「小少爺，且到一邊來，高某有要事跟你商量！」

一個穿杏色外袍的青年哈哈笑道：「展兄弟，貴价大概是手頭不便，你還是跟他到一旁去，免得人家難爲情，咱們去前面候你就是。」

「不必！」展玉翅抛了一錠銀子於地，道：「廖兄，咱們一起走！」

高橋一急，伸手抓住馬轡，展玉翅舉起馬鞭，却停在半空，冷冷地道：「姓高的，你是甚麼人，竟然如此對待本少爺！你到底放不放手？」

高橋見他這般驕傲，有心煞煞其威風，乃冷冷地道：「展玉翅，你可得放明白一點，我只是身受令尊之大恩，可不是你展家之奴才，高某雖不是甚麼有身份的人，但却有一點骨氣，你以爲高某是來向你求財？哼，眞是無知小子，沒半點乃父之風！」

展玉翅垂下馬鞭，無可奈何地道：「那你找我到底是甚麼事？」

（未完・一）

上文提要：小高現在才知道方振遠的棄鏢而逃亡，除了避開托鏢人的追殺之外，他又偷抄了人家托運的「三清寶籙」，逃到深山大澤中修練，見小高苦苦糾纏，逼得將心事公開，孟小月此時也趕至，三人正在商議如何處置寶籙，突然追兵又至，只見董百藥和門人，蜈蚣、蝎子是找孟小月的，還有雷方雨、火雲頭陀一道，三人只好藏在藤後突岩中……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

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又來神眼龍彪・誘走江湖高手

小高呆了一呆，接道：「那不是很危險嗎？」

孟小月格格一笑，道：「好弟弟，放心吧！這種事不是常有的，事先也有徵兆，大姊我自然會有準備，就是你想要淹死，大姊還捨不得呢！」

小高感到臉上一熱，欲言又止。

方振遠卻微微一笑，道：「在下也覺得那裡不錯，但是如何能夠一路不露痕跡，恐怕要大費周折了。」

孟小月道：「這一點要好好地設計一下才行。」

三個人立刻凝目沉思起來。

方振遠走鏢經驗豐富，在江湖上與黑道中人明爭暗鬥了十幾年，但要想一個行走千里而不讓人發覺的方法，竟也想不出來。

轉頭看去，只見孟小月微皺著眉，似是正想得入神，小高卻瞪著兩個眼睛，嘴角間泛現出一抹微笑。

看樣子，小高似是已經想到一個解決難題的辦法了。

方振遠重重咳了一聲，使得孟小月和小高由沉思中醒了過來，望着方振遠。

孟小月吁一口氣，道：「方總鏢頭可是想到了什麼好的辦法？」

「方某沒有想到，不過，高兄弟已經想到辦法了。」

孟小月眨動了一下眼睛，道：「眞的？」

小高微微一笑，道：「辦法倒是想到了一個，只是不知道管不管用？」

方振遠道：「高兄弟，辦法慢慢再談不遲，方某希望先行請教一事。」

小高道：「總鏢頭請說。」

方振遠道：「高兄弟的大名是……」

小高楞了一楞，答不出話來。

方振遠道：「此後，咱們要相處一段很長的日子，總不能一直叫你小高吧？」

小高道：「唉！我隱約記得小時候，有人叫過我小秋，其他的我都記不起來了。」

方振遠道：「高兄弟對幼年的事，一點也記不起嗎？」

小高苦笑一下，道：「我記不得母親的樣子了，記憶中只知一位帶着我的叔叔，他告訴我姓高，還叫過我一次小秋……」黯然一嘆，住口不言。

方振遠冷眼觀察，發覺小高有一些難言之隱，話語之間有很多的破綻，但卻未再追問。

孟小月道：「名字不過代表一個人罷了，隨便取一個就是。」

方振遠道：「其實高秋這個名字不錯，秋高氣爽，正是男兒大展抱負的時光。」

孟小月道：「秋字不好，秋字太蕭索，我看還是改個名字好。」

小高看着兩人爭辯，臉上閃掠過一抹痛苦之色。

方振遠嘆口氣，道：「高兄弟小小年紀已具極上乘的武功，日後必成江湖大豪……」

小高目中閃起一片湛湛神光，暗中祈禱：我甘爲僕役，流浪天涯，就是想追求江湖上最高深的武功，但求皇天不負苦心人，如我所願。

「對！方兄說得不錯，高兄弟天賦過人，又肯用心，別人要幾年練成的功夫，他能在數月之間盡得神髓，日後成就當不可限量，總得有個好聽的名字才行。」

「君子不忘本，秋字不可去，月到仲秋分外明，劍如秋風掃落葉，方某斗膽，在高兄弟秋上加個劍字，不知兩位以爲如何？」

孟小月道：「秋月皎皎，秋風愁人，雖然酷了一點，但總算和小妹這個月字攀上了關係，叫起來也挺順口的。兄弟，你就叫高劍秋吧？」

小高淡淡一笑，道：「兩位都覺得這個名字不錯，小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孟小月道：「你想到了什麼能在千里行程中隱蔽身份的法子，現在可以說了。」

小高神色一整，道：「目前進入山區的江湖人物，都還不知道我們和方總鏢頭走在一起，只要我們故佈疑陣，把他們引入迷途，集中向一個方位，咱們就可以擺脫他們遍佈四面的搜查。」

方振遠道：「好辦法！咱們立刻行動！」

孟小月道：「脫離山區之後呢？」

小高道：「方總鏢頭的易容之術十分高明，咱們扮做一般商旅，從容就道，沿途既可默查武林形勢，也不會留下可資追尋的痕跡。」

「對！絕對不會有人想到，咱們南下洞庭，高兄弟這金蟬脫殼之計，實在高明，方某佩服得很。」

* * *

方振遠經驗豐富，佈下的疑陣甚是精巧，再加上蛇娘子、高劍秋的穿針引線，果然引得大批進入山區的武林人物，集中北上向泰山主峯滙聚。而蛇娘子等三人，却悄然脫出山區，扮作商旅就道南下，趕向三湘。

孟小月也換上了男裝。

途中所見，使得久走江湖的方振遠和蛇娘子也爲之震撼不已。

原來，三清寶籙重現江湖的事，已經引起了武林全面的騷動。黑、白道中的高手，分由四面八方趕來，在官道上快馬疾奔的，全都是佩刀掛劍的武林高人，蜂湧着向山區趕去，連少林高僧、武當名宿也不例外，出現在官道之上。

但最使小高驚訝的是，關外龍家堡的人竟也出現了。

這件事，似乎已成了武林中驚天動地的大事。

方振遠暗暗忖道：「如此龐大的陣勢，如此衆多的高手，處此情景之中，的確是危機重重。幸好已易裝改扮出了山區，要不然豈不陷身於困境而無法脫身嗎？」

其實，不只方振遠如此忖想，蛇娘子孟小月也暗暗鬆了口氣。

就只有小高似乎並未覺得如此嚴重。

三人的商旅打扮，避過了衆多高手的耳目。

一路之上，雖是驚險、刺激，但經過了易容之後，並未引起注意，只當這三人是行商的過路客。

小高等三人忽而疾走，忽而慢行地南下。

至行離濟南百里外的官道上，三人才恢復正常。

高劍秋輕輕吁一口氣，道：「當眞是開了眼界，這兩日途中所遇的武林人物，不下數百人，全都是爲了那三清寶籙嗎？」

方振遠回顧一眼，看四周十丈內沒有生人，才點點頭，道：「不錯！我走鏢近三十年，也看過兩次轟動江湖的大陣仗，但和今日情形相較，那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孟小月道：「你是說五年前丐幫和八卦門那一戰嗎？」

方振遠淡笑道：「十幾年前的一戰，使得名滿江湖的韓七絕，突然間消失不見，那時孟姑娘年紀還小，大概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孟小月接道：「我聽人說過。」

方振遠道：「五年前那次大戰，使得崛起於江湖的八卦門、七星寨全軍盡墨，消失江湖。但也使得活躍江湖的丐幫損失慘重，元氣大傷，至今仍未能恢復在江湖上的活動。」

高劍秋道：「那一戰究竟爲什麼？引起丐幫和七星、八卦兩個門戶的大火併？」

方振遠道：「門戶的興衰，和人才有關。四十年前，七星、八卦兩個門派收了一對孿生兄弟，哥哥投入了八卦門，弟弟被羅致入了七星門。想不到這兩個人竟然是練武的天才，不但青出於藍，而且，把兩個門戶整理得十分興旺。這一對兄弟欲擴充實力，收錄弟子，難免良莠不齊。

「八卦門實力雖然擴充很快，但却和丐幫衝突起來，由小而大，漸成水火難容之勢。終於引起大衝

突，七星門主顧及於兄弟之義，不能不幫忙。

「七星、八卦兩門在這一場激戰之後，幾乎死傷殆盡，而丐幫中的精英，也損失很多。這就是數年來，丐幫很少在江湖上活動的原因了。」

孟小月吁一口氣，道：「方總鏢頭，你們那些所謂白道中的俠義人物，有幾個是眞正的君子？」

方振遠臉上一熱，道：「黑、白兩道中人，都是人，江湖上經驗的累積，情勢的逼迫，都會使一個人改變自己。方某人初入江湖時和現在的爲人處事，絕對大不相同。」

孟小月道：「雷方雨、董百藥，都是俠名甚著的人，你對他們的看法如何？」

方振遠頓然滿臉怒容，道：「董百藥乃一派掌門，雷方雨自稱是一方大豪，但他們竟然甘願受人利用，下手劫鏢……」

孟小月道：「原來你早就知道了那人是董百藥？」

「他認爲蒙着臉，我就不知道是誰了，那也太小看我方某人了。」

孟小月道：「現在大概已經脫離了危險地區，咱們閒着沒事，那就聊聊天吧！」

方振遠微微一笑，道：「姑娘有什麼話儘管說吧！方某經歷過這一次大變之後，把一些虛名假利，早已看淡了。」

孟小月笑道：「想想人生的際遇，可也眞的是變化無常啊！我孟小月被人稱爲蛇娘子，江湖上不知形容成什麼樣的兇殘狠毒了。誰又能料到我這個江湖上兇名素著的人，竟然會和你方總鏢頭走在一起……」

方振遠接着道：「慚愧！慚愧！」

孟小月道：「江湖上是不是把我形容得不堪入耳？」

方振遠微微一笑，道：「實話實說，姑娘在江湖上的聲譽，實在是不怎麼好。」

高劍秋道：「其實，我和大姐相處以來……」

「怎麼樣……」孟小月格格一笑，道：「是不是很壞？」

「不！是相當的好，和江湖上傳說的完全不同。」

孟小月嘆息一聲，道：「他們說我役毒傷人，心狠手辣也就算了，却又說我縱情放肆，不計貞德，實在叫我難過。不瞞兩位說，我孟小月雖然出身綠林，但我到現在還是清清白白的身子……」

方振遠是何等老辣的人，早已瞧出了孟小月對小高一片深情，也明白她是借題發揮，表白一下。何況，這幾日相處下來，在感覺中，這位孟姑娘確嬌媚可人，和傳言中冷酷殘忍的蛇娘子完全是兩回事，便接道：「江湖上的傳說，難免以訛傳訛，姑娘不用放在心上。」

孟小月回顧小高一眼，正待開口，突聞一陣迅雷急雨般的蹄聲傳入耳際。

回頭看去，但見煙塵滾滾，一羣騎士急馳而來。

方振遠心中一驚，道：「來人可疑，小心一些。」

一帶馬，轉入道旁。

四匹快馬挾着一片煙塵，飛馳而過。

馬上人個個佩帶兵刃，一眼之間就可看出是武林人物。

只是馬行過快，無法看清馬上人的形貌。

快馬一閃而過，方振遠剛剛吁一口氣，疾奔而過的快馬，去勢突然一緩，韁繩輕帶，忽然間又轉了回來，緩緩向小高等三人行來。

方振遠凝目望去，只見當先一人，五十多歲，顎下留着稀稀疏疏的山羊鬍子，瘦骨嶙峋，穿一件淡灰色的長衫，腰裏束着一條白色布帶，身上積滿了塵土，兩隻眼睛大得出奇，佔了整個臉龐的六分之一，看上去有一種說不出的怪異。

這種特別奇異的形貌，方振遠一眼就認了出來，竟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神眼龍彪，不禁心頭一震。

緊隨龍彪身後的三個大漢，一樣的藍色勁裝，但却滿佈黃塵，四匹塞外長程健馬，也都露出疲態。

顯然是經過了一陣長程奔走。

龍彪一對特大的眼睛，肆無忌憚的在三個人臉上打量，似是要從三人身上找出什麼隱秘一般。

蛇娘子改成了男裝，三個人都已易容改扮成經商行裝，雖然騎着馬，但一看就知道是三匹劣馬，一天跑不過百里路程，善於騎術的武林中人，絕不會騎這種馬。

龍彪開口了，聲音像雪山冰窟中吹出來的寒風，道：「哪一位是方總鏢頭方振遠？」

三個人相顧愕然，却無一人接口。

方振遠、孟小月都是久走江湖的人了，自然是沉得住氣，就是小高也能應付這場面，裝得維妙維肖。

龍彪目光轉動，開始打量着三個人的身體和馬匹。

他想找出兵刃藏放之處。

刀、劍之類的兵器，都在三尺之上，很難收藏得不露痕跡。

三個人赤手空拳，連行囊也未帶，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

在龍彪打量小高等人的時候，三個藍衣勁裝大漢突然散了開去，把三個人圍了起來。

方振遠、孟小月都裝出了驚駭的表情，但却暗中運氣，準備應變。

如若龍彪下令動手，小高等自不會坐以待斃，而且，小高已暗作決定，一出手，就全力反擊，務求一擊制敵。

「你們三個人打哪裏來？」

「濟南……」方振遠四海遊走，會說多處方言，這次，說的是道道地地的山東腔。

龍彪冷肅的臉色，泛起了一抹笑意，道：「到哪裏去？」

方振遠道：「準備先入湖南，再入四川。」

「幹什麼？」龍彪的雙目中，又射出了逼人的神光。

「咱們是販賣藥材的……」方振遠早就想好了說詞，不慌不忙的說：「準備採購一些藥材，運回濟南。」

龍彪嗯了一聲，道：「那是大生意了？」

方振遠呆了一呆，道：「這……」

龍彪大笑道：「你們放心，龍二爺我不是劫徑的毛賊，你們一路行來，發現可疑的人物沒有……」

方振遠剛待接腔，龍彪却冷冷地說：「你住口，他說！」

伸手指向小高。

小高暗暗吁一口氣，道：「什麼可疑的人物？」

竟也是一口山東腔。

原來，小高到處流浪，也會不少方言。

龍彪不再要小高的回答，一帶馬韁，道：「走！」拍馬向前行去。

三個身佩單刀的大漢，緊追而去。

但見黃塵飛起，片刻間已走得蹤影全無。

方振遠吁一口氣，道：「看來，他們已經知道我們的行踪方向了。」

孟小月道：「不可能啊！我們一路小心謹慎的，沒有露出任何破綻，何況，也沒有人知道我們跟你在一起呀。」

小高道：「但那大眼睛的傢伙，分明對我們十分懷疑。」

方振遠道：「兩位聽說遇神眼龍彪這個人嗎？」

孟小月道：「聽說過，那一對奇大眼睛的人，就是龍彪嗎？」

「對！」方振遠道：「他的追踪之能，天下第一，目光過人，一眼之間，就能看出那人是否戴了人皮面具。」

小高道：「但他沒有瞧出我們已經易容。」

方振遠道：「那是因爲，我們除了戴人皮面具之外，又經過了精密的化粧。孟姑娘的易容好，現今久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都能一眼瞧出那人是否戴了人皮面具。除非特別的精品，人皮面具已經無法掩飾身份了。不過……」

小高道：「不過什麼？」

方振遠道：「神眼龍彪也已經多年不在江湖上露面了，這一次，竟然……」

孟小月道：「爲了三清寶籙，少林高僧，武當名宿都出動了，龍彪怎會不爲所動？」

方振遠搖搖頭，道：「我懷疑，他可能是爲人所利用。」

孟小月道：「誰能支使龍彪？」

「韓七絕……」方振遠道：「除了韓七絕之外，當今江湖之上，能夠支使得龍彪的人，眞還不多。」

孟小月道：「我出道晚了幾年，只聽過韓七絕的名字，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方振遠道：「武功奇高，極擅心機，心狠手辣，又善馭人之術，他已經十幾年沒在江湖上出現了。很多人都認爲他已死去，想不到，他仍然活動，而且，組織了一個很龐大的勢力，在江湖上暗中活動。」

小高道：「那韓七絕排名五大名人第一，難道是位綠林道上人物？」

方振遠道：「僞君子，一度被人尊敬爲領袖羣倫的白道首領，但後來，一樁陰謀敗露，被各大門派聯合追殺。白道高手七死三傷，才把他打落江中，但是他竟仍然活着，這一次，就是他託我保送三清寶籙，却又要殺我滅口。」

孟小月道：「你確定是韓七絕嗎？」

方振遠微微一怔道：「除了他之外，江湖上還有何人有這樣的本領？」

孟小月道：「原來，方兄只是推斷而已。」

方振遠道：「雖是推斷，但却八九不離十了。」

小高忖道：「看來，那韓七絕果然可怕，方振遠感覺到了那暗中隱藏的勢力十分可怕，還想到那是韓七絕所組成、領導。」

「就算他是韓七絕吧，但方兄又從哪裏認定龍彪是韓七絕的屬下？」

方振遠突然擧起了左手。

孟小月看了一眼，道：「什麼意思？」

方振遠道：「在下這左手有何不同？」

小高抬頭瞧了一眼，道：「本來少了一根小指頭，怎會……」

「斷指豈能重續？這個小指頭，自然是假的了。剛才，我看他很注意我的左手小指，想我斷指一事，天下只有三個人知道。除了我方

某之外，就只有你高兄弟和陳豪知道了……」

小高道：「你是說陳豪沒死？」

方振遠道：「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了，我點了他死穴，縱然華佗再世，也不可能使他復活。」

小高道：「方總鏢頭不會懷疑我通知他們吧？」

方振遠道：「高兄弟說笑了，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們發現了陳豪的屍體，也找到了那一截斷指，自然很容易知道那是左手小指，也知道是我留下的。」

小高道：「諸葛一生唯謹愼，看來，任何一點的疏忽，都會造成破綻。」

方振遠道：「不！是我故意留下的。不過，我想不到很快就有這樣的作用。」

小高道：「慚愧！慚愧！咱們相處十餘日，在下竟然忘了方總鏢頭斷指一事，眞是慚愧呀！」

方振遠道：「高兄弟很容易和人交上朋友，原因也在此了。哼！武功上我也許不是他們的敵手，但如說到鬥智設謀，我方某人倒眞的不服氣他們了。」

孟小月道：「咱們旨在找一處隱蔽地方練習武功，最好別惹出麻煩才好。」

「當然當然，在下所謂鬥智的意思，就是要避他們的追尋……」

小高一皺眉頭，道：「糟！他們又回來了。」

方振遠道：「神眼果然厲害，不知從那裏瞧出了破綻，所以去而復返。這一次，只怕他們要有所行動，咱們應該如何？」

小高道：「不能讓他們傷害羞辱，咱們應該反抗。」

說話之間，神眼龍彪已然行到身側，只見他手中馬鞭一揮，疾向方振遠的左腕抽去。

鞭出如風，快速至極。

這一鞭如被抽中，方振遠不但左腕受傷，左手假指亦要被打得露出原形。

但聞方振遠驚叫一聲，身子向前一滑，錯開了左腕。

錯開了左腕，却錯不開後背，這一鞭抽在背上，但聞啪的一聲，整個人被打得向前栽去。

摔得很重，震得黃土橫飛，吃了一口沙土。

龍彪勒住健馬，由懷中取出一片金葉子，丟在方振遠的身前，道：「這是三兩黃金，你可以好好休息幾天，再入川不遲。」

一用力，健馬又向前奔行，緊隨身後的三個藍衣勁裝大漢縱馬急追。

小高、蛇娘子都已運功戒備，神眼龍彪只要再一出手，兩人都將出手還擊。

但幸好龍彪未再出手。

方振遠緩緩爬起來，微微一笑，道：「好小子，想震飛我的假手指，那是白費心機了。」

小高凝目望去，果見方振遠左手假指做得很像，看上去，很難分辨得出來。

孟小月伏身拾起那片金葉子，道：「大丈夫能屈，方兄當之無愧了。」

「爲了減少一些麻煩，也只好忍辱負重了。」

小高道：「你看，他們會不會就此罷手呢？」

方振遠道：「不會。」

小高道：「如要是這樣糾纏下去，那豈不是永無休止了嗎？」

方振遠道：「神眼龍彪是個很自信的人，他一定對咱們起了懷疑，才這麼糾纏不休……」

孟小月接道：「如果下一次，他要拿起你的左手看，咱們要如何應付？」

「那就沒有辦法應付，只好放手一戰了。」

但聞蹄聲急驟，又有一批快騎奔來。

小高道：「看來這一架是打定了。」

三匹快馬馳來，馬上人一女兩男，竟然是形意門的掌門人一劍千峯董百藥、女兒步步生蓮董素蘭，董百藥的大弟子郭寒。

三匹馬越過小高等人時，略一停頓，看了三人一眼，又向前行去。

似乎未發現什麼。

小高道：「厲害呀厲害！他們竟然都找上來了。」

孟小月道：「情形有些不對，咱們的行程極盡小心、週密，怎會引起他們的懷疑？竟然一路追我們而來，這如何是好？」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一定有了毛病，只可惜，咱們現在找不出來……」

孟小月接道：「乾脆，咱們到前面換上長程健馬，加速奔走吧！眞被他們追上了，就殺了他們。」

小高望着兩人，心裏却在盤算如何應付才是。

「你有何良策？」蛇娘子問着小高。

「你認爲呢？」小高却徵求方振遠的意見。

方振遠道：「最好是先讓他們互相殘殺，咱們坐山觀虎鬥。」

孟小月道：「辦法是好極了，但如何才能使他們互相殘殺呢？」

方振遠笑一笑，道：「方某正要向姑娘請教，以姑娘的才智，設計出一個使他們互相殘殺的計謀，應非難事？」

孟小月苦笑一下，道：「不會

太困難，只不過方法有些不太人道。」

小高一皺眉頭，道：「什麼方法？」

孟小月道：「說起來很簡單，殺人嫁禍……」

「殺人嫁禍……」小高有些迷惘地說：「如何一個嫁禍法？」

方振遠道：「孟姑娘的意思是，用殺人的方法，製造出一個火併的形象，使他們誤認是搶劫三清寶籙造成的死亡。」

小高道：「這個辦法不好，佈置成高手火併的形象也不容易，最好想個別的辦法。」

孟小月、方振遠都未再接口，兩人互相望了一眼，淡淡一笑。

高劍秋輕輕咳了一聲，道：「如果找個地方躲起來，或是變更一下身份，能不能避開他們追踪？」

孟小月道：「躲起來不是辦法，據我所知，江湖上有不少追踪高手，具有特別的追踪才能。他們如果對咱們動了懷疑，他們很快就會追覓出咱們藏身之處。」

小高道：「這麼說來，咱們還不能停下來。」

「不能！」蛇娘子微笑道：「兄弟，他們還沒有肯定咱們的身份之前，最好的辦法，就是混在行人之中。」

小高道：「看上去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小弟又長了不少經驗。」

方振遠正待開口，又有一陣急快的馬蹄聲疾馳而來。

三個人都沒有回頭探望，但却用心靜聽，快馬到了三人身後，突然慢了下來。

蛇娘子、方振遠不用回頭，都已經估算出那隨在身後的四匹馬，保持着一丈多的距離。

可是小高却沉不住氣，忍不住回頭瞧了一眼。

跟在他們身後的竟是龍彪和三個藍衣勁裝大漢，這四個人似是決心和三人泡上了，不緊不慢地跟在身後。

孟小月也有些火了，皺皺眉頭，輕輕一帶馬頭，行到路邊停了下來。

方振遠、小高也只好勒韁停下。

雙方對立互視着，一會兒時間。

龍彪拍馬行近三人，冷笑一聲，道：「三位不急着趕路了？」

方振遠道：「四位跟在咱們後面，咱們心裏……」

「犯嘀咕是不是……」龍彪雙目中神芒如電，盯注在方振遠的臉上，道：「如果你們心中無鬼，爲什麼怕別人盯在後面？」

這時候，就看出了三個人的江湖閱歷和修養了。方振遠是枯井不波，蛇娘子和小高却已經怒從心起，但二人咬咬牙忍了下去。

龍彪手中馬鞭一揚，指着小高，喝道：「舉起你的左手來。」

小高怔了怔，道：「爲什麼？」

「龍大爺想看看你的左手。」

小高冷冷說道：「閣下究竟要幹什麼？乾脆說個明白，似這般恐嚇折磨，實叫人忍受不了。」

龍彪哈哈一笑，道：「你怕了？」

「我……」小高想發作，又强自忍了下去，道：「這太過份了。」

「舉起來！」龍彪馬鞭探出，挑起了小高的左手。

那馬鞭本來十分柔軟，但龍彪默運功力，貫注鞭身，馬鞭堅挺，有如一支鐵棒。

小高忽然覺得很好玩，心中的怒火，頓然消去，任龍彪抬起了左手。

龍彪右手疾伸而出，抓住小高的左手小指搖了搖，放下去，道：「等一會給你一片金葉子，退下去！」

小高緩緩退後兩步。

蛇娘子一直不敢多和龍彪等交談，她擔心自己的女子聲音會露出破綻，她現在改扮成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小伙子。

（未完・十）

八劍揚威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止足亭有回頭路　銅椰陣佈生死門



上文提要：江青嵐和三女離開熊耳山到九宮山去，想和崔文蔚夫婦同去東海，不過，一男三女又遇到冒充千里孤行客的祝士愕和大覺大師搏鬥，原來祝士愕離開北海，和聶小紅冒名孤行客盜易筋經，到處闖禍，大覺不是他的敵手，幸離火眞人和四小解圍，大覺往北海找祝的父親投訴，江和三女坐船到屠龍島找龍角膠，希望找到南怪北殘……

白玫驚訝的道：「嵐哥哥，我們不等崔大哥他們了？」

江青嵐劍眉緊皺道：「目前黑師兄單身涉險，事機已急，我們只好先行趕去，如果遲樓兩位老前輩和崔兄來了，我們只要留下封信，說明已經先走，他們也會隨後趕來的。」江青嵐說着留下一張字條，交給老漁人，託他轉託村中之人，如果瞧到這四人前來，就請把字條交給他們，說自己已經先走，老漁人連連答應。

不多一會，老漁人引着一個年輕力壯的助手同來，還拿了不少糧食雜物，一起下船。

江青嵐瞧着這艘漁船，還不算小，船上也有兩桅桿，四個人走入中艙，大家在木板上坐下。老漁人還替四人推開竹篷，讓他們可以遠眺海上景色，一面又取出四個磁杯，泡了一壺茗茶，才起錨開船！風帆徐引，向浩瀚無際的海上緩緩駛去。

江青嵐等四人，生長內陸，幾曾見過這等海天相連，壯闊無儔的大海，此時儘管風平浪靜，但奔騰澎湃一瀉千里的長江巫峽，仍不能和它相比擬。

大家閒眺了一會，天色漸漸入晚，夥計端上飯菜，一面笑道：「客官們吃飽之後，最好早些睡覺，晚上出了孝順洋，恐怕就有些風浪。」

江青嵐點頭道：「不要緊，夥計，你說孝順洋，那麼大漠洋又在那裡呢？」

夥計笑道：「早呢！這裡只是個港灣子罷了，要到今晚半夜光景，才算眞正海面，那就是孝順洋，再往南去，是大漠洋，屠龍島還在大漠洋以南哩。」

蘭兒問道：「那要什麼時候才到？」

夥計笑道：「順風的話，明天下午準可到啦。」說着退出身去，晚餐之後，大家都覺得海上生活十分新鮮，誰也不肯睡覺，仍然圍坐着閒聊。

約莫到了初更時分，果然風浪逐漸大了起來，船身也開始顚簸！探頭一瞧，只見無邊無際的海上，白浪滾滾，滔天而來，一層接着一層，起伏不停。

漁船船頭，一會兒直上，一會兒直下，獵獵風聲，吹到帆檣之上，發出格格巨響，似乎快要折斷模樣。

這片刻工夫，巨浪如山，往船上直壓，簡直要把這一葉扁舟，整個吞噬！四個人雖然身懷上乘武功，但瞧到這般光景，也不由臉色發白，心頭咚咚直跳！

老漁人一手掌舵，一身衣衫，已全被浪花打濕，但他卻鎭定如恒，對這險惡浪潮，似乎一無所覺，大家雖然提心吊膽，但因老漁人並沒半點慌張之色，緊張的心情也漸漸安定下來。

一男三女各自盤膝趺坐，運起功來，一個人遇上任何驚險，只要你閉上眼睛，什麼都沒看到，恐懼就會減少，何況他們全都身懷上乘內功，這一靜坐，果然把眼前的驚險場面，立時丟開。

漫長的黑夜過去了，緊接而來的就是黎明。黑夜並沒把風浪帶走，但在人們的心理上，終究白天比較安全。

漁船還在不停的顚簸，不停地在浪潮中出沒，可是風帆滿引，乘風破浪，速度也極爲驚人，大漠洋，當眞像置身在大漠之中，一望無際的滾滾黃浪，直上青天。

時間逐漸接近中午，風浪也逐漸平靜，天邊已隱隱露出一點黑影，那黑影小得有如一粒粟米，人們的肉眼，幾乎還無法瞧清。

老漁人却輕鬆的換下班來，讓年輕助手繼續把舵，自己裝了一筒旱烟邊吸邊道：「瞧！公子爺，前面就是屠龍島啦！」

「屠龍島！」

蘭兒首先站起身來，往遙遠的地方瞧去，其餘三人也立即緊張起來！

白玫掠着被海風吹亂的鬢髮，一面問道：「老人家，你說屠龍島還有多遠？」

老漁人瞧着他們，那張滿佈皺紋的臉上，綻出一絲笑容，旱烟管一抬，徐徐的道：「還早呢！再有兩個時辰，就到啦！瞧，就是那點小黑影！」

「啊！我瞧到啦！我瞧到啦！嵐哥哥，就是那點小黑影！」

聶小紅纖手遙指，驚喜的叫出聲來。

大家都瞧到了，小黑點遠在天邊，自己的船頭，正對準着它筆直駛去，汪洋雖然無邊無際，但只要你目標不移，總會到達的。

漁舟不停地鼓浪向前，小黑點也在不停地放大，四個人也隨着小黑點的放大，而逐漸緊張，說不出是興奮，還是刺激，屠龍島已可清晰入目，那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島，山嶺起伏，光禿禿的盡是石岩，白色浪花，不斷的往上衝激。

漁船落下風帆，掌舵的又換了老漁人，船已駛近島嶼，只是在無數礁石中間穿行，不！是沿着山脚石壁邊緣行駛。

年輕助手早已一手緊握長篙，站在船頭。轉過一座山脚，兩邊嵯峨山峯中間，却現出一條港灣，水面極寬，船行其中，頓有風平浪靜之感。

大家擧目瞧去，只見港灣盡頭，是一塊小小沙灘，離灘不遠，擋着一座不十分高的峭壁，好像屏風似的橫在面前，壁上鐫着「銅椰島」三個大字，每個字足有十丈見方，是以老遠就可瞧到。

白玫噫道：「老人家，屠龍島就是銅椰島？」

老漁人微笑道：「姑娘說得不錯！這屠龍島原叫銅椰島，因爲島上生有一種比鐵還堅的銅椰樹，所以才叫它銅椰島，據說當年這裡盤踞着一條孽龍，時常興風作浪，後來島上的一位老神仙，用銅椰劍誅了孽龍，才叫屠龍島。」

說話之間，船已駛向沙灘，船底發出沙沙細響。蘭兒沒等它停妥，脚尖輕點，「絲」，一條人影凌空飛起，往沙灘上落去！白玫那肯落後，白衣飄飄，也美妙無比的御風飛出！

老漁人瞧得吃了一驚，他沒想到這兩個小姑娘居然會「飛」，口中「啊啊」響了兩聲，急忙喊道：「公子爺，你……你們且慢，小老兒有話奉告。」

江青嵐忙道：「老丈請說！」

老漁人結結巴巴的陪笑說道：「公子爺，你們四位，原來都是有大本領的人，說不定還和這裡老神仙有着淵源，小老兒實在不知道，不知道……」

江青嵐知道漁人多半崇尚迷信，自己和他也說不清，只好含糊點頭。

老漁人又道：「不過小老兒冒昧，有句話要和公子爺說明。」

他笑了笑，湊近身子，又道：「好在公子爺和這裡老神仙有關，小老兒不說，公子爺也一定知道，因爲這裡有個規定，船隻停泊，只以一天爲限，否則……咳！公子爺是明白人，小老兒多等一天，原也沒關係，只是……只是……小老兒在海上謀生，就是靠天吃飯，要是老神仙責怪下來，小老兒……所以公子爺如果要回去……」

江青嵐聽得心頭一楞，船隻只能停留一天？這……喔！有一天時間，自然也足夠了，他心念一轉，不由笑道：「老人家，你只管放心，如果等到明天這個時候，我們還沒出來，你就先回去好了！」

老漁人連連躬腰應是。聶小紅已等得不耐，催道：「嵐哥哥，我們快走啊！」

江青嵐不再說話，兩條人影，連袂飛起，落到沙灘之上。

蘭兒迎着問道：「那老人家和你們說些什麼呀？」

江青嵐道：「老漁人說島上規定，船隻停泊，以一天爲限，最遲到明天此刻，就得離開。」

白玫道：「嵐哥哥，你答應了他？」

江青嵐笑道：「不答應也得答應呀！」

白玫急道：「萬一我們來不及出去，他船開了，這可怎麼辦？」

江青嵐道：「那老漁人十分誠實，決不會提前開船，有一天時光，我們也足可退出來了。」

蘭兒道：「難道憑區區屠龍島，還留得住我們？」

他們邊說邊走，已走到那座橫立的峭壁之下，忽然發現峭壁左右兩邊，各有一條人工鑿成的石級小徑，斜斜往裡彎去。

大家並不躭擱，立即從左邊一條小徑上走去，轉過大石壁，兩條小徑會合之處，出現一條寬坦山道。

夾道兩邊種着高約三丈，色作古銅的銅椰樹，直達一座峻峯下面，四人走到盡頭，山路又分成兩條，左邊一條，依着山脚往左伸去，右邊那條，却盤曲而上，似乎是往峯頂去的。就在兩條岔道中間，矗立着一座八角石亭，裡面還有石桌石櫈，似乎是供人憩足之處。

不是嗎？那亭匾上還鐫着「止足亭」三個大字！啊！還有，那是一副似通非通的對聯：

回頭不難

止足常樂

啊！好狂的口氣！他是叫人家回頭是岸，才沒有災難，能夠及時止步，就可以常樂。

這當然是叫來屠龍島的人，到這座「止足亭」為止了，不如回去的好，別再前行，免得自討沒趣。

江青嵐正在游目四顧之際，驀聽一聲清磬響處，從亭子後面，陸續走出四個背負銅椰劍的道裝青年，一字排開。中間一個向江青嵐單掌打訊，冷冷的道：「四位遠來屠龍島，可知島上規定嗎？」

江青嵐心中一怔，暗想：原來屠龍島還立下許多規定。這就抱拳道：「小生崆峒門下江青嵐，月前蒙銅笛仙道長賜告，才不遠千里，登門求取龍角膠，對貴島規定，事前實無所聞，道兄能否明白賜告，以便遵行。」

先前發話的年輕道人，因江青嵐提到二師叔，同時語氣也說得十分客氣，不由臉色微霽，忙道：「二師叔查眞人目前不是總值日期，他老人家正在丹室練功，不見外客，屠龍島的規定，就是不問來人宗派姓名，任你是中原幾個大門派弟子，既然上了屠龍島，就得以私人身份行事，和他的門派無關，以免引起誤會，同時還得經過一種試驗，證實你有沒有上屠龍島的資格！」

江青嵐好奇的道：「貴島規定，不知如何試法？」

年輕道人岸然笑道：「就是要贏得貧道師兄弟四人，才有資格求見值日師尊。」

江青嵐朗朗一笑，說道：「四位道兄奉諭攔路，藉以測驗來人武功，小生豈敢不遵規定，還望四位道兄手下留情！」

說着翻腕掣出七星劍，向前走去，蘭兒、白玫、聶小紅三人也同時掣劍，跟着上前，江青嵐連忙攔道：「妳們且慢動手，先讓我一人試試！」

白玫嫣然一笑，回頭道：「那麼我們就替嵐哥哥掠陣罷！」

這時四個年輕道人，也從背後撤出銅椰劍，凝神而立。江青嵐風度瀟洒，一舉手上長劍，高聲說道：「四位道兄請！」

四個道人，八道目光，一齊投注在江青嵐七星劍上，各瞧了一眼，中間一個說道：「少俠但請出手就是。」

江青嵐微微一笑，劍尖直豎，眞氣凝貫劍身，隨手輕輕一顫，在空中劃出三道劍風，就突然停住！

四個年輕道人，本來可沒把江青嵐放在眼中，但瞧到他這一起手式，不由立時臉色大變，互看了一眼，不約而同的把手中銅椰劍向前推出半尺，封住門戶。原來江青嵐這一招劍式，正是千里孤行客傳給他「乾坤八劍」中的第一式「乾三連」。

看上去劍尖只是在空中劃了三劃，但這招劍式，既為「乾坤八劍」之首，自然蘊藏綿綿不絕的奇奧變化，敢情這四個道人，已經吃過這起首一劍的虧，才會臉色劇變，一個個緊守門戶，打消輕敵之念。

江青嵐振腕展開劍式，因對方並沒還手，也就橫劍而立，不肯出手搶攻。果然左首那個年輕道人，斜抱長劍，冷聲喝道：「江少俠糾合同門，原來想到屠龍島救人而來？嘿嘿！銅椰陣如果有諸位想像的那麼簡單，也不叫銅椰陣了。」

江青嵐一楞，驚奇的道：「道兄此話怎說？」

年輕道人冷哼道：「四位是否眞為求取龍角膠而來，只有四位心裡明白！」

江青嵐正容的道：「小生月前在九華山，蒙查道長賜告，才不遠千里而來，怎會有假？」

年輕道人冷峻的道：「江少俠眞人面前，何用說假，貧道方才業已說明，本島規定，凡是中原各大門派的門人弟子，如上屠龍島取龍角膠，只能以私人身份，各憑眞實功夫，取走龍角膠，既使陷身陣中，那只能怨他學藝不精，各大門派之人，不得出面營救，江少俠不是自稱崆峒門下嗎？可是適才出手劍式，據貧道推測恐怕不是崆峒招式罷！」

江青嵐聽得又是一楞，這四個道人，年紀不大，眼光倒十分犀利，居然在第一招上，就瞧出自己使的不是崆峒家數，心中想着，依然抱拳道：「道兄法眼，果然高明，小生確係崆峒門下，不過承蒙一位崑崙派老前輩垂愛，賜傳崑崙劍法，就是小生適才所使。」

年輕道人嘿嘿冷笑了兩聲道：「江少俠能得崑崙派不傳之秘，倒眞是奇遇。」

白玫氣道：「那是我師父教他的咯，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蘭兒忙道：「喂！你說我們是崑崙派來的？什麼糾合同門，前來救人，難道崑崙的人，還會落在你們手上不成？」

年輕道人仰天大笑道：「即使大羅天仙，到了屠龍島，也得請他屈留幾日，何況崑崙門下？」

蘭兒急着問道：「那末崑崙派的人呢？」

白玫却雙腮一鼓，氣憤的道：「原來你們任人自取龍角膠的話，只是騙騙人的？」

年輕道人怒形於色，沉聲說道：「爾等如果為了求取龍角膠而來，只要勝得貧道四人，再求值日師尊，自可任由入陣自取，如果妄想救人，那麼又當別論。」

蘭兒道：「救人又待怎樣？」

年輕道人說：「須聽候師祖老人家發落！」

聶小紅一直沒有開口，這時忍不住嘶咀道：「哼！屠龍島有什麼了不起，兩個月前，我大師兄不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你們誰攔得住他？」

年輕道人突然臉色大變，獰笑道：「你們原來還和千里孤行客是一黨的。」

白玫盛氣的道：「千里孤行客就是我師傅，你別胡說！」

她原意當然是說千里孤行客並沒到屠龍島來，來的只是祝士愕罷了！但她這麼一說，四個道人怎會聽得清楚？

江青嵐站在一邊，心頭大急，暗暗叫糟，因為聽他們口氣，似乎黑衣崑崙已經和這裡的人鬧翻了，而且還被困在島上。這時又纏上了眞假千里孤行客，看來誤會越來越深，一時恐怕難以說得清楚。

何況自己如果把眞相說明，雖可替白玫洗刷，但聶小紅乃是祝士愕的師妹，他們又豈肯放過了她，人家一片好意，跟着自己同來，屠龍島的人萬一對她不利，自己那能袖手旁觀，一時大感為難。

只聽年輕道人大聲喝道：「屠龍島正要找他，你們倒自動送上門來，嘿嘿！姓江的，你們既然會幾招崑崙劍法，就把看家本領使出來，讓貧道瞧瞧。」

江青嵐本來還待解釋，但聽到後來，對方言中之意，好像自己除了崑崙劍法，就萬難取勝。不由劍眉一剔，豪氣陡生。朗聲笑道：「小生仗劍江湖，會過不少高手，像四位道兄，小生就是不用崑崙劍法，也未必會輸。」

四個道人原是屠龍島第三代弟子，平日裡夜郎自大，除了本門師長，中原武林，那在他們眼中。此時一聽江青嵐口發狂言，不由齊聲怒喝：「好狂的小子！」

四柄銅椰劍，立時交錯而起，往江青嵐遞出。

江青嵐一聲朗笑，七星劍一招「通天徹地」，劍光四射，向四外揮洒，身軀隨劍移動，突然欺近，右臂一振，立時從他身上漾起七八條臂膀，各掄長劍，往四個道人刺出！

這正是崆峒派「通天劍法」中最後八招——追魂八劍，在此時的江青嵐手上使出，更是劍風嗡然，威力駭人！

他是因人家小覷崆峒，才立志要以崆峒劍法折服四人，是以一上手就把通天劍法中的絕招，源源施展！

追魂八劍，妙在八劍同法，虛實相兼，對付四個敵人，正是恰到好處。因為它快速已極，使人發生幻影，好像江青嵐身上生出七八條臂膀，同時向每個人發了兩劍。

四個道人驀然一驚，四支銅椰劍一齊推出，揮舞之間，劍影如幕，一片古銅光華，由四面湧起，向中間合攏。江青嵐不待劍勢和對方相觸，身子懸空疾轉，寒光電奔，猛向方才發話的年輕道人攻去。

不！其餘三人，也都覺得江青嵐的劍勢是向自己攻來，趕緊各舉銅椰劍封架！那知劍一出手，人家刺來劍招，竟是一片幻影，等待警覺，江青嵐劍發如風，已向發言道人當頭劈落。發言道人自恃武功，那肯退讓，猛的大喝了聲：「疾！」

身形凜然不動，銅椰劍一片銅幕，倏然由身邊湧起，往上撞去！「疾」，敢情是四人互相連絡的信號，其餘三人聞號，果然同聲厲叱，三支長劍，古銅光華陡然轉盛，嗡嗡劍風，同時疾如閃電，一齊往江青嵐追擊過去！

這四人動作，差不多在同一時發生。江青嵐一招才發，身形還未落地，發言道人毫不退讓，發劍硬砸，身後三支長劍也一齊攻到，這當眞是腹背受敵，似乎有無法兼顧之勢。白玫驚噫出聲，驀聽一聲清嘯響處，一大片銀光突然擴展，劍氣橫捲，從眩目強光中暴射而去。

「橫瀰六合」！這是「通天劍法」中的絕招，居然能發揮出這麼大威力！江青嵐周身前後古銅劍影和銀

光一接，發出波波兩聲輕響，突然消斂！

人影乍閃，四個道人，有兩個手上只賸了半截斷劍，臉色慘白，木然而立！要知屠龍島門下，門規極嚴，每個門人於藝成之後，才由師長親賜銅椰劍一柄，如果一旦折斷，足證功夫不純，遺羞師門，就得受到嚴厲處分，是以每個人對銅椰劍極爲重視。

此刻被江青嵐一下削斷了兩柄，怎不叫這兩個道人羞憤欲絕？正當此時，微風一颯，一條人影倏地飄落，洪聲喝道：「七星劍古代神物，削鐵斷金，爾等還不退下，被削斷銅椰劍，准予向劍庫換取。」

四個道人一齊躬身應是。江青嵐舉目瞧去，飛身落地的，乃是一個年約五十來歲的老頭，身穿一襲長僅及膝的黃衫，腰束黃絲，長眉細目，紅光滿面，頦下還留着一部蒼髯，雙足赤裸，看去十分正派！只見先前發話的年輕道人欲退未退，又躬身說道：「稟告師傅，這四人之中，還有千里孤行客的師妹和門人在內。」

紅臉老者微微點頭，却揮手道：「爲師知道。」

四個道人立即應命退下！

江青嵐連忙拱手道：「小生一時失手，損及令高徒長劍，心中至感不安，不知老丈可是東海三仙中的食菰仙，小生多多失禮。」

紅臉老人洪聲笑道：「江少俠不必太謙，老夫正是陽震九！四位遠來非易，請到亭中稍息。」

說着擧手肅客，當先往止足亭走入。

江青嵐因對方擧止雖然高傲，言詞還算客氣，當下和蘭兒、白玫、聶小紅三人，暗暗點了點頭，就隨着食菰仙步入亭中，大家分賓主坐下，立有道僮端上茶來。

江青嵐連忙替三人向食菰仙介紹，一面說道：「小生前在析城山，誤損王屋散人祁天行毒冰輪上兩枚玉鈎，非龍角膠不能膠合，後來巧遇銅笛仙查道長，才知龍角膠只有貴島才有，而且容人自取，小生才敢冒昧踵島，乞求少許。

「但據大盤山漁民相告，曾有人乘船前來貴島，所說之人，和小生大師兄黑衣崑崙摩勒極相近似，而且適才令高徒口中也提及昨日有崑崙門下來島求膠之說，因此事實由小生而起，不知來的可是敝師兄，老丈能否賜告？」

食菰仙兩道眼神緊瞧着江青嵐侃侃而言，詞色極爲誠懇，不禁微微點頭，臉上流露出一絲訝容，徐徐的道：「江少俠既是崆峒門下，何以和黑衣崑崙又有師兄弟之稱？」

江青嵐道：「小生確係崆峒門下，承蒙崑崙老神仙垂愛，列爲記名弟子。」

食菰仙手撚蒼髯，又微微的點了點頭，道：「不錯！令師兄黑衣崑崙確在島上！」

蘭兒啊道：「老伯伯，大師兄他在那裡？」

食菰仙驚奇的道：「姑娘也是崑崙門下？」

江青嵐忙道：「蘭兒妹子，也是老神仙的記名弟子。」

「哦！」食菰仙打量了蘭兒一眼，道：「他被困在銅椰陣中。」

蘭兒睜大眼睛，急道：「大師兄被困在銅椰陣中？」

「按照屠龍島的規定……」

聶小紅櫻唇一披，輕輕的道：「有這麼多規定？」

江青嵐怕她出言不遜，急忙以目示意。

食菰仙果然臉現不豫，但瞬即平復，繼續說道：「本島規定，凡是入島求取龍膠，必須贏得輪值止足亭的四個門人，再由老朽師兄弟擔任總值班人，詢明龍角膠用途，才能循由正門入陣。中途如有險難，只要高呼三聲『銅椰老神仙』，自會有人接引出陣，但必須終身永留島上，決不會因此喪生，如有恃藝逞強，妄圖盜取龍角膠，那只有讓他在陣中自生自滅。」

江青嵐聽得心頭大急，忙道：「請問老丈，那末大師兄如何會困在陣中的？」

食菰仙長眉微皺，道：「令師兄黑衣崑崙，既未按照規定行事，還仗着崑崙絕學，到處亂闖，連傷本島三代弟子多人，後來把他引入銅椰陣，至今未出，老夫因師尊尚在閉關期內，不敢擅專，此事……」

蘭兒氣憤的道：「嵐哥哥，走！我們就找黑師兄去，也見識見識銅椰陣，到底困得了崑崙門下，還是困不了崑崙門下？」

食菰仙聞言，臉色驟然一變！

江青嵐因身受黑衣崑崙屢次解圍和愛護之德，如今一聽他又爲了自己，被困銅椰陣，一腔熱血也隨着沸騰起來，此時再經蘭兒一說，立即向食菰仙拱手道：「小生蒙老丈指點，不勝感激，但大師兄既然被困陣中，小生說不得只好入陣相見了。」

他這一站起，蘭兒、白玫、聶小紅也紛紛站起身來。食菰仙一張紅臉，再次變色，而且還隱隱露出惶急之色，一面呵呵笑道：「江少俠適才已贏得本島守亭弟子，循例自可由正門入陣，不過老夫尚有一事請教。」

他說到這裡，右手暗暗向江青嵐指了一指，意思是要他依然坐下！

江青嵐這可弄得十分糊塗，對方乃是銅椰老人首徒，身爲東海三仙的老大，和自己還屬初次見面，怎會有此擧動？心中想着，隨口道：「不知老丈還有什麼見教？」

說着果然坐下身子。果然！食菰仙面上略有喜色，只見他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寫道：「家師靜坐之際，十里方圓，清晰可聞，崑崙老神仙和家師有舊，黑衣大俠雖困陣中，並無大碍，少俠不可造次。」

江青嵐瞧得心頭一寬，目中露出感激之色，朝食菰仙頷首示意。

只聽食菰仙朗聲笑道：「老夫適才聽值亭弟子說起四位之中，有兩位是千里孤行客的小師妹和門下弟子，不知此話可眞？」

江青嵐已知他問話之意，忙道：「老丈說得不錯，千里孤行客前輩隱居長恨谷，已數十年不曾出山，這位白玫妹子，就是他老人家的衣鉢傳人！」

他此話一出，食菰仙聽得大爲驚愕，一雙細眼，精光陡射！

江青嵐微微一笑，又道：「小生前在長恨谷口，巧遇銅笛仙查道長，赤足仙李道長，從他們兩位口中，得知兩位道長所以要找上長恨谷的原因，是爲了千里孤行客曾在貴島毀樹傷人，不過此乃另有其人，並非眞是千里孤行客老前輩所爲。」

食菰仙詫異的道：「江少俠此話怎說？」

江青嵐朗朗一笑，就把少林寺遺失「易筋眞經」，及自己上長恨谷，碰上銅笛、赤脚兩仙，一直說到此次九宮山和假千里孤行客相遇，識破行藏，扼要說了一遍。

食菰仙道：「少俠此話當眞？」

江青嵐正色道：「小生出身崆峒，寄名崑崙，豈會隨意胡謅？」

食菰仙又道：「那麼據江少俠所說，來屠龍島毀樹傷人的是神行無影祝士愕了？」

江青嵐朗笑道：「不錯！假冒千里孤行客在少林盜經，在屠龍島毀樹傷人的，正是神行無影祝士愕，不過小生也有一點要向老丈請教！」

食菰仙點頭道：「少俠請說。」

江青嵐道：「中原各大門下弟子，前來貴島，不知貴島有何規定？」

食菰仙道：「各大門派門下弟子，上了屠龍島，只有私人身份，和他的門派無關，以免引起誤會。」

江青嵐又道：「如果他逃離屠龍島呢？」

食菰仙道：「屠龍島也只會追究他本人，這是對該門派並無偏袒之意而言。」

江青嵐又是敞聲一笑，道：「貴島如此規定，當眞十分公允，那麼老丈方才又何以追問和千里孤行客有關之人？」

食菰仙道：「老夫也只是想問問千里孤行客的下落罷了，其實並無爲難之意。」

江青嵐用手一指聶小紅道：「小生也實言相告，這聶姑娘就是北海玄靈門下，神行無影祝士愕的小師妹。」

食菰仙向聶小紅頷首笑道：「只要和屠龍島規定不相抵觸，聶姑娘請不必介意。」

說到這裡，忽然笑道：「江少俠四位，既爲求龍角膠而來，老夫這就送四位入陣。」

但他手指又蘸了茶水，在桌上寫道：「龍角膠在地火火窟之中，千萬不可冒險，入陣之後，可在火窟附近向家師通訊，只要說明此行係奉崑崙老神仙指點，前來求取，或可有望，千萬別說爲了膠合毒冰輪。」

江青嵐心中雖覺不妥，但人家總是一片好意，未便當面拒絕，只好點頭稱謝。

食菰仙用袍袖向桌面一拂，拭去水跡，起身笑道：「那麼四位請隨老夫來。」

江青嵐連連稱謝，跟着食菰仙走出止足亭，他們從左邊一條平坦山道走去，一路上大家都沒再開口。

轉眼工夫，走到了一處伸展而出的山脚之下，這條山脚，由峻峯蜿蜒而出，山上全種着古銅色椰樹，好像一條象鼻，微往左彎，如果不繞過這山脚，就無法瞧到山脚那邊。

大家走到此處，只見路旁豎了一塊石碑，碑上寫着：

椰林禁忌：

龍角膠藏之火源，任人入林自取。

來人在未入椰林之前，知難而退者，可任其離島歸去。

未經允許，擅自入林者死。

入林之後，如敢妄自出手，毀損林樹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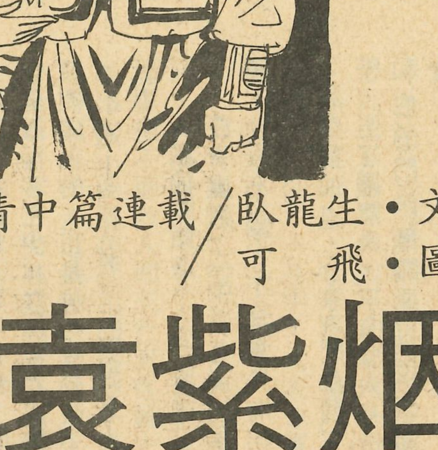
江青嵐堪堪看到這裡，只聽食菰仙突然在碑前停步，回身說道：「江少俠，前面就是銅椰陣，老夫恪守規定，到此爲止，恕不奉陪。」

江青嵐只覺食菰仙說話之際，身形忽然飄近，向自己遞了一個眼色，好像有一團東西，一下塞到自己手中，連忙接住，一面說道：「老丈成全之德，小生至爲感紉，請儘管留步！」

食菰仙面含笑容，向四人微微頷首，立即回身如飛而去。

（未完・九）

上文提要：虬髯客又來一次向隋廷宮衛進攻，而且由七絕道長親臨督戰，對上袁寶兒，欺她年幼，用三昧神火向她攻出，火苗捲襲，還能將七絕道長置於死地。宇文成都和袁紫烟拒於門外，內外宮衆人會合，評論戰績，又平息一場戰亂，袁紫烟又重新部署一切，對京城嚴加防守……



袁紫烟

臥龍生・文／可飛・圖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高喊手下留情　劍招難敵術法

宇文成都道：「這合適嗎？」

「有什麼不合適的？」袁紫烟道：「是爲了方便保護皇上啊！」

宇文成都不再說了，什麼事能比保護皇上更重要呢？

一座幽靜的四合院，有近二十間的房間，厨浴齊全，還有五個佈置華麗的房間，分住了宇文成都等五個人。

一座點了六盞垂蘇宮燈的大客廳中，分站十個宮女，十個美麗的宮女。

宇文成都心中暗暗吃驚，忖道：這是怎麼回事啊？淫亂後宮，可是滿門處斬的大罪，這些丫頭是什麼用心呢？

他心中自忖十個美女已圍了上來，捧茶的上茶，看座的看坐，一陣脂粉香氣，撲鼻欲醉。

「諸位姑娘，不敢當啊！這些事，我們自己會作。」

「宇文將軍，我們是出自內心來服侍諸位的！」一個年齡較大的宮女說道：「我們看到了宮衛們爲了保護我們前仆後繼的捨命拚戰，我們想幫忙，可是無力幫啊！一個弱女子，無力執刀握劍，平日裡，宮牆阻隔，咫尺天涯，五位將軍今次奉召入宮，明顯的是保護我們而來，我們能不能活下去，關鍵全在五位將軍的身上，我們心中感激，但也祇能盡力照顧五位將軍生活起居，聊表寸心。」

「保衛皇宮的安全，是我們職責！」宇文成都道：「十位姑娘用不着這樣費心了。」

「我們是第一批中籤的人！」仍由年齡較大宮女答道：「大家都要來侍候將軍，但你們祇有五個人，爭先要來的宮女有一千多人，所以，我們祇有抽籤決定，每一次來十個人，侍候五位將軍。」

宇文成都道：「是這樣啊！多謝諸位姑娘關懷了。」

田當、凌雲、蕭雨、劉飛鵬沒有講話，但却聽得怦然心動，一千多個天下選出的美女，包括北地胭脂，南國佳麗，分批來侍候一個男人，這個男人死也瞑目了，祇不知道，她們這些侍候，是什麼樣一個限度？是不是連人也可以上床呢？想到開心之處，忍不住笑了，這笑容就有點邪氣了。

宇文成都看到了，却裝作未見，這些英雄好漢，也是人！他們不會見色動心，作奸犯科，但有如花似玉的美女自己送上門來，要他們個個作柳下惠，就有些强人所難了！

那些宮女們也看到了，她們雖居深宮，但却看到了主子、夫人們爭寵的手段！撒嬌施媚，討取皇上歡心，這方面她們非常敏感，圍着領頭的宮女低聲交談了一陣，領頭

的宮女點點頭，笑道：「好！說就說吧！我們是感恩而來，願意奉上我們所有，祇是我們所有的太少了，最重要的是一個清白的身體，五位將軍如不嫌棄，我們願荐枕蓆，不但是我們十個，日後來侍候各位姐妹，也都有獻身之心。」

說得如此坦白，還眞的把宇文成都等嚇住了。

「最難消受美人恩！」田當道：「姑娘，祇怕我等當受不起呀！」

「當然，諸位如嫌棄我們，我們也不會羞惱，」領頭的宮女接道：「一千多個美女，諸位慢慢的看吧！我相信總能找到一個合意的人！」

「這不能開玩笑啊！姑娘，」宇文成都道：「穢亂宮廷，可是死罪一條，我們會被處死，諸位姑娘也會被處死啊！」

十位宮女掩嘴笑了，有點羞怩！但却有更多的嘲笑和諷刺。

「皇上知道了，會不會下令誅殺，我不知道，不過，皇上怎麼會知道呢？」領頭的宮女道：「沒有人敢奏知皇上啊！何況，我們的心意，已得到主子的默許，她們比我們更擔心自己的安危呀！她們不反對我們來這裡侍候將軍，也就是同意了我們的作爲！」

這些選集天下的美女，眼看到皇上的風流生活，早已心生嚮往，可是宮廷中很難看到一個男人，雖然也有太監往來，但他們已經不能算爲男人了。

宮女的膽大、坦白，反把五位豪勇過人、視死如歸的將軍嚇住了，五人互相看了一眼，竟然無人接口。

「我們去拏淨面布，五位擦把臉，也該進用酒飯了。」十個宮女微微欠身作禮，一齊退出大廳。

「乖乖，宮中生活，是這麼一副景象？」劉飛鵬道：「身爲皇上，不戀女色也不行了，天下美女都集中在三里方圓的宮廷中，想盡辦法引誘他，誰眞能坐懷不亂呢？數盡古今人物，也祇有一個柳下惠呀！」

「這件事，我心中一直存疑，」蕭雨道：「春秋魯人展禽獲，居柳下，死後諡爲惠，後人多誤柳下惠，爲其姓名，和坐懷不亂事並爲流傳，那個女人不是太醜，就是被迫，展禽存其貞，或有可能……」

「不可污衊先賢！」宇文成都笑道：「孟子稱爲他『聖之和』，豈可等閑視之，我們不能坐懷不亂……」

十個宮女魚貫行入廳門，宇文成都祇好住口不言了。

但仍然被宮女聽到了後面一句，當先一人輕啟櫻唇微微笑道：「五位將軍都可比柳下惠呀！我們十個雖非絕世美女，但姿色相當可人，而且正值錦綉年華，五位能不屑一顧，實已定力過人，但五位如遇上了袁國師和寶貴妃那等天人絕色，也還有此定力麼？」

「不能。」第二個宮女接道：「柳下惠還魂重生也不能。」

宇文成都、蕭雨，突然感覺到臉上羞熱，不敢再接口多言。

心中有鬼呀！

「我們不是柳下惠，也不能坐懷不亂，」田當微微一笑，接道：「但也不能干亂法紀，諸位姑娘的意思，我們都明白了，容我們想一想再作決定。」

宮女們奉上酒飯，也替五人斟酒把盞，一直侍候到五人回房安歇，才悄然退去。

宇文成都睡不着，但心中想的不是男女間事，而是虬髯客幾時會入宮行刺的事。

穿上衣服，行入庭院，發覺了田當、蕭雨、凌雲和劉飛鵬全都在庭院中站着，四人正在低聲商量着什麼事情。

「四位連日辛勞，怎不好好睡一下呢？」宇文成都道：「連場血戰，生死決定於瞬息之間，所以，四位想作什麼，也不用太過拘束了。」

雖然未說得很清楚，但畫龍點睛，蕭、劉、田、凌都聽得心中明白。

「總統領誤會了！」田當道：「我們正在商量，要不要去吵醒你，想不到總統領也是蓆不安枕？」

「有事情？」宇文成都望着四人，微現訝異。

「十位宮女在場，不好開口，」凌雲道：「怕她們受到驚嚇……」

「是關於虬髯客的事了？」

「對！」蕭雨接道：「想和總統領商討一個拒敵之策，以國師之能，也讚其人豪勇，恐非小可了，我們該早有一個準備。」

「這件事，四位不用管了！」宇文成都道：「你們可以接戰虬髯客的從衛、屬下，但不許拒攔虬髯客……」

「難道總統領要獨戰强敵？」劉飛鵬道：「此事重大，關係到皇上的安危，屬下斗膽直言，不宜逞强輕敵。」

「照國師的說法，我連他三招都接不下來，那裡還能逞强輕敵？」宇文成都道：「國師之言，不容置疑，所以，對付虬髯客的事，就由國師出面了！」

「原來如此，」劉飛鵬長長吁一口氣，道：「我們只負傳警的責任，以最快的方法，把虬髯客出現的消息通報國師。」

「我的看法是諸位盡量的逼開他。」宇文成都道：「虬髯客含恨而

來，心中燃燒着怒火，看到了宮衞、綵女，也許會不屑動手！但如看到諸位，絕不會放過，傳示警訊，無異是告訴他停身之處，實不如小心一些好啊！」劉、蕭、凌、田，沒有回答，但心中却是不服。

宇文成都當然瞧出了四人心中的感受，笑一笑，道：「諸位可以不信成都之言，但不可不信任國師，她是爲我們好啊！」

劉飛鵬道：「屬下以飛刀助戰，我的飛刀絕技總統領應該信得過吧？」

「將軍，不要逞强，」袁紫烟的聲音飄傳過來，人也同時現身，接道：「我已答允讓宇文將軍接他兩招，諸位可以隱身在一側看看，如若自信有擋得虬髯客一擊之能，再出手不遲。」

凌、田、蕭、劉茫然了，他們對袁紫烟早已佩服得五體投地，聽她說得如此愼重，不相信也不行了。

但劉飛鵬還是不服，暗道：「我隱在暗中發出飛刀，暗助宇文成都總統領一臂之力，該不會有什麼兇險了。」

＊　＊　＊

這是個月圓之夜，萬里無雲，星空如洗，長安的宮廷中，也鋪了一層月色。

要來的，終於來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來得太膽大，來得太意外，不是月黑風高的殺人夜，而是明月如晝的晚上。

但袁紫烟還是知道了，虬髯客出現第一重屋面上時，袁紫烟已飄然而至，冷然說道：「久候多時了！」

虬髯客仰天大笑，道：「某家本就不打算暗來暗往，所以才選擇這月圓之夜。」

「就算你靑天白日之下來這裏，也是一個刺客。」袁紫烟道：「你勇武冠世，三百年內，絕不會再出現你這樣的人物，所以，我要殺了你，以絕後患。」

「妖女憑仗術法對敵，算什麼英雄人物？」虬髯客道：「你如敢以眞實武功接我三招，某家回頭就走，永不再出現江湖！」

袁紫烟軟硬不吃，淡淡一笑，道：「我本就不是英雄人物，當今之世，也沒有人能以武功接你三招，你應該有逐鹿霸業的機會，但你剛愎自用，硬把這萬里江山讓給別人！」

「妳是說李世民？」虬髯客道：「殺了隋煬帝，某家就趕赴太原取李世民的項上首級。」

「你殺不了李世民，也殺不了皇上，有我袁紫烟在，大隋朝的基業也不會拱手讓人，殺了你之後，只餘下能成氣候的李世民，就容易對付了！」

「小妖女好大的口氣，某家雖然未習練術法，但術法未必能夠傷我！」

「只可惜，你到了長安宮廷，」袁紫烟道：「你不該來這裏的，但你却來了，來得容易回去難，張仲堅，你逃走的機會不大。」

「好狂妄的口氣！」虬髯客拔出身佩寶劍。

那是又重又大的鐵劍，完全背離了劍走輕靈的原則。

袁紫烟左手掐訣，右手握拳，擺出了拒敵架式。

她身上有劍，爲何不拔劍而鬥，難道要以一雙纖巧的玉手去接虬髯客重逾六十斤的鐵劍？

「國師，讓成都接他兩劍，試試號稱天下第一劍客的高手究竟有多少斤兩！」

宇文成都出現了，他穿着甲冑，手中拏的是重逾百斤以上的流金鎲，一副臨陣對敵，衝鋒陷陣的架勢。

袁紫烟心中忖道：「宇文成都是長安教場奪魁的第一好漢，江北英雄，無出其右，看他手中的兵刃重量，似是猶在虬髯客之上，這兩人武功，都是頂尖高手，讓他們對打兩招，定然看得人驚心動魄……」

不聞袁紫烟的回答，宇文成都有些急了，道：「國師不是應允過成都，先接虬髯客兩劍麼？這機會如若錯過，今生很難再有了。」

袁紫烟道：「將軍小心，虬髯客的左右，還隱伏有相機出刀的幫手！」

虬髯客哈哈一笑，道：「出來吧！既然被發現了，就不用再藏頭露尾。」

四條人影應聲而出，飛落在虬髯客的身後。

正是龍將江森，虎將燕可，虬髯客的兩個隨身侍衞。

蕭雨、凌雲、田當，也跟着現身了。

虬髯客望了蕭雨等三人一眼，道：「還有多少，敎他們通統出來吧！你們和宇文成都聯手，能夠接我三招，我連楊廣也不殺了。」

宇文成都聽得火冒三丈，又擔心蕭雨等三人忍受不住對方諷激出手，大喝一聲，道：「閣下太狂了，當眞是眼空四海，目中無人。」喝聲中飛撲而上，手中流金鎲，挾着一股破空金風，砸了下去。

流金鎲重達一百六十斤，宇文成都掄動起來砸下去，眞有泰山壓頂之勢。

如此驚人的威勢，虬髯客竟然全不放在心上，鐵劍一擧，硬向流金鎲上迎去。

但聞一聲金鐵巨震，宇文成都的流金鎲，竟被一劍震飛了，宇文成都人隨流金鎲飛出了兩三丈高，還是無法握住兵刃，鬆開雙手，流金鎲直飛到十餘丈外，才向地上落去。

宇文成都人也被震落在兩丈開外。

只覺那股反彈之力，强大無比，不但震麻了雙臂，兵刃出手，而且，被反震的氣血浮動，連眞氣也無法提聚。

自然，更無法施展輕功，是以從兩丈多高摔下去，着地時砰然有聲。

只摔得宇文成都暈頭轉向，眼花骨痛。

着地後好一陣工夫，才緩過一口氣來，緩緩站起身子。

如非袁紫烟在一側防範，早被龍、虎二將取了首級。

蕭雨、田當、凌雲看呆了，看得忘記了去扶宇文成都。

三人不知道虬髯客的武功高到何等境界，但却知道宇文成都的武功三個人加起來也接不下宇文成都三十招。

但宇文成都却連虬髯客一劍也接不下來。

這是何等遙遠的距離，三個人那裡還敢出手。

但劉飛鵬却沒有看得這麼清楚，八把飛刀破空而來，分向虬髯客八處穴位扎去。

「不可出手！」袁紫烟大聲叫道：「快些收刀退開。」

太晚了，虬髯客的鐵劍，已繞身飛轉。

八把飛刀本來百多種的變化，但强烈的劍風之下，變化滯止了，生生被鐵劍上力道砸得四下橫飛，斷的斷了，飛的飛開了。

但劉飛鵬最厲害四把飛刀也出了手，飛向虬髯客。

「自取死亡，怪不得某家心狠手辣了。」虬髯客口中說着，鐵劍却繞身飛舞，一股凌厲的金風在他身軀的四週轉動，四把變化莫測，能夠互相撞擊，接力變化的飛刀，在强烈金風的漩渦中，完全消失了蓄含在刀上的內力，隨着强烈的劍風轉動。

虬髯客突然把手中的鐵劍指向劉飛鵬藏身之處，四把飛刀疾矢一般射了出去。

去勢之快，比劉飛鵬飛刀的速度還要超過一些。

更可怕的是一股劍風，先刀而至，硬把劉飛鵬困住了，空有一身武功，却無法移動一步。

等在那裏挨飛刀了，四把飛刀一線穿入，後刀撞在前刀，四把刀連成一把刀，穿過了心臟要害。

金風消解，劉飛鵬才大叫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屍體也倒在地上。

這口血，倒不是飛刀殺出來的，刀在前胸洞穿心臟；這口血，是怒急之下，行血上湧，是氣出來的一口血。

善泳者，死於水，劉飛鵬詭異多變的飛刀奇術，却死在自己的飛刀之下，劉飛鵬也許死得不瞑目，躲在遠處發飛刀，却死在自己的飛刀之下。

虬髯客出神入化的武功，實已到了無所不能的境界。

宇文成都摔落的地方，距離劉飛鵬不遠，也感受到那股强烈的金風，如水中的漩渦，劉飛鵬完全被定住了，宇文成都雖停身在一丈之外，也感到金風凌厲，似欲要裂膚而入。

不服氣也不行了，袁紫烟說得不錯，他是人中的戰神，沒有人能抗拒他全力的一擊。

想到自己要接他三招的豪語，覺得有些好笑，袁紫烟要他改成二招，心中還有些不太服氣，事實上啊！一招也接不下來。

「殺人償命。」袁紫烟動了怒火，什麼也不顧忌了，右手一揚，一道金光，直射過去。

虬髯客大喝一聲，有如一聲悶雷沉落，手中鐵劍運轉如飛，全身都在鐵劍護衞之下。

本是雲舒霧湧一般的大片金光，漫掩過去，但竟被劍氣擋住了。

金光擴散，把虬髯客全包在一片金光之中，但却無法近身，虬髯客舞劍如輪，佈成一個丈餘方圓的劍網，金光雲滾浪翻，就是無法逼入劍網之內。

當眞是壯觀啊！術法和劍術，都展現出了極緻威勢。

竟然形成了半斤八兩的相峙局面，也出現了江湖上前所未有過的奇觀。

袁紫烟右手中金光不停湧出，顏色也更見金黃，密度也漸加濃，看她神色凝重，面目肅然，雖是佔了優勢，看上去也不輕鬆。

可是，虬髯客的劍勢，也是越舞越疾，數丈外都可聽到劍風破空的聲音。

他是武之健者，似有着無窮的力量。

袁紫烟突然拔出了背上的寶劍，吹一口眞氣，寶劍騰空而起，直向虬髯客射出。

不是馭劍術，而是飛劍，似通靈的活劍，這是術法的變化之奇，而馭劍術是習劍人最高的成就。

田當、蕭雨、凌雲，看得目瞪口呆了。

飛劍穿過了雲封霧鎖似的金光，但却穿不過虬髯客的劍網。

連聲金鐵交鳴聲中，飛劍被震得連連倒飛回去。

宇文成都經過好一陣休息，武功才恢復，雖然很痛惜劉飛鵬的死亡，但回天乏術，也是無可奈何了，强忍痛苦，拭去落下的眼淚，一咬牙，飛上屋面。

他擔心蕭雨、凌雲、田當，心切劉飛鵬死亡的仇恨，情急出手，那就是個可悲的悲劇，屬下精銳，也將盡折於此了。

見三人平安無損，站在一側觀戰，而且全入了忘我之境，心中稍感安慰，沉聲說道：「三位，過來一步。」

聲音用內力送出，蕭、凌、田三個人都聽到了，回頭看到了宇文成都，才想到他被震傷，急急行了過去，道：「總統領沒有事吧？」

「我很好，只是劉副統領殉國了。」

「可惜，我們沒法替他報仇。」蕭雨道：「虬髯客的鐵劍下，我們不堪一擊。」

「說得對！我一直擔心你們控制不住自己，貿然出手。」宇文成都道：「那就是我們最大的不幸了。」

語聲一頓，接道：「我招呼你們過來，是因爲你們站得距離太近了，我怕樓台失火，殃及池魚，這一場大戰，不論誰勝誰負，我們都無法幫忙，如果國師不敵，你們……」

宇文成都沒有再說下去，但蕭雨、田當、凌雲三人心中都明白餘言未盡的意思。

「總統領是想讓我們走？」田當道：「我們留這裏，只不過多送幾條性命，是麼？」

「對！虬髯客是莫可與敵的人。」宇文成都道：「他的武功，高過我們太多了，集大軍十萬，也困不住他，你們又何必白白犧牲呢？」

「總統領呢？」蕭雨道：「是不是跟我們一起走呢？」

「我不能走！」宇文成都道：「皇上對我恩情深重，我要以死報效，以盡人臣之心。」

凌雲突然哈哈一笑，道：「總統領多慮了，國師不會敗，眞的不幸敗了，我們也走不了，虬髯客馭劍一擊，快如閃電，怎麼個走法呢？」

宇文成都不再說話了，明知結果，再談下去，就毫無意義了。

但聞虬髯客大喝一聲，道：「術法之力，也不過如此，某家要反擊了。」

宇文成都心頭一跳，忖道：「他被困在重重的金光之中，還有反擊之能，天下第一劍客之譽，果然是當之無愧了。」

但聞鏗鏘一聲大震，袁紫烟放出攻擊虬髯客的飛劍，竟然被鐵劍擊成兩段，跌落地上，成了兩段廢鐵。

袁紫烟歎息一聲，道：「把武功練到如此的境界，不但前無古人，只恐後無來者了，殺了你實在可惜……」

「妖女不要誇口，某家來矣！」

突然飛身而起，掄動手中鐵劍，激烈的劍氣竟然把金光衝開。

只可惜飛不過一丈左右，又落了下來。

原來，那繞身金光，有如淤泥、流沙，阻力奇大，虬髯客揮劍阻擋金光，不讓它們合一處時，還可輕鬆應付，身子飛起向外一衝，才知厲害，飛行不過丈許，已覺力不從心，只得落了下來。

但虬髯客却是一代武學奇才，雙足已落實地，氣力已復，鐵劍劈出的劍風，又把合聚的金光逼開。

這一陣對峙之戰，虬髯客也學到謹愼二字，一面劈出金風劍氣，不讓金光近身，一面舉步向前行去，仍是對准了袁紫烟的停身之處。

袁紫烟突然收了右手，雙手合十當胸，神情肅然，口中唸唸有詞。

湧聚金光後繼無力之下，漸轉稀落，在虬髯客的强烈劍風激蕩之下，竟然逐漸消散。

月華似水，景物又恢復清明了。

袁紫烟就站在他兩丈外屋瓦之上。

虬髯客哈哈一笑，道：「早知術法僅止於此，大軍也不用撤回華陰了。」

袁紫烟沒有理他，只是肅然的站着，月光下衣袂飄飛，襯托出她的如花容貌，眞如臨凡仙子，只不過雙手合十，看上去，又多了一份莊嚴。

虬髯客不是莽撞的人，袁紫烟既無動作，也不理他，讓他動了懷疑。

仔細看去，袁紫烟在一層淡淡的白氣保護之中，似是披上了一層白色薄紗，月光下，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可惜，虬髯客沒有習練過道法，看不出袁紫烟頭頂三尺靈光。

宇文成都、蕭雨、凌雲、田當，都退到了很遠的地方，這件事，他們已幫不上忙，站得太近了，反而礙手礙脚。

虬髯客也變得小心起來了，回目一顧龍、虎二將，道：「你們不許追上來，這是我生平所遇的第一强敵，你們帮不上忙，也不許帮忙，我敗了，你們就回華陰去，一切聽命於破天劍黃雲。」

「大王，」龍將江森道：「這個……」

「住口。」虬髯客道：「不聽命令，我就先殺了你們，某家絕不允許一個背叛我的人活在世上。」

龍將江森，虎將燕可，齊齊跪下道：「屬下不敢，一切遵照大王吩咐。」

虬髯客仰天長歎，道：「王圖、霸業，在此一戰了。」

言來流露出英雄黯然的悲愴。

燕可道：「屬下斗膽直言，二爺不走，絕不會有今日之局。」

「七絕誤我，夫復何言。」虬髯客道：「袁姑娘，小心了，我將全力出劍一擊，不是妳死，就是我亡，你有惜才之意，不忍殺我，我也有憐香之心，何忍傷害姑娘，可是我已船行江心，馬臨懸崖，一切都來不及了。」

「來得及。」袁紫烟道：「你現在可以走！從此息隱山林。」

「袁姑娘，某家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失敗，我累積了如山的金銀，暗藏十萬甲兵，當時李世民還未崛起，」虬髯客道：「某家所以不敢妄動，是大隋朝還有幾員能征慣戰的大將，我心存顧忌，不敢起事，這些人老誠謀國，阻礙了隋煬帝楊廣的胡作非爲，楊廣不能忍受，可把他們殺的殺了，見機的也告退歸隱林泉，能將盡去，老成凋謝，我想起事了，想不到又出現妳這麼一位術法精深的人物，我想不通的是，妳爲什麼要輔佐隋煬帝，他毒父篡位，霸嫂殺兄，這個人好色無德，一無可取，妳却甘爲所用，爲什麼呢？」

袁紫烟呆了一呆，歎道：「事如流水回頭難，已經弄成目下這個局面，談之何益，就算大隋朝基業已盡，也應不到你的身上，回去吧！兩年之後，我也要重回深山大澤，面壁思過。」

「這我就不服氣了！」虬髯客道：「這王位霸業，又該應在何人身上呢？王世充練了一批大軍，李世民只不過多了幾個門客，只要妳袁姑娘放手不管，這萬里江山就非我莫屬了。」

袁紫烟道：「如果你闖不過我這一關，天下大事又從何談起？」

「這是逼我全力一拚了？」虬髯客緩緩舉起了手中鐵劍。

那是一把毫不起眼的劍，不見光亮，不見鋒芒，只是重量大一些。

但虬髯客一揮手，却帶起了强烈的劍氣，人隨劍一起飛起來。

駁劍術，果然是石破天驚的一擊。

一丈多的距離，眨眼就到，鐵劍擊中了袁紫烟。

虬髯客一劍可以把一塊巨大的山石擊成碎粉，但却沒擊傷袁紫烟。

袁紫烟的四週，好像有一堵無形之牆，柔而堅牢，無法逾越，以虬髯客的鐵劍，也無能擊動它。

虬髯客落着屋面，連劈三劍。

但劍到袁紫烟身前三寸處，就無法再進。

袁紫烟冷冷說道：「張仲堅，我已讓你四劍，竟還不知進退，休怪我要還擊了。」合十的雙手，突然向外推去，迎着虬髯客打了過去。

但見紅光閃動，響起巨大的霹靂，虬髯客竟被擊倒在瓦面上。

袁紫烟一探手，立刻多了一把鋒利的小刀，準備刺下。

「袁姑娘手下留情！」一陣疾風捲過，虬髯客不見了。

李靖却突然出現一丈開外。拱手說道：「我們義結金蘭，李某人不能不救，還請姑娘大度包容。」

袁紫烟微微一笑，道：「藥師出面，夫復何言，請帶走虬髯客吧！見着李世民時，代我問候。」

「姑娘大量，李靖感激得很，告辭了。」

不知何時，李靖已把虬髯客交到了龍將江森的手中，虎將燕可護着江森先行走了。

「李靖，認識我麼？」

李靖回頭，一個絕色女子站面前。

「袁寶兒。」李靖作了一個長揖，道：

「我們沒有見過面啊！你怎麼會認識袁寶兒？」

「看妳的容色，已經夠了。」李靖道：「除了袁寶兒，人間那有如此絕色！」

「我不如紫烟姊姊……」

「兩位是春蘭秋菊，各極其美，」李靖道：「大隋朝的靈氣、風華全集中兩位身上了。」

「聽說出塵姐，也是人間絕色，爲何今夜未來？緣慳一面，可能使寶兒終身遺憾了。」

「怎麼會呢？」李靖道：「我們夫婦已投在二公子世民麾下，姑娘回太原之後，就可以日夕相處了。」

「回太原？」袁寶兒聳然動容，臉上泛起了淡淡的羞紅，一片神馳故園的嚮往之情，月光下嬌痴橫生，動人憐惜。

只是神情中有着一種幽傷、淒涼，看上去又增多一種悽迷之美。以李靖的定力，也看得爲之一呆。

「只怕我回不去了。」袁寶兒黯然一笑，道：「身在深宮院，心繫故鄉情，見着二公子時，代我請安問好，今世無緣，期望來生再續了，無可奈何花落去，啼血杜鵑喚不回。」緩緩轉過身子，踏着月色而去。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國師姚廣孝說服陰亦陽降服，雙方互相利用，又想說服小飛、小雲，二人不願參加朱家事務糾紛，只要擊殺陰亦陽，姚暗助老怪，也想奪得神珠，只聽魔音一起，兩小和紅娃等人都倒下，國師以爲可得神珠，豈料又來了跛脚皇帝和南巴的人，國師人少，廢帝人多，奪珠不成，幾乎全軍覆沒，二小等又轉入廢帝和南巴等人手中……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豆腐大俠

擇吉嫁娶迎親　到處張燈結綵

朱瞻圭的話更充滿了殺機。

「本行宮的位置、設施、一草一木，都是極機密的，也不得對外人言，胆敢貪圖小利，張揚出去，當心你吃飯的傢伙！」

包大胆忙道：「不，不會，絕對不會，包天願以人格擔保，今日耳聞目見之事，保証不賣一分銀子，不漏半點口風。」

兄妹二人聽包打聽這樣說，緊繃的臉龐這才稍稍緩和一些。

回想起神仙居的驚險歷程，仍心有餘悸，宋小飛鄭重其事的道：「昨夜之事，實在險極，如非各位及時賜助，我們六人可能早已一命嗚呼，眞不知道該如何感謝才好。」

應能和尚楊應能立道：「其實很簡單，宋大俠若有感恩之心，祇要投効皇上，肝膽相照，就是最好的回報。」

豆腐大俠沉吟不語，半晌始道：「這可能有困難，家師有言，不得過問朱家的家務事，這句話相信楊大人在芝罘島時亦會耳聞。」

楊應能道：「沒錯，方老英雄當時是說過這樣的話，但如稍作安排，便可旋乾倒坤，免除有違師命的麻煩。」

宋小飛笑道：「如何安排？

葉希賢道：「娶公主爲妻，就變成一家人，宋大俠身爲駙馬，自然要管朱家的事。」

楊應能瞧瞧朱綿綿，望望宋小飛，讚不絕口的道：「好，好極了，郎才女貌，堪稱天作之合，定會傳爲千古佳話。」

平燕公主早已羞紅了臉，不時回眸顧盼，柔情似水，睨着豆腐大俠，靜待下文。

宋小飛沒來得及開口，紅娃萬喜兒搶着說：「不行，我反對，這簡直是橫刀奪愛，鳩佔鵲巢，人家宋哥哥早就有媳婦了。」

朱綿綿花容陡變，巴德急聲追問道：「這話可當眞？」

紅娃大聲道：「騙你不得好死。」

「已經拜堂成親？」

「快了，訂婚很久了。」

「還沒有請教是那家的名門閨秀？」

萬喜兒拉着吳小雲的手，神氣十足的道：「就是這位江湖奇女子，武林俏佳人，百花公主吳小雲吳姐姐。」

楊應能的眼珠子翻了兩下，道：「既然祇是訂婚，並未成親，還可以改變，老夫這裡有一個兩全其美的好主意。」

張夢月道：「什麼兩全其美的好主意，說出來聽聽。」

楊應能道：「祇要給吳姑娘找一位如意郎君就可以了。」

紅娃半信半疑的道：「有比小飛哥條件更好的人選？」

「當然有。」

「那家的公子少爺？」

「當今太子。」

「北京的朱高熾？」

「不，是眼前的朱瞻圭。」

萬喜兒年歲雖小，知道的事情可不少，望了朱允炆一眼，肆無忌憚的道：「不對吧，這位建文皇帝早在二十年前便下台一鞠躬，祇能算是一位跛脚皇帝，太子也是跛脚太子。」

葉希賢不悅道：「少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眼前的局面純粹是燕王作亂的結果，建文帝才是朱明的正統，聖上弔民伐罪，名正言順，一旦興師北進，必將勢如破竹，很快就會將燕賊消滅，重登九五之尊。」

南巴臥龍堡主巴德幫腔道：「到時候宋大俠就是不折不扣的駙馬爺，吳姑娘更貴爲太子妃，祇要兩位同意，這兩樁喜事可以同時辦，好好熱鬧熱鬧。」

朱允炆肅容滿面的道：「巴堡主之見甚佳，這件雙喜臨門的大事明天就可以辦，但不知兩位愛卿意下如何？」

宋小飛道：「對不起，本俠非小雲不娶。」

吳小雲道：「很抱歉，本公主非小飛不嫁。」

朱允炆仍圖作最後努力。「可有迴旋的餘地？」

豆腐大俠以肯定的語氣道：「沒有！」

百花公主的答覆完全一樣。「沒有！」

朱允炆先是一怔，接怒溢雙眉，繼而面部掠過一抹異樣的神采，忽生一計，笑容滿面的道：「沒有關係，婚事未成仁義在，各位仍是寡人的座上嘉賓，同時想請教兩位，佳期是否業已決定？」

宋小飛道：「還沒有。」

「既已訂婚，何不早日成親？」

「陰亦陽爲禍天下，實在抽不出時間來。」

「婚事可大可小，請三五好友，偷得浮生半日閒便可完成。」

紅娃萬喜兒又開口了。「小飛哥、小雲姐是何等樣人，相識滿天下，知交遍江湖，非得請百幾十桌，大宴三日，小宴五天才夠面子，夠風光。偏偏老怪物到處興風作浪，他們兩位爲了替天下蒼生除害，成天東奔西跑，忙得頭昏腦脹，那有結婚的時間。」

應文和尚朱允炆已有成計在胸，道：「魯東一帶早已在朕掌握之中，姚廣孝、陰亦陽倉皇而逃，短時間之內不可能再有任何作爲，假使不嫌這行宮簡陋，寡人倒覺得可以利用這一段空閒完成終身大事。」

紅娃仍是孩童心性，最愛看熱鬧，首先說道：「好啊，我舉雙手贊成，這一頓喜酒非要開懷暢飲，大醉三日不可。」

浪子包天亦道：「這個主意不賴，能在皇宮裡拜堂成親，乃賞心樂事，別人做夢也辦不到，值得考慮。」

這是一件大事，事關宋小飛、吳小雲兩個人的終身幸福，誰也不敢單獨決定，二人退向一旁，作了一番密商。

密商很快有了結論，二俠欣然接受了朱允炆的建議。

並非情深意濃，急於比翼雙飛，永浴愛河。

而是基於現實的考慮，怕朱綿綿兄妹繼續糾纏，橫生枝節，一旦生米已煮成熟飯，成爲名副其實的恩愛夫妻，便可斷絕朱允炆籠絡收買的念頭，實乃一了百了的釜底抽薪之計。

主意一定，二俠手拉着手，立即當衆宣佈道：「辱承厚愛，銘感五內，我們夫婦敢不遵命，但盼一切從簡，不敢多所叨擾。」

楊應能已弄清楚朱允炆的心意所在，笑容可掬的道：「不麻煩，不麻煩，一點也不麻煩，行宮內早有辦喜事的準備。」

紅娃道：「好啊，這是雙喜臨門，但不知是那位要結婚？」

葉希賢道：「是太子。」

「咦，怪事，剛才不是要娶小雲姐嗎，怎麼這樣快就變卦了，有現成的對象？」

「有，貴爲太子，多的是攀龍附鳳的人。」

「既然有對象，幹嘛剛才又找小雲姐？」

「君國大事，不足爲外人道。」

「哼，不說本堡主也知曉，是想廣結盟友，擴充實力。」

應賢和尚葉希賢老臉一沉，滿面不悅，沒再說半個字。

宋小飛回歸原位，道：「不麻煩就好，那一天方便，決定一個日子吧。」

朱允炆想了想，道：「三日後正是黃道吉日，如何？」

吳小雲道：「身爲江湖人，不講究這些，明天豈不更好？」

臥龍堡主巴德笑道：「吳姑娘乃女中豪傑，想不到竟也兒女情長，這麼急？」

「不是急，是怕老怪物爲禍武林，必須爭取時間。」

「可是，有些事尚需預作準備……」

「剛才楊大人說已早有準備……」

「太子的事是已萬事齊備，兩

位的新衣新房……」

豆腐大俠截口道：「我們的事馬馬虎虎就可以了，不需要新衣新房。」

楊應能鄭重其事的道：「這怎麼可以，兩位是貴賓，既在行宮擧行大禮，就得按照皇室的規矩來辦，千萬馬虎不得。」

「一定要三天？」

「這已經夠快了，來往一趟芝罘費時頗久。」

「去芝罘作甚麼？」

「兩位辦喜事，逍遙居士方敬之方老英雄，快樂婆婆丁梅香丁老前輩，理當前來主持大禮才是。」

百花公主道：「沒有這個必要，兩位老人家隱居已久，不會拋頭露面的。」

葉希賢不以爲然。「好歹也得派人去知會一聲。」

話是一句好話，但他眞正的目的是想請二老出山，幫朱允炆打天下。

宋小飛當然心裡有數，馬上斷然拒絕。「去也是白去，兩位老人家不會來的，不必徒勞，我倆的事我倆會自行處理，另有一言本俠願聲明在先。」

楊應能道：「宋大俠有話但說無妨。」

「一切費用由我們自己支付。」

「宋大俠這話未免太見外了，區區之數，皇上不會收的。」

「這是原則問題，本俠堅持！」

「成，成，宋朋友怎麼說就怎麼做。」

* * *

事情的發展十分意外，任誰都沒想到小飛、小雲會在這裡辦喜事。朱允炆那一夥人已離去，翁九如、萬喜兒、張夢月、包打聽則仍留在花廳內。

婚禮尚未擧行，廳內已充滿喜氣，紅娃眉開眼笑的道：「恭喜，恭喜，恭喜飛哥雲姐有情人終成眷屬。」

包大胆也笑呵呵地道：「是值得慶賀，平民百姓能在皇宮裡拜堂成親，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再也找不出第二人。」

宋小飛的想法不一樣。「兩位先別高興，這事透着蹊蹺，說不定另有陰謀。」

翁駝子久經大風大浪，亦有此同感。「宋大俠說得是，給兩位辦喜事純粹是臨時起意，朱允炆神色有異，內中必定有詐。」

紅娃萬喜兒道：「有詐？不會吧，男有情，女有愛，一個對一個，能玩出什麼花樣來？」

吳小雲道：「這事可能祇有那個跛脚皇帝假和尚一個人最清楚，外人皆不得而知，從此刻起，大家凡事都要小心，處處留意，步步設防，不要給人任何可乘之機。」

萬喜兒大發牢騷道：「這是什麼世界嘛，昨夜差點栽在姚廣孝、陰亦陽手中，算起來南巴、朱家是咱們的救命大恩人，現在却又玩起陰險，使起奸詐來，人心眞是難測，叫人捉摸不定。」

翁駝子感慨萬千的道：「武林中事，尤其是君國大事，本來就是如此，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利害一致是友，利害相左爲敵，敵友無常，瞬息萬變，不能以常情常理論。」

紅娃人小志氣大，氣虎虎地道：「道不同不相爲謀，那就乾脆離開這裡，何必寄人籬下。」

宋小飛壓低了聲音道：「如果本俠的判斷不錯，咱們說不定已經被人軟禁，想走也走不了啦。」

浪子包天聽得一呆，道：「什麼？被軟禁？」

翁九如頷首道：「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他們到底想怎麼樣？」

「目的大概跟道衍差不多。」

「打神珠的主意？」

「神靈之珠，碎金斷玉，那個不想，誰個不愛。」

紅娃好大的火氣。「媽的，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轟轟烈烈的幹一場，先放一把火燒掉這一座鬼行宮，然後再殺出一條血路衝出去。」

百花公主吳小雲道：「小兄弟千萬別衝動，此乃下下之策，也是最後手段，非至萬不得已不可輕言動武，畢竟這是別人的地盤，輕忽不得。」

張夢月道：「難道就這樣任人宰割？」

宋小飛道：「目前情況不明，不能僅憑猜測便付諸行動。」

「依小飛哥之見該當如何？」

「祇能走一步算一步，見機行事。」

是的，這一切都是猜測之詞，繪聲繪影，煞有介事，並無任何証據可徵，而且南巴、朱家的人進進出出，招待至爲慇懃，菜必佳餚，酒必極品，看不出有絲毫異樣之處。

而且，從下午開始，行宮內上上下下便忙碌起來，處處可以看到趕辦喜事的景象，始終沒發現有陰謀詭計的徵兆。

午後不久，有一名自稱是朱綿綿貼身婢僕的宮女來到花廳道：「請問那位是吳小雲吳姑娘？」

百花公主上前一步，道：「我就是。」

宮女的禮貌很周到，行禮如儀，謙卑恭謹的道：「我家公主想請吳姑娘過去一下。」

「去那兒？」

「紅宮。」

「紅宮？」

「不錯，紅宮，公主的居處。」

「有事？」

「嗯，請吳姑娘過去量身子。」

「量身子幹什麼？」

「做新嫁衣。」

吳小雲望了宋小飛一眼，道：「謝了，去告訴你們公主，江湖兒女一切從簡，不需要新衣服。」

宮女一聽說小雲不去，顯得很焦急，誠恐誠惶的道：「哎呀，這怎麼可以，公主說新人一定要穿新衣，不然會帶來霉運的，裁縫、料子都準備好了，就等吳姑娘去挑，去選，去量，如果請不到人公主會怪罪奴才的，務請赴紅宮一行。」

聽宮女說得懇切，同時在目前的情況也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吳小雲再三考慮後，終於在徵得宋小飛的同意下，跟着宮女步出花廳。

* * *

紅宮。

不遠，建在一處絕崖下方，百花叢中。

紅牆，紅瓦，紅門，紅窗，紅柱，裡面的桌椅傢俱，外面的花卉盆景，一律都是紅色的，彷彿進入一個紅色世界。

吳小雲納罕道：「奇怪，這裡怎麼都是紅的？」

宮女笑盈盈的道：「公主愛紅色，穿紅衣，戴紅帽，三千娘子軍也以紅色命名，更是皇上身邊的一位大紅人。」

朱綿綿已在宮門外候着，果然穿着一身亮麗奪目的紅衣，笑臉相迎。

嚴格來說，她倆是情敵，朱綿綿情場失意，惡形惡狀亦情理中事，但事實却大謬不然，打從見面的那一刻起，便和顏悅色，親如姐妹，手挽着手，進入紅宮，絕口不提宋小飛。

果不其然，宮內已有十名裁縫師傅候在那裡。

備選的衣料堆積如山，綾羅綢緞，應有盡有。

在盛情難却，勉爲其難的情況下，百花公主吳小雲祇好選了幾塊料子。

接着，研究款式，度量尺寸，整個下午全部浪費在這些瑣事上。

平燕公主簡直把吳小雲當作閨友知己，招待得無微不至，晚飯就在紅宮裡用，竭盡其奢華之能事，晚上更在朱綿綿的一再挽留下同榻而眠。

吳小雲摸不透朱綿綿的葫蘆裡到底賣的是什麼藥，生怕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另有陰謀詭計，故而事事小心，時時提防，一夜不得好睡。

反觀平燕公主則鼾聲連連，睡得好不香甜。

整晚寂靜安寧，未見有可疑的人物進出，亦未發生任何意外事故。

翌日，吳小雲一大早就起來了，打算回到宋小飛那邊去，詎料，前脚才踏出宮門，便被一名守在門口的紅色娘子軍攔下來，客客氣氣的道：「對不起，吳姑娘，請留步。」

百花公主愕然一楞，道：「怎麼？不准出去？」

「是的，請原諒，我們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公主……」

「她……」

僅僅說了一個「她」字，朱綿綿已尾隨而至，滿臉堆笑的道：「沒錯，小妹是這樣交代的，雲姐勿怪罪守衛。」

吳小雲聞言大怒，一揚柳眉兒，語氣中充滿了火藥味。「好啊，朱綿綿，妳虛情假意，原來別有居心，竟敢將本姑娘幽禁在此，妳好大的膽子，我吳小雲可不是省油的燈，若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今天就跟妳沒完沒了。」

話完，手中已扣好數朶鮮花，隨時準備出手幹架。

朱綿綿可一點也不生氣，依舊笑容滿面，誠誠懇懇的解釋道：「誤會，誤會，天大的誤會，小妹膽子再大也不敢幽禁小雲姐，保証有絕對的行動自由。」

「妳說話可算數？」

「絕無半句虛語。」

「高興到那兒就到那兒？」

「當然。」

「好，再見。」

「雲姐想到那裡去？」

「找小飛哥。」

「這……」

吳小雲玉面一寒，大發嬌嗔道：「是不是不可以？」

朱綿綿輕聲細語道：「不是不可以，而是不方便。」

「有何不便？」

「宮廷規矩，男女雙方在婚前不宜相見，民間多數也有這樣的習俗。」

「若是見面會怎樣？」

「對雙方都不吉利。」

「江湖兒女，不信這些。」

「既在行宮辦喜事，最好還是照着宮廷的規矩做，免得貽笑大方，甚至影響到你們夫妻的濃情蜜意。」

言來詞懇意摯，神態中肯，吳小雲的火氣登時消去一大半，道：「一夜未歸，怕小飛他們會不放心。」

平燕公主笑道：「小雲姐多慮了，小妹早已派人通知他們。」

「可是，總覺得怪怪的，好想見見小飛哥，能不能叫他來一下。」

「妳來他去都一樣，不行呀，這樣不吉利，換個人吧。」

「換誰？」

「譬如張夢月。」

「好啊，多一個伴就多一個談心聊天的對象，免得心煩意亂，六神無主。」

「待嫁女兒心，聽說都是這樣，焦躁、煩亂、恍惚、不安、時喜、時憂兼而有之，小妹這就派人去請張姑娘。」

* * *

朱綿綿說話算話，人已派出，仍由那位宮女去辦。

二女亦未離去，一面觀賞宮裡宮外的花木，一面靜待張夢月的到來。

張夢月很快便到了紅宮。還帶來一個伴，是紅娃。

雖僅一夜之隔，彼此又心存芥蒂，但身在險地，暗中逆流洶湧，吳小雲能在此與張夢月相會，倍覺寬慰溫馨，表現得很熱情，緊握着雙手，詢長問短，說東道西，彼此之間的距離似乎一下拉近了許多。

吳小雲道：「大家都好吧？」

張夢月道：「都很好。」

「還住在那裡？」

「對，仍在原處，一人一間房，設備齊全，招待周到，吃住兩相宜。」

「小飛哥的情形怎樣？」

「正等着做新郎，一切如常，祇是……」

「說呀，別吞吞吐吐。」

張夢月面部的表情很複雜，愛、怨、喜、憂交集，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從朱綿綿的臉上掠過，嬌滴滴的吐出來兩個字：「想妳。」

字雖少，情意濃，立刻溫暖了吳小雲的心。

卻刺傷了朱綿綿，不經意的發出一聲幽幽怨怨的歎息。

言語間，吳小雲與張夢月已偎依着步入紅宮。

紅娃沒跟來，被守衛截在門外，萬喜兒粗聲大氣的道：「閃開，好狗不擋道，本堡主和張姑娘是一道的。」

守衛紅色娘子軍道：「男女有別，一道來的也不行。」

「爲什麼？」

「紅宮是宮主的寢宮，男賓止步。」

朱綿綿忙着招呼張夢月，冷落了萬喜兒，忙轉身解釋道：「宮廷規矩，凡是皇后嬪妃，公主宮女居住的地方，男人一概不准入內，多少年來一向如此，並非有意爲難萬堡主一個人。」

「都是女人豈不變成了女人世界？」

「後宮本來就是女人的世界，祇有一個男人可以進來。」

「誰？」

「皇上。」

萬喜兒驚「哦」一聲，道：「我明白了，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都是皇上一個人的，難怪很多人會拚死拚活的想當皇帝，原來如此。」

臉色一整，忽又理直氣壯的道：「本堡主也可以進去。」

平燕公主愕然道：「此話怎講？」

「紅娃祇有十一歲，可以『童』行無阻。」

「十一歲也是男人，不行呀……」

「放心啦，小孩子又不會……」

「這是原則問題，一旦被查到會砍頭的，別孩子氣，快回到翁前輩、宋大俠身邊去，等着喝小雲姐與小飛的喜酒吧。」

紅娃力爭無效，在三女一再勸慰催促下，萬喜兒方始心不甘情不願的悻然離去。

* * *

日出日落，又過去一天。

婚禮就在明天，行宮內諸事大致已準備就緒。

處處張燈結彩。

處處五色繽紛。

人人喜氣洋洋。

個個笑逐顏開。

兩間新房比鄰而居，一樣的富麗，一樣的堂皇，不曾厚朱瞻圭而薄宋小飛。

看不出朱允炆有何陰謀詭計。

亦未見南巴有何反常的舉措。

整個行宮全部沉浸在一片歡樂中。

翁駝子、宋小飛等人似乎並未感染到歡樂氣氛，一直在爲揣摩朱允炆的計謀而絞腦汁，連日來多數時間皆聚集在花廳內苦思對策。

張夢月也一夜未歸，次日晚飯後始返，大家馬上迎了上去，欲一探究竟。

紅娃首先抱怨道：「張姐姐怎麼去這麼久，大家都在等妳的消息呢。」

張夢月環目四顧，淡淡一笑，道：「公主熱情挽留，雲姐又難耐寂寞孤單，祇好留下來陪陪。」

豆腐大俠道：「小雲的情況怎樣？」

「很好啊，錦衣玉食，跟平燕公主平起平坐，親如姐妹，雲姐好像也變成公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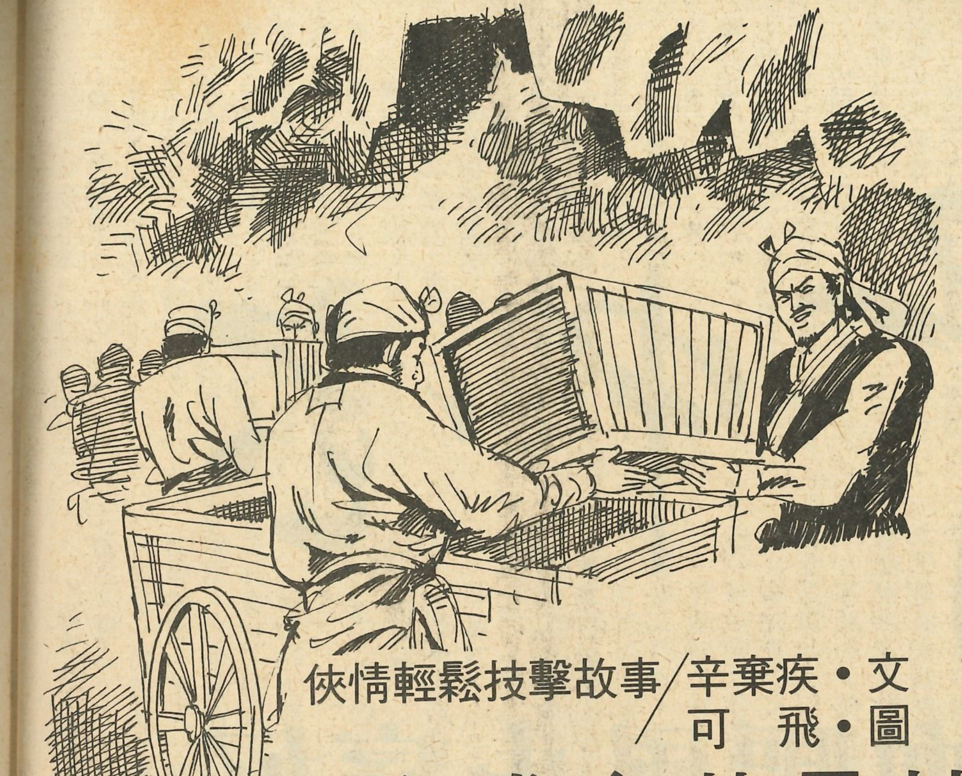
「是否已被朱綿綿軟禁？」

「別瞎疑猜，事實上雲姐的行動自由得很。」

「那她爲何一去不回？」

（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 史水樂被迫上十八盤大山，為趙瘋子用毒迷人，小玉兒也被丁香請去為妙手幫出力，兩幫人都在覬覦着一批財寶。莫少白趕往南陽赴任巡撫職，為保平安，特邀請了脫凡師太、天一和尚、中原雙俠等頂級人物來押車護駕。車隊駛至斷腸溝，在此附近早已埋伏的妙手幫、十八盤山寇，少說也有百餘人，一時從四面八方衝殺而出，於是三方面人馬在山崖上展開激烈混戰……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一女成名萬骨枯

山賊枉費心機　妙手獨享碩果

只這麼一聲喊叫，圍攻「中原雙俠」的郭棟長幾人立刻躍開來，郭棟長發覺地上滾的是自己人，再看向小玉兒，他吃一驚。

「小小年紀……」

他才說了這麼一句，突覺一股勁風沉悶的到了胸口。

郭棟長忙錯身卸拳，總算未被打中。

他火大了，劈頭一刀快得不可言喻的往小玉兒頭上砍去，那眞叫要命的一刀。藍氏兄弟就替小玉兒捏了一把冷汗。

不料小玉兒冷然一笑，雙手交錯猛一分，她用了一招太白掌，輕易的閃在敵人右後面。

「打！」

小玉兒一掌拍在郭棟長的右肩頭，看上去不重，但郭棟長的刀已跌落在地上了。

「妖女，妖女！」

便在這時候，林子裡傳來口哨聲，大伙一聽不殺了，一個個拔腿便往荒山野林子中奔進去了。

三十多個剛自後面參加圍殺李士白、沙家父子的頭目們，也紛紛往林子裡小溪對岸奔去。

於是，山林中傳來大笑聲。笑聲是趙瘋子等人發出來的。緊接着，有人高聲叫喊：「封寨了，快回去。」

不少頭目在問：「姓莫的財寶到手了？」

也有人問：「一共有多少？」

立刻又有人快樂的哈哈笑，道：「我遠遠的看到了。」

「看到什麼？」

「看到咱們兄弟把大車上的箱子抬着往山寨那面跑呀！一共十隻吶。」

「哈……」

「哈……」

不久，又有人一面奔跑一邊笑道：「姓莫的弄了那麼多黑心錢，到頭全成了兄弟咱們的啦，哈……」

這些人可高興極了。

不少人還高興得忘了身上在流血。

* * *

莫少白也高興，他看着第三第四輛大車上的木箱子一件也未少，他高興得微微笑。

又見幾路特別請來的江湖高人圍過來，他更是直點頭，道：「各位英雄辛苦了，山賊無法無天，我上任之後定要派大軍前來剿滅他們。」

花正剛把刀傷藥分別送給那些受了傷的人，那些被砍死的二十多官兵，將之一併抬上車。

於是，這也算半勝不勝的把人馬集中了往斷腸溝外走去。

* * *

小玉兒沒有跟脫凡師太而去。

小玉兒在打跑郭棟長那批人之後，她往山峯上奔去了，她為什麼往山峯上奔？

脫凡師太遙望着山峯，她盯緊了小玉兒的去路帶着幾分迷惘。

脫凡師太自言自語：「小玉兒住在寶雞，她為什麼會趕來這裡？」

脫凡師太如果不是腿受傷，她必然會追上小玉兒問個明白。

她無奈的雙手按在兩腿上，她也恨透了「秦嶺夜叉」石棟。

* * *

莫少白這批護送他走馬下南陽上任的官兵，在走出黑龍口的時候，大伙都喘了一口氣，因為黑龍口已是出了十八盤荒嶺的山口，再往東面平坦多了。

又走了五十多里才在一處渡口停下來，前面的雞公車已造好飯，大伙正等着開飯了。

莫少白坐在大車上神情愉快，因為雖然死傷了近三十人，但他的家眷未有人受傷，當然，最重要的是他的財寶，想到這些財寶，莫少白不由掀開蓋在箱子上面的厚帆布，他也伸手在箱子上拍了拍，就好像老朋友拍肩頭的哈哈笑着。

他才笑了兩聲，突然「咦」了一聲，立刻用力再把帆布掀得更開一些。

莫少白低頭看箱子，箱子怎麼鎖不對？

他再把鎖托手上，急忙取出腰間的鑰匙，比了比又插了插，他一個箱子也打不開。

莫少白吃一驚，他心中往下沉，知道發生事情了。

伸頭在篷車外，莫少白大聲吼叫了。

「花正剛，快過來。」

「梅花槍」花正剛倚坐在石頭上，他也受了傷，聽得大人呼叫，立刻拄着槍過來了。

「大人，你找我？」

「上車來。」

花正剛上了車，坐在一邊再問：「大人，什麼事？」

莫少白的臉色也變了。

「正剛，快把箱子上的鎖打開。」

「大人，我沒有鑰匙呀！」

「所有的鑰匙開不開了，快想別的法子。」

花正剛一聽臉皮一緊，道：「會有這種事？」

他伸手托住鎖，暗中運力在掌上，「啪」，那拳大的銅鎖被他扭開了。

不等花正剛去開箱，莫少白已迫不及待的把大木箱掀開來了。

「哇！」

「壞了……」

兩個人不約而同發出不一樣的怪聲來，箱子裡放的不是莫少白集了七年多的銀元寶古董字畫與珠寶，而是大小石頭堆在箱子裡。

元寶變石頭，這是怎麼一回事？

花正剛在忿怒之餘，又見莫少白急匆匆的查驗另外幾口大箱子，全部如此。

他也不用再多看，便知道他的財寶全完了。

莫少白一把拉住花正剛，冷汗直冒的道：「怎麼辦，正剛，快說，怎麼辦？」

花正剛只稍加琢磨，他冷冷道：「難怪呀！」

「難怪什麼呀，正剛？」

「難怪山賊們照上面便先把車上的幾位高手引去廝殺，我也與于統領被他們隔在兩邊遠遠的搏鬥，原來他們是有計劃的把咱們力量引開了，然後暗中再動車上的財寶，他們的目的是財寶呀！」

莫少白喪氣的道：「怎麼辦？正剛，我這幾年的精神全泡了湯呀！」

花正剛道：「大人，咱們中計了。」

莫少白道：「我與這批山寇誓不兩立！」

他雙拳握得緊，咬牙又切齒，雙目赤紅怒視着大車外，道：「八年前這些山賊曾偷盜了我家眷們的私房，我已經不與他計較了，可惡啊，他們食髓知味呀！」

他居然把白樹人與丁香他們幹下的案子，全算在十八盤山寨趙瘋子的頭上了。

相隔八年，莫少白又把這次的帳，明正言順理所當然的栽到了趙瘋子的頭上。

趙瘋子還悶在鼓裡吶。

* * *

花正剛跳下馬車來，他把請來的各路人物集中在一起，他臉色凝重的道：「各位當家的，咱們上當了。」

脫凡師太最毛躁。

「你說什麼？」

「師太，車上的箱子全被調包了。」

「什麼？」大伙齊聲叫。

花正剛道：「第三第四輛大車上，莫大人的十口大箱子，如今全是山石呀，那些銀子什麼的全不見了。」

天一和尚道：「怎麼可能？」

中原雙俠藍布衣道：「咱們被人隔開來各自為戰，當時我就覺得奇怪呀！」

沙家堡的沙為仁咬牙道：「這批山寇無法無天，他們太過份了。」

鳳凰城齊王府大殺手司馬風道

：「應該派出大隊官兵圍剿才是。」

南陽府前來接駕的捕頭李士白咬着牙道：「這件事扯上咱們南陽府了，這以後沒完沒了。」

莫少白走過來了。

他一口水也喝不下去，木然的走過來。

「各位，我有要求。」

脫凡師太的眼也睜大了。

她在心中想着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小玉兒怎麼會在那時候出現？

而小玉兒是住在寶雞的，難道又是妙手幫暗中動的手脚不成？

脫凡師太未說出口，她只是暗中在猜想。

沙爲仁最慷慨，他大聲道：「大人，你盡管吩咐，咱們助拳助到底了。」

司馬風道：「對，咱們甘心情願爲大人效力。」

李士白道：「大人，南陽府兵總是成明，他的武藝中原有名，手下精兵上千人，咱們怕誰來？」

莫少白道：「成明怕有五十歲了，他……」

李士白道：「大人，那成明精神大極了，大關刀耍上一趟還氣定神閒吶！」

莫少白道：「士白！」

李士白受寵若驚的忙應道：「屬下在。」

莫少白很滿意李士白的這種回答。

「士白，你的傷重不重！」

李士白道：「不重，不重。」

此時再重也回答得輕鬆，精神力量大於一切。

莫少白道：「那好，你辛苦一趟，快馬加鞭傳我的手諭，調那成明率領他的人馬盡快的趕來，我要綏靖地方，爲百姓們除害，不消滅山寇我不上南陽府。」

李士白道：「大人，可否容屬下多口？」

「你說。」

「大人還是先上任，大堂之上傳將令，到時候各路人馬一齊出動，一舉可以滅了這些山寇們。」

一邊的花正剛也接道：「大人，應該這樣，如今大人尚未接任，那成明的兵馬就無法出動了。」

莫少白一聽，嘆口氣，道：「繁文褥節，拖拖拉拉總是誤了許多大事。」

花正剛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呀，大人。」

莫少白只一思忖，立刻對脫凡師太等幾人道：「各位英雄，我莫少白決心剿除十八盤山寇，打通西去長安的山路，不能任他們攔路打劫坐寨爲患，還望各位隨我一同去南陽，大家共商破賊大計。」

他這麼一說，當然無人會反對。

大伙心裡明白，這次是來保駕的，落得倒叫賊人把大人的十大箱財物弄走了，各人臉上也無光彩。

大伙齊點頭，誰也無異議。

莫少白一聲令下，道：「咱們走，連夜趕赴南陽府，一刻也不停留。」

他這是下這命令，那一個敢違抗？

* * *

「箱子吶，箱子那裡去了？」

這是趙瘋子發了瘋似的，在十八盤山寨的分金廳上氣唬唬的直跳脚。

「財寶呢，奶奶的，十大口箱子的財寶呀，你們抬到什麼地方去了？」

分金廳無人反應，大伙都瞪眼。

附近廂房躺着石棟與丁卯二人，二人都受了傷，正躺着不自在。

石棟聽得趙瘋子的吼叫聲，便對門口侍候他二人的嘍兵道：「你快把趙當家的請過來，我問問他，爲什麼在那兒發瘋。」

那嘍兵急急忙忙去分金廳，果然很快就把正在跳脚吼罵的趙瘋子請過來了。

那趙瘋子人未到吼罵聲先到，只聽他粗啞的聲音道：「奶奶的老皮，難道說咱們山寨上也鬧五鬼搬家了？」

他一怒衝進客房中，又道：「大哥呀，咱們白忙一場了吔。」

石棟道：「別急，別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另一床上躺着丁卯，他歪着脖子問：「大當家，風裡浪裡咱們也是過來人，什麼怪事沒經過，你說說，山寨上發生什麼大事了，惹得大當家你發脾氣？」

趙瘋子雙手左右一攤，道：「完了，完了吔。」

石棟道：「說呀，什麼完了？」

趙瘋子道：「咱們當初計劃多周詳呀，奶奶的，事情應當順利的，那裡會想得到，到嘴邊的鴨子又飛了。」

石棟道：「咱們設計把莫少白一夥先圍進斷腸溝，然後再把他們人馬往四下裡逼，分散了他們的力量，也叫他們無法相呼應。」

石棟道：「很好呀，怎麼啦！」

趙瘋子道：「怎麼啦呀，出事了！」

石棟道：「你還未會說究竟出了什麼事？」

趙瘋子道：「咱們辛辛苦苦，爲了消滅躲在大車上的埋伏，還遠從寶雞請來了用毒高手史水樂。」

石棟道：「不錯，咱們也發現史大夫對每輛大車都動了手脚，那是有目共睹，不會錯的。」

趙瘋子道：「誰也以爲不會出

差錯，咱們在後山還藏了二十個大個子，搬箱子就是他們去搬的。」

丁卯道：「我正在拚命的時候，就是爲了看一眼自己兄弟上車搬東西，才被那天一和尚在我的胯上掃了一禪杖，差一點滾下山溝去。」

趙瘋子道：「可是，可是這二十個狗東西不見了，失踪了吔。」

石棟吃驚的道：「不見了？」

丁卯也叫道：「怎麼失踪的？」

趙瘋子道：「我怎麼會知道？」

石棟道：「他們不會有了財寶起反心吧？」

趙瘋子道：「他們不敢，可也想不出別的理由。」

丁卯道：「快派人去找呀！」

趙瘋子嘆口氣，道：「派出去了，一共五批人出發去找他們了。」

石棟道：「難道暗中還有什麼人碰上他們了？」

他這裡剛說完這句話，遠處的寨門外已傳來大叫聲：「找到了，找到了。」

趙瘋子一聽便往門外衝：「人吶，寶物吶？」

他衝到寨門下，只見一批人，每人架起一個大漢，瘸着兩腿垂頭喪氣的走回來了。

人是回來了，可箱子一隻也沒有。

趙瘋子衝上去，怒抓一人便吼問：「怎麼了，大車上的箱子……你……們……」

他這才發覺每人穿着不一樣，被人換穿衣衫褲子了。

有個受傷頭目跌跌撞撞的走過來，歪着身單膝跪在地上了。

「當家的，咱們全栽了。」

「快說清楚，怎麼回事？」

那頭目手指後山方向，道：「前山溝幹起來了，咱們已準備下手去搬東西了，松林子裡陰森森，誰會知道咱們這伙人躲在裡面呀！」

趙瘋子叱道：「你囉嗦。」

那頭目抬頭道：「兄弟們正準備往斷崖潛過去，誰知道林子裡突然冒出個小姑娘。」

趙瘋子吃一驚，道：「什麼小姑娘？」

那頭目道：「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她吃吃笑着攔住咱們的去路。」

「幹掉她呀，你們還怕個毛丫頭？」

那頭目苦笑笑，道：「在下正要出刀，可是女娃開口了。」

「她說什麼？」

「她說要借用咱們身上穿的灰衫褲。」

趙瘋子跌足道：「你們就借給她了？」

「頭兒，我當頭給她一刀呀！」

趙瘋子道：「早該砍了她的。」

那頭目道：「我一刀砍個空，眼睛一黑躺下了，我什麼也不知道了。」

另一漢子道：「大伙兒只覺一團黑影在閃晃，三兩下如同中了邪，全躺下來了，直到剛才兄弟們找到林子裡……」

趙瘋子一聽就知道完了。

他戟指這些回來的人，叱道：「你們……你們……眞是豬一羣吶。」

他忽然眼一亮，厲芒一現，又道：「女孩……女孩……她是這麼高，大眼睛、髮辮長長的。」

那頭目驚道：「怎麼，當家你認識女娃呀！」

趙瘋子已開罵了。

「奶奶的，從那裡冒出那小妖精，偏生來搗亂，我與妳何仇何恨呀，你插手管這檔事，奶奶的，我趙某人發誓要找到妳，剝妳的皮，抽妳的筋，骨頭熬湯我養身。」

他一跳三尺高，氣呼呼的又走入客房中。

石棟已知事情糟，立刻問道：「人不是回來了嗎？怎麼你氣成這樣子？」

趙瘋子拍着兩手道：「人是回來了，莫狗官的財寶却被那個女娃弄走了！」

石棟吃一驚，道：「脫凡師太的徒弟？」

他怔怔的又道：「那女娃的武功高過她師父太多了，未近身我已挨了她的拳，比中鐵杵還不好受。」

趙瘋子也把事情經過細說一遍。

丁卯道：「怪了，誰同這女娃一夥的？我相信絕不會是脫凡老尼姑。」

趙瘋子道：「二位，怎麼辦，你二位說該怎麼辦？」

石棟道：「去找脫凡師太，向她要人去。」

丁卯道：「對，逼那老尼姑把人交出來。」

趙瘋子道：「脫凡尼姑最火爆，這種的人也最護短，免不了又是惡戰一場了。」

石棟道：「我對付老尼姑。」

丁卯道：「那小姑娘誰對付？」

趙瘋子道：「少不得由我同她拚了。」

他想了想，又道：「咱們先把傷養好，蓄足了精神再上峨嵋！」

石棟道：「峨嵋離此千多里，去的人要精不能多，趙老弟呀，你在人事上就多加琢磨了。」

趙瘋子嘆口氣，道：「大哥，你歇着，這個暗虧我嚥不下去，東

西非搶回來不可，惹火了我放火燒峨嵋。」

他忿忿然又悻悻的奔向分金廳去了。

* * *

大箱子一隻隻被抛在山崖的荒溝裡，箱子當然是空的，空箱子墜入深谷中粉碎不全了。

大麻袋一隻隻的往馬背上拴，五匹健馬拖着十隻大麻袋順着山道往西行。

趕馬的全變了，變成販賣葯材的大商賈，他們的打扮就是運葯材的販子。

至於改扮成山賊的衣褲，早就抛在山裡了。

這一隊看似運葯村的葯販子，過了壩橋再往西行，一路唱起山歌來了。

唱山歌那是因爲大伙高興了，嘴巴合不攏才出現這種妙光景。

唱山歌如果獨唱多單調，當然，最好是男女對着唱，還得加上抛媚眼，那才叫逗人吶。

這批葯材商就是這樣。

馬背上坐的是四個女子，其餘的男人地上走，最前面的人唱山歌，他後面的女人在應和。

山歌唱得還眞是實情。

唱山歌的不是別人，「鑽天鼠」胡嘯與「飛毛腿」于飛二人是也！聽吧，聽他二人唱的什麼。

「東山喲什麼樣子淸。

「西山喲什麼樣子紅。

「姐兒我山上不找青也不找紅。

「我的情哥在那裡等喲，嗨嗨嗨……

「我會情哥在山頂喲，哎嗨嗨嗨……」

「東山喲沒有那麼青。

「西山喲沒有那麼紅。

「哥哥我山上沒有遇到青也沒有遇到紅。

「我遇到我的大妹子脆綳綳喲，嗨嗨嗨……

「她一把拉住了我這……我這……」

後面跟上的小劉笑着問：「胡二哥，快唱下去呀，于大姐她拉着你什麼地方了？」

他這麼一問，大伙哈哈笑，馬背上的丁香也笑。

那胡嘯抬頭看馬上，于飛低頭抛媚眼吶……

小劉又道：「快唱呀！」

胡嘯接唱了。

「哎嗨嗨嗨喲，她一把拉緊我……」

小劉立刻又問：「什麼地方呀？」

胡嘯道：「你小子以爲拉住什麼了？」

小劉哈哈笑了。

胡嘯立刻唱起來，而且是高吭至極的歌聲。

「嗨……嗨嗨嗨喲，她一把拉住了……」

馬上的于飛叱道：「你敢胡說？」

她揚起了馬鞭子欲打下去。

胡嘯這才嘻嘻哈哈的唱。

「嗨……嗨嗨嗨喲，她一把拉住了胡相公呀，嗨嗨嗨呀的嗨。」

「哈……」

「哈……」

大伙全笑了。

不料小劉促狹，他大叫：「不對，不對，胡二哥說謊，不對！」

周桃花道：「怎麼不對了？」

小劉道：「我去山頂傳將令，我看到于姐拉的是……」

于飛啐口罵：「去你的，找挨打不是？」

「哈……」

大伙再一次的笑了。

* * *

妙手幫應該高興，滿載而歸呀！

只有一個人不高興，這人便是小玉兒。

小玉兒聽不懂他們的渾話說的是什麼，她一路只在想。

小玉兒想得可多了。

她心中糊塗着，這次出門原是助丁阿姨他們的，可是却遇上了師父。

更令小玉兒吃驚的是怎麼繼父史水樂也出現了，繼父幫的是山寇。

脫凡師太與繼父，這些全是自己人，三個人幫助三方面，這種事情天下少有。

師太爲什麼幫官家？

繼父怎麼會助山賊？

小玉兒是想不通的了，她一路不開口。

就在距離寶雞五十多里處，小玉兒勒馬不走了。

「丁阿姨，我要回家。」

小玉兒的家在寶雞，半山小街上的大元堂就是小玉兒的家。

丁香立刻勒住馬，笑道：「小玉兒，妳別急着回去呀，妳小時候也住過韓家祠堂幾個月，咱們一起在韓家祠堂過新年，妳忘了？」

小玉兒道：「我沒忘記，那地方很靜。」

丁香道：「那就去跟大伙住幾天。」

小玉兒道：「不了，我想我娘。」

陶愛騎在馬上，她笑笑，道：「聽聽，小玉兒眞的長大了，多有良心呀！」

笑笑，小玉兒道：「各位叔叔阿姨，我們再見了！」

她撥馬往寶雞，丁香一把上前拉住。

「小玉兒，妳等等。」

小玉兒笑了。

丁香却有了眼淚。

「小玉兒，如果妳的白大叔在世，多好呀……可是……他……」

小玉兒道：「你們都對我很好。」

丁香道：「小玉兒，阿姨以後不打算去找妳了，唉，妳是鳳不是鴉，鳳與烏鴉是不相配襯的。」

小玉兒一笑，道：「阿姨，我也弄不清楚好人與壞人，我想回去多想想，什麼才是好人，什麼才是壞人，我又是什麼樣的人？」

丁香吃驚道：「小玉兒，妳果然異於常人吶，妳如今武功蓋世，少有人能同妳一樣，阿姨有句話，望妳能記住，好嗎？」

小玉兒點點頭，道：「阿姨，妳說。」

丁香道：「人在何處不修行呀。」

小玉兒笑了。

她拍馬又要走，丁香道：「等一等。」

小玉兒道：「阿姨還有事？」

丁香自袋中摸出一顆泛紫光的寶玉，只不過比鴿蛋還小那麼一點點，她往小玉兒懷中塞去。

「收下，十麻袋的財寶就這寶玉最惹眼，妳摸在手上涼透心，可能是天山寒玉，算是妳的吧！」

小玉兒道：「阿姨，我能拒收嗎？」

丁香道：「妳若拒收，阿姨一頭撞死。」

小玉兒點頭笑了。

「各位叔叔阿姨，再見了！」

「再見了，小玉兒！」

「再見了！」

大伙望着小玉兒的背影，「大脚片子」周桃花在拭淚。

丁香也拭淚，她點着頭道：「小玉兒的武功有多高呀，你們看到了。」

陶愛道：「師姐呀，我以爲天有多高，小玉兒的武功就有多高！」

丁香道：「是的，她的武功與天齊高，她……太高了，我們却太低了。」

陶愛道：「我們望塵莫及呀！」

是的，他們之中即使是白樹人重生也都望塵莫及。

* * *

傷感祇是刹那間。

離愁不過轉眼間，當妙手幫的人見小玉兒消失在遠方之後，大伙又哈哈笑了。

大伙只一瞧見馬背上馱的十袋財寶，誰還能掩住內心的激動與歡笑。

丁香在馬背上開了腔。

「兄弟們，高原上大韓村北面的韓家祠堂呀，哈……」

「哈……」

大伙一笑而往高原上盤去，那高原上又是一個大草原，青紗帳遮起大半個高原黃土地，最北面也最荒涼，因爲這兒少人煙。

少人煙的地方也最安全不過了。

如今，妙手幫的二十一個兄弟，最需要的便是安全，因爲他們此刻多金呀！

* * *

大韓村的韓家祠堂又來了一羣烏鴉。

在北國只一聽到烏鴉聲，大概不久之後就會刮來西北風，深秋烏鴉來報寒，人們都知道。

丁香這些人更知道。

幾匹馬先進入祠堂裡，那幾棵松樹下面，男人們已動手抬麻袋了。

丁香站在韓家祠堂門口的磚地上，她看着一袋袋的麻袋抬進祠堂的地上，便微微一笑。

站在丁香身邊乃是丁香的第二任丈夫，「飛天鼠」張展是也！

張展的一手摟緊了丁香的腰，笑道：「我親愛的，這一次大豐收呀！哈……」

丁香抿嘴笑了。

* * *

韓家大祠堂可熱鬧了。

祠堂院子裡幾十隻烏鴉呱呱叫，爲甚麼叫得那麼凶？如果稍加注意，便知道牠們在找伴兒了。

然而祠堂裡更熱鬧，是因爲二十一個男女在歡呼、驚叫，再加上花啦啦一聲响，那聲音便壓過院子裡的烏鴉求偶聲。

地上舖上三張大毛毯，丁香是當家的，她坐在一邊的正中間。

十隻蔴袋打開來，嚄，八隻袋裝的全是五十兩一個的銀光閃閃大銀元寶。

另外兩隻更熱鬧，翡翠瑪瑙帶珠寶，金項鍊就有幾十條，戒指鐲子三大包，另外還有幾件古董發金光，想必是無價的寶物了。

大伙一陣瞧，宛如在做夢，因爲只有作夢才會看到這麼多的財寶！

二十一個男女不是在作夢，所以他們噎住了氣，半天不能開腔說上一句話。

丁香也睜大眼睛了。

「樹人哥如果在世，他必定高興得伸出舌頭舐這些寶。」

是的，白樹人的老毛病。

白樹人只要得到值錢的東西，他有個自然動作，便是伸出舌頭去吻去舐。

當年白樹人的這個毛病被大喇

嘛敖杰發現了，那敖杰曾答應白樹人，如果能幫他把他的女兒自金娘子懷中偷走，敖杰答應送白樹人一千兩銀子！

白樹人果然幫敖杰把小玉兒抛出廟牆外，而白樹人也把千兩大銀票送了白樹人。

但白樹人的毛病幾乎把老命害死，他忍不住的當場便吻上那千兩大銀票。

白樹人上當了，敖杰也是用毒高手，他在銀票上動手脚，幾乎害死白樹人。

如今丁香提到白樹人，她怎知這一段？

丁香對二十個幫中男女，道：「我親愛的兄弟姐妹呀，你們出主意，如何分吧！」

厲長風道：「怎麼分？誰拿得動？惹人眼的呀！」

笑笑，張展道：「路上走的人是不會背着整袋財寶的，那是瘋子。」

胡嘯道：「咱們分了東西，然後找地方藏。」

于飛道：「大姐呀，妳必早想過好主意，妳說吧，大伙當然聽你的。」

另外十二名妙手幫漢子齊點頭，其中一人道：「當家的，這一回咱們算是大結合，只差咸陽的王大哥沒來。」

丁香道：「王老十不能出面，那是咱們的據點，他要做的工作是長年不斷的。」

她對身邊的張展道：「這些少不了王老十他們的一份，等等叫人送去。」

張展道：「那是當然的事，這一回也是由他那裡送來的消息。」

丁香拍拍巴掌，道：「各位，老規矩，先取一千兩銀子送窮人，你們不反對吧！」

二十個男女都點頭，丁香這才對三鼠道：「先撥一千兩銀子裝蔴袋。」

張展三人齊動手，五十兩銀錠他三人一共數了二十個，二五就是千兩，「呼哩隆咚」裝蔴袋。

丁香看看十二個各地集來的頭兒，笑笑道：「你們每人一千兩帶回去，各地兄弟也需要，你們自留五百兩，另五百兩分送小兄弟姐妹們。」

十二個大漢都笑了。

有個漢子還頌揚丁香吶。

「當家的，妳想得太週到了，咱們沒二話可說了！」

這十二名大漢輪流取，每人取了一千兩。

剎時間銀錠去了一大半，但丁香張展等沒有一個會有心痛或捨不得的。

每個人還笑呵呵。

這光景如果叫莫少白瞧在眼裡，他非活活氣死在當場不可。

莫少白再也想不到，他收刮了七年八個月的財富，會在這兒被瓜分。

這一回比上一次的損失更慘重不知多少倍。

丁香指着地上財寶，道：「各位，每人只能選一件，作個紀念吧！」

于飛一笑，道：「只一件呀？」

丁香道：「拿那麼多在身上會惹禍的。」

于飛道：「餘下的又怎麼辦？」

丁香道：「埋在地下！」她指指身後，又道：「就埋在韓家祠堂後牆下，咱們都知道，但誰也不可私拿。」

她對身邊張展，又道：「偷拿的剁他一隻手。」

張展道：「兄弟們講義氣，沒人會偷拿的。」

丁香笑了。

於是，由當家的先選，每人在寶物之中挑一件。

於是，邊廂之中又烤了一隻老山羊，大伙圍在火邊上，小刀子每人有一把，酒壺一共五、七隻，壺裡面裝的全是高粱酒。

刀子切撕着肉，送往口中還有些燙得慌，酒也有些辣，辣得喉管熱呼呼。

有甚麼比抱着財寶睡大覺舒服呀。

* * *

妙手幫的人只聚了一夜，第二天便走了一大半，騎馬走了。

留下的仍然只是幾個原來的人。

小劉也走了。

丁香與張展住在祠堂一角，打地舖準備長住了。

厲長風與陶愛住另一邊廂中，側面住着「大脚片子」周桃花，她身邊的男人叫「偷天鼠」蕭音。

當然，如今胡嘯與于飛粘在一塊了。

于飛自從在山頂與胡嘯住在一起兩夜晚，她似乎食髓知味的離不開胡嘯了。

韓家祠堂中住了八男女，正好是男女配四對，嚄，可眞的笑聲此起彼落呀！

笑聲是不同的，各有音調傳出來。

只不過再是音調不相同，却只表示一件事，那就是愛到深處無怨尤，美到妙處傳笑聲。

* * *

小玉兒當然要回寶離去。

有許多事令小玉兒想不通，想不通的事太多了，她要快回去問一問她的娘。

小玉兒以為這世上大概只有親

娘才會替自己的兒女解憂愁。

小玉兒騎馬到了大元堂葯舖門口，她聽得屋子裡有哭鬧聲。

「你為甚麼……」

「她死不了。」

「我要你去，你為甚麼不去？」

「我去了沒命，我對妳說了千遍了。」

「你怕死！」

「是人都怕死。」

「你不管我的小玉，她不是你親女兒，你就不管她死活呀！」

「誰說我不管，當時還嚇我一跳吶。」

「那你為何不把小玉兒帶回來？」

「我親愛的小娘子，當時刀槍劍戟帶弓箭，雙方殺得人仰馬翻，我能全身而退已經萬幸了。」

「怎麼辦喲！」

怎麼辦？找那三隻手女人去要人。」

「我去了不下十幾次，河邊房屋空無人……」

這正是百毒大夫史水樂同他的女人金娘子在吵架，史水樂的氣焰沒有金娘子的凶。

金娘子還想揍人吶。

* * *

原來史水樂對幾輛大車撤出迷魂散後，他便拔腿回頭就走了，但他却突然發現了小玉兒，當時他為小玉兒的出現吃一驚，豈料小玉兒不怕毒，她安然無恙。

史水樂也奇怪，難道他的毒葯不靈光？

遠處看過去，大車上的人全倒下去了，史水樂這才奔回寶鷄來了。

他回來把小玉兒的事說一遍，立刻又急壞了金娘子。

金娘子幾次吵着要找小玉兒，而小玉兒……

小玉兒在門口呼叫了。

「娘，我回來了。」

大元堂奔出兩個大伙計，二人齊開腔。

「小姑奶奶呀，妳可回來了，大夫就快被揍了。」

被誰揍？當然是被金娘子揍。

小玉兒剛走進門，金娘子上前猛一抱。

「我的女兒唷！妳可回來了，急死娘了吔。」

她還抬頭看外面，口中發出「咦」聲，又道：「姓丁的那個女人呢？」

小玉兒道：「她沒來，我自己回來了。」

金娘子忿忿然的道：「下次別再理她了。」

小玉兒點着頭，一邊的史水樂開口了。

「我說沒問題，妳偏不信，看小玉兒不是好端端的嗎？」

「沒事最好，她有事咱們就沒完沒了。」

史水樂却拉過小玉兒，道：「小玉兒，咱們後房說話去。」

小玉兒道：「甚麼事？」

金娘子道：「等等再說呀，小玉兒剛進門，洗澡換衣衫，吃過了再問呀！」

史水樂道：「我心中焦急呀！」

小玉兒笑了。

「娘，就先談談話吧！」

三人走進後房裡，那史水樂還關上門。

「小玉兒，妳也坐下來，妳娘為妳做的糕點妳吃着，一面回答我問話。」

小玉兒拿起桌上點心吃，她笑問：「甚麼事？」

史水樂道：「我問妳，妳去十八盤山嶺幹甚麼？」

「幫人忙呀！」

「同山寇們做對？」

笑笑，小玉兒道：「爹，你呢？你幫山寇們毒官家的人，是嗎？」

史水樂吃驚的道：「小聲些，原來妳已發現我了！」

「我也發現我師父脫凡師太了。」

金娘子吃一驚，道：「原來花正剛搬請脫凡師太是為了替莫少白護駕，眞令人想不通！」

史水樂道：「有甚麼想不通的？」

金娘子道：「想那莫少白乃出了名的贓官，搜刮秦川十多年，似這樣的貪官，脫凡師太也插手，眞不知脫凡師太是否俠義之士了。」

哈哈一笑，史水樂道：「娘子啊，江湖上有個說詞，妳不會明白。」

「甚麼說詞？」

史水樂道：「好不好，壞不壞，惡不惡，歹不歹！」

「甚麼意思？」

史水樂道：「此乃入木三分之說詞，江湖上何人是好人？何人又是壞人？惡人臉上未刻字，好人也有自私時，就如我史水樂而言，我用毒，也救人，妳說我是個好人呢，還是個大壞蛋？」

金娘子道：「我以為你是個大壞蛋！」

史水樂大叫：「寃枉呀！」

小玉兒道：「爹，你說，你去大山裡做甚麼？」

史水樂道：「當然是毒人吶。」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雖毒人，却未毒死人，只把人毒昏，我不想殺人，因為我有了妳們。」

金娘子有些感動了。

小玉兒道：「我却把他們救醒過來。」

（未完・十五）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江湖浪子林小飛　偏愛詐賭又多情

「財神爺」大賭坊，開在這大鎮的後街上。

一年到頭，門庭若市，賭客川流不息。

據說股東是一位當朝年輕權貴——貝子爺。

賭坊牌面大，資本雄厚，無人敢黑吃黑，這還在其次，賭資借出，不必當場還清，可拖欠數月，但利息驚人。

可以說，如果散場後債戶還不起賭債，由於利滾利十分驚人，並且可能再也還不起了。

於是討債的人不斷地追緝債戶，造成武林紛擾不安。

債戶們惹不起這賭場，就只好去作奸犯科弄錢還債了。

賭場本就是罪惡的淵藪。

這是一桌骰子豪賭，最少的賭注三千兩。

小林(小飛)嘴上咬了一根牙籤，看了一會，就開始在「出門」上下注，最低三千兩，他就押了最低的數字三千兩。

連輸兩把又轉到「天門」，也輸了兩把。

他嚷嚷着再轉到「末門」，結果贏了兩把，輸了一把，於是他要求作莊，賭客們都以不屑的目光望着他。

莊家是個約三十五六歲，瘦巴巴、雙目深陷的人。

看來此人可能有不輕的毛病。

「老弟，誰都可以作莊，只不過要有賭本才成。」

「要多少才能作莊？」

「至少也要五萬兩以上吧！」

小林笑笑，咬着牙籤道：「五萬兩就是個大數字？」

「不大，但也不小……」

小林掏出一把銀票，莊上一點，共計七萬六千兩。

「行！老弟，我讓你來作莊。」

這一下子，所有的人都對小林另眼相看了。

這年紀，身上懷有巨款，不過十七歲，衣着却又很隨便，是甚麼來路呀？不免引人注目了。

賭場中人眼皮子雜，也不知他的底細。

另外有五六個陌生人，似乎十分注意小林。

顯然這些人不是賭場中的，他們不大注意旁觀。

小林大模大樣地坐上了莊家位子。

他拿起三枚骰子看了一陣，掂一掂，咬一咬，然後讓其餘三家看過沒有任何毛病，就叫三家下注。

「各位，賭嘛！最好大氣點，別鷄零狗碎地。」

三門各押了三千兩，這是投石問路。

第一把莊家以七點通吃。

只不過自第二把開始就不順，一路輸，十來把之後，七萬多兩輸掉了一半有餘。

別人都爲他惋惜，他似乎不大在乎。

當然，誰都以爲小林是個大富豪的敗家子。

俗語說：家要亡，看子相。

看小林的相貌，雖然偶爾有點流氣，却是儀表不俗。

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而且目光炯炯逼人，黑白分明。

又來了幾把，莊上枱面上只有幾千兩了。

剛才莊上那個瘦巴巴的漢子道：「老弟，下莊吧！」

「不，你是大戶頭，咱們二人賭一賭！」

「怎麼，賭本光了賭指頭啊！」

「指頭不值錢，手比指頭值錢吧？」

「怎麼？老弟要賭手？」

「不是，咱們每人擲三次，以最高點相比，輸者賠二十萬兩，拿不出二十萬兩，就留下一隻手！」

此言一出，衆人一片嘩然。

但那幾個神秘人物互視一眼，却不動聲色。

這些人似乎是爲小林而來的，還有三個人，也許更神秘。

瘦漢冷冷地道：「老弟，動嘴皮子簡單，砍手時……」

「放心！在下說了就算。因爲到時不砍下手來，這條小命只怕也難保！」

旁邊有賭場管事的人，道：「看來老弟是在外面跑的人，應該不會當作兒戲，搬磚打脚自找痲煩吧！」

「當然不會！」

瘦漢道：「砍那隻手？」

小林道：「我以爲不必硬性規定，被砍者願意被砍那一隻手就是那一隻！左手右手都差不多。」

瘦漢大聲道：「各位都聽到了嗎？」

觀者轟然應諾，其中一人語重心長地道：「這位小兄弟，此刻打住，相信這位仁兄不會堅持的……」

小林抱拳道：「謝謝兄台的關注，就這麼決定！」

如此一來，另外兩家自然不出手。

小林抓起骰子，全場屏住呼吸，鴉雀無聲。

這是一擲二十萬兩的豪賭。

拿不出二十萬兩就要留下一隻手。

「察」地一聲，一柄寒光逼人的匕首戳在桌上。

這是瘦漢的匕首。

不須說明，誰都知道，這就是斷手的利刄。

小林一手抓起骰子，一手搔搔頭皮。

似乎也掩不住緊張的心情。

那畢竟是一隻手，自娘胎出來就未分離過，稍後，他們二人之一的一隻手就要離開他們的身子了。

小林一搓骰子，連呵三口氣，「嘩啦」一聲落入碗中。

骰子一停，觀衆發出驚呼——八點。

八點不算小，但有時九點也不算多。

這要看運氣了，甚至有時一點也能收枱面。

至少一點可以吃「癟十」了吧！小林又擲了兩次，未超過八點。

所有的目光都注在瘦漢身上。

似乎都以爲這瘦漢超八點不易。

第一擲是七點，衆人不由惋惜地一嘆，只差一點！

第二擲只有三點。

這最後一擲，全場嘩然，竟是「癟十」。

小林把瘦漢枱面上的八萬多兩銀票收過來，道：「能不能湊足二十萬，不，湊足十五萬也成。」

瘦漢木然地搖搖頭，道：「湊不足！」

小林道：「這樣吧！湊足十萬也成。不必砍手了！」

瘦漢又搖搖頭。

小林攤攤手道：「這就愛莫能助了。」

瘦漢對身側一個老人道：「二叔，請爲我及時止血上藥包紮……」

老人道：「子欽，這是何苦，尤其你的……」

「二叔，請依小侄的要求去做……」拔下那犀利的匕首，左手平放桌上，右手持匕首砍下。

他顯然用了力道。

因爲一刀砍下，最好乾淨俐落，一刀兩開，也省了痲煩。

有部份相連也沒有甚麼用，除非有「醫怪」柳大元在此。

「察」地一聲，一隻左手離開了他的左腕。

腕脈血管上血注標起三尺多高。

觀衆有很多人在他砍下時掩目不敢卒睹。驚呼聲盈耳，這工夫老人急忙爲他止血，上藥及包紮。

似乎老人很內行。

似乎老人早有這種準備似的，要不，藥物及包紮用的用品是不會現成都具備的。

半數以上的人以爲不過是說說而已，那會眞砍。

這隻手眞的砍下之後，有些人嚇壞了，甚至有人嘔吐。

小林道：「老兄，你眞是一言九鼎！再見了！」

「慢着。」剛才那幾個陌生人一攔，擋住去路。

小林道：「是不是要吃紅？」

為首之人道：「我們的帳也該結一結了！」

「甚麼帳？我沒有欠過雜貨舖子的帳呀！」

「三日前你在徐州詐賭被揭穿，動手之下，你殺了人，血債血還！你也把雙手留下來吧……」

眾人不由一楞。

原來這小子是個「老千」？可眞不像啊。

小林攤着手道：「各位相信嗎？這些人不過是想要我身上的巨額銀票，就編出一套故事來而已！」

有人道：「你沒有在徐州詐賭？」

「天曉得！小弟長了這麼大還沒去過徐州！」

有些人似乎信了他的話。

人的相貌很重要，有很多大奸大惡的人，因生了一副好相貌，至少普通人看不出他之奸詐之處。但也有很多好人因其貌不揚而吃了好多虧。

其實這道理很簡單，要是大奸大惡之人相貌不好，豈不是還沒有作壞事人家就已經提防他三分了。

為首之人厲聲道：「小子，你還要狡賴？」

小林道：「老兄，你說我詐賭，你可知我是誰？」

「你叫林小飛，身手不差，却不務正業到處詐賭。」

「你說我詐賭，你有何証明？」

「當然有！」這人道：「你在擲骰子以前，頻頻抓頭皮，擲了之後也頻抓頭皮，你的骰子藏在髮髻之中。」

林小飛大笑道：「各位相信嗎？」

這人道：「不信可以當場搜他的頭髮，可能還有。」

這人撲上要去抓他的髮髻，小林當然不能讓他抓住。

有人道：「老弟，如果你是寃枉的，就讓他搜一下吧！」

小林道：「朋友，你不知道，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好貨！我怎麼能讓他們抓我的頭髮呢？這絕對不成……」

這工夫雙方已動上手。

觀眾也很難說是誰對誰不對？小林身上有巨款，也可能引起壞人的覬覦。

小林身手不差，也可以說相當了得。

只不過以一對五，他在三十招後有點不支了。

小林邊打邊四下張望，顯然除了賭場中人，還有一撥人在虎視眈眈注意現場上的打鬥及變化。

賭場中的人還沒有動手。

他們還未弄淸，到底是小林詐賭還是這些人想吃他。

賭場中人也知道確有這種詐賭手法。

髮髻中藏骰子，這不是甚麼手法。

只不過他們沒有想到這麼年輕就是「郎中」了。

賭場中人道：「請問這位能不能証明他的詐賭手法，作進一步說明，本賭坊絕對不容許這種事的。」

為首之人道：「他的骰子不是先藏在髮髻中，而是有人以上乘暗器手法射入他的髮髻中的。」

這說法在一般賭徒來說，顯然以為太玄了。

當然，高手却以為大有可能。

這要上乘手法，才能把骰子射入髮髻中而不穿過。

其實更絕的還不止這些呢。

小林大聲道：「好好，你們住手，我要是不讓你們當場看個明白，還眞以為我的手脚不大乾淨呢！」

於是對方停止不攻。

小林一扯髮髻，全散了開來，大聲道：「各位請看淸楚，這裡面藏了骰子嗎？看哪……」

他一邊說着，一邊撥弄頭髮。

當然，如果髮中有物，早就掉出來了。

於是有人聲援小林，說他受了寃枉。

但是，也就在他把髮髻紮緊好時，忽然另一邊有人大叫道：「噫！這地上為甚麼有兩枚骰子？」

於是眾人過去查看，果然是兩枚骰子。

這顯然是有人弄鬼。

弄鬼的人用過之後丟在地上。

這是無法查明的，因為當時未抓到弄鬼的人，事後就只有乾瞪眼，每個人都要擲三次，所以每個與賭之人都有嫌疑。

這工夫小林大聲道：「各位，處理此事一定要公平，各位看過在下的髮髻，是不是也該搜搜他們的身？」

立刻有人同意，說是這樣才公平。

這五人不便拒絕，於是先搜他們的髮髻。

搜的人是賭場中人。

先搜為首之人，他髮髻中沒有甚麼東西。

搜到第三個時，髮髻中掉落一枚骰子。

於是叫罵聲不絕，但這人却厲聲道：「在下絕對沒有藏骰子，這是有人陷害我！」

這說法誰信？但為首之人道：「我却相信，這事是如何發生的，

正是一種巧妙的暗器手法造成的。

「我們不信……」有人大喊。

為首之人道：「信不信由你，這小子一定有同路人。」

有人道：「怎見得？」

這人道：「有人以暗器手法把骰子射入這小子的髮髻之中，用過之後在搜查之前，那人仍以上乘暗器手法把他髮髻中的骰子射出去，也就是另發一兩枚，擊中髮髻中的骰子，射出髮髻之外。由於速度太快，且必是大家都注意枱面時，所以無人看到！」

有人信，也有人不信。

因為他們的人髮髻中有骰子，說甚麼都沒有用。

五人大怒，撲向小林，小林自知不敵，穿窗而出。

賭場中人弄不淸誰是誰非，發現小林在桌上留下了頭錢三千多兩，也就不想插手多事了。

另外幾個身份不明的人也離開了賭場。

小林逃出鎮外，在林中停了下來。

不久五人追到，大打出手。

打了一會見沒有任何其他人追來，忽然停手，且相視而笑，為首之人道：「小林！總算演完這齣戲，避過了追你的幾個殺手，他們一定也會追，八成追錯了方向。」

「八成！」小林道：「佟兄，多謝五位鼎力相助。」

「客氣甚麼？小俠不也救過我們多次。」

小林道：「只是對何志欽的斷手過意不去。」

「不必介意，他的左手已廢，只是勉强可以拿輕的東西而已，他當眾斬手，固然是為朋友兩肋插刀，却也因為那隻左手已經重殘，沒有多大用處了，引開追殺者的注意而已。」

這為首的中年人叫佟平超，其餘四人是他的兄弟。

東海五鰲就是他們佟氏兄弟。

小林道：「原來如此。」

佟老二道：「不知那些追殺小俠的人是甚麼來路。」

佟老大瞪了老二一眼，似怪他多嘴多舌。

林小飛却道：「佟兄，說了也無所謂，我甩了他們的女人，如此而已！」

「這……」佟老大見他如此爽快，也有點近似口沒遮攔，不免替他難為情，道：「大概是情不投意不合吧。」

小林道：「在我耳邊一嘮叨，就不耐煩！」

「老弟，我們走了……」

「多謝五位臨危援手！後會有期！」

「東海五鰲」走前，小林還給了他們兩萬兩銀票。

這在一般人來說，也算是一筆橫財。

小林正要離開這樹林，忽然發現已被包圍了。

當然，這三個人正是在賭場中出現的另一撥人。

小林並不知道他們是誰，只不過其中一人不久前曾和他打了三五招，他以為雙方力拚之下，很難說誰會取勝。

只不過和他動過手的一個還不是三人之首。

為首這人馬長臉，約四十左右，另一個和他動過手的三十出頭，還有一個三十五六歲光景，三人一色用刀。

小林道：「我看三位眞是陰魂不散，找在下何事？」

為首的道：「你和敝姪女米珠的事……」

「噢！原來是為這檔子事兒少見多怪！」

「小子，你玩弄女人，玩到『白馬山莊』去了！你以為可以甩手不管，一走了之，你眞是太天眞了吧！」

小林道：「合得來則留，合不來則去！這有甚麼了不起！」

為首的冷峻地道：「把他帶回去！」

另外二人聯手上了，其中之一和小林動過手。

兩人本以為二三十招就能把他打倒。

這想法也沒有甚麼不對，這小子畢竟還乳臭未乾嘛。

可是兩人全力拚了約五十招，竟未佔到便宜。

他們這才知道，這小子不單純，八成藏了拙。

這工夫為首的也上了。

要是只增加了一個和二人相若的人手，還不至於有太大的差距，可惜此人身手比二人任何一個都高些。

小林知道久戰必然落入他們之手。

他幾次想跑，怎奈為首之人米振山猜到他的心意，盯得很緊，他脫不了身。

三人加勁全擊，在七十多招上制住了小林。

小林躺在地上，米老三米振海要踩他一脚，老二米振山道：「老三，在回去之前先不要難為他，也許……」

「二哥以為他會改變？這小子根本不是東西！」

「我也知道這小子不是個東西，只不過米珠似乎很在乎他。」

小林道：「你們別弄錯了！我和米珠不過是普通朋友，這等事情當然可以……」

米振山終于踩了他一脚，他一動脚，老三和老四就忍不住了，提脚正要踩下，忽然背後有人道：「別踩！」

米老三和米老四收回脚，回頭望去，一個小女孩在一丈以外。就憑這份輕功，米氏兄弟就不敢輕估。

米振山抱拳道：「姑娘貴姓？」

少女大約也沒超過十六七歲，模樣挺逗人，但衣著不考究。

三人都不認識。

少女道：「何必攀交情！」

米振山道：「姑娘認識這小子？」

「可不是！這小子他不負責任，玩過就甩……」

三人一聽，嘿嘿！又出來一個，足見這小子風流成性，到處留情。果然沒有寃枉他，一個詐賭的小崽子不會是甚麼好東西！

只不過這姑娘也未免太實在了些吧。

換了別人，就不會把這關係隨便告訴陌生人。

米振山道：「姑娘意欲何爲？」

「我要把他帶回去治以應得之罪！」

「這只怕不妥！」

「爲甚麼？」

「因爲這小子是我們的人！」

「怎麼，你們是他的親人？那好，我連你們也一併帶走！」

這口氣也太大了。米振山哂然道：「姑娘，先不要把弓拉得太滿。」

少女道：「你們是不是要阻撓我帶人？」

「當然，因爲我們也是抓他的人，並非他的親人！」

「你們憑甚麼找他？他和你們有甚麼過節。」

「這……」米振山却不會像她一樣說出姪女的事來。

「看你支支吾吾地，就不是正經路數！閃開！」

少女走向小林，米氏兄弟一擋。少女忽然把手中的大紅汗巾一抖，三人幾乎同時忙不迭地急閃開去。

在武林中有三種人是不可輕估的。

那就是女子、出家人和叫化子。

也是由於剛才少女出現時的輕功，使他們下了戒心。他們才會對她戒懼。可是這一閃就上了她的當哩！

少女衝出去，蹴出一脚，就解了小林的穴道。

小林一躍而起，和少女相視而笑。

米氏兄弟發現上了當，不由色變，米老二道：「姑娘和他沒有仇？」

「誰說的？這仇可大了！」

「姑娘剛才的話分明是說謊！」

少女「格格」笑道：「江湖中本就是虛虛實實，眞眞假假！」

米老三和米老四已經出了手。

米老三此刻非出手不可了。少女先接下米老三和米老四。

小林接下米老二。

米氏兄弟本以爲這麼應付，可能還有希望。那知米老二不是小林的對手，老三老四也不是少女的對手。

不久，這兄弟二人各挨了少女一脚。

米老二也差不多，被小林一掌砸了個踉蹌。

三人不想再丟人現眼，米老二喝聲「住手！」道：「林小飛，你給我記住！我們『白馬山莊』不會就此罷休！」

小林道：「你們儘管找我，爺們不在乎！」

米氏兄弟悻悻而去。

少女道：「小林，是甚麼過節？」

「還不是雞毛蒜皮，芝麻綠豆大的事兒！」

「是那樣子嗎？」

「當然，幸虧妳及時援手！」

少女面色一冷道：「林小飛，你少和我來這一套，他們既是『白馬山莊』的人，必然姓米，他們有個姪女……」

小林道：「泛泛之交而已！」

「眞的？」

「我何時騙過妳來？」

「那就走吧！」她忽然在路邊坐下來，揚起臉道：「小林，你忘了咱們的規矩了？」

「噢！對了！我差點忘了……」

他上前吻了她一下，然後抱住，甚至還愛撫一陣。她主動要他這麼作，却沒有進一步的擧動。

她的大胆能嚇壞了道學先生。

只不過他們的懸崖勒馬功夫，也會使大人先生們吃驚。

她叫喬琪，說是來自南海，但口音却是中原腔。

她的身手不差，爲人刁鑽，會使多種暗器。

她對小林說過，她的身體天下無雙。

小林不以爲她太吹噓，只不過「天下無雙」可能誇大了些。

她的胴體線條優美，無限的綿軟而膩滑。

甚至她身上的體香似也與衆不同。

只不過小林不願受拘束，不願長久和一個女孩子在一起，他在鎭上吃過飯之後藉故溜了。他常來這一手。

下次遇上他總會有一套說法。

* * *

何志欽斷手，由老人陪着他連夜趕路。

他們似乎必須趕時間去辦要事似的。

在月光下，二人急馳，這樣奔行，還會震動他的創口。

因爲切去左手的傷處還沒有癒合。

「二叔……」何志欽道：「這件事看來還算順利。」

老人道：「沒到地頭，不要言之過早。」

「二叔，我們似乎有麻煩了……」

這時自左側岩叢後走出五個人來。

何志欽和老人自然知道五人是誰，甚至他們本是自己人，看來這關係是維持不久了。

老人道：「佟老弟，又是幸會！」

佟平超曖昧地笑笑，道：「幸會！」

老人道：「志欽對朋友有份愚忠，爲了賢昆仲及小林的安全，他自動地犧牲了左手，無非是引開一些武林中人對小林的注意力！應該知道，小林是志欽的小主人。」

「得了吧！」佟平超道：「你們叔侄『扮豬吃老虎』的本事可眞不賴，連林小飛那小鬼都被你們耍了！」

何志欽吶吶道：「佟兄這話是甚麼意思？」

佟平超冷笑道：「你那隻左手眞的是輸掉了？」

何志欽道：「有目共睹，佟大俠的意思是……」

「少來這一套，你們騙別人成，要想騙我們兄弟，却還差一截哩。」

老人道：「佟大俠，實不相瞞，由於志欽數年前左手重傷，一直無法復原。這次爲了助小林解圍……」

「不要再編啦！」佟平超揮手打斷他的話。

老人道：「佟大俠，老夫比你高一輩，你這是甚麼態度？」

佟平超道：「老而不死是爲賊，我還以爲我比你大三輩呢！現在廢話少說，把那隻斷手拿出來。」

「斷手？」

「對，就是那隻自動切下的左手。」

何志欽長嘆一聲，甚至還有點哽咽，道：「佟兄，儘管那隻左手已是半殘，作了個順水人情爲小林而切斷，但那畢竟是身上重要的一部份，身體髮膚受之於父母……」

佟平超低聲道：「上……」

五人一上，何志欽的傷未癒，也不能旁觀，他也動上手。

老人何新技藝超羣，佟平超一個人還不是他的敵手。

於是佟老大、老二及老三共同對付何新。

老四和老五對付何志欽。

事實上這叔侄二人都是武林高手，就連何志欽也不含糊。

但斷手未癒之下，功力只能發揮五成。

至於何新，他比何志欽又高些，但以一對三，只能平手。

佟平超低聲道：「何新，你斟酌一下，拿出那隻斷手，你可以活到天年，反之，你的壽命就在旦夕！」

何新不出聲。

他受人重託，老命可以送上，要那隻手門兒也沒有。

此刻何志欽撤下長劍，何新也只好亮出刀劍。

他們亮兵刃，對方不能不如此，要不就無法保持優勢。

如此一來，雙方的情況還是和未亮兵刃差不多。

又過了盞茶工夫，先是佟平超忽然打了個踉蹌。

接着佟老三及佟老五也搖晃不定。

此刻何志欽頭一暈，栽出一步。

只有何新經驗老到，及時閉住呼吸。

只不過他也遲了一步，現場上所有的人都倒下之後，他也搖搖倒下，他相信，不是現場上的人弄鬼下毒。

果然，這工夫自右側數十步外小山溝中竄出一人。

居然是個女人，而且還很青春貌美呢。

她婀娜多姿地走近，略一打量，就走近何新。

扯下他肩上的一個包袱，打開一看，裡面有個瓶子。

瓶中有水，水中有一隻手。

那水八成是酒精或葯水甚麼的。

少女激動地發出一串輕笑，匆匆包起，離開了現場。

大約盞茶工夫，七個人先後醒來。

佟平超甩甩頭，坐了起來向二何望去。

他想不通是怎麼回事，因爲二何也躺在地上。

這工夫何新也坐起，何志欽剛醒。

「佟平超，你好陰！」

「我陰？會被人家放倒！」

「你少來這一套，包袱拿出來！」

「甚麼包袱？」

「就是我肩上的灰色包袱！」

佟平超道：「包袱中是甚麼東

西？」

何新猶豫了一下，道：「一個瓶子，內有老山參一棵。」

佟平超道：「只怕是那隻斷手吧！」

「隨你怎麼說！拿來。」

佟平超道：「明明是你自己藏了起來……」

「我爲甚麼要來那一手？」

「道理很簡單，你左手上有個大秘密，已經走漏了風聲，爲了使你們不再成爲衆所矚目的焦點，只好變個花樣，造成東西已經失落的事實……」

何新冷笑道：「我看你倒是大有嫌疑。」

「如我已得手還躺在這兒？」

「理由很簡單，也想撇清，造成東西絕對不在你們手中的印象！」

「巧辯！」佟平超一躍而起，打了個踉蹌。

何新等也躍起，葯力尚未全退，馬步都不太穩。

佟平超道：「東西到底藏在何處？」

何新道：「老夫正要問你！」

佟平超道：「上……」

雙方動上手，其結局當然還是差不多。

何新道：「住手！」

佟平超道：「是不是要交出來了？」

何新道：「我以爲在這兒動手，一點意思也沒有，何不馬上去找？」

佟平超道：「怎能証明不是你們自己藏起來了？」

何新道：「試問，你以爲我們暈倒是我們兩撥人自己下的毒，還是第三者下的毒？」

「可能是第三者！」

「這不結了！第三者下毒迷倒我們爲了何事？」

「好，我們分頭去找！現在你們總可以說實話了吧！」

「說甚麼實話？」

「那灰包袱中的瓶內是不是那隻斷手？」

「老山參，不是人手。」

「好吧！管它是人手或老山參，我們分頭去找……」雖然分頭去找，佟老五還是暗暗盯上二何。

他們當然怕二何溜了。

他們却沒有找到，暫時是不可能找到的。

只不過何新心細，經驗老到，他叫何志欽在客棧中等他，他又潛向被迷倒的地方，仔細觀察地形。

當然，最注意的是地上的足印。

他發現有些女人的足印，在草地上不會留下足印，即使下過雨泥土鬆軟也不會，但未長草處，就會留下足印了。

何新以爲是個女子把他們迷倒，且到過他們身邊。

尤其何新發現他躺下的位置身邊有一些女子足印。

至於是少女還是中老年女人，這就難判斷了。

＊　＊　＊

溜走的林小飛，在這鎭上徜徉。當他來到一家勾欄院門外時，忽然有人奔出，也有人在後追趕，且一邊大罵。

奔出來的這個小毛頭，大約也沒超過二十一二歲。

追的人居然是個衣着華麗，臉上擦了厚厚的粉的老女人。

小林一攔，道：「是怎麼回事？」

那老女人大聲道：「這小子白嫖……」

小林道：「是貴院中的紅姑娘嗎？欠多少？」

老女人道：「不是紅姑娘……是……是……」

小林道：「爲甚麼不說？」

「是……是我……兩次夜渡資加上一次『拉鋪』，一共是一百二十兩。小費就不必再算了……」

這小子道：「朋友，你看她值這麼多嗎？」

小林打量老女人，道：「的確不值，可是你爲甚麼不找年輕的，非找這隻老蟹不可，有偏好嗎？」

這小子腦殼頗大，嘴唇很厚，鼻孔朝天。

這可能是他的特徵，看一眼就永不會忘。

這小子低聲道：「老兄，你能不能代墊一下？」

「這種錢還可以代墊？」

「代墊沒有關係，我會還給你的。」

小林爲他墊上，老女人接過銀子，對小林低聲道：「小兄弟，希望你能來找我，我叫黃美女！」

小林有點反胃。

「小兄弟，你猜他這年紀爲甚麼找我？」她在小林耳邊低聲道：「因爲我和別的女人不大一樣……」

小林重重地向地上吐了口唾沫，道：「媽的！妳要不要臉？滾！」

老鴇子顚着屁股進入大門去了。

小林掉頭就走。

他以爲這小子眞沒有出息，也可以說爲男人丟臉。

難道世上的女人都死光了。

爲甚麼偏偏要找這麼一個老得沒牙的女人。

那知這小子一直跟到一家酒樓上。

小林叫了飯菜，這小子也不客氣，還張羅着：「老弟，吃呀！雖然有我在，你也不必太拘束……」

小林也懶得理他。

他不喜歡沒有氣節的人，至少這人忘恩負義，缺乏教養。

吃完飯之後，小林住入客棧，這小子也住在同一家客棧中。

第二天一覺醒來，小林發現大量的銀票不見了。

只留了二三千兩，看來還有點良心。

小林雖惱火却沒有辦法。

至少，這些銀票都是在賭場中贏來的。

早餐後他忽然覺得昨夜那個小子頗有嫌疑。

他想去問問，發現已經退房離去了。

小林先到勾欄中去找他，沒有找到。

於是他離開了此鎭，三天後傍晚來到另一鎭上，隱隱聽到推牌九的聲音，嗜賭者無法抗拒這聲音。

這賭場比之「財神爺賭場」，就顯得遜色了。

小林各處走走，這兒只有骰子和牌九，連麻將都沒有。

這時他來到一桌牌九處，赫然發現莊上是熟人。

居然是那個小子。

小林發現他大概是輸光了，一頭大汗。

小林下了注在「末門」上，連贏兩把。

由於小林站在「末門」右後側，也等於站在莊上的左後側，所以到現在爲止，這小子還沒有發現小林。

最後一把，莊上吃小賠大，居然賠不出來了。

沒有拿到錢的人就鼓噪起來。

那知這小子忽然一指他的左後方道：「別急！有人會接手還清賭債的，眞是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

小林一頭火，這小子又把燙手山芋丟給了他。

雖然只不過是「末門」的兩千兩銀子，但小林身上一共還不超過五千兩，剛才贏了兩把也不過千餘兩。

小林道：「誰要接手作莊？」

「你不是很喜歡玩牌九嗎？」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老弟在「財神賭坊」……」

小林心頭一動，這小子還眞不簡單，居然知道他在『財神賭坊』中的事，可是看他其貌不揚，眞不像個人物。

小林不願和此人打交道，道：「抱歉！手頭不方便。」

「嘿！老弟，你快別客氣了！誰不知道你是名公子，大少爺，不賭則已，要賭就是十萬八萬兩……」

（未完・一）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汚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

飲至寶三鞭酒

補氣力、壯膽色
表現好身手







烟台張裕釀酒公司榮譽出品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公司山東省分公司經營出口

香港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　8190821